出曜經

尊者法救造　竺佛念譯

妙諦法音

2023 年 11 月 8 日

出曜經

① 無常品 ---- 5
② 欲品 ---- 95
③ 愛品 ---- 124
④ 無放逸品 ---- 148
⑤ 放逸品 ---- 174
⑥ 念品 ---- 214
⑦ 戒品 ---- 244
⑧ 學品 ---- 272
⑨ 誹謗品 ---- 293
⑩ 行品 ---- 316
⑪ 信品 ---- 339
⑫ 沙門品 ---- 372

⑬ 道品 391
⑭ 利養品 423
⑮ 忿怒品 455
⑯ 惟念品 482
⑰ 雜品 504
⑱ 水品 527
⑲ 花品 537
⑳ 馬喻品 553
㉑ 恚品 564
㉒ 如來品 581
㉓ 聞品 603
㉔ 我品 614
㉕ 廣演品 626
㉖ 親品 639

㉗ 泥洹品 ---- 655
㉘ 觀品 ---- 684
㉙ 惡行品 ---- 712
㉚ 雙要品 ---- 742
㉛ 樂品 ---- 770
㉜ 心意品 ---- 798
㉝ 沙門品 ---- 828
㉞ 梵志品 ---- 848

序

弘始元年八月十二日僧叡造首

《出曜經》者，婆須密舅法救菩薩之所撰也，集比一千章，立為三十三品，名曰法句，錄其本起，繫而為釋，名曰出曜。

出曜之言，舊名譬喻，即十二部經第六部也。

有罽賓沙門僧伽跋澄，以前秦建元十九年，陟葱嶺、涉流沙，不遠萬里來至長安。其所闇識，富博絕倫，先師器之。既重其人，吐誠亦深，數四年中，上聞異要，奇雜盈耳。俄而三秦覆墜，避地東周。後秦皇初四年，還轅伊洛，將返舊鄉，佇駕京師，望路致慨。恨《法句》之不全、《出曜》之未具，緬邈長懷，蘊情盈抱。

太尉姚旻，篤誠深樂，聞不俟駕，五年秋請令出之，六年春訖。

澄執梵本，佛念宣譯，道嶷筆受，和碧二師師法括而正之。時不有怙，從本而已。

舊有四卷，所益已多，得此具解，覽之晝然矣。

予自武當，軒衿華領，諮詢觀化，預參檢校，聊復序之。

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

自歸於佛　當願眾生　紹隆佛種　發無上意

自歸於法　當願眾生　深入經藏　智慧如海

自歸於僧　當願眾生　統理大眾　一切無礙

出曜經

① 無常品

※昔，佛在波羅榇國。

佛告諸比丘：當來之世，眾生之類，壽八萬四千歲。

爾時，壽八萬四千歲眾生輩，於此閻浮利內，眾生共居一處。穀米豐熟，人民熾盛。鷄狗鳴喚，共相聞聲。

佛告比丘：汝等！當知：爾時，人民，女年五百歲，便外適娶。

爾時，有王，名曰蠰佉，七寶導從，以法治化，無有阿曲。

有自然羽寶之車，高千肘，廣十六肘，豎立修治眾寶瓔珞。

在大眾中，分檀布施，無悋悔心。造立功德，為眾導首。與諸沙門婆羅門諸

得道者，遠行住止，經過居宿，皆悉給施。有所求索，無所悋惜。

爾時，眾生，壽八萬四千歲，有如來出世，名曰彌勒，至真．等正覺．明行成．為善逝．世間解．無上士．道法御．天人師，號佛世尊。如我今日，成無上至真等正覺，十號具足。

常當將護無數百千諸比丘僧。如我今日，將護無數百千諸比丘僧。

與諸大眾，廣說深法，上中下善，義味微妙，具足清淨，修於梵行。如我今日，與諸大眾廣說深法，上中下善，義味微妙，具足清淨，修於梵行。

廣說如《彌勒下生》。

※如佛所說，有經名曰《六更樂道》。

若有眾生，生其中者。若眼見色，盡見善色，不見惡色。見愛，不見非愛。見可敬，不見非可敬。見可念，不見非可念。見美色，不見非美色。

諸有眾生，耳聞聲者。鼻嗅香、舌知味、身知細滑、意知法，乃至天帝，亦復如是。

爾時，世尊遊毘舍離獼猴池水大講堂上。

爾時，眾多毘舍離諸童子等，各生此念：我等宜可共相率，合至世尊所，問訊禮覲。

其中童子，或有乘載青馬青蓋，被服皆青。或有乘載青黃赤白，被服皆白。搥鐘鳴鼓，作倡伎樂，前後導從，至世尊所。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汝等！當知：若有不見諸天遊觀至後園浴池者，今當觀此諸童子等，所著法服，乘載輿輦。與彼諸天，亦無差別。所以然者，諸天被服，與此無異。

爾時，座上數百千眾生之類，各作是念：我等宜可發真誠誓，使我等後生，生天上人中，恒著此法服，永已不離。使當來世，有佛興出，聞甚深法，永離苦惱，入泥洹界。

如來以知眾生心念，求生三有不離苦惱，便與大眾而說此偈：

所行非常　為磨滅法　不可恃怙　變易不住

爾時，眾生聞此一句偈。不可稱計百千眾生，於現法中，漏盡意解，皆得道果。

所行非常　謂興衰法　夫生輒死　此滅為樂

昔，有婆羅門四人，皆得神通，身能飛行，神足無礙。此四梵志自相謂言：其有人民以餚饌食，施瞿曇沙門者，便得生天，不離福堂。有聞法者，入解脫門。我等今日，意貪天福，不願解脫，不須聞法。是時，四人各執四枚甘美石蜜。一人，先至如來所，奉上世尊。如來受已，告彼梵志，而說此偈：「所行非常」。梵志聞已，以手掩耳。次，第二人，至如來所，貢上石蜜。如來復說此偈：「謂興衰法」。梵志聞已，以手掩耳。次，第三人，至如來所，貢上石蜜。如來受已，復說此偈：「夫生輒死」。梵志聞已，以手掩耳。

次，第四人，至如來所，貢上石蜜。如來受已，復說此偈：「此滅為樂」。梵志聞已，以手掩耳。

各捨之去。

如來觀彼心意念，知應得度，便以權便，隱形不現。

四人各聚一處，自相謂言：我等雖施瞿曇沙門，意不決了。瞿曇沙門有何言教？

先問前者：奉上石蜜，得何言教？亦不聞法乎？

對曰：我從如來聞一句義：「所行非常」。聞此義已，即以手掩耳，亦不承受。

次問第二人：至如來所，得何言教？

其人，復自陳說：吾至如來所，貢上石蜜。如來與我，而說此偈：「謂興衰法」。吾聞此已，以手掩耳，亦不承受。

次問第三人：汝至如來所，得何言教？

其人，復自陳說：至如來所，貢上石蜜。如來與我，而說此偈：「夫生輒

死」。吾聞此已，以手掩耳，亦不承受。

次問第四人：汝至如來所，得何言教？

其人對曰：至如來所，貢上石蜜。如來與我，而說此偈：「此滅為樂」。

四人說此偈已，心開意解，得阿那含道。

爾時，四人自知各得道證，還自懇責，至如來所。頭面禮足，在一面立。須臾退坐，白世尊曰：惟願，如來！聽在道次，得為沙門。

世尊告曰：善來比丘！快修梵行。

爾時，四人頭髮自墮，身所衣服變為袈裟，尋於佛前，得阿羅漢道。

※佛臨欲般泥洹。

時，告大迦葉及阿那律：汝等比丘當承受我教、敬事佛語。汝等二人，莫取滅度。先集契經、戒律、阿毘曇，及寶雜藏。然後，當取滅度。廣說，乃至供養舍利。

盡耶旬竟，便共普會集此諸經。

五百阿羅漢，皆得此解脫，捷疾利根，眾德備具，普集一處。便與阿難敷師

子高座。勸請阿難使昇高座。

已昇高座。便問阿難：如來最初，何處說法？

時，阿難便說：聞如是，一時。

說此語已。

時，五百阿羅漢，皆從繩床上起，在地長跪：我等躬自見如來說法，今日乃稱「聞如是，一時。」

普皆舉聲，相對悲泣。

時，大迦葉即告阿難曰：從今日始，出法深藏，皆稱：「聞如是」。勿言：「見」也。

佛在波羅榛仙人鹿野苑中。爾時，世尊告五比丘：此苦原本，本所未聞、本所未見。廣說如經本。

是時，眾人已集契經。

是時，尊者迦葉復問阿難：如來最初，何處說戒律？

時，阿難報大迦葉：吾從佛「聞如是：一時，佛在羅閱城迦蘭陀竹園。時，

迦蘭陀子，名曰須陳那，出家學道，在比丘境，最初犯律。」至不度法，廣說如戒律。

是時，迦葉復問阿難：如來最初，何處說阿毘曇？

阿難曰：吾從佛「聞如是：一時，佛在毘舍離獼猴池側普集講堂所。爾時，世尊見拔耆子因緣本末，告諸比丘：『諸無五畏恚恨之心者，便不墮惡趣，亦復不生入地獄中。』」廣說如阿毘曇。

初夜集阿毘曇竟，後夜便說出曜，而說此偈：「睡眠、覺寤。」

何以故說「睡眠、覺寤。」？

如世尊．等正覺所說：「夫睡眠者，損命愚惑，有所傷壞，不成果證，沒命無救，不至明處。所以然者，如人覺寤，便能修德，造立善本。躭著睡眠，便失此法。故謂愚惑。」

時，座中復有說者：「如佛所言：『若有眾生，覺寤之中，所念眾事，於睡眠中，澹然無想。』世尊告諸比丘：『寧睡不覺』，此云何通？是故，佛說：『除去睡眠，常念覺寤。』如佛說偈：『睡眠覺寤，宜歡喜思。』言歡者，內

心踊躍，喜怡歡樂，善心生焉。是故，稱說：『宜歡喜思』。聽我所說者，專意一心，無有亂想。意定無誤，堪任承受。是以故，說：『聽我所說，撰記出曜』。」

言「出曜」者。過去恒沙諸佛世尊，皆共讚歎出曜法義。如來世尊，亦名最勝。云何為最勝？勝諸結使不善之法，勝婬怒癡，勝一切生死結縛，勝外道異學尼乾子等九十六種術。於中特出，故曰最勝。演說暢達，無有留滯，布現演吐，為諸天人，義味成就。是故，說「撰記出曜」。如世尊所說「演說暢達，無有留滯。」

如世尊說　一切通達　仙人慈哀　一身無餘

暢達演說，言無留滯。

是故，說曰：如世尊說。

一切智達、一切示現、一切通了、分別一切義。遊六神通，成無上道。如來六通，亦非阿羅漢所能及逮。佛為諸度，最勝最上。於諸法相，悉能分別。

是故，說曰：一切通達。

一切充滿生死悕望。如父母之想擁護心慈哀之意。諸佛世尊，亦言仙人。修神足道，亦名仙人。眾德具足，亦名仙人。長夜修善，亦名仙人。

是故，說曰：仙人慈哀。

所謂身者，依四大根本，更無復有，亦無邊際，亦無出生。如佛存在，躬自演說：「阿難！當知末後境界，末後無胎，末後所受形分如我。阿難！更不復見天地方域，更受此身，此是苦邊。」

是故，說曰：一身無餘。

所行非常　謂興衰法　夫生輒死　此滅為樂

昔，諸梵志各誦師法，分為二部：

一部所見「萬物皆有」，一部自稱「萬物皆無」。

諸言有者。如來分別除去猶豫，斷其悕望。便與演說「所行非常」。

諸言有者，自有讚頌：

以利輪劍　殺害眾生　恒知惠施　無有善惡

亡形不變　身體中間　利劍來往　不傷其命
地大恒在　風界無著　大受苦樂　命根亦爾
正使利劍　通達來往　亦不見有　善惡之報
設害父母　無善惡報　況當餘者　而有其果

猶如以瓶盛雀，有人打瓶，雀便飛逝。傷害眾生，命自遠逝，無所傷損。如來世尊，欲去彼邪見眾生，故曰：所行非常，不可恃怙，遷轉不住，為磨滅法。命如朝露，暫有便滅。

是故，說曰：所行非常。

一部自稱「萬物皆無」者。共相慶賀「成我等義」。如來觀彼心中所念，而告之曰：「謂興衰法。夫興衰者，夫盛有衰，合會有離，無身則已，受身有何可避？

是故，說曰：謂興衰法。

梵志復作是念：「設衰耗法，更不生者，則成我義。」是故，世尊重與說義：「夫生輒死，輪轉不住。諸受陰持，共相受入。慧眼

觀察，乃能分別。猶如日光，塵數流馳，難可稱計。此五盛陰身，眾行所逼，流轉生死，無有懈息。」

是故，說曰：夫生輒死。

此滅為樂者。所謂永盡無餘，無欲著意，常息安寧，最第一樂。無生滅想，成第一義，無欲樂、無為樂、無漏樂、盡樂、滅樂。

是故，說曰：此滅為樂。

何喜何笑　念常熾然　深蔽幽冥　而不求錠

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食後，日晡。有眾比丘，及天帝臣民，四輩弟子，欲聽如來說甘露法。有異方道士異學婆羅門七人，頭鬚皓白，拄杖呻吟，來至佛所。稽首作禮，叉手，白佛言：吾等遠人，伏承聖化，久應歸命，道術有簡。今乃得來覲覩聖顏，願為弟子，得滅眾苦。

佛即聽受，悉為沙門。勅七比丘共止一房。

然，此七人覩見世尊，尋得為道。不計無常，變易之法。共坐房中，思惟世事，小語大笑，不念成敗。命日促盡，不與人期。但共戲笑，恣意放逸，不念無常。

爾時，世尊起至房中而告之曰：卿等為道，當求度世無為之道。何為大笑？一切眾生，自憑五事。何謂為五？一者恃怙年少，二者恃怙端正，三者恃怙力勢，四者恃怙才器，五者恃怙貴族。卿等七人小語大笑，恃怙何等？

於是，世尊即說頌曰：

何喜何笑　念常熾然　深蔽幽冥　而不求錠

爾時，世尊告七人曰：汝等七人，來在道境，亦復不在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羅漢。

復告比丘：我先有教，未能盡漏，不可有所恃怙。汝等受形，未脫結縛。蛇蚖共居，成五盛陰。云何於中小語大笑？當念：此苦，永劫不除，方興戲笑以成塵垢。苦哉難悟，卿等是也。

是故，說曰：「何喜何笑」，是世尊教勅之言。

云何為熾然？以無常火而為熾然，亦以苦火而為熾然，愁憂苦惱而為熾然。又，以何等而見熾然？愛欲瞋恚愚癡憍慢，嫉妒恚疑所見熾然。是故，說曰：念常熾然。

猶人夜行，不覩顏色。生盲無目，不見玄黃。如此幽冥，蓋不足言。所謂大幽冥者，無明纏絡遍人形體，無空缺處。是謂大冥覆蔽眾生，不別善惡趣要之本，不別白黑縛解之要道俗之法，亦復不知善趣惡趣出要滅盡。是故，說曰：深蔽幽冥。

云何為錠？所謂智慧之錠。以智慧錠為照何等？答曰：知結所興，以道滅之。分別善趣惡趣出要之本，能別白黑縛解之要道俗之法，善能分別善趣惡趣出要滅盡，普曜諸法無不明照，而更捨之，乃趣冥道。是故，說曰：而不求錠。

諸有形器　散在諸方　骨色如鴿　斯有何樂

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有異比丘，日至城外曠野塚間，路由他田，乃得達過。其主見已，便興瞋恚：此何道士，日此往來，不修道德？即問道人：汝何乞士，在吾田中縱橫往來，乃成人蹤？道人對曰：吾有鬥訟，來求證人。

時，彼田主，宿緣鉤連，應蒙得度。便逐道人，私匿從行。見曠塚間，屍骸狼籍，膖脹臭爛。鳥獸食啖，散落異處。或有食啖，盡不盡者。有似炙鴿，蛆蟲虫　唼　，臭穢難近。烏鵲、狐狗、老鷲、鵄鴞，啖死人屍。

比丘舉手，語彼人曰：此諸鳥獸，是我證人。其人問曰：此諸鳥獸，可為證人。汝今比丘，與誰共諍？

比丘報曰：「心」之為病，多諸漏患。我觀此骸，分別惡露，便還房室，還自觀身，從頭至足，與彼無異。然，此「心」意，流馳萬端，追逐幻偽色聲香味細滑之法。我今欲誡「心」之原本。汝「心」當知：興起是念，無令將吾入地獄餓鬼之中。我今凡夫，未脫諸縛。然，此「心」賊不見從命。以是之故，日往曠野，為說惡露不淨之想。復與「心」說：「心」為卒暴，亂錯不定。

「心」今當改，無造惡緣。

時，彼田主聞道人教。以手揮淚，哽咽歎言。

然，彼田主於迦葉佛十千歲中，修不淨想。尋時，分別三十六物惡露不淨。

爾時，比丘及彼田主，即往曠野大畏塚間，得須陀洹道。

爾時，世尊天眼清淨無瑕穢，觀見二人成其果證，因宿本緣。亦欲示現後學之徒，使將來世現其大明。正法久存，無能中滅。便自稱慶，而說此偈。

諸有形器者。或有手脚、臂肘、腰臗、髀膊、膝踝、足跟、髑髏、支節，各在異處。

是故，說曰：諸有形器。

猶木無識。本所愛樂，不去心懷。莊嚴文飾，香花脂粉，芬熏其身。今皆散落，各在異處。

是故，說曰：散在諸方。

本所眾生億百千數，而見愛念，觀無厭足。如今億百千眾，所見薄賤，覩皆怖懅，身毛為豎。

是故，說曰：骨色如鴿。

世言有樂，則是凡夫愚惑之人。智者所棄，愚人所樂。智者懷愧，但有醜陋。愚者翫習，甘樂不捨，藏匿懷抱。

是故，說曰：斯有何樂。

若如初夜　識降母胎　日涉遷變　逝而不還

如佛世尊敷演言教，有三有為。有為之相，興衰變易。

㊐　若當萬物，恒有常者。死屍骸骨，不久存乎？百二十時，謂之一日一夜。若當形骸久存世者，一人形體，遍滿世界。

㊎　以其眾生，與根共生、與根共滅。以是之故，骸不久存。

設當眾生，與根共滅，與根共生者，骸骨便當久存於世。

復次，與識共生，與識共滅。是時，形骸不久在世。

若當眾生，與識共滅，與識共生。爾時，形骸久存於世。

㊐　若當老耄久存世者，人初出胎，頭髮恒不白乎？

㊒　所謂頭髮皓然白者，非衰老義。

㊓　此義，云何乎？

㊒　依彼受形分時，便有衰色之變。有白髮生，猶酒酥麻油，必有濁滓。受形分時，亦復如是，便有衰色白髮生焉。

是故，說曰：若如初夜。

猶如男識女識，降在母胎，據在一時之內，或生或滅，經百千變起滅不息，猶如輪轉，不可稱計，唯有天眼，乃得見耳。

是故，說曰：識降母胎。

時，識過去，及還來者，亦非神呪技術能制。去自永逝，來亦無跡。識處母胎，生滅不停，亦復如是。猶河東流，終不西顧。胎識去過，終不還反。唯有天眼，見胎識還，見胎識去。

是故，說曰：日涉遷變，逝而不還。

晨所覩見　夜則不現　昨所瞻者　今夕則無

我今少壯　無所恃怙　少者亦死　男女無數

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尊者阿難，到時，著衣持鉢，入舍衛城分衛。

遙見門外有眾男子，作倡伎樂而自娛樂。尊者阿難入城乞食訖，欲還出城。見此伎人，忽已命終。眾人舁舉，號哭相向。

時，尊者阿難便生此念：奇哉變怪，無常對至，何其速乎？我向晨朝入城乞食，見此男子五樂自娛，像如天子。如今受對，取無常耶？

時，尊者阿難出舍衛城，祇洹精舍，收攝衣服，淨洗手足，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立。

爾時，尊者阿難長跪叉手，前白佛言：唯然，世尊！我向晨朝，著衣持鉢入城乞食。見有男子，作倡伎樂，五欲自娛。便入城乞，還出在外，見此男子忽已命終，眾人舁舉號哭相向。時，我，世尊！便生此念：「奇哉變怪，無常對至，何其速乎？我向晨朝，入城乞食。見此男子，五樂自娛，像如天子。如今受對，取無常耶？」我今所見，甚為奇特，未曾所覩。

世尊告曰：汝今，阿難！有何奇特？我曾所覩，乃為奇特，出過汝今所見者上。我曾昔日，到時著衣持鉢，入舍衛城分衛乞食。時，我，阿難！見有男子在祇洹門外，作倡伎樂，五欲自娛。時，我入城乞食訖，還出城外，見此男子作倡伎樂，如本不娛。我見奇特，出汝者上。

爾時，阿難即白佛言：此是常儀，有何奇特？

佛告阿難：命速於風，逝難制御。汝今方言，有何奇耶？

爾時，世尊觀察此義，尋究本末。欲使比丘明鑒此法，為將來眾生，現大光明，亦使正法久存於世。爾時，世尊便說出曜之偈：

晨所覩見　夜則不現　昨所瞻者　今夕則無
我今少壯　無所恃怙　少壯亦死　男女無數

晨所覩見，夜則不現者。晨朝所見眾生之類數千百眾，暮則不見。諸有眾生思惟校計，善根具足，意不錯亂，則自覺知命如琢石，閃現已滅。誰當興意貪著此乎？唯有無聞凡夫愚人，乃興此心，生貪著意。

昨所瞻者，今夕則無。如昨所見，進止行來。設彼有念，思惟善本，殖眾功

德。心便勇猛，能自改悔，內自興發不可樂想。

是故，說曰：晨所覩見，夜則不現。昨所瞻者，今夕則無。如有愚人，無所聞知，自怙強壯，氣力熾盛，苟得自縱，隨其所知，不顧後慮。自稱端正，顏貌殊特。餘者卑賤，非我等友。色力財富，出眾人表。既自盛壯，獨步無侶。所願者得，無能拒逆。所欲自恣，不避豪強。亦復不思無常對至，不覩生死苦惱之患。

是故，說曰：我今少壯，無所恃怙。正使無數眾生之類，男女大小受形分者，氣力殊特，財富無數，所欲自恣，年皆盛壯。於人世間，壯者命終，多於老者，皆為無常所現蹈藉。然，彼終者先在世時，不修功德，諸善之本，無所恃怙。從今世至後世，流馳五趣，無有懈息。

是故，說曰：少壯亦死，男女無數。

在胎自敗　初出亦殤　既生子壞　孩抱而喪

六十千生，六十百生，於生藏壞，斯由害人。所謂人者，國王一億，則害導師商人父母，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羅漢。興心起意害此輩人，或入阿鼻地獄，或熱、大熱、啼哭、大啼哭、等活、黑繩、等會地獄。畢此罪已，生六畜中，經歷劫數，往來周旋，乃復人身。於其中間，在生藏中，不卒其命。是故，說曰：在胎自敗。

或有眾生，始出胎門而命終者。或有眾生，始欲造福，功業未果，便於胎門中夭命者。斯由前身，興心傷害彼造福人。是故，說曰：初出亦殤。

或有眾生施功立德，在諸塔寺，施設園果、浴池、橋梁、圊廁。功業未就，為人所害。斯由先世，害福德人，死入地獄畜生餓鬼。經歷久遠，乃還復人。既生離胎，於中逝殤。是故，說曰：既生子壞。

或有眾生，於塔寺中施功立德，施設園果、浴池、橋梁、圊廁。功業已就，餘功未幾，便為人所害。斯由前身興心殤害彼造福人，身壞命終，入地獄中。

於中畢罪，生畜生中。雖得為人，未別白黑，便於孩抱，夭其命也。

是故，說曰：孩抱而喪。

諸老少壯　及中間人　漸漸以次　如果待熟

昔日，尊者馬聲說偈曰：

或有在胎喪　已生在外終　盛壯不免死　老耄甘心受

猶樹生狂花　結實時希有　志故必欲捨　伺命召不忍

猶彼果樹，隨時繁茂，狂花生長，遇風凋落，結實者尠。或已結實，遇雹墮落。或有未花，而凋落者。或有已花，而凋落者。其中，成實待熟落者，少少耳。此眾生類亦復如是。於百千生，其中身若一若二，處胎出胎少壯老疾，悉歸斯道，無免此患。於百千生，老壽命終，若一若二。少壯死者，不可稱計。

是故，說曰：諸老少壯，及中間人，漸漸以次，如果待熟。

命如果待熟　常恐會零落　已生皆有苦　孰能致不死

昔，惡生明王嚴駕翼從，詣後園遊觀。眾果樹木，行列相當。彼國常禮，果熟乃食，終不啖生。

時，王有教勅守園者：若有果菰，墮落地者，不應獻上。有犯此制，當梟其首。

時，守園人內自思惟：此惡生明王，暴虐無道。殺害生類，無慈愍心。若當我今犯制者，死在旦夕，不免其困。然，今此園，樹果眾多。在樹既少，墮落者眾。設責我果，更無於出。且自逃走，求出家學道。

即踰牆出，至世尊所，五體投地，願為沙門。

佛即然可，得在道次。

靜寂無為，不興巧便坐禪誦經，亦復不習戒律阿毘曇。謂為行道齊是而已。亦復不惟空閑曠野、經行諷誦十二難得勤勞之要。自憑三事，不慮後緣，內自喜慶：我今已脫形急之患，今且自安，焉知餘者。

爾時，世尊觀其人心，欲使免苦濟眾戹難，欲使安處善法妙堂，欲拔根本離生死原，將入解脫無退轉道。

爾時，在眾便說此出曜偈曰：

命如果待熟　常恐會零落　已生皆有苦　孰能致不死

爾時，比丘聞佛所說。內自怨責，懷慚愧心。在閑靜處，思惟惡露，止觀之道。即於彼處，成阿羅漢。

譬如陶家　埏埴作器　一切要壞　人命亦然

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有一陶師造作瓦器，觸物不却，隨其形狀，亦無疑難。

時，拘薩羅國波斯匿王，勅諸瓦師使造器皿。彼人事猥，竟不成辦。

時，波斯匿王內懷恚怒，勅語傍臣：至瓦師家，毀壞其器。

時，彼瓦師懼失命根，竊自逃走，至迦尸國界。復於彼土，造作瓦器。

波斯匿王聞彼造器，復遣臣佐至彼國界，悉使壞破所造瓦器。

時，彼瓦師復自逃走至拘薩羅國。復於彼土，造立瓦器。

波斯匿王聞彼造器，復遣臣佐使壞其器。

時，彼瓦師財產竭盡，無復生理，食不充口，衣不蓋形。恒懼波斯匿王當取殺之，便復逃走入深山中。往至世尊所，求為道人。

時，佛默然，聽在道次。

然，彼人，內不思惟，謂為永離困厄之難，不復懼彼為王所害。在閑靜處，不思道德，亦不習契經戒律阿毘曇，亦復不分別義理。諸度世道，亦復不習。坐禪誦經佐助眾事，永離三事，不勤採習，謂為行道齊是而已，不增翅勇進求上人法。然未得證，不勤求證。然未得果，不勤求果。

如來世尊以三達智觀察其心，以漸化彼，無疑網意。便告彼人：已免瓦器之功，更不懼喪身之惱。唯有五盛陰，為瓦之形，此為大畏，無免其患。瓦器雖壞，不懼當墮地獄餓鬼畜生之道。五盛陰為形瓦器，先不造諸功德福業修諸善本，無所恃怙，亦無歸趣，恒畏地獄餓鬼畜生。

爾時，世尊觀察此義，尋究本末，觀了此義已，欲使諸比丘永離嫌疑，使將來眾生，覩其大明，正法久存。

爾時，在眾便說此偈：

猶如陶家　埏埴作器　一切要壞　人命亦然

諸有生熟之器，要當歸壞。漸成糞聚，無可貪者。諸有生類，受五盛陰為坏之器，及剎利、婆羅門、梅陀羅種，受形分者，短壽長壽、饒財貧匱、端正醜陋、豪族卑賤、有顏無顏、智慧愚闇，盡歸於死。無常變易，皆當捐棄在曠塚間。

時，彼比丘聞如來所說教訓之道，知無常之要，達罪福之源，解興衰之變，遵滅度之行。即於佛前，得阿羅漢道。

猶如張綜　以杼投織　漸盡其縷　人命如是

昔日，有人善能織罽。兼有一息，意常惰嬾，數勸語公：作應舒遲，何必速疾？此功適訖，後更無作。

父告其子：此功雖訖，更有餘務。

如是語公，往來數十。兒神識錯，尋於父前肝裂命終。

時，父見子命根已斷，即捨居業，出家學道。雖為沙門，念子在心，不能捨

離。亦復不思惟道德專定坐禪求增上法，亦復不思惟契經戒律阿毘曇，亦復不坐禪誦經佐助眾事。唯心存在，念彼亡子。

爾時，世尊以三達智觀察彼人心意所向，尋究本末，觀了此義已，欲使諸比丘，永離嫌疑。使將來眾生，覩其大明，正法久存。

在於眾中，便說出曜之偈：

猶如張綜　以杼投織　漸盡其縷　人命如是

一切萬物，皆當歸死。無常變易，皆當捐棄在於曠野塚間。

時，彼比丘聞如來所說教訓之道，知無常之要，達罪福之原，解興衰之變，遵滅度之行。即於佛前，得阿羅漢道。

猶如死囚　將詣都市　動向死道　人命如是

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拘薩羅國波斯匿王勅典獄者：諸有盜賊，罪應入律，詣市殺之。

時，有一賊，在大眾中逃竄得脫，外假法服，私為沙門。

然，彼人內不思惟，謂為永離困厄之難，不復懼彼為王所害。在閑靜處，不思道德，亦不習契經戒律阿毘曇，亦復不分別義理諸度世道，亦復不習坐禪誦經佐助眾事。永離三事不勤採習，謂為行道齊是而已，不增翹勇進求上人法。然未得證，不勤求證。然未得果，不勤求果。

如來世尊，以三達智觀察其心，以漸化彼無疑網意。便告彼人：已免生死賊寇之難，故有餘怨。五盛陰身，輪轉五趣，無有解已，為諸結使所見殘害，便當墮於餓鬼畜生之道。

爾時，世尊觀察此義，尋究本末，欲使諸比丘永離嫌疑，使將來眾生覩其大明，正法久存。於大眾前，便說此偈：

猶如死囚　將詣都市　動向死地　人命如是

時，彼比丘在閑靜處，思惟挍計，內自懇責。解知萬物，皆悉無常。生不久存，盡歸於滅。興衰之變，斯來久矣，非適今也。即於佛前，悔責自改，成阿羅漢道。

如河駛流　往而不返　人命如是　逝者不還

昔，有眾人在江水側坐，而觀看瞻水成敗，傷害人民，無復齊限。或有父母妻子男女墮水死者，亦無有量。其中得解脫者，萬中有一。於深水得解脫者，往至佛所，求為沙門。佛便然可，聽在道末。

內不思惟，謂為永離困厄之難，不復懼彼為水所溺。在閑靜處，不思道德。亦不習契經戒律阿毘曇，亦復不分別義理諸度世要，亦復不習坐禪誦經佐助眾事。永離三事，不勤採習，謂為行道齊是而已，不增翅勇進求上人法。然未得證，不勤求證。然未得果，不勤求果。

如來世尊，以三達智觀察其心，以漸化彼無疑網意。便告彼人：已免生死賊寇之難，故有餘怨。五盛陰身，輪轉五趣，無有解已。為諸結使所見殘害，便當墮於餓鬼畜生之道。

爾時，世尊觀察此義，尋究本末。欲使諸比丘永離嫌疑，使將來眾生覩其大明，正法久存。於大眾前，便說此偈：

如河駛流　往而不返　人命如是　逝者不還

是時，彼比丘聞此語已，內自慚愧。解知一切萬物，皆當歸死。無常變易，不可久居。恩愛別離，怨憎會苦。思惟無我無人無命。心意專正，趣泥洹門。江水所漂，蓋不足言。死河所溺，永劫不解。當求方便，去離駛流。

爾時，比丘聞佛切教，心開意解，澹然無想。即於佛前，離生死難，成阿羅漢。三自稱善：快哉福報，所願者得。

爾時，坐上無數眾生，聞此比丘成道果證，皆發無欲清淨之行，皆得須陀洹果。

所造功勞　永世乃獲　如杖擊水　離則還合

昔，佛在毘耶離城甘梨園中。

爾時，眾多比丘，觀見土界，國豐民盛，所居平正，穀食豐賤，縱情恣意。不隨法禁，上下相慢，各謂真正。

爾時，世尊愍彼愚惑，以種種方便，導引法味。

即集大眾，告諸比丘：夫為智者，以譬喻自解。猶如地界，水滿其中。東西南北地，無空缺處。有一瞎龜，無數千劫不可稱計，生長於水。有一薄板，縱廣一肘，唯有一孔，為風所吹。然，彼瞎龜，經歷百歲，一舉東看。風吹，板在南方。云何，比丘！彼瞎龜者，為值孔不？

對曰：不也。世尊！

復經百歲，復得南看。風吹，板復在西方。云何，比丘！彼瞎龜者，為值孔不？

對曰：不也。世尊！

如是，四方隅角，亦復如是。云何，比丘！彼瞎龜者，會當值孔不乎？

對曰：不也，世尊！

時，諸比丘白世尊曰：此瞎龜，身會當與孔相值不耶？

世尊告曰：此事極難。時乃有相值期耳。受畜生身，復難。於此畜生，求人復甚難。於此，如是，比丘！人身難得。雖得為人，值命促短，不類古人壽命無量。毘婆尸世尊出現於世，如來·至真·等正覺。自佛去世，人壽七萬歲，

復有佛出，名曰式棄，如來·至真·等正覺·明行成·為善逝·世間解·無上士·道法御·天人師，號佛世尊。彼佛去世後，人壽六萬歲，爾時有佛，名曰毘舍浮，如來·至真·等正覺·明行成·為善逝·世間解·無上士·道法御·天人師，號佛世尊，出現於世。彼佛去世後，人壽五萬歲，爾時有佛，名曰迦鳩留，如來·至真·等正覺，十號句義，出現於世。彼佛去世後，人壽四萬歲，爾時有佛，名曰迦那迦牟尼，如來·至真·等正覺·十號句義。彼佛去世後，人壽二萬歲，有佛出世，名曰迦葉，如來·至真·等正覺，十號句義。彼佛去世後，人壽百歲，我今出世，名釋迦文，如來·至真·等正覺，十號句義。比丘！當知：極壽百歲，出者無幾。壽百歲者，時時乃有。

是故，說曰：所造功勞，永世乃獲。

古人積德，壽命無量。眾行備具，亦無疾病凶疫惡氣。人壽八萬四千歲，時有三疾患：一曰所欲，二曰飢渴，三曰衰老。如今，比丘！五濁鼎沸，世人壽極短，四百四病纏裹人體。尊者馬聲亦作是說：

諸患集為體　為老死所伺　毒劍熾火逼　萬患守營衛

是故，說曰：所造功勞，永世乃獲。如杖擊水，離則還合。如今，比丘！人命危脆，不可久保。誰當貪慕，願受此生？唯有凡夫無知之人，願生三有。

時，諸人民聞佛所說，皆發清淨不退轉行。

譬人操杖　行牧食牛　老死猶然　亦養命蟲

昔，佛在摩竭國界羅閱城中。

佛將阿難，著衣持鉢，道見有人驅牛千頭，就其美草放烟瞻候。

佛問阿難：汝見有人驅放群牛不乎？

對曰：唯然，見之。

佛語阿難：此群牛，本有千頭。在外瞻守，掌不牢固，為虎惡獸所見，啖食死者過半。餘不覺知，方相抵觸，跳踉喚吼。傷其無智，何乃甚哉？

佛語阿難：眾生處世，亦復如是。計於吾我，不知非常。貪著五欲，養育其軀，快心極意，共相殘害。無常宿對，卒至無期，矇矇不覺，何異於彼群牛者

乎？雖好水草，長養其膚，但促其命，無益於己。

佛還精舍，以此因緣，誡勵眾會四輩弟子。中有二百餘人，聞法意悟，得六神通，成阿羅漢。

佛告比丘：或有眾生，應聞切教而得度者，或有眾生應聞妙智思惟分別而得度者，或有譬喻而得度者，或有愚闇趣聞一句便得度脫。應聞喻者，此偈則是其義，隨時料量而得度者。

是故，說曰：譬人操杖，其事如斯。

是日已過　命則隨減　如少水魚　斯有何樂

佛告比丘：夫人處世，所行不同，所見亦異。一日過去，人命隨減。雖壽百年，臥消其半。

便與眾會，而說此偈：

夫人欲立德　日夜無令空　日夜速如電　人命迅如是

時，來會者，觀察此義，分別修行。日夜已過，死緣難計。愚人依憑染著受

有，當念勤加興勇猛心，無失軀體。

是故，說曰：是日已過，命則隨減。如少水魚，斯有何樂！

汝等，比丘！當明此理。大海江河，猶有枯竭。萬仞大魚，曝脊在外。況是少水，而不然乎！

或有時，溝澗瀑雨溢滿，流疾趣下，聲震四遠。彼岸人喚，此不聞聲。此間人喚，彼不聞聲。

或時，溝澗水盡無餘，四趣眾生，雖受形分，命則隨減。如少水魚，斯有何樂。

或有眾生，壽命極長。諸天壽八萬四千劫，地獄壽一劫，畜生與地獄同壽，餓鬼壽命無有限量。

如尊者滿願，至時，持鉢正服，入弗迦羅國。

時，有餓鬼倚城門立。

比丘滿願問餓鬼曰：汝今在此，何所求索？

鬼報彼曰：汝今見我耶？

比丘報曰：我先見矣。

鬼復語曰：我夫入城，于今未還，故於此立，自待夫主耳。

比丘問曰：汝夫入城，為何所求？

時，鬼報言：今此城中，有大長者，患癰積久。今日當潰，膿血流溢。夫主將來，二人共食，以濟其命。

比丘復問：汝夫主入城，經幾許時？

然，彼城郭逼近江河。舉手指城，語比丘曰：此城於彼，此岸成敗以來，今為第七。我夫入城，經爾許時。

餓鬼受形，壽不可稱，亦無齊限。然，人受形極壽百歲，雖出無幾。是故，說曰：如少水魚，斯有何樂！

故，別說人不墮四趣。

不寐夜長　罷倦道長　愚生死長　莫知正法

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佛告諸比丘：有四夜，睡眠者少，覺寤者多。云何為四？女興男想，睡眠者少，覺寤者多。男興女想，睡眠者少，覺寤者多。三曰盜賊，睡眠者少，覺寤者多。比丘求定，勤修正法，睡眠極少，覺寤者多。三覺夜長。修正法，比丘不覺夜長。罷惓道長，愚生死長，莫知正法。

佛在舍衛國祇洹阿那邠坻阿藍。

有一梵志，緣本宿世，造立功業，緣至應度，暫聞此偈：「愚生死長」。然，彼梵志，多饒財寶，僕從給使，居業成就。所納妻室，顏貌殊特，與世無雙。女人姿容，一以無闕。

時，彼梵志內自思惟：我宜往彼，至如來所。當來諸佛，為有幾乎？梵志出城，至祇洹精舍，到世尊所。共相問訊，在一面立，叉手合掌。白世尊曰：願欲所問，若見聽者，敢自陳啟。

世尊告曰：恣汝所問，如來為汝敷演其義。

梵志白曰：云何，世尊！於當來世，為有幾許等正覺耶？

世尊告曰：將來世諸佛，數如恒沙。

時，彼梵志聞佛所說，瞻仰喜踊，不能自勝，善心生焉：「當來諸佛，數如恒沙。於諸佛所，善修梵行，興功立德，為福不倦。然，吾處世，饒財多寶，僕從給使，居業成就。所納妻室，顏貌殊特，與世無雙。我依此業，便當分檀布施，有所求索，不逆人意。」

爾時，梵志聞佛教誡，戢在心懷，繞佛三匝，舉手辭讓，便退而去。

爾時，梵志行道未遠，復作是念：我向所啟，問將來佛。然，吾退忘不問過去諸佛世尊。我今宜還，至世尊所，問過去佛。

梵志即還至世尊所，共相問訊，在一面立。

爾時，梵志白世尊曰：過去諸佛，為有幾所？

佛告梵志：過去諸佛，數如恒沙。

梵志復前，便自悲泣。並自舉聲，而作是說：愚處生死，纏綿積久，恒沙諸

佛，吾不及覩，斯何苦哉？

復自投地，宛轉自責：斯由放逸，行不從本。使我退在處凡夫地，或在泥犁地獄畜生餓鬼，長夜受苦。刀山劍樹，火車爐炭。或伏雪山，劫敗乃移。或處炙獄，受痛無量。雖出為人，值生邊地。有佛興世，不值不覩。先有比丘教誨我言「愚生死長」。誠哉斯言！我今宜加精勤用意，自歸如來，復待將來諸佛為乎？田業妻婦，斯是外役，何必貪慕，毀敗聖教？

爾時，梵志叉手合掌，佛前長跪，白世尊曰：唯然，世尊！聽為道次，得修梵行。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汝等將此梵志，教授威儀，度為比丘。

比丘受教，即度為沙門。

在閑靜處，思惟校計，修上人法。所以族姓子，出家學道，剃除鬚髮，著三法衣，以信堅固。於家出家，修無上梵行，潔身受證，以自娛樂。生死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更不復受有，如實知之。已得為道，在無餘境，得阿羅漢果。

爾時，世尊觀察此義，思惟本末，亦使諸比丘速取滅度。為後眾生，現其大明，然熾正法，久存於世。重與梵志，而說此偈：

不寐夜長　罷倦道長　愚生死長　莫知正法

非有子恃　亦非父兄　為死所迫　無親可怙

昔，佛在摩竭國道場甘梨園北石室精舍中。

時，有一男子，將從嚴駕，隨大導師，入海採寶。

餘小賈人，以類相從，飲食醼樂，施諸貧窮、沙門、婆羅門。以得入海，採致珍寶，還至平岸，共相娛樂，飲食歡醼，日日不斷。

時，彼一人，飲食粗惡，唯服麨而已，不改常儀。然，復多財珍寶，所獲無量。

時，大導師語其人曰：汝今處世，饒財多寶，少有比類。何為自困，不肯食啖？夫，人處世，當行二業：一者廣施，二者自食。

彼人聞已，心不納受，乃更懷恨，漸生憂悴，語導師曰：吾設食啖，無以濟

彼妻婦男女。

後遇疾急，竟不至家，中道無常。

彼大導師說斯偈曰：

夫人慳貪　貯聚財產　念家怨讐　不覺命終

爾時，世尊以天眼觀清淨無瑕穢，見彼男子，興功採寶，中道無常。

爾時，世尊以此因緣，觀察此義，思惟本末，欲使諸比丘示現滅度，為後眾生，現其大明，然熾正法，久久於世。

爾時，世尊便說斯偈：

非有子恃　亦非父兄　為死所迫　無親可怙

時，諸大眾聞佛所說，心開意悟，興功立德，拯濟窮乏，持齋修戒。歲三月六，未始有闕。四事供養，衣服、飯食、床座臥具、病瘦醫藥。須衣與衣，須食與食。財寶七珍，金銀珍寶、車渠馬瑙、真珠虎珀，有求索者，不逆其意。遠來久住，經過人者，皆悉供給。花香脂粉，亦用給與，無所恪惜。

無數大眾，厭患生死，除貪著意，執信堅固，出家修道，修增上法，無退轉

意。各以次第，成阿羅漢道。

千百非一　族姓男女　貯聚財產　無不衰喪

眾生居世，馳趣四方。貪求財貨，興欲無厭。盛夏冒焰，冬履嚴霜。飢寒勤苦，艱難憂慮。萬失一獲，猶用自慶。施心難果，意不開悟。既自不食，復不施人。雖饒寶貨，與無不異。坐禪之人，裝以七寶，雖目視之，意不甘樂。以慳貪故，流轉生死，從今世至後世。

爾時，世尊以天眼觀清淨無瑕穢。觀了眾生：馳趣四方，貪求財貨，不顧後慮，皆為愚惑所見迷誤。

世尊以此因緣，尋究本末，為諸比丘導引法味。亦為將來眾生，示現大明，熾然正法，久存於世。三世諸佛，盡見將護。

爾時，世尊於大眾中，而說此偈：

千百非一　族姓男女　貯聚財產　無不衰喪

時，坐上數千萬人，聞佛所說，專意聽受，各隨所念，成得果證。

常者皆盡　高者亦墮　合會有離　生者有死

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有異梵志，至世尊所，共相問訊，在一面坐。

爾時，梵志白世尊曰：願欲所問。若見聽者，乃敢陳啟。

佛告梵志：恣汝所問，如來當為敷演其義。

梵志白佛：云何，世尊！以何因緣，今世眾生轉微轉薄，遂成減損。於人間世，不見熾盛？

佛告梵志：有三因緣，使眾生類轉微轉薄遂成減損。於人間世，不見熾盛。云何為三？於是，梵志！今世眾生，貪欲無道、慳嫉堅固、習邪倒見。時，彼眾生，為此三事所見染污。

風雨非時，災害毒流。所種穀子，各失時節，轉不成熟。若彼眾生，所食之物，或生或熟，饒諸疾疹，疫氣縱橫，死者填路，不可稱計。是謂，梵志！最初因緣，使今世眾生，轉微轉薄，遂成減損，於人間世，不見熾盛。

風雨非時，災害縱橫。所種穀子，失時不收，轉不成熟，苗亦不生。人民飢饉，餓死者眾。是謂，梵志！第二因緣，使今世眾生，轉微轉薄，遂成減損，不見熾盛。

復次，梵志！如今國王，貪欲無道、慳嫉堅固、習邪倒見。治化失度，拓境無厭。越界攻伐，共相傷害。刀劍鉾箭，共相斫射。殺者無數，不可稱量。是謂，梵志！由三因緣，使此生類，災害橫起，飢饉餓死，攻伐無道。

佛說此已，告目連曰：吾患脊痛，還詣靜室。汝今專意，與梵志論，兼與來會，永除狐疑。

對曰：如是，世尊！

爾時，世尊褰欝多羅僧、枕僧伽梨，右脇倚地，脚脚相累，繫念在明。

時，大目連曰：汝今諦聽，善思念之。

梵志對曰：願樂欲聞。

目連以偈告曰：

今觀此土境　及諸眾果樹　山河流泉源　江海逝不停

昔人瞻固守　今為斯所在
寧轉尊法輪　示現天世人　不樂取命終　竟知趣何方
欲覓昔舊人　如今不見一

廣說如舊文。

梵志聞偈，心開意解，即履道跡。

是故，說曰：常者皆盡，高者亦墮，合會有離，生者有死。

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有一孤母，而喪一子。得此憂惱，愁憒失意，恍惚倒錯，譬如狂人，意不開悟。

出城至祇洹精舍，轉聞人說「佛為大聖，天人所宗。演說經道，忘憂除患，無不照鑒，無不通達。」

於是，孤母往至佛所，作禮長跪，白世尊言：素少子息，唯有一息。卒得重病，捨我喪亡。母子情愍，不能自勝。唯願，世尊！垂神開化，釋我憂結。

佛告孤母：汝速入城，遍行衢巷，有不死家者，求火持還。

孤母聞已，歡悟踊躍，入舍衛城，至一街巷，家家告曰：此中，頗有不死者乎？吾欲須火，還活我息。

諸人報曰：我等曾祖父母，今為所在？汝今荒錯。何須至巷，狂有所說？所至之家，皆言死亡。形神疲倦，所求不克，便還歸家，抱小小兒，至世尊所，頭面禮足，白佛言：受勅入城家家乞火，皆言死喪。是故空還。

佛告孤母：夫人處世，有四事因緣，不可久保。何謂為四？①常，必無常。②富貴，必貧賤。③合會，必別離。④強健，必當死。趣死向死，為死所牽，無免此患。

佛告孤母：汝今何為不自憂慮？何不廣施持戒修齋？月八日、十四日、十五日，任力堪能，給施孤窮、沙門婆羅門、遠行久住暫停止者。果獲其福，不可計量。

孤母白佛言：我今愛子，入骨徹髓。為彼子故，不惜身命。

爾時，世尊欲化彼人令得開悟，即化作四大火坑圍繞孤母之身。火氣逼身，以兒自障。兒復呼喚，不堪火痛。

佛語孤母：汝向自陳「愛子情重，入骨徹髓。寧自喪身，不使子亡。」火氣逼己，酸痛難堪，但當自受。以子障乎？人間微火，蓋不足言。地獄火然，痛苦無量。畜生愚惑，懷癡為苦。餓鬼福薄，以飢為苦。能自利者，乃得行道，修諸善本，分檀布施、持戒、忍辱。不生地獄、畜生、餓鬼，受諸苦惱。受天人福，漸近泥洹。

時，彼孤母聞佛所說極深之法，還自思惟，內心懇責。厭患恩愛除去想著，便念世間不可樂想，思惟分別五盛陰苦。即於佛前諸塵垢盡，得法眼淨，成須陀洹。

爾時，世尊觀察此義，尋究本末，為後眾生，開演法門。便於大眾，而說此偈：

常者皆盡　高者亦墮　合會有離　生者有死
眾生相剋　以喪其命　隨行所墮　自受殃福
一切眾生，蜎飛蠕動，蚑行喘息，有形之類，皆歸磨滅，無免死患。隨行所造，而受其報，為善受福，惡則禍隨，如影隨形，有何可免？以此因緣，故說

此偈耳：

惡行入地獄　修善則生天　若修善道者　無漏入泥洹

昔，佛在羅閱城迦蘭陀竹園所。

時，彼城中，疫氣災害，毒出縱橫。人民死亡，不可稱限。

世尊以天眼觀清淨無瑕穢。諸行惡者，死入地獄。

復有比丘，厭患生死。觀此四大，無可貪慕，臭穢難近。便入無餘泥洹，而般泥洹。

爾時，世尊觀察此義，尋究本末，為後眾生，示現大明。亦使正法，久存於世。

時，諸大會聞佛所說，皆發無上正真道意。

非空非海中　非入山石間　無有地方所　脫止不受死

昔者，佛在王舍城迦蘭陀竹園所。

時，有梵志兄弟四人，各得五通，自知命促，近在不遠，却後七日，皆當命

終。共思議言：我等弟兄，五通通達。以己神力，翻覆天地，現身極大，手捫日月，移山住流，無所不辦。寧當不能避此難耶？

第一兄曰：吾入大海。上下平等，正處中間。無常殺鬼安知我處？

第二弟言：吾入須彌山腹中間，還合其表，使無際現。無常殺鬼焉知我處？

第三弟言：吾處虛空，隱形無跡。無常殺鬼安知我處？

第四弟言：吾當隱大市之中，眾人猥鬧，各不相識。無常殺鬼，趣得一人，何必取吾四人？

議訖，相將辭王：吾等計算，餘命七日。各欲逃走，欲求多福。

王尋告曰：善進其德。

於是，別去各適所至。七日期滿，各從其處，而皆命終。

處虛空者，猶如熟果，自然凋落。市守白王：有一梵志，卒死市中。

王乃醒悟：禍災無常。四人避對，一人已死。其餘三人，豈得免乎？

爾時，世尊以天眼觀清淨無瑕穢，知四梵志避無常對，各求度世免濟其難。然，其宿命終不可避。以此因緣尋究本末，欲使後世人示其大明。亦使正法，

久存於世。

爾時，世尊在大眾中，而說此偈：

非空非海中　非入山石間　無有地方所　脫止不受死

老見苦痛　死則意去　樂家縛獄　貪世不斷

昔，佛在羅閱城迦蘭陀竹園所。

眾多比丘白世尊曰：如來今日為觀何義，有何事故，捨人間之樂極世之美，出家學道？

爾時，世尊與諸比丘廣演生經：汝等諦聽，善思念之。戢在心懷，吾今當說極微之法。

諸比丘對曰：願樂欲聞。

爾時，世尊廣與比丘生經。

世尊告曰：比丘！當知：父真淨王，敕諸臣佐：「吾今欲出後園觀看，可速嚴駕羽葆之車。」

爾時，臣佐至真淨王所，而白王曰：「太子欲出後園觀看，被敕嚴駕羽葆之車。」

時，王聞此語，歡喜踊躍，不能自勝。告臣佐曰：「聽太子出後園遊觀，或能除去愁憂亂想。」

即自嚴駕，集諸大眾三十部軍，左右翼從各十五部，除前後導引。

比丘！我，時，至後園觀看。

見有老人，形衰色變，皮緩面皺，拄杖呻吟，氣力枯竭。

時，問御者：「斯是何人，形衰色變乃至於斯？」

御者報曰：「此是老人。」

太子問曰：「何謂為老？」

御者報曰：「所謂老者，形衰年邁，伺命旦夕。衰耗之法，漸近死趣。故謂為老。」

我，時，比丘！復問御者：「吾亦當復有此衰耶？」

御者報曰：「尊及人天，皆有斯患，無免此者。」

時，我自念：「夫，人受形，皆有此患。貧賤富貴，皆當有此。」便敕御者迴車歸宮。清淨自守，思惟道德。

時，真淨王問彼御者：「太子出遊觀看，得遂意乎？」

御者曰：「太子出遊，竟不至園。」

王問御者曰：「以何因緣，不至園觀？」

御者報王：「太子出遊，中道見老人，形變色衰，憂思而還。」

時，真淨王得此惘然：「吾先有教，令敕語街巷：『諸有不淨穢污之物，無令太子見之。若有犯者，左右前後，當誅七家。』」

即遣尋究，而無有家。所以然者，以其淨居天所化故也。

時，我，比丘！復作是念：「衰老年邁，非適今有。人出胞胎，已受形分，則有衰老。及出胞胎，行步出入、年盛力壯，漸微轉衰，皆有此患。」

時，我，比丘！竊說偈曰：

少時意盛壯　為老所見逼　形衰極枯槁　氣竭憑杖行

是時，比丘！吾出遊觀，先見此變。如是，數日，復告御者：「吾欲出遊至

後園觀，速疾嚴駕羽葆之車。」

爾時，御者至真淨王所，而白王曰：「太子欲出後園觀看，被敕嚴駕羽葆之車。」

王聞此語，歡喜踊躍，不能自勝。告臣佐曰：「聽太子出後園遊觀，或能除去愁憂亂想。」

即自嚴駕，集諸大眾三十部軍，左右翼從各十五部，除前後導引。

比丘！我，時，至後園觀看。

見有病人，形羸吐逆，臥大小便，蠅噆其身，水腹痿黃，臭穢難近。

時，我，比丘！問彼御者：「斯是何人？」

御者對曰：「病人也。」

「何謂為病？」

對曰：「病者，風差火錯，心無歡樂。眾疹集聚，食則不消，惡聞人聲。故謂為病。」

時，我問彼御者：「吾亦當復有此患耶？」

御者報曰：「尊及人天，亦有此病。」

時，我，比丘！復作是念：「夫，人受形，不免此患。至園觀看，竟何求乎？」

即敕御者迴車歸宮。靜寂自修，欲除其患。

時，真淨王問彼御者：「太子出遊後園觀看，為適意乎？」

御者報曰：「太子出遊，竟不至園。」

王問御者：「以何因緣，不至園觀？」

御者報王：「太子出遊，中道見病人，形羸吐逆，臥大小便，蠅嚙其身，水腹痿黃，臭穢難近。」

時，真淨王得此罔然：「吾先有教，敕語街巷：『諸有不淨穢污之物，無令太子見之。若有犯者，左右前後，當誅七家。』」

即遣尋究，無有家聚。所以然者，以其淨居天所化故。

時，我，比丘！復作是念：「夫，人受形，必有此病。古來有是，非適今也。」

時，真淨王便作是念：「太子出遊，所見瑞應，憂念世間，必不樂家，會當出學。吾今當倍彼直衛，侍護左側，娛樂其志。」

復經數日，敕告御者：「吾欲出遊觀看，速疾嚴駕羽葆之車。」

王聞此語，歡喜踊躍，不能自勝，告臣佐曰：「聽太子出後園遊觀，或能除去愁憂亂想。」

即自嚴駕，集諸大眾三十部軍，左右翼從各十五部，除前後導引。

我，時，比丘！至後園看。

見有死人，宗族五親，散髮蓬頭，呼天扣地，圍繞啼哭。

時，我，比丘！問彼御者：「斯是何人？宗族五親，散髮蓬頭，呼天扣地，圍繞啼哭。」

御者報曰：「死人也。」

問曰：「何謂為死？」

御者報曰：「所謂死人：恩愛已離，無復命根。妻子五親，永與世別。風逝火滅，水消土散，各在異處。魂神遷轉，形如乾木，無所覺知。故曰死也。」

我，時，比丘！問彼御者：「吾亦當復有此死耶？」

御者報曰：「尊及人天，皆有此患，無有免者。」

時，我，比丘！復作是念：「夫，人處世，不免此患。至後園觀，竟何求乎？」

即敕御者迴車歸宮。靜寂自修，欲除其患。

時，真淨王問彼御者曰：「太子出遊後園，觀看為何？適意乎？」

御者報曰：「太子出遊，竟不至園。中道見死人，於是便還。」

時，真淨王得此罔然：「吾先有教令，敕語街巷：『諸有不淨穢污之物，無令太子見之。若有犯者，左右前後，當誅七家。』」

即遣尋究，而無有家。所以然者，以其淨居天所化故也。

時，我，比丘！便作是念：「咄！老病死，無免之者！吾今宜可善求巧便出家學道。」

時，我，比丘！即捨家出，求無上道，成最正覺。今得為佛，度脫萬民。皆由積行，無戀慕心。今我出現，自致正覺。

爾時，世尊觀察此義，尋究本末。為將來眾生，示現大明。亦使正法，久存於世。爾時，世尊在大眾中，而說此偈：

老者苦痛　死則意去　樂家縛獄　貪世不斷
諸比丘聞佛所說，踊躍歡喜，即從坐起，禮佛而去。

老則形變　喻如故車　法能除苦　宜以力學

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眾多比丘白世尊曰：如來，今日年已耆老，肌膚舒緩，不與常同。

佛告比丘：如是。如是，如汝所言，我年已老。設當持戒梵行比丘，以如來身，安處高床，周行四海，雖與恭敬以報重恩。然，我本修無憍慢心，自證成佛，吾不說是：「老則形變，喻如故車。」所謂「故車」者，王家所造。或以金銀刻鏤作車，或水精琉璃雜廁其間。經年積歲，猶有朽敗，況四大身，筋纏血澆，眾事合集，乃成此形？父母所造，十月懷抱，推溫去濕，隨時瞻視，乃名為人。唯有明智，能除此苦。以法自將，訓誨未悟。加以權化，應適無方，

宜以力學，稱佛世尊誘導之言。以無謏諂，蠲除妄見，不犯身口意行。以第一義，充飽一切。將育眾生，行不漏失。無懼畏者，謂佛世尊如來弟子，教訓弟子，以禁防非。」

爾時，世尊知彼內心有所趣向，尋究本末。亦與後世眾生，示現大明，使正法久存於世。在大眾中，便說此偈：

老則形變　喻如故車　法能除苦　宜以力學

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作禮而去。

咄嗟老至　色變作耄　少時如意　老見蹈藉

昔，佛在羅閱城迦蘭陀竹園所。

爾時，尊者阿難著衣正服，偏露右臂，長跪叉手，白佛言：世尊！今觀如來形變色微，諸根舒緩，形狀轉朽。眼根，耳鼻舌身諸根，不與常同。

佛告阿難：如是。如是，如汝所言。所謂「老」者，能使極妙殊特之容，變為異色。諸根具滿，能使缺漏。與病結伴，與死並流。色力豪貴，財富盈溢，

能使闕減。身體平正，內理充滿，能使僂步，憑杖而行。髮如紺青，亦如蜜王猶如純黑，能使變白，髮落不住。眼如牛眴，白黑分明，能使目中生膚皖瞖。額如油光晃昱照曜，能使面皺，狀如皮燋。齒如白珂，亦如白雪，新穀牛乳，如烏賊魚，絕白胞滿，上下齊平，觀無厭足，能使凋落，虫齲疼痛。取要言之，於揵沓和、阿須倫、迦留羅、甄陀羅、摩休勒、人及非人，能使衰耗，無少壯心。痛中之苦，莫甚於老。

是故，說曰：咄嗟老至，色變作耄，少時如意，老見蹈藉。

如來世尊，以三十二相而自纏絡，八十種好莊嚴其身，圓光七尺無冥不照，八種音聲遠震十方。猶為老病所見蹈藉，況處凡夫得免此乎？

以此因緣，尋究本末。為後眾生，示現大明。亦使正法，久存於世。於大眾中，故說斯偈。

雖壽百歲　亦死過去　為老所壓　病條至際

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為天人龍鬼眾生之類廣演法教。

時，國王波斯匿母，年過百二十，卒得重病，非醫藥所療，神祇不能救，不經日夜，遂便命終。王及大臣，如法葬送。油酥花香，事事供養。安措神廟，給人瞻守。葬送已訖，還過佛所。如故王法，除去五飾，前禮佛足。

佛命令坐，而問之曰：王所從來？衣服塵土，形變色異。何所施設，乃至於斯？

王白佛言：國太夫人，年過百二十，間得重病，奄忽無常。向送靈柩，殯葬始訖。今還城池，過覲世尊。

佛三達智，知而問曰：云何，大王！夫，人生世，有不死者乎？

王白佛言：人生於世，無有不死。

佛告王曰：自古迄今，大畏有五，不可得避：應老之法，欲使不老者，此不可得。應病之法，欲使不病，此不可得。應死之法，欲使不死，此不可得。應磨滅之法，欲使不磨滅，此不可得。應盡之法，欲使不盡，此不可得。是謂大王！此五不可得法，不與人期。萬物無常，難得久居。一日過去，人命亦然。如五江流，晝夜不息。人命駛疾，亦復如是。

爾時，世尊漸與波斯匿王，說微妙法，論講不退轉要。所謂論者，施論、戒論、生天之論，欲不淨想，漏為大患。

大王！當知：生則老至，病無光澤，合會必離，是世常法。如電歷目，擊石現火，人命劇是，有何可樂？衰變之法，欲使久存者，此事不然。

爾時，世尊以此因緣，尋究本末。為後眾生，示現大明。亦使正法，久存於世。爾時，世尊在大眾中，與波斯匿王，而說斯偈：

雖壽百歲　亦死過去　為老所壓　病條至際

佛告大王：世皆有是，無長存者。皆當歸死，無有脫者。古者，國王、諸佛真人、五通仙士，亦皆過去，無能住者。空為悲戀亡者，為福不倦，福追魂靈如餉田夫。王由此緣，廣設福業，福祐助人，如憑強杖。

佛說此已。王及四輩諸來會者，莫不歡喜，忘憂除患，爚然啟悟。尋從坐起遶佛三匝，作禮而去。

是日已過　命則隨減　如少水魚　斯有何樂

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南大海卒涌大濤。越海境界，有三大魚，隨上流，處在淺水。自相謂言：我等三魚，處在厄地，漫水未減，宜可逆上，還歸大海。有礙水舟，不得越過。

第一魚者，盡其力勢，跳舟越過。第二魚者，復得憑草越度。第三魚者，氣力消竭，為獵者所得。

時，獵者便說此偈：

第一慮未然　必當被傷害　憑草計現在　彼命得脫死

二魚俱得免　以濟危脆命　愚守少水池　受困於獵者

爾時，世尊以天眼觀清淨無瑕穢。見彼三魚逐濤波，二魚得濟，一魚受困。復見獵者而作斯頌。因此緣本，尋究根原。為後眾生，示現大明。亦使正法久存於世，即集大眾，說斯頌曰：

是日已過　命則隨減　如少水魚　斯有何樂

所謂是日已過者。或剎利婆羅門長者居士，若復少壯盛年老邁，俱同此日，

共有損減之逝，晝夜不停，命變形羸，氣衰力竭，速迅於彼。

如少水魚者。或為虛空飛鳥，濤河白鶻，鸛雀青鶴，水烏黑鷄，亦為世人男女獵師羅網捕取，鈎餌懸涼。處在淺水，一命萬慮。受形於水，喪命在水。眾苦難尋，有何可樂！

是故，說曰：如少水魚，斯有何樂！

逝者不還　晝夜勤力　魚被熾然　生苦死厄

昔，佛在摩竭國界善勝道場，集諸修行之士。

處高山者，或在深窟，隱形不出。然，彼行人，隨時行道，瞻相時氣。春節以至，觀諸樹木，悉皆蓓蕾。色如水精，漸轉敷花。復見溝澗，水流澄清，靜無聲響。

時，彼行人心則念言：時不假借，萬物並生。

爾時，行人下山詣村，家家乞食。見諸男女飲食歡醼，共相娛樂。

行人問曰：斯是何人？

前人對曰：某村某家姓號如是，某家子者某父所生。

時，修行人復自念曰：今此內物，悉皆孚乳。知其萬物，日滋日長。還入深山，靜默自修。復至秋節，下山詣村，人間乞食。見諸樹木，漸皆凋落。霜雪加被，葉落凝凍。復見溝澗，水竭枯涸，指刺不耎。

時，修行人內自忖度：今外萬物，皆悉凋落。時不再鮮，花不重茂。誠哉斯言！

復見人間，村落城郭，男女大小，共相携抱，散頭垂髮，椎胸自摑，高聲啼哭，不能自止。

時，修行人問彼人曰：此是何人，哀號啼哭，乃至於斯？

某村某家，兒亡女死，或父母終。是故，村落號悲如是。

行人聞已，而自思惟：今此內物，亦復凋落。

已知內外，衰耗法至。即還深山，內自校計，結跏趺坐。或坐繩床，或坐樹下，專心定意，不興亂想，觀內外性，實皆無常。便興日轉，不停住想。

云何為日轉？計春至秋至歲，計歲至月，計月至半月，計半月至日數，計日數至時，計時至晝夜，計晝夜至動轉，計動轉至出入息，計出入息至盡無餘，以至於盡。方知盡空，萬物無有。已知無有，則知何起本、滅亦無跡。或時行人，行起有蹤、滅無有跡。方自覺悟，憶如來一切無常，亦無窠窟。有時，行人觀察前行，積時累日，乃得消滅。復憶佛語，如來亦說：「無常者，苦也。」

時，修行人內自忖度：生死如是，誰肯樂者？心已厭患，不染四流。願於泥洹，速取滅度。或於中間，得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果、阿羅漢果。

爾時，世尊以天眼觀清淨無瑕穢。見彼行人，處在深山。精勤學道，不斷聖族。因此緣本，尋究根源，為後眾生，示現大明。亦使正法，久存於世。即集大眾，而說斯偈：

逝者不還　盡欲勤力　魚被熾然　生苦死厄

人命如日夜　或住或周行　猶如駛流河　往而不復反

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諸佛世尊，凡常說法，相時相宜，觀察人意。

或有眾生，計身是常。昨五陰身，今日不異。愚者意迷，謂陰不衰，猶河逝駛。前非後流、後非前流，去者永逝，來者不停。人亦如是，前行非後行、後行非前行。

造功德人，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觀四大身，以譬流河，分別思惟，至無漏境。優婆塞，優婆夷，得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果。比丘、比丘尼，得阿羅漢。

爾時，世尊以天眼觀清淨無瑕穢。見彼四部眾分別五陰成敗所趣。

爾時，世尊尋究本末。為後眾生，示現大明。亦使正法，久存於世。

爾時，世尊集於大眾，而說頌曰：

人命如日夜　或住或周行　猶如駛流河　往而不復反

四部之眾，聞佛所說，歡喜而去。

老則色衰　所病自壞　形敗腐朽　命終其然

昔，佛在毘舍離城獼猴池側普集講堂所。佛告諸比丘：或有眾生，自怙盛壯，力無儔匹。或恃無病，自保康寧。或恃財富，生業無量。或恃豪貴，宗族成就。或有老者，集在眾中，為人所毀，稱為棄物。

爾時，世尊觀察其人心有是非，欲使眾人改往修來，故說斯頌。

時，毘舍離諸童子等聞此教誡。或起無常無我之想，或起不淨止觀之心，或念安般守意、頂法煖法忍法世間第一法，或得須陀洹果、斯陀含果，或有興發求無上道，或有求辟支佛、阿羅漢道。

爾時，世尊以此一偈，化毘舍離無數童子。

以此因緣，尋究本末。為後世人，現其大明。亦使正法，久存於世。即於大眾，而說頌曰：

老則色衰　所病自壞　形敗腐朽　命終其然

時，諸童子聞佛所說，作禮而去。

是身不久　還歸於地　神識已離　骨幹獨存

昔，佛在毘舍離甘梨園中。

爾時，阿梵和利，自怙色貌，與世無雙。進過人貌，退及天形。形範端嚴，視無厭足。

然，家裏財富，不可稱限。饒財多寶，七珍備足。

時，阿梵和利，嚴飾羽葆之車，自嚴莊校飾，沐浴澡洗，香花芬薰。往至佛所，頭面禮足，在一面住。

是時，眾多比丘，欲愛未斷，在凡夫地。見阿梵和利來至佛所，皆興愛欲，起不淨想。

佛知其意，即告之曰：云何，比丘！阿梵和利者，受四大形，臭處穢污，無一可貪。比丘！當知：此阿梵和利，如是不久當臥好高廣床上，衣裳芬薰，價直一億，於彼床上，忽然命終，舁詣塚壙，取耶旬之。

時，諸比丘聞之愕然。無常迅急，不避老少。此人形貌，世之希有。受如是形，便當棄捐，在于塚間。

爾時，世尊以此因緣，尋究本末。為後世人，示現大明。亦使正法，久存於世。即於眾中，而說頌曰。

其中四部眾，聞此教誡。或起無常無我之想，或起不淨止觀之心，或念安般守意、頂法煖法忍法世間第一法，或得須陀洹果、斯陀含果，或有興發求無上道，或有求辟支佛、阿羅漢道。

爾時，世尊以此一偈，化毘舍離無數童子。以此因緣，而說頌曰：

是身不久　還歸於地　神識已離　骨幹獨存

時，諸大眾聞佛所說，歡喜而去。

是身何用　恒漏臭處　為病所困　有老死患

昔，佛在迦惟羅國尼拘類園中。

彼國人民，恒自恃怙豪族富貴，軀力強壯。所行自由，誇無儔匹。彼有一人，族姓最強。身生瘡痍，膿血流溢。晝夜不息，臭穢不淨。見皆掩鼻。疼痛苦惱。眾人見者，無不厭患。

佛知其心，而告之曰：夫，人受身，四大一類，六門流溢，與彼不異。一切人身，患苦之室。安止苦惱，憂畏萬端。

時，諸釋種聞佛教誡。或起無常無我之想，或起不淨止觀之心，或念安般守意、頂法煖法忍法世間第一法，或得須陀洹果、斯陀含果，或有興發求無上道，或求辟支佛道、阿羅漢道。

爾時，世尊以此一偈，化彼釋種。

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有一長者，請佛及比丘僧。

時，比丘僧往彼家。如來不往，遣信迎食。

所以如來遣信迎食，有二因緣。云何為二？一者欲與諸天說法，二者瞻視病人。

是時，世尊遍觀，比丘皆悉受請。即取鑰母，開一房門。見一比丘，抱患頓篤，臥大小便，不能轉側。

爾時，世尊知而問曰：汝有何患，臥著床褥大小便利，不能轉側？

時，彼比丘，受性質直，內無姦宄。報世尊曰：受性闇鈍，恒懷懈慢，初不勸佐瞻視餘人。是故，今日無看我者。今實孤窮，所怙無處。

爾時，世尊躬抱出在門外，除去不淨，湔浣坐具。復取淨水，用洗其身。便與著衣，敷新坐具，還臥房中。

如來躬自舒手為枕，告比丘曰：汝不加勤求增上法，未獲者獲、未得者得。未受果證，令受果證。設不用意受此法者，便當更受劇是苦惱。

爾時，世尊漸與說極妙法，無數方便，勸使勇猛，思惟道德。即從座起，還閉房門，詣普會講堂，勅語侍者：汝今速集舍衛城中諸現在比丘，即詣普會講堂。

比丘已集。世尊告曰：汝等比丘！無父無母，無弟無兄，亦無姊妹，亦復無有宗族五親。不相瞻視，各相捐棄，此非其宜。便為外道異學梵志所見嗤笑：

「瞿曇沙門，乃無毫釐慈心。視人形命，如視瓦石。死者孤窮，無瞻養者。」

我法齊整，上下和順。汝設爾者，便屈於彼。

自今已始，弟子侍師，事如父母，至死不捨。師看弟子，視如己息。隨時將息，至死不捨。師徒相慈，恩流永劫。所有什物，平等分布。設無什物，當詣廣施之家，勸令修福。若少知識，當詣賈家分衛乞食，好者給病、惡者自食。其瞻病者，則瞻我身。所獲功德，亦無差降。

時，病比丘，世尊去不久，便自思惟：受此四大，眾苦湊集，是身何用？漏諸不淨，為病所困，不脫老死？宜可自謹，承修佛語。

即捨形壽，入無餘泥洹境，而般泥洹。

爾時，眾多比丘持鑰母開門，見彼比丘已捨形壽。即白世尊：抱患比丘，今已命終，不審魂神為生何處？在何道種？

佛告比丘：彼病比丘，素積善行。吾與說法，意尋開悟。後便意猛，向法次法，分別深法。此族姓子，已取泥洹，汝等宜可供養舍利。

爾時，世尊觀察此義已。欲使正法，久存於世。為將來眾生，示現大明。於

大眾中，而說頌曰：

是身何用　恒漏臭處　為病所困　有老死患
眾生聞法，歡喜奉行。

是身漏臭處　眾疾集普會　無患第一滅　安隱永休息
眾患穢污，人所惡見。瘡痍眾苦，漏諸不淨，眾刺之首。無常變易，法應磨滅。苦中之苦，莫甚於陰。當求巧便，離四大身。善謀權慧，求於出要。一切眾惱，永息無餘。故曰盡也。
已盡虛者空寂，亦無生滅著斷之二。
無患第一滅者，安隱無憂喜想。
安隱永休息。第一滅盡，無餘泥洹。
時，諸會者聞說此義，歡喜而受，作禮而去。

暑當止此　寒雪止此　愚多豫慮　莫知來變

昔，有長者，造立屋舍。春秋冬夏，各立堂室，任情自用，不奉禁戒。歲三月六，初不防制。財富無數，慳貪不施。亦不給與沙門婆羅門，亦不信有今世後世。放逸自恣，慳貪難化。不識道德，不計無常。更作好室，前庌後堂，清涼之臺，冬溫之室。東西起舍，數十餘間。刀風解形，忽然無常。

佛以天眼觀，清淨無瑕穢。見此長者，卒便命終，存在之日，無有慈恩加被眾生，但有勞役於餘人民。意所規郭，竟不充願。

爾時，世尊在諸大眾中，欲現其義，宣暢本原。亦使將來眾生，善解無疑。復現過去諸佛世尊，神口印封之所封印。亦使正法，久存於世。尋集大眾，而說頌曰：

暑當止此　寒雪止此　愚多豫慮　莫知來變
時，諸會者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生子歡豫　愛染不離　醉遇暴河　溺沒形命

昔，有居士，財富無數，家裏庫藏，七寶充滿，金銀珍寶、車渠馬瑙、真珠

虎珀，七珍具足，奴僮僕從、象馬車乘、穀儲倉庫，一以無乏。唯闕無息以繫後嗣。

彼以子故，求禱諸神，或跪舍神、城神、階陌諸神，或跪諸神、先祖父母、山神、樹神、天地神，下至墓堆穢惡之神，盡向跪拜。竟不充願，亦不生子，晝夜愁憂，漸以生疾：「今我家裏，財寶無數。難得之寶，盡在我家。又復無息，承繼我後。若我命終，所有財貨，盡沒入官。念此傷惋，知復如何？」

斯人有幸，疾漸瘳降。未經旬月，便生一息，端正無雙，世之希有，面如桃花，眾相具足。

父母見已，歡喜踊躍，不能自勝。

復請比居諸村落人，飲食歡宴，作倡伎樂，終日自娛。或躭醉睡眠，無所覺知。

時，有大水暴漲駛流，盡漂沒死，無存活者。

爾時，世尊以天眼觀，清淨無瑕穢。見此長者，成敗所趣。因此緣本，尋究根原。欲使後世眾生，善解無疑。復現過去諸佛世尊，神口印封之所封印。亦

使正法，久存於世。尋集大眾，而說頌曰：

生子歡豫　愛染不離　醉遇暴河　溺沒形命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有子有財　愚惟汲汲　命非我有　何有子財

愚蒙愚極　自謂我智　愚而稱智　是謂極愚

昔，佛在毘舍離獼猴池側高講堂上。

爾時，眾多童子等，善知射術，筈筈相拄。於射術上，彼最為第一。自恃高族，與世無雙。

處閻浮利內，無及我等。正使有憂慮者，子今與世無雙，豈有姦賊侵欺我等？

兒復自惟：吾父有伎，必勝眾人。

各相憑俟，竟不自濟。無常對至，迸在異處。

是故，頌曰：

在眾疾姓流　目視兄弟親　為死使所追　被害無有退
死使有數種　親族所在救　積財無有數　為賊所嬈觸
火熾以水滅　以蓋除彼明　恚以毒藥去　呪術除非邪
暴象以鉤牽　牧牛以杖將　此眾皆有樂　無常難可保
無常力勢　不可恃怙　知死命終　然不久住
一切皆盡　無覺知者　為世所毀　流轉諸趣

時，諸迦惟羅越國釋種，聞佛所說。知己射術，無有罣礙。與流離王共鬥，以箭相射。或殘眉毛，或殘鬚鬢，無所傷損。

流離王尋欲退還，諸臣前諫：諸釋種等，奉修戒律，皆成道果。雖有射術，無所損害。

時，流離王漸皆前進。

諸釋退還，固守城門，遣使白佛：今日窮急，為流離王所攻。

世尊告曰：若開門者，有所傷損。不開門者，無所傷損。

時，彼信使還至釋所，而語釋言：如來有教：「若開門者，為王所害。不開門者，不為王所害。」

諸釋聞語已，重關閉固，瞻守門戶。

時，流離王屯守城門，語釋種曰：速開城門。兩家共和，無所傷損。

其中釋種，宿緣牽者，皆稱開門。無宿緣者，承如來教，不肯開門。

舍馬釋種，先在城外，與流離王戰，殺七萬眾生，拔象牙傷殺無數眾生。

舍馬釋種語流離曰：室婢生子，要莫退還。須我入城，更備戰具。

是時，城中諸釋，聞舍馬釋傷害人民不可稱計，即遣喚舍馬釋，呵止責數：非釋，自稱釋。污染我釋種，汝今已毀名，速出國去，不須住此城。速去，不須住。

時，舍馬釋即出城去。

時，流離王復令開門。

宿緣釋種語諸釋言：但速開門。此婢生子，何所堪辦？

無緣釋種等，語諸釋言：如來有教：「若開門者，有所殺。不開門者，無所

殺。」」

時，流離王復逼城門。

時，摩訶男釋語流離王曰：聽我一願。若見許者，便當自陳。

王報釋言：恣汝所說，吾不相違。

時，摩訶男釋前白王言：聽我入水經時，令諸釋種各得免脫。

時，摩訶男釋即入水，以髮繫樹根，沒死水底。

時，諸釋皆得逃走。時，流離王遣人入水看，舅男釋入水，何乃稽遲？

尋入水云：摩訶男釋，已死於水。

時，流離王取七萬釋種成須陀洹果者，生埋在地，暴象踐殺。宿緣對至，無所恃怙。

爾時，世尊語毘舍離諸童子等：空可為地，地可為空，宿對因緣，不可逃避。

以此因緣，尋究本末。為後世眾生，現示大明。亦使正法，久存於世。在大眾中，而說頌曰：

非有子恃　亦非父兄　為死所迫　無親可怙

時，諸四輩之眾，聞佛所說，歡喜而去。

為是當行是　行是事成是　眾人自勞役　不覺老死至

飢餓乏漿水　如窮鹿奔馳　為獵者所射　不念斷欲愛

如是求方便　分別此形體　老死忽然至　不至究竟界

眾多眾生，志行不同，所作各異。所修善本，亦不足言。意着外役，不念內法。不念死命，意恒計常。

昔，罽賓國兄弟二人。一人出家，得阿羅漢道。一人在家，修治居業。爾時，兄數至弟家，教誨弟言：布施、持戒，修諸善本。生有名譽，死墮善處。

弟報曰：兄捨家作道，不慮官私、不念父兄妻子，亦復不念居業財寶。若被毀辱，不懷憂慼。若遇歡樂，不孚用喜。

數數諫誨，不從兄教。弟後遇患，忽便無常，生受牛形，為人所驅，馱鹽入

城。

時，兄羅漢從城中出，即向彼牛，而說偈曰：

脊負為重擔　涉道無懈息　為人所驅使　今日為閑劇
穿鼻為靭繫　破脊癰疽瘡　為蠅所嚙咮　今日為閑劇
食以芻惡草　飲以雨潦汁　杖捶不離身　今日為閑劇
以受畜生形　為行何權計　為可專意念　三耶三佛德

時，牛聞已，悲哽不樂。

牛主語道人曰：汝何道說，使我牛不樂？

道人報曰：此牛，本是我弟。

牛主聞已，語道人曰：君弟，昔日與我親親。

羅漢說曰：我弟，昔日負君一錢鹽價。

是時，牛主即語牛曰：吾今放汝，不復役使。

時，牛自投深磵，至心念佛。即便命終，得生天上。

或有眾生，深慕世累，戀著財貨，不修善行。身壞命終，生餓鬼中。

或復有人，出家學道，捐棄恩愛，捨世八法，修清淨志。猶栴陀羅女，身珮香瓔，顏貌端正，像如天女。王太子，意欲納娶。其王報曰：夫，王者法，不娶外類，不與細民為婚，常與長者居士共婚。太子白王：設不與婚此女者，今當自殺，不堪生世。王聞此語，如食遇噎，既不入腹，又不得吐。王遣出適，到栴陀羅家，語女父母曰：汝當嫁女與我太子。女母報曰：隨我種類習殺法者，當嫁女與王太子。王還語太子曰：汝今要習殺生法，捨王種類習凡細事。何為要殺女為婚？太子白王：意所貪樂。要習殺法，不以為難。即捨王宮，出詣殺家計婚姻。如是積久，擔負薪草持箠掃。第一大臣出行見之，問王子曰：竟得女不？王子報曰：吾役使煩多。早忘失女，不復憶之。臣復問曰：香瓔貫珠，今為所在？

太子報曰：吾亦忘，不復憶也。

臣語王子：既不得女，亦不得珠，復失王位。無所果獲，欲何方宜？

王子墮淚，悲感不樂。

此譬在眾，有所長益。

或有王子、長者居士，出家學道。建功立德，求為阿羅漢。離世縛著，於欲離欲。彼此解脫，分別無明。智慧解脫，無疑解脫成珍寶義。

父母兄弟呵制，語出家者言：人中薄賤，莫過於道。家家乞求，以此為常。為人嗤笑，何可堪樂？人相呪詛，使汝作乞兒。不如在家，五欲自娛。分檀布施，作福不倦。供給當來過去現在，給施孤窮裸賤之人、沙門婆羅門、僑客遠行。四事供養，衣被、飲食、床臥、醫藥。須衣與衣，須食與食。香熏花鬘，手巾六器，在家可辦此物，出家極辛苦。

時，諸學人語五親曰：我等志趣，必欲學道。不樂在家，理俗因緣。

五親報曰：不樂俗者，隨意出家。

即捨家為道，所習非要，不修正業。

經歷數時，五親往見，語諸道士：汝等得羅漢道耶？

道人報曰：自學道以來，今乃聞阿羅漢名。

五親復問：於欲無欲，彼此解脫，除去無明。智慧解脫，無疑成就珍寶。具足如此眾法，為得不乎？

道人報曰：如此眾法，我等悉失。不識其名，況理行耶？

五親問道人：汝等何為捨家財業，捐棄五親與恩愛別？所習非法，與世人不異。

爾時，世尊以天眼觀，清淨無瑕穢。見彼五親與道人論，知習非法，不順正要。佛欲往化，因現道力。因此因緣，尋究本末。為後世眾生，示現大明。亦使正法，久在於世。在大眾中，而說頌曰：

為是當行是　行是事成是　眾人自勞役　不覺老死至

爾時，尊者馬聲，復說頌曰：

沐浴莊嚴身　愚弊不習善　無常忽然至　如母抱死女

眾生相剋，互相是非。所習非要，不順正法。

猶昔，夫婦二人，姿貌端正，威顏具足，眾相備悉，諸根寂靜。共相待敬，終日無厭。

如是經日，夫婦二人，忽然失明，目無所覩。夫婦相戀，恐為人所欺，夫恐失婦、婦恐失夫，坐共相守，不遠斯須。

時，諸五親遠方求醫，將至失明夫婦所，拊藥治目，尋得開明。夫見婦顏變易，非故。舉聲而言：誰易我婦去？婦見夫顏狀變易，非故。舉聲而言：誰易我夫？

五親曉曰：少壯之容，隨日遷轉。氣羸力竭，皮緩面皺，日異日變。以老朽顏，望比少壯。鑽冰求火，不亦謬乎？何為啼哭，自不相識？

以鏡自照，容顏變易，咄嗟老至，色不久停。威容挺特，一朝色異。愁思憂慮，遂增苦惱。尊者曇摩也世利，因此而說頌曰：

如人眠寐睡　賊竊開牆盜　失財不覺知　覺乃周旋覓
愚少習放恣　自陷沒冥池　不見賊失財　為老賊無勢

是故，說曰：習不真要，違道失法，不覺老死至。

時，諸人民聞說斯語，歡喜而去。

是故習禪定　生盡無熱惱　比丘厭魔兵　從生死得度

如來宣昔無常遷轉。諸比丘聞，皆興患厭，去離陰持諸入之本。世尊教誡指授正業，教習正法：「或在塚間樹下，或露處經行，坐禪念定，勿懷懈慢。今不精勤，後悔無益。是謂，比丘！我之禁戒。」

是故，說曰：是故習禪定，生盡無熱惱。

清旦日中向暮、初夜中夜後夜。

佛告比丘：若行若坐、若來若去、若睡若覺，當念行此三昧，使無漏失。

生盡無熱惱者。身口意不惱，不為結火所惱，勇猛精勤。

佛告比丘：燃頭燃衣，以何防之？

比丘白佛：救頭護衣，乃可防之。

佛告比丘：不如來言「觀頭觀衣」。更求方便，以善法，消滅惡法。用意堅固，於諸善法，永不越緒。

生盡無熱惱。生者，猶生有。老病死，猶生有。憂惱苦患周旋往來，皆由有生。

當說無常品時，時阿難便說頌曰：

吾聞一時事　如來說出曜　眾生懷愚闇　以慈往拔濟

說無常者。名身、味身、句身、義身充足，口說無瑕。

聞是一時，吾者陰持入相，盡能分別人士。夫，眾生壽命，生形禍身。吾從佛聞，一時，事如是。專意不亂，亦不他念，求諸善本。為愚闇眾生，開示徑路。眾生處世，生盲無目，便與開目，使得視瞻。以大慈哀，拔濟其苦，視彼眾生，如父如母，敷演其義。

以解深句義　善修其道德　便得盡諸苦　得逮無餘處

或以義除結，不以味身句身。佛經亦說，不施無漏等見順正，無結去漏勿生便說生，非餘是佛經。或誦佛經，不盡結使。

是故，說曰：當深解句義。

時，尊者羅云往至佛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

時，尊者羅云白世尊曰：惟願，如來！與我說法，使有漏心疾得解脫。

爾時，世尊告羅云曰：汝當思惟因緣雜誦。

已誦訖，來至如來所。

是時，羅云便誦因緣雜誦，流利上口，至世尊所。白世尊曰：唯然，世尊！

已誦因緣雜誦，有漏不得解脫。

世尊告羅云：汝諷誦五盛陰雜誦。

爾時，羅云即受教誡，便誦五盛陰。

復於餘時，至世尊所，白世尊曰：已誦五盛陰已，有漏心不得解脫。

爾時，世尊告羅云曰：汝當誦六更樂雜誦。

時，羅云受佛教已，復誦六更樂。

復餘時，到世尊所，白世尊曰：已誦六更樂已，有漏心不得解脫。

是時，世尊告羅云曰：汝當思惟觀察其義。

爾時，羅云承受佛教，即自思惟分別其義，漸盡結使，得阿羅漢果。

皆由分別義，故越次取證，盡有漏成無漏。

是故，阿難說曰：以解深句義，善修道德，以道斷結，去諸七使纏縛，永盡無餘。

道者，謂泥洹，滅盡無生滅著斷，安隱快樂。

是故，說曰：善修其道德。

所謂苦者，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恩愛別離苦、怨憎會苦。

是故，說曰：便得盡諸苦。

無餘者，第一義，無上無有過者。

是故，說曰：得逮無餘處。

②　欲品

欲我知汝本　意以思想生　我不思想汝　則汝而不有

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并將侍者阿難，著衣持鉢，入舍衛城中，乞食已周，還出城外。有一婦人，抱兒持瓶，詣井汲水。有一男子，顏貌端正，座井右邊，彈瑟自娛。時，彼女人欲意偏多，躭著彼人。彼人亦復欲意熾盛，躭著女人。女人，欲意迷荒，以索繫小兒頸，懸於井中。尋還挽出，小兒即死，愁憂傷結，呼天墮淚，而說頌曰：

欲我知汝本　意以思想生　我不思想汝　則汝而不有

爾時，世尊告阿難曰：向所聞偈，過去恒沙諸佛所說。汝善誦習。日晡集眾，在眾人中，宣暢此偈。

爾時，世尊食後，收攝三衣，即集大眾，詣普會講堂，在眾人中坐。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我向清旦，將阿難入城乞食，已復周遍，還出城外，

見有婦人抱兒持瓶，詣井汲水。去井不遠，復有一人彈瑟自娛。二人相見，各興欲意，熟視相看，目不移轉。錯繫兒頸，懸於井中，尋還挽出，兒已命終。愁憂號悲，尋說頌曰：

欲我知汝本　意以思想生　我不思想汝　則汝而不有

佛告比丘：婬火熾盛，便能焚燒諸善之本。婬荒之士，不識善惡，亦復不別清白之行，不知縛解出要之道。如斯輩人，遂無慚愧。寧喪親族分受形辱，不闕婬性以違其志。

或因婬欲，殺害父母兄弟姊妹，斯受其殃。

或因婬逸，罪及五逆，王者所戮，死受惡報。

猶野火行，傍樹為燋。既罪自深，復及宗親。

人由婬欲，違佛慢法、謗毀聖眾，為諸聖賢之所嗤笑。

我今當說犯婬之本，汝等善聽！

昔，有一人，姦婬不止。父母所生，唯此一子。夜非人時，天陰雷電，帶刀持箭，至他婬女村中。

時，母覺知，即捉曉諭：「今夜冥闇，陰噎雷電。設不果者，便為人所害。吾宿尠德，唯有一子。會遇惡者，吾無所恃。」

子報母曰：「子要當去，不得復住。」

母知意正，便向兒拜：「今暮且住，須明日乃往。」

兒語母曰：「速放我去。若違我情，當取母殺。」

母報兒言：「寧取我殺，不忍見汝為他所害。」

兒復語母：「可時放我，及闇至彼。若不見聽，正爾殺母。」

母語兒曰：「死死不放汝。」

兒即拔刀，取母刺殺。不慮後世，殃罪深重。即至彼家，打門微喚。

女人應曰：「汝是何人？」

其人，以頌報曰：

婬恚諸根羸　為想所謬誤　不慮眾事業　為愚闇覆蓋
念汝取母害　折伏猶汝奴　翹立在門外　如客附使役

爾時，女人復遙見，問曰：「審殺母耶？」

報曰：「審殺。」

女人問曰：「何故殺母？」

男子報曰：「母不見放來至此間。」

女人報曰：「不須入家裏。」

是時，女人以頌報曰：

咄嗟背恩養　害母種罪災　何忍見汝顏　宜速遠吾家
父母抱育養　為子歷眾苦　害母行地上　地不陷汝殺
立身無慈仁　加害諸親族　我是外種類　豈能恩德將

爾時，彼男子復報曰：由汝，害母，造無邊罪。小見寬恕，見為開門。暫得言談，便復還家。

女人報曰：聽我偈言：

寧入投炭鑪　從山投幽谷　生抱七步蛇　不與愚從事

是時，二人各各共相別離。

男子還家，道逢惡寇，為賊所害，死入阿鼻地獄，受罪無數劫。

婬之為病，受殃無量。以微積大，漸致燒身。自陷於道，亦及他人，不至究竟。猶自飲毒，復飲他人。

是故，說曰：婬不可從。

愛欲生憂　愛欲生畏　無所愛欲　何憂何畏

或遭婦喪，為人所奪。或抱久患。夫或遠行，積久不歸。

是故，說曰：愛欲生憂。

為豪貴見奪其婦，或抱久患，命在旦夕。或適他方。

是故，說曰：愛欲生畏。

云何無所愛欲？阿那含、阿羅漢者，別二人者，無憂無畏。何以故？已離諸憂，無所畏難。有憂畏者，欲界色界。阿那含者，欲界憂畏盡。阿羅漢者，三界結使盡。於中，不生憂畏想。

是故，說曰：無所愛欲，何憂何畏。

好樂生憂　好樂生畏　無所好樂　何憂何畏

作倡伎樂，五欲自娛。為王所嫌，欲奪樂器，緣此起憂。

或為王所使，遠適他方，於中生憂。

或抱久病，纏綿著褥，於中失明，恐喪命根，便生畏懼。

緣此樂器，以致喪身。

或有王者種，亡國失位，事不由己。憶本豪貴所遊戲處，便生愁憂，遂致篤疾。

或為宿讐欲害其命，晝夜伺捕。復於其中，生憂惱想。

是故，說曰：好樂生憂，好樂生畏。

云何無所好樂者？阿那含、阿羅漢，捨諸五樂，以法樂自娛。

猶如難陀，前白佛言：不覩我孫陀利，意終不樂。

世尊告難陀曰：

無厭有何足　不足有何樂　無樂有何愛　無愛有何樂

汝今放意　無有厭足　志常熾盛　何時當息

是故，汝今思惟，內觀不淨之想，便當自悟意中得解。汝今所以不得解者，斯由不思惟想故。以不思惟，婬怒癡熾盛。是故，難陀忍精勤一意，思惟惡露不淨。何以故？求人身難，與賢聖相值亦復難，得諸根不缺亦復難，遇諸佛興出亦不可遇。如優曇鉢花，時時乃現。欲聞正法，亦不可值。休息無為，常樂安寧，皆由正法，得至彼岸。是故，難陀念自謹慎，思惟正法，興不淨想，便當得至處無為境。

是故，說曰：好樂生憂，好樂生畏，無所好樂，何憂何畏。

果先甜後苦　婬怒亦如斯　後受苦痛報　經歷無數劫
愚者受燒煮　恒在盛火焰　為獄伺所執　如鉤制伏象

昔，佛與諸弟子說苦陰契經云：著欲之人自共歎說：「沙門瞿曇、婆羅門，恒自談說豫防未然，慮將來欲穢污不淨。不如我等意染妙色，五欲自娛，細滑更樂，有何可失？」

若有眾生，固倚此法，造不善行。身壞命終，入地獄中。已生地獄，方自覺

悟，共相悔責：「我等為人，不信沙門婆羅門語，云『欲穢污不淨之行』。由此婬穢，受無量苦，求出無期。己身自造，向誰怨訴？」

是故，說曰：果先甜後苦。

猶如有果，入口甘美，當時悅意，後必患生。即說譬喻，悅解智者。或有智人，由勸勵成就。或有智人，呵制禁止。或有智人，觀其志趣，而得受化。或有智人，漸誘勸進，而得度者。或有智人，遠遊觀俗，意自悟者。

世尊觀察隨意所染，以何療治，即投其藥。眾生漸漸意得開悟，承如來教，羞意愆負，漸盡諸結，有漏心得解脫，然後乃知婬欲之為病，先甘而後苦也。

堅材鐵銅錫　此牢不為固　好染著彼色　此牢最為固

昔，有人遇事，閉在鐵牢。竊作方宜，以自免罪：或依豪強、或用財貨、或依姓族，用免其愆。

欲愛牢縛，非凡夫所能解。唯有諸佛出世，以智慧之赫焰，燒焚山野之結藂；以刃利劍，割斷七使原本，然後乃得解脫。

昔，有一人遇事被繫。會遇眾僧，在講說法。罪人求吏，暫詣講聽法。值一比丘，夜半寂靜誦經：「為老所縛、為生所縛、為病所縛、為死所縛，今世後世所縛。」

時，人宗族，求王脫過，即得免罪。

時，諸五親知識朋友，至罪人家，共相慶賀：聞汝得出，甚用慶賀。

其人報曰：汝等何為見誑？如我昨暮聞比丘誦經，我所被繫，甚過王者。

眾人問曰：汝雖得出，故復荒錯耶？

其人報曰：我不荒錯，但諸君自誤耳。我所被縛，非王者所解也。汝等諸親設見愛我者，願聽出家，得在道次。

諸親勸諫，為說留難：父母宗親男女成就，何由捐捨，苟貪為道？

其人報曰：我先誓願，要出家學。

諸親重求，且停住止。復經七日，並解疲勞，還服氣力。其人出門，復遇道人靜寂誦習，而說斯偈：

堅材鐵銅錫　此牢不為固　好染著彼色　此牢最為固

復還入屋，語諸五親：我意志趣，不樂在家。願聽出學，修無上梵行。時，諸五親即聽出學。進修其行，晝夜不息，得阿羅漢果，永離縛著，不復流轉生死。

縛中牢固者　流室緩難解　能斷此為要　不觀斷欲愛

恩愛戀著，皆是縛著。唯有諸佛興，出執金剛心，牢固難沮壞，眾德自纓絡。捐棄諸惡，不興罪緣，能斷諸惡。

是故，說曰：縛中牢固者。

流者。流在界中、有中、生中、趣中。今當與汝說譬，智者以譬喻自解。

昔，有國王，恩惠普潤，大赦天下。諸在牢獄重繫者，皆悉放出。其中生類，厭患縛著，不堪牢獄，志常遠離，速出離獄，心不願住。復有生類，樂在獄中，心意戀慕，樂聞苦惱之音，即住獄中，不肯去離。

是故，說曰：流室緩難解。

所以緩者，遭赦被恩，而不肯離。昔所積善，作諸功德，乃能斷之。

是故，說曰：能斷此為要。

不顧慕兄弟家業宗親。欲愛已斷，永無遺餘。度世八事，以二盟誓。何謂為二？一者智誓，二為盡誓。以此二誓，誓度眾生。

是故，說曰：不觀斷欲愛。

世容眾妙色　此不名為欲　世欲久存世　唯賢能覺知

昔，佛在世。

諸比丘，自相謂言：我等宜可捨眾僧食，在人間乞求。所以然者，諸乞求比丘者，遊觀人間，便得覩見極妙之色，耳聞極妙之音，鼻嗅極妙之香，身近極妙細滑。

爾時，世尊以天耳清淨，寂寞無塵垢，聞諸比丘自相謂言，各生戀慕，染著世榮。

爾時，世尊即遣信，喚集普會講堂。諸比丘即集講堂。

佛告諸比丘：云何，比丘！我曾與汝說「諸乞食比丘，遊在人間，便得覩極

妙之色，耳聞極妙之音，鼻嗅極妙之香，身近極妙細滑？」云何，比丘！心為輕飄。汝等方念色聲香味細滑之法，猶如熾火，焰極隆盛，復以脂酥而益之，倍復增益，汝等倍益色聲香味細滑之法。諸有比丘能自禁制，在外乞求，心恒懷懼：「受他信施，為可易不？令諸檀越『奔趣四方，勞情役思，乃得財貨，信有後世，減割布施。』我今勘德，恐不消化。」觀彼檀越當施之時：意欲受信施，如不欲受想。自觀己身，如抱重病想。施物，如藥想。念空閑處，如遭死亡想。意常繫念，修諸善本。觀諸婦女，如塚墓想。如是比類，人間乞求。諸有貪著色聲香味細滑法，依倚道者，是謂大賊。」

時，尊者舍利弗問摩訶拘絺羅曰：云何，拘絺羅！眼為色相，色為眼相？法為意相，意為法相？

時，摩訶拘絺羅報舍利弗曰：眼非色相，色非眼相。意非法相，法非意相。所謂相者，貪欲自用，是謂與相。復引喻自解：猶如白牛黑牛，同繫一處。或同一軛與縛繫相應。云何，舍利弗？頗有人說：「白牛繫黑牛？黑牛繫白牛？為平等繫不？

對曰：非也。

舍利弗！非白牛繫黑牛。非黑牛繫白牛。所謂縛者，或索或鞅或軛，是謂縛也。如是，舍利弗！眼非色相，色非眼相。意非法相，法非意相。於中生貪欲自用者，是謂為相。

是故，說曰：世容眾妙色，此不名為欲。世欲久存世，唯賢能覺知。

人間欲無常　內欲縛是常　此滅不受有　餘趣不受生

欲是無常，為衰耗法，變易不停，不可恃怙。人間欲者，不久停住，或亡或失、或為人所奪。是故，非常，不可久保。

是故，說曰：人間欲無常。

內欲深固，與神相染，心為禍首，殃及身口。

是故，說曰：內欲縛是常。

或為豪強伺命所害，如是欲者，難制難禁，不可以己力留住，不更趣諸有，亦不願生世後世。

是故，說曰：此滅不受有，餘趣不受生。

欲生無漏行　意願常充滿　於欲心不縛　上流一究竟

欲，亦是善，亦是不善。欲善者，或是有漏、或是無漏。無漏欲者，滅一切愛，此中不說有漏。

是故，說曰：欲生無漏行。

一切諸善之法，普充滿體中。

是故，說曰：意願常充滿。

心於彼，心不染著，亦無所污。

是故，說曰：於欲心不縛。

上流一究竟者，即阿那含是。所以然者，因說阿那含果，因說五下分結，因說斷欲愛。

是故，說曰：上流一究竟。

智者不越次　漸漸以微微　巧匠漸剷垢　淨除諸穢污

博古明今，分別是非，於慧無減損，受性不懈怠。

是故，說曰：智者不越次。

漸漸日進，勿懷中息。猶如巧匠，除剷重垢，積日乃成。人去心垢，亦復如是。為諸天、阿須倫、真陀羅、摩休勒等，所見稱譽。

是故，說曰：漸漸以微微，巧匠漸剷垢，淨除諸穢污。

猶如車巧匠　善能修治樸　隨欲能滅欲　後必受永康

觀彼朽車，嚴治修飾，遠致重載，無所缺損。便成二義。云何為二？一為名譽遠布，二為得其財貨。

彼巧比丘，亦復如是。唯捨於欲，便得二稱：名聲遠布、諸天所譽，於現法中，受無量樂。

是故，說曰：猶如車巧匠，善能修治樸。隨欲能滅欲，後必受永康。

時，諸眾會聞佛所說，歡喜而去。

欲受一切樂　當捨諸愛欲　已捨諸愛欲　永受無窮樂

若有眾生，欲受一切樂者。當念四支五支禪樂、行神通樂、道出要樂。彼人當念捨一切欲。已捨諸欲，倍獲功德，受樂無窮，得遊戲樂，遇諸福業樂，於現法中，俗財無乏。

昔，外道異學，各作是說：二二合會者，彼即清淨，尋得解脫，亦得出要。復有說者：欲妙欲淨，當與欲共相娛樂，欲無厭足，欲除彼狐疑故。是故，說曰：隨欲能滅欲，後必受永康。

不念欲有厭　豈能修禪定　變悔尋行本　智慧療乃止

若有眾生，念欲，不去心懷，遂生塵垢。猶如有人，近大火坑，遂近遂熱。欲避其熱，當求巧便，求滅彼火。人亦如是，遂不念欲，欲自然滅。猶如毒藥，顏色成就，香美且甘，若人遇病，而服此藥，咽喉通利，入腹未久，即喪命根。貪欲亦如是，當時悅意，非法行欲，身壞命終，入地獄中。

今當引喻，智者以譬喻自解。

昔，閻浮利地，有頂生王出現於世，壽十四億。時，頂生王四方遊觀，至忉利天。三十六釋，取命終故，住彼天宮。時，彼人王經歷久遠，心作是念：我今壽命過於天壽。躬自眼見三十六釋，盡取命終。我今宜可殺釋提桓因，即於此治，遙王四天下，領人天王，豈不樂也？

以生此念，便失神足，還墮世間，住閻浮利，患身疼痛，受諸苦惱。時，王大臣問訊王曰：王今患重，或就後世。若有人民來見問者：「頂生王臨欲終時有何言教」？

時，頂生王告諸大臣：若有人民來問卿等，當以此語報：「頂生王者，貪著五欲七寶，無厭足。頂生王者，生千子，無厭足。頂生王者，領四天下，無厭足，而取命終。頂生王者，七日七夜，於宮殿上雨七寶，無厭足，而取命終。頂生王者，遊觀至忉利天宮，興意欲害釋提桓因，而取命終。」

是故，說曰：不念欲有厭，豈能修禪定。變悔尋行本，智慧療乃止。

爾時，諸來會者，皆離愛欲，無貪著心，皆發無上正真道意。

智慧厭足者　不復觀欲愛　人以智慧厭　不隨愛蹤跡

何以故言智慧厭足者？與諸世尊，共同法室。與真人羅漢，觀不淨行，起厭患心，除諸患苦，知苦原本。諸佛世尊思惟智慧。

是故，說曰：智慧厭足者，不復觀欲愛。人以智慧厭，不隨愛蹤跡。

欲者，知其體實，而不親近。曾所愛著，今已遠離。智者謹慎，不染著欲。

是時，眾會聞說此，欲興不淨想。即於坐上，逮得摠持。

人貪著愛欲　習於非法行　不觀死命至　謂命為久長

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有一男子，居業貧匱，多乏財貨。躬自困苦，勞功役力，周遍四方，而乃獲寶。所獲無量，從遠歸家。與父母五親，共相娛樂。

在大眾中，而自誇說：吾今獲寶，價直數億。今當娉娶豪族女，人中盛壯，

不肥不瘦，不白不黑，婦女姿態，一以備悉。

既自端正，面如桃花色。復以香花脂粉，莊嚴其身。日共娛樂，不能捨離。餚饌飲食，日日不同。殺害眾生，不可稱計。縱情放恣，獨勝無匹。

會復遇疾，即便命終。

見婦去世，心迷意亂，遂致狂顛，遊諸街巷，稱怨而行：一何酷毒？殺鬼無道，害我婦命。亦是諸人宗族五親，懷嫉妒心，各興斯意，欲奪我婦。恐事彰露，竊共陰謀，中陷我婦。

如是，怨訴日日不止。

爾時，世尊以天眼觀清淨無瑕穢。見此男子，怨訴街巷，心意迷惑，不識正真。

爾時，世尊欲現其義，尋究本末。為後世眾生，示現大明。亦使正法久存於世，過去如來神口印封而印封之。在大眾中，而說頌曰：

人貪著愛欲　習於非法行　不觀死命至　謂命為久長

爾時，眾會聞說此偈，諸塵垢盡，得法眼淨。

愚以貪自縛　不求度彼岸　貪為財愛故　害人亦自害

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長者名曰難陀，饒財多寶，金銀珍寶，車渠、馬瑙，珊瑚、虎珀，象馬車乘，奴婢僕使，服飾田業，不可限量。居一國之富，無有過者。雖處榮富，無有信心。慳貪妬嫉，門閣七重，立守門人。有人來者，不妄得入。於中庭虛空上，安鐵籠疏，恐有飛鳥食啖穀米。四壁牆下，以白噉泥，恐鼠穿穴傷缺財物。

然，彼長者，無常對至。唯有一子，名栴檀香。即喚子前，勅告子曰：吾今患苦，必不濟度。設我無常後，所有財寶，七珍之具，勿妄費耗。亦莫施與沙門婆羅門。有乞匄者，莫持一錢施與。此諸財寶，足七世父母食啖。

作此教勅已，即取命終。即生舍衛城中，處盲栴陀婦腹中。經八九月，出生在外，生盲無目。

左右人問：為生男女耶？

母報：生男。

自念：若生男者，吾今目冥，須兒扶侍供養。

左右報曰：雖遇此兒，生無兩目。

母聞此已，倍增愁憂，悲泣說曰：

子盲吾亦盲　二俱無兩目　遇此衰耗物　益我愁憂苦

爾時，世尊將侍者阿難，在祇洹精舍門外經行，奮手而說曰：禍災！禍災！

是時，阿難叉手長跪，白佛言：向者，世尊稱言「禍災」，有何因緣？願聞其意。

佛告阿難：汝頗聞「舍衛城中，有長者難陀」不耶？

阿難白佛：舍衛城裏，曾有長者，久以命終。

世尊告曰：此長者神還處舍衛城裏，為盲旃陀婦作子，生無兩目。昔所居業豪富無量，今故觀者，斯為所在？象馬七珍，不可稱計，然復慳貪妒嫉禁忌。是故，說曰「禍災」。

阿難白佛，而說頌曰：

生死有畏懼　幻化非有真　有成必有敗　智者誰可樂

是時，盲母養兒，年八九歲，堪能行來。

母以杖一枚、食器一具，而告子曰：吾今養汝，堪能行來。宜求自活，不須住此。吾亦無目，復當乞求，以濟餘命。

此盲小兒，家家乞求，漸至栴檀香長者家。在門外立，而自說曰：

飢餓切己困　兼復無兩目　眾苦無端緒　誰當愍而施

時，守門人聞此語已，瞋恚熾盛，即前捉手，遠擲深坑。尋傷左臂，復打頭破。所乞飯食，盡捐在地。

其中有人臨坑見者，甚憐愍傷，往語盲母：汝子為守門人所打，甚見困苦，傷臂破頭，痛不可堪。

時母聞已，匍匐拄杖，到盲兒所，抱著膝上，而說頌曰：

汝今有何愆　子今速說之　與誰誰與子　遭此苦戹難

子報母曰：

母我向者乞　至此栴檀家　暫立此門外　便遇惡人手

爾時，世尊，慈育眾生，如母如父，興大慈悲，欲有所濟。過食後，著衣端嚴，比丘僧前後圍繞，入舍衛城，至栴檀長者門外。

爾時，城裏長者人民，見如來非時入城，必當有緣。或能演說過去當來現在事。盡共翼從隨如來後，普共至栴檀門外，至盲小兒所。

栴檀香聞如來至，尋出門外，頭面禮足，在一面立。

爾時，世尊觀大眾已集，復見栴檀長者集在門外，復欲演說慳貪妬嫉受罪無量，加說惠施受報無量。欲使離有，不著三界，指授泥洹，趣無為道。

爾時，世尊告小兒曰：汝是難陀，非也？

小兒報曰：實是難陀。

佛復重問：是難陀耶？

即報佛言：實是難陀。

其城中人民聞佛小兒相問字，皆共愕然：云何難陀長者乃受此形？

爾時，世尊，欲與栴檀長者，拔地獄苦，除慳貪心，安立福田。

佛告栴檀香，而說偈言：

昔父今難陀　慳貪意纏裹　本不造善行　遭此眾苦惱
設當從此終　當入無擇獄　成惡眾生室　繫以宿緣強

爾時，梅檀長者悲泣墮淚，不能自止。頭面禮足，前白佛言：惟願，世尊！慈愍見憐，拔濟罪根。於如來所，得蒙遺福。惟願，世尊！今請佛及比丘僧。

爾時，世尊為彼長者，默然受請。

時，世尊明清旦著衣持鉢，比丘僧前後圍繞，至彼長者家，各次第坐。

長者躬自行水，清淨飯食，供養飲食已訖，行清淨水，取一小床，在如來前坐，欲得聞法。

爾時，世尊以權方便，漸與長者說微妙法，論講如來深奧之藏。所謂論者，施論、戒論、生天之論。欲不淨行，婬為穢濁。如是，說法不可思議。

爾時，長者即於座上，諸塵垢盡，得法眼淨。

長者自察得法見法，分別諸法，得無所畏。即從坐起，禮世尊足：我今於如來，受三自歸，歸命佛法僧。自今已後，聽為優婆塞，盡形壽不復殺生。

爾時，世尊欲呵難陀長者，而說此偈：

愚者喪財貨　亦非自為己　愚者貪財貨　自沒溝為獄
如是貪無利　當知從癡生　愚為此害賢　首領分于地

愚者喪財貨者。所謂喪者，已盡已滅，更無有餘。

是故，說曰：「喪財貨」也。

愚者無智，無所覺了。或貯聚財產，不能自食，復不施人。愚中之愚，不過此人。人有財貨，一者施與，二者自食。然，彼長者自既不食，又不施人。自不為己者，慳嫉是也，纏裹心本，不能自解，不能自為。

愚者貪財貨，愛心染著，不能捨離。是故，智者去欲而守靜。

是故，說曰：如是貪無利，當知從癡生。愚為此害賢，首領分于地。

時，諸大會聞佛所說，歡喜而去。

天雨七寶　猶欲無厭　樂少苦多　覺之為賢

昔，佛與頂生王而說此偈。

是時，頂生王宮，天雨七寶，七日七夜。時，王臨見，心無厭足。

貪欲者，苦多樂少。

是時，彼王遊在天上，受天五樂。遊四方域，快樂無窮。臨知欲命終，受無量苦。智者觀察，恒防未然。

是故，說曰：天雨七寶，猶欲無厭，樂少苦多，覺之為賢。

雖有天欲　惠捨不貪　樂離恩愛　三佛弟子

昔，佛在摩頭羅國尼拘類園中。

爾時，有一比丘，靜室坐禪，形不移動。復有毒蛇，床下蟠臥。比丘為睡所屈，或低或仰。

毒蛇自念：此人見恐，必欲害我。

毒蛇即舉身投擲，螫坐禪比丘。比丘命終，即生忉利天上。諸天玉女，各來衛侍。

天子告曰：汝等諸妹！莫近我身。設當近者，必犯於戒。

諸女自念：此天前身，必是沙門。故生此間，受天之福。

時，諸天女各執鏡前照。天子見鏡，衣天之服，頭串天冠。天自念言：咄嗟形變！云何吾身捨人形今來生天？

即自悲泣，從坐而起，行諸天闕，見諸衛從，有端正者，有醜陋者。漸從行至園，坐一樹下，端坐思惟，求定三昧。池水之中，有異類奇鳥，相對悲鳴，聲哀響響。鳥形若干，形色不同，欲求成道，不能得辦。

是時，天子盡其天壽，從三十三天至閻浮利，到世尊所，頭面禮足，叉手向佛，以偈問義：

天女無數眾　侍衛有醜陋　後園名迷惑　何由而拔濟

然，我，世尊！竟不見諦，而取命終。雖生為天，受天之福，福盡還入泰山地獄。如是，流轉無有窮已。如今處窮，所向無趣。唯憑如來，當見愍念。

是時，世尊以偈報曰：

道名直一向　彼方名無畏　車名無曲戾　觀法所成就

爾時，天子聞佛所說，即於坐上，諸塵垢盡，得法眼淨。

爾時，天子歡喜踊躍，不能自勝，繞佛七匝，作禮而去。

爾時，世尊觀察此義，尋究本末，示現大明。亦使正法，久存於世。在大眾中，而說此偈：

雖有天欲　惠捨不貪　樂離恩愛　三佛弟子

爾時，眾會聞佛所說，歡喜而去。

眾山盡為金　猶如鐵圍山　此猶無厭足　唯聖能覺知

爾時，世尊亦與頂生而說此偈。

未斷欲之人，意所規郭境界方域，得一復念一，意貪無厭足。彼頂生王，由貪著故。山中大者，莫過此鐵圍。盡化為金，彌滿世界，猶無厭足也。是故，說曰：眾山盡為金，猶如鐵圍山。此猶無厭足，唯聖能覺知。

不觀苦原本　愛生焉能別　解知世愛刺　進意修學戒

諸有眾生，奔趣四方，經歷嶮難。或遇虎狼、盜賊、毒虺、惡鬼、荊棘、深林，無人蹤跡。或遇刀劍，所見屠割。復入大海，遭諸眾難。或遇暴風，迴波

曲折，傷壞大船。或遇黑山鬼魅，墮羅剎界。

由此因緣，是故，說曰：不觀苦原本。

皆由貪欲，展轉相生也。

是故，說曰：愛生焉能別。

結使，亦名為刺。四大，亦名為刺。人，有此二刺，不離生死，受諸苦惱。

刺者，亦名愛刺，亦名見刺。

是故，說曰：解知世愛刺。

進名為智，演說幽奧，捨非就是，智慧成就。

是故，說曰：進意修學戒。

③ 愛品

夫人無止觀　多欲觀清淨　倍增生愛著　縛結遂固深

如有人不善觀，染著身心，纏裹不解。於其中間，不能思惟善法。是故，說曰：夫人無止觀，不得至于道。

或有眾生，染著於欲，不染著於結。或有染著於結，不染著於欲。或有亦染著於欲，亦染著於結。或有不染著於結，亦不染著於欲。

云何眾生染著於欲不染著於結？於是，有人，初習於欲，後更不犯。是謂：染著於欲，不染著於結。

或復有人，數數習結，而不去離。是謂：習結，不習欲。

云何亦習結亦習欲？或有眾生，數數習欲，亦習結。是謂：習欲亦習結。

云何亦不習欲亦不習結？或有眾生，恩愛意斷，不著世累，亦不專意數數習近。或復有人，從頭至足，觀身萬物，計齒白淨，手爪殊妙，髮紺青色，於中起想，不能捨離，遂增愛根，縛結轉復堅固，為諸結所縛。是故，說曰：多欲觀清淨。

今當引喻，智者以譬喻自解。

猶如有人，而被二繫：一者革索，二者龍鬚索。將至火邊，以火炙之，革索便急、龍鬚索緩。若將入水，革索便緩、龍鬚索急。

未斷欲眾生，亦復如是，為二縛所繫。云何為二縛？一者愛縛，二者見結。或時眾生，思惟不淨觀，愛結便緩，見結便急。有時眾生，思惟安般守意，見結便緩，愛結便急。

是故，說曰：倍增生愛著，縛結遂固深。

若有樂止觀　專意念不淨　愛此便得除　如是消滅結

若使有人，樂捨觀不善、思惟善觀，恒常親近修學，不離繫念。在前修行不淨念，自校計前所意著，髮毛爪齒，從頭至足，皆是我所。後復思惟穢污不淨，三十六物，無可貪者，一一分別，尋得不淨觀。身觀身意止內外意法也。

是故，說曰：若有樂止觀，專意念不淨。

以慧證盡證，而除去愛。思惟不淨者，便能去愛著，亦不能縛著，永棄諸

結，更不習近。

是故，說曰：愛此便得除者，如是消滅結。

以欲網自蔽　以愛蓋自覆　自恣縛於獄　如魚入於獄
為老死所伺　若犢求母乳

網者，覆蔽人目，損智不明，不能出要，至無為道。網者，不能專意思惟校計，以無明自覆蔽。

是故，說曰：以欲網自蔽。

以愛自纏裹，求出無期。猶如剛火，灰覆不現。無智之士，以脚蹈踐，燒足乃覺。愛所覆蓋，亦復如是。猶如刀劍仰向，無目之士，以手把持，即自被傷。諸眾生類亦復如是，以愛結自覆，不觀善不善法，緣是興起憂悲苦惱，輪轉生死，不離五道。

是故，說曰：以愛蓋自覆。

諸有自恣，不順正教，為愛縛所縛。不自恣者，便離於縛。

是故，說曰：自恣縛於獄。

猶如漁獵，執羅網捕魚。以入羅網，無有出期。此眾生類亦復如是，捨於善法，習於穢濁，不要之道。如來說法時會眾生：「大眾之中，有如魚入於獄，求出無有期。此眾生類亦復如是，為愛結所纏，不能得至泥洹無為之道。」

時，彼獵人聞佛說頌，各自驚愕：「如來說法，不為餘人，正為我等。」各自悔責，改所修習，更不為惡。

是故，說曰：如魚入於獄。

諸佛常所說法，接有緣眾生，不唐舉義。猶如醫師審病根原，而後授藥。是時，師瞻知病輕重，相顏視色，然後授藥。當授藥時，不增不減，處中瞻視。所以然者，恐病不除。諸佛世尊為人說法亦復如是。觀察眾人心意所趣，知病輕重，然後說法，使得開解，心無減少，要處中說，除諸結使。觀眾生心，須一偈者便說一偈，須五句者與說五句，須一句半者與說一句半。

爾時，世尊觀察獵者意，故說斯偈。其中自恣放逸意者，便與說此：「為老死所伺，如犢求母乳。」也。猶如新生犢子，其心終不離母。此眾生類亦復如

是，為老死所追，如影隨形。

若利根眾生，善察分別，便得離此眾患苦惱，增益善本。若鈍根眾生，不作此觀，則無所成。

是故，說曰：為老死所伺，如犢求母乳。

意如放逸者　猶如摩樓樹　在在處處遊　如猨遊求果

若剎利長者居士、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少壯、處中、長老，未至於道者，意增於放逸，增愛欲根。如摩樓樹初生，為葛藤所纏，長便枯死。愛欲之意亦如是，使諸眾生，根本燋盡。

是故，說曰：意如放逸者，猶如摩樓樹。

在在處處遊者。地獄餓鬼畜生，流轉五趣，猶如坏輪。

是故，說曰：在在處處遊。

如猨遊求果者。猶如獼猴，求諸果蓏，從樹至樹，從林至林。

是故，說曰：如猨遊求果。

夫從愛潤澤　思想為滋蔓　愛欲深無底　老死是用增

此愛流溢，如泉出水漏。諸色聲香味細滑法，憶本所造，五樂自娛。是故，說曰：夫從愛潤澤。夫為潤澤，酥麻膏油，不為潤澤。如此所潤，可以灰土澡，盡除去膏油。愛欲潤澤者，唯有諸佛世尊出現於世，以智慧刀，乃能割斷。

是故，說曰：夫從愛潤澤。

火之熾熱，不過於思想。火所燒瘡，可以藥療。思想火被燒不可療治。若有殺父殺母、不與取、婬逸，作眾罪過，諸佛世尊所不能療治。

是故，說曰：思想為滋蔓，愛欲深無底。

生有分身憂，老有四百四病痛，死有刀風惱。

是故，說曰：老死是用增。

眾生愛纏裹　猶兔在於罝　為結使所纏　數數受苦惱

愛恒在前導，流轉生死，不得出三界。

是故，說曰：眾生愛纏裹。

猶如兔在罝網，馳走東西，無有出要。此眾生類亦復如是，為愛迷惑，流轉生死，周旋五道，沉溺四流。

是故，說曰：猶兔在於罝。

此眾生類，為愛繫所纏，不能離生死。

是故，說曰：為結使所纏。

愚者受苦，愚者心口意行，皆非真正，不別善惡，受於地獄餓鬼畜生形。

是故，說曰：數數受苦惱也。

眾生為愛使　染著三有中　方便求解脫　須權乃得出

為使所使，為結所結，為縛所縛。

是故，說曰：眾生為愛使。

染著三有，欲有、色有、無色有。

是故，說曰：染著三有中。

云何求方便？欲使、有使、無明使、見使，如此眾生染著諸使，云何得免生死苦惱？猶如兩牛共一軛，有人隨後捶，豈得不挽重。此眾生類亦復如是，以四流為重，安處四軛，豈得免生老死病耶？

是故，說曰：方便求解脫。

以求方便與父母兄弟宗親和同。無常對至，各自離別。

是故，說曰：為生老病死所逼，須權乃得出。

諸有眾生，欲愛未盡，恒有生老病死，追在於後。欲愛已盡者，無復生老病死。

是故，說曰：須權乃得出。

若能滅彼愛　三有無復愛　比丘已離愛　寂滅歸泥洹

愛之為病，眾苦湊集。諸天世人所見歎譽。

是故，說曰：若能滅彼愛。

已除愛、已除熱、已除眾惱、已除去愁憂。三有者，欲有、色有、無色有。是故，說曰：三有無復愛。

諸有愛所纏所裹所持，比丘破諸結使，是名為比丘。著弊衣持鉢，亦名為比丘。

是故，說曰：比丘已離愛。

亦無是意處是，不受是，都無想著，是故歸泥洹。亦無結使影，亦無更生影。

是故，說曰：寂滅歸泥洹。

以為愛忍苦　貪欲著世間　憂患日夜長　莚如蔓草生

諸有心趣，不能去離。多諸患害，無處不染著。

是故，說曰：以為愛忍苦。

難捨難離，懷抱不忘。世間者，五陰亦名世間，受盛亦名世間。

是故，說曰：貪欲著世間。

常有憂患、有熱惱、有疾痛。今引譬喻，智者以譬喻自解，莚如蔓草生。是故，說曰：憂患日夜長，莚如蔓草生。

人為恩愛惑　不能捨情欲　如是憂愛多　潺潺盈于池

恩愛牢固，永劫不朽，戢在心識，不能捨懷。以此恩愛，不能越次取證，一往不還，不可制持，亦不可滅。

是故，說曰：人為恩愛惑，不能捨情欲。由此恩愛，增諸苦惱，入骨徹髓。猶如流水，流入於池。亦如蓮花，池水不著。此亦如是，恩愛纏結，深固心懷，以解脫水，洗其愛心，亦復不著。是故，說曰：如是憂愛多，潺潺盈于池。

諸賢我今說　眾會咸共聽
共拔愛根本　如擇取細新　以拔愛根本　無憂何有懼

我者，如來，一切智、三達六通、眾相具足，分別諸法。諸賢者，大眾之

名，成就賢聖諸法。所行眾法，仁賢過於三界，所為皆辦。

是故，說曰：諸賢我今說。

眾會者，剎利婆羅門、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盡集一處，思惟法本，志所趣向，皆得其願。

是故，說曰：眾會咸共聽。

何者是無明？是如所說，諸向此五趣，從今世至後世，無明為根本，皆由貪欲生。更有說者，前有癡心，後愛染著。

是故，說曰：以拔愛根本。

如選擇細新者。所以稱說擇細新者，有二因緣：一者除病，二者販賣。思惟選擇，好者便取，病者得愈，販者得利。彼修行者亦復如是，愛根深固，須慧分別。應行眾生，尋得受化，便成就大事。已拔愛根，便得阿羅漢。

是故，說曰：如擇細新者。

所謂愛根本，根本是無明，枝葉餘結使，故曰愛本也。

是故，說曰：已拔愛根本。

有憂當有懼，無憂何有懼？憂者，欲界，非色無色界。

何以故憂欲界，非色無色界耶？答曰：以其彼界，性無憂故。

所以生憂者，有父有母、國城妻子、僕從奴僮、田宅財穀。此諸居業，皆亦為憂。永無此者，終無有憂。

是故，說曰：無憂何有懼。

有愛以有死　為致親屬多　涉憂之長途　愛苦常墮厄

為道行者　不與俗會　先誅愛本　無所殖根　勿如刈葦　令心復生

猶如未斷欲眾生，眾結使具足，愛在其中。說曰：凡此眾生貪求無厭，皆由愛心。求三有者，亦是愛心。意所貪著妻息財貨，皆由愛心。

是故，說曰：有愛以有死，為致親屬多。

前過不可尋，此諸眾生，流轉迴趣，五道生死，地獄餓鬼畜生，死此生彼。

緣此四大身，愛結所纏。

是故，說曰：涉憂之長途。

數數處胎，受形無量。處生熟藏間，屎尿所染污。臭穢不淨，數數入胎，亦無厭足，亦無慚愧。

是故，說曰：愛苦常墮厄。

當以巧便，修其道會，不與俗會。

是故，說曰：為道行者，不與俗會。

數數者，生生不息，來往不已。於此生，在彼沒。此生者，此現身分。彼生者，彼異趣也。此生者，此人身。彼生者，彼五道也。

是故，說曰：先誅愛本，無所殖根。

恒處五道生處。五道，復有輕重。有福便輕，無福便重。雖有輕重，莫若於道。無為道中，都無輕重，無生滅著斷。設不求道，染污穢者，如刈蘆葦，及刈蒭草，生生不息。

是故，說曰：勿如刈葦，令心復生。

無欲無所畏　恬惔無憂患　欲除使結解　是為長出淵

聖人已離於欲，無畏無憂，志性恬靜。

是故，說曰：無欲無所畏。

已離諸欲，永盡無餘。若有眾生，不能離愛，猶河趣海，晝夜不息。

是故，說曰：恬惔無憂患。

以能盡愛，名滅體盡，無復根本。

是故，說曰：欲除使結解。

不復處有累，亦不作行，非作不行。

是故，說曰：是為長出淵。

諸天及人民　依愛而住止　愛往眾結隨

時流亦不停　時過復生憂　入獄乃自覺

何以故說「天及人民」乎？以其為愛所使。

若生為天，玉女營從，共相娛樂，視東忘西。若生為人，多所染著，養妻育子，心不捨離。若入地獄，受諸苦惱，無復愛心。餓鬼畜生，雖有愛心，微少

不足言。諸天及人，愛心最多。

是故，說曰：諸天及人民。

眾生之類，依愛住染污，與愛共俱。

是故，說曰：依愛而住止。

猶如有人，渡江河海，導正從亦正。愛亦如是，趣三惡道，眾結亦隨。

是故，說曰：愛往眾結隨。

一時中，間生處人中。處在中國，平正之土，得種善本。無有山河石壁，饒出珍奇異物。得信堅固，於佛法眾，有反復心。慈愍一切，殖眾德本。諸佛出生，皆與此國。雖處中國，亦是過去，不得久住。

是故，說曰：時流亦不停。

邊地，佛後，在八無閑處，追本尋末，自恥不及於中，便生愁憂苦惱，椎胸嗥呼，念過去事。

是故，說曰：時過復生憂。

咄嗟老苦！我等在世間時，聞「諸學道之人，修善得福，為惡入獄。習愛心

者，殖三界病。」」沙門亦說：「奉持五戒，修行十善，得生天上人中。」」我等愚癡，不從教誡，今反入獄，受諸苦惱。刀山劍樹，火車鑪炭，皆由愛心，種此諸根。

是故，說曰：入獄乃自覺。

緣愛流不住　陰根欲網覆　枝葉增飢渴　愛苦數數增

為緣何等？緣者，地獄餓鬼、人及諸天。緣愛，未來有陰持入。諸愛，亦緣境界，出法所由。

是故，說曰：緣也。

愛流者。猶如駛河，流逝于海。此愛流者，亦復如是。漏出諸色聲香味細滑法。

是故，說曰：愛流也。

不住者。猶如穀種子，入地即變易，隨時溉灌，萌芽得長。愛穀種子，亦復如是。遍滿人身，隨氣迴轉，增諸不善根。不住三界，流轉四生，奔趣五道。

是故，說曰：不住也。

陰根者。五盛陰身，是謂五盛陰，深固難動，如說陰根癡刺苦。無常苦空無我，亦復如是。

是故，說曰：陰根也。

欲者。有二事欲，上至空際，下遍十方境界。地獄餓鬼畜生，緣欲不斷。故曰：欲也。

猶如世人，以羅網捕鳥，以罝弶捕鹿，以深穽捕虎。其有鳥獸遭此難者，無有出期。此眾生類，亦復如是。以欲網所覆，不見善惡，意常甘樂妙色香味細滑法，為愛所纏，不能去離。其有眾生墮於愛網者，必敗正道，不至究竟。

是故，說曰：愛網覆也。

猶如葛藤，纏樹至末，遍則樹枯。愛亦如是，遍滿人身，從頭至足，無空缺處。

猶如人墮廁，盡污人身體。有智之士，欲濟彼命。遍觀其人，頗有淨處挽而出之？彼無淨處，可挽出之。然，此人身，愛心遍滿，不可療治。

是故，說曰：枝葉增愛也。

飢渴者。世人飢渴，可以水漿以濟其命，或食草根果蓏，或以消息服氣，或以藥草神呪，可得延壽。此愛心飢渴者，飲四海水，猶不漬愛一尺之地。

是故，說曰：愛渴而難濟也。

愛苦者。愛未除盡，數數增多，長諸苦原。

是故，說曰：愛苦數數增。

伐樹不盡根　雖伐猶復生　伐愛不盡本　數數復生苦

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守園人，瞻守官園。

當園中間，生一毒樹。諸有男女入園遊觀，停息此樹下者，或頭痛欲裂，或腰脊疼痛，或即於樹下便命終者。

時，守園人知為毒樹，復見眾人遭諸苦難，即施斧柯，柯長一丈餘，遙斫毒樹。未經旬日，即生如故。

然，彼毒樹，枝葉團足，樹中之妙。眾人見者，無不歡喜。其中眾生，不知忌諱，未遭此難，共往奔彼，自蔭其身，影未移間，復遭苦戹。

時，守園人復於異日，以斧往斫，樹生如故，倍復殊妙。如是數斫，生生如舊。

彼守園人，宗族五親，妻息僕使，貪樂樹蔭，盡取命終。

其人單孑一己，晝夜愁憂號悲，而行路遇智者，自陳酸苦，其痛萬端。

是時，智者告園人曰：此眾苦惱，卿自為耳。夫欲止流，莫若高隱。欲伐樹者，當盡根原。卿所施功，但種生栽，何言伐樹？汝今速往掘出根本。

其人意迷，復慮死至：設我往彼，掘出樹根，定死無疑。若我死後，官當更立守此園者，我族正爾滅盡無餘，亦無繼嗣續我後者，宜自逃走，出家學道。至舍衛國祇洹精舍，詣諸道人，得作沙門。

然，彼園人昔種善福，根栽垂熟，應入律行。

是時，世尊還顧視彼比丘，在大眾中，而說此偈：

伐樹不盡根　雖伐猶復生　伐愛不盡本　數數復生苦

時，彼比丘聞說斯偈，便自追本自所經歷。即自心悟，內自剋責，思惟四大穢漏之患。念彼毒樹，數數往伐，生生不息。今四大身與彼無異，愛根深固，不伐根者，枝流不斷，便當就於生老病死，沒彼生此，沒此生彼，如是流轉，永無休息。猶如毒樹，自伐其根，復害眾人。此愛結使亦復如是，自毀其命，復能外損智慧之性。

爾時，比丘，反覆重疊，觀此五陰，從頭至足，無一可貪。即於座上，得須陀洹果，斯陀含、阿那含、阿羅漢果，六通清徹。在大眾中，心自感激，三自稱善：快哉！大道不距微細，今蒙聖恩，得盡諸漏。

即從座起，繞佛三匝，還復本座，現十八變。於無餘泥洹界，而取泥洹。

猶如自造箭　還自傷其身　內箭亦如是　愛箭傷眾生

昔，佛在摩竭國甘梨園中城北石室窟中。

有眾多獵師，入山遊獵，廣施羅網，殺鹿無數，復還止山。

時，有一鹿，墮彼弶中，大聲喚呼。獵師聞已，各各馳奔，自還墮弶。傷害

人民，不可稱數。雖復不死，被瘡極重，痛不可言，各相扶持，劣得到舍。求諸膏藥，以傅其瘡。室家五親，各迎屍喪，歸還耶旬之。

其中，被瘡眾生，自知瘡瘥，厭患遊獵。宿緣應度，種諸善本，便自捨家學道作沙門。

爾時，世尊，與無央數百千眾生，前後圍繞，而為說法。

爾時，世尊，為彼眾生，欲拔其根，修立功德，示現教誡，永離生死，常處福堂。於大眾中，而說此偈：

猶如自造箭　還自傷其身　內箭亦如是　愛箭傷眾生

時，彼獵者，雖為沙門，不自覺知。如來今日，證明我等，定為獵師。內自慚愧，自省本過。在閑靜處，思惟止觀，係意不亂。所以族姓子，剃除鬚髮，著三法衣，出家學道，修無上梵行，自身作證，而自娛樂。生死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更不復受生死，如實知之。

爾時，諸比丘皆得阿羅漢，六通清徹，無所罣礙。是故，說此偈。

能覺知是者　愛苦共生有　無欲無有想　比丘專念度

愛者，眾病之首。猶如城郭，聚集人民，憑地自怙。

云何愛者眾病之首？

如佛所說：泥犁受苦，其數難量，皆由愛所造。凡在地獄受諸苦惱，皆由愛病。諸殺生者，亦由愛致。不與取、婬姝、妄語，十不善行，亦復如是，皆由愛心，造斯諸惡。十惡已具，死入地獄，十三火炙，燒炙其身。

云何為十三？有二火山，當前向身，入腹穿脊過。又二火山，從背後來，入脊從腹出。又二火山，從左脇入右脇出。又二火山，從右脇入左脇出。又二火山，從下入上出。又二火山，從上入下出。第十三火山何者？是自身所造，渴愛者是也。十二火山，其痛可忍。自身所造渴愛火山者，不可療治。

如佛契經：獄卒阿傍，問諸罪人：「汝等為從何來？」罪人報曰：「我等飢困，亦不自知『為從何來』。」爾時，獄卒，即以熱鐵丸，強令使食。獄卒斯須，復問罪人：「汝等為從何來？」「我等甚渴，亦不自知『為從何來』。」爾時，獄卒，偃臥罪人，烊銅灌口，燒口咽喉，皆悉下過。

取要言之，地獄苦痛，憂惱萬端。

受畜生形，眾苦無數。云何為畜生受苦？

如佛契經所說：於是，比丘！生畜生者，多諸苦惱。比丘！當知：若有眾生，墮畜生者，生冥長冥，於冥無常。此等何者？是所謂入地蟄蟲，是皆由前身，貪樂愛欲，身口意行惡。身壞命終，死為地中蟄蟲。是謂：冥生冥長，於冥命終。是謂，比丘！畜生甚苦，甚痛難忍。

或有眾生，緣四大生，緣四大長，緣四大終。此何者是？所謂疱生是。皆由前身，貪著愛味故，身口意惡，身壞命終，生疱蟲中。緣四大生，緣四大長，緣四大命終。是謂，比丘！畜生甚苦，甚痛難忍。

比丘！當知：復有眾生，生畜生中，聞人大小便臭氣，馳走奔向：「我等食是飲是」。此等何者？是所謂：雞、狗、猪、豚、驢、野狐、烏鳥等是也。

比丘！當知：餓鬼甚苦。云何餓鬼苦？

或有餓鬼，食啖鬚髮。或食身毛。或食指爪齒、身垢、薄膜、至厚皮，至革筋骨、心脾腎、肝膽、大小腸胃、屎腦髓、淚汗、涕唾、膿血、脂膩、膽尿。

如此眾類，餓鬼所食。受此眾苦，皆由前身貪著愛味，慳貪獨食。設施人食，呪詛罵詈：「汝等啖我食，如食膿血大小便亦復如是。」後為餓鬼食此眾穢。復有餓鬼，本為人時，獨食無恥。初不施人一粒之米。若見人施者，抑遮使止。後為餓鬼，經歷久遠，耳曾不聞飲食之名，況得食乎？此餓鬼苦，不可具宣。

此三惡趣，受苦無量。斯由前身，愛心堅固，種此諸苦。

是故，佛說：「愛者，眾病之首。」也。

愛苦共生有者。無欲，無有想。欲已去離，永盡無餘。已吐已捨，無有熱惱眾患之本。

是故，說曰：無欲無有想。

比丘專念度者。比丘專意，初不錯亂，離邊至無邊，從此彼岸，入泥洹境，清涼無熱惱。一切戀愛心，寂然不起。

是故，說曰：比丘專念度也。

④　無放逸品

戒為甘露道　放逸為死徑　不貪則不死　失道為自喪

不放逸人，雖死，亦不為死。

昔，一比丘行滿德充，六時行道，無毫釐減失。初夜、中夜、後夜，精勤汲汲，斯須不倦。如是經久，胸滿結氣，得心痛患。眾醫療治，竟不除瘥，便忽命終。

有一優婆塞，聰明高才，無事不知。到比丘僧中，而說此偈：

學禪修定者　雖身變敗壞　寧敗就後世　不敗令存在

何以故爾？不學禪定者，自既不染神，復不度人。

何以故「不自染神」？受他信施，衣被、飯食、床臥具、病瘦醫藥。不能消化，畢其施恩。命終之後，當復報償。

不能濟彼者。兼使檀越主人，不得果報，不能顯揚。佛法雖存，日損日耗，大法隱沒，外道熾盛。如此之類，喪法原首。

是故，說曰：戒為甘露道，放逸為死徑。

復重說曰：放逸為死徑者。放逸之人，多諸愆咎，種今世後世不善根栽。尊者馬師亦作是說：智者捨放逸，猶如捐毒藥。放逸多愆咎，今世亦後世。智者返其原，尋究放逸本。咄嗟！放逸，如鼠溺酥瓶。

昔，有長者，家持酥高樓上。覆蓋不固，鼠入酥瓶，晝夜飡啖，不出瓶口，身體遂長。酥既盡澌，鼠滿瓶裏，狀似酥色。

有人至長者家，欲得買酥。是時，長者尋樓上取酥，持著火上。鼠在瓶裏，頭在於下，身體在上，便於瓶中命終，便於瓶中復化為酥。賣與買人，得酥量取升斗，骨沉在下，髑髏脚骨，各自離解。

長者見已，內自思惟：吾取酥時，瓶口無覆。必有鼠入啖食此酥，即住瓶裏不肯出外。酥盡鼠死，事必爾耳。

長者復念「放逸多愆」，其事如是。

道俗不異。

俗不異者，其事云何？慳貪不施、不持禁戒、不修八關齋法，歲三月六，恒不奉持。雖處於世，無益於道，死就後世。神受殃痛，墮惡趣八不閑處，受諸

苦惱，不可稱計。此是俗之放逸，眾惱如是。

云何道之放逸？於是，學道之人，外倚法服，內懷姦宄。亦復不修習經典承事受正教，不念禪定思惟戒律。唐勞其功，不獲其報。於現身中，不獲果證。於後世方更積行。是故，說曰：放逸為死徑也。

雖死，亦不言死。何以故？不放逸人，遷神生天，受福無量。延壽無敗，心猛不惑。亦不中夭，無失命之憂。

是故，說曰：不貪則不死。

習放逸行，不慮前後中間之惡，不習善壽如聖賢壽，述非自是，不從人諫。謂已所行真正，餘者不真。不以智慧，以自營命。

是故，說曰：失道為自喪也。

慧智守道勝　終不為放逸　不貪致歡喜　從是得道樂

於諸功德，最勝最上，智者自修身，無復缺漏善，能分別諸趣諸道。智者聰明，無有愚惑，常為天人所見歎譽，增益諸佛正法不斷。

是故，說曰：慧智守道勝。

已離於放逸，更不造故，心悅意歡。於諸善法，心無厭足。

是故，說曰：終不為放逸也。

賢聖道者，無放逸行。習本因緣盡，不復樂生處在三有。

是故，說曰：不貪致歡喜，從是得道樂。

常當惟念道　自強守正行　健者得度世　吉祥無有上

夫，坐禪者，從朝至夜、從夜至朝，係念在前，心無錯誤。從初至後、從後至初，思惟惡露，此人身中不淨之觀。

是故，說曰：常當惟念道。

意常勇猛，心不中悔，越度生死。未獲者獲、未得者得、未得證者疾令得證。

是故，說曰：自強守正行。

所謂：諸佛世尊及佛弟子，堅住正法，心難沮壞。除諸惡法不淨之行，漸近

泥洹永寂安隱。

是故，說曰：健者得度世也。

如來所化，吉無不利，所行吉祥，皆悉降伏外道異學。一切生死，謂不吉祥憂惱萬端，如輪行轍，初無停息。過是上者，更無有法，出此法者。

是故，說曰：吉祥無有上也。

放逸如自禁　能却之為賢　已昇智慧堂　去危而即安

明智觀於愚　譬如山與地　是故捨憍慢　智者習明慧

昔，尊者大目揵連，躬自度二弟子，初出家學道。一者從瀣浣家出，二者從鐵作家出。

時，大目揵連，漸教二人曰：

先告鐵師：當習此禪法，善念思惟「不淨惡露觀」。

次告浣衣者曰：汝今習安般守意。

此二人等，晝夜精勤，所願不果。經十二年，不能得之。

時，尊者舍利弗知彼二人所願不獲，語目連曰：汝訓弟子，不以正行。訓當用法，乃訓放逸。汝今未了，應時法行。此浣衣出家者，當以說「不淨觀」。所以然者，其人意淨，意潔來久。若當聞說「不淨觀」者，心即解脫，無所罣礙。復當與彼鐵作比丘者，教訓以「安般守意」。所以然者，其人恒習手執韝囊，了氣多少，然後心意，乃得悟覺。

時，目揵連隨舍利弗語，訓二弟子，即得開悟。

是故，說曰：放逸如自禁，能却之為賢。

諸賢聖得昇此堂者，觀諸凡夫行人，如野草木。以大慈心，廣潤無外。猶如人間，豪族堂舍，庶民所羨。諸賢聖等亦復如是，昇賢聖堂，觀諸眾生所習非真。憂念眾生未脫其苦習著放逸，或於智慧放逸者，心在於禪，意習於禪，隨師教誡，不違其訓。是謂智慧放逸也。方知不習禪者，無由得度。

是故，說曰：已昇智慧堂，去危而即安。

猶如有人，登高山上。遍觀下人，無不照見。下人觀上，而無所覩。愚者與賢，亦復如是。愚心迷固，不能解了，要由賢聖乃得開悟。

是故，說曰：明智觀於愚，譬如山與地。

有目之士，觀放逸行，非真非有，不可恃怙。

是故，說曰：當念捨憍慢。

所謂智者，不由他受，應對無外，不稟受他，相色即覺。是謂為智。意性捷疾，觸事能報，內雖博學，外現諮受。

是故，說曰：智者習明慧。

發行不放逸　約己自調心　慧能作錠明　不反入冥淵

用心不惓，雖復發行，意怯弱者，不為發行。但有勇猛，所願必果。

是故，說曰：發行。

心雖精勤，猶有放逸，不能成辦無上道果。

是故，說曰：不放逸。

約己者，戒具清淨。調心者，執意不亂，終無邪念。

是故，說曰：約己自調心。

處在彈指之間，成辦四事。云何四事？除去無明，燒五陰形，燃生脂膏，永滅愛本。猶如慧明，彈指之頃成此四事，亦復如是，成辦四事：除去無明，燒五陰形，燃生脂膏，永滅愛本。賢聖道明，亦復如是，彈指之頃成辦四事：除去無明，燃生脂膏，永滅愛本，燒五陰形。

是故，說曰：慧能作錠明。

不為愚者所屈，以其成就賢聖道明故。以有道明故，眾邪外道，不能傾動其心。

是故，說曰：不反入冥淵。

正念常興起　行淨惡易滅　自制以法壽　不犯善名增

或有行人，興起想念。所欲為事，則不成辦。

尊者童子辯說曰：意念施設事，心悔則不辦。識猛專一念，何願而不得？

彼修行人，亦復如是。心但念善，身不行者，不至彼岸。

是故，說曰：正念常興起。

身行清淨，口行清淨，意行清淨。何者不淨者？四顛倒是。無常，謂有常，是一顛倒。苦，謂曰樂，是二倒。不淨，謂曰淨，是三倒。無我，謂曰我，是四倒。與此四倒不相應者，是謂為淨。

諸結使盡，身體清涼，而無熱惱，亦名為惡滅。

是故，說曰：行淨惡易滅。

所以言制者，制身口意。以法養壽，非為非法。以法求壽，非為非法。

是故，說曰：自制以法壽。

名稱聞於八表，德量徹于十方。其有聞者，莫不篤信承受其教者。

是故，說曰：不犯善名增。

專意莫放逸　習意能仁戒　終無愁憂苦　亂念得休息

夫，欲習行意極熾盛者，於禁法中，復有缺漏。

昔，佛世尊弟子二十億耳比丘，自說教誡曰：諸佛世尊弟子之中，勇猛精進者，吾為上首。然，我於無漏法中，心未解脫。然，我先祖父母，財業居產不

可稱計。我今學道，而不剋獲。宜還歸家，捨三法衣，修於俗法，五樂自娛，廣施貧乏。修戒精進，何為自苦，不果我願。

爾時，世尊以天耳徹聽，清淨無有瑕穢，聞彼二十億耳比丘「欲得還家修白衣行」。

即從祇洹沒，至億耳比丘所。問比丘曰：云何，二十億耳！汝發此念，又自陳說：「諸佛世尊弟子之中，勇猛精進，吾為上首。然，我於無漏法中，心未解脫。然，我先祖父母，財業居產，不可稱計。我今學道，而不剋獲。宜還歸家，捨三法服，修於俗法，五樂自娛，廣施貧乏。修戒精進，何為自苦，乃至於斯？」汝審有是語乎？

對曰：如是，世尊！

佛告二十億耳比丘曰：我今問汝內法之義，一一報吾。云何，二十億耳！汝本在家，時善調琴。琴與歌和、歌與琴和，聲響一類，乃成其曲不乎？

對曰：爾也。世尊！

云何，二十億耳！若琴絃，急緩者，為成曲不乎？

對曰：不也。世尊！

云何，二十億耳！若琴絃，不急不緩，為成曲不乎？

對曰：如是。世尊！

世尊告曰：修行比丘，勇猛精進，便生慢怠。若懈怠不精勤者，復生懶惰。是故，汝今亦莫極精勤，亦莫懈怠。處中行道，乃成其果。有漏心便得解脫。

爾時，世尊說此語已，便從座起而去。

爾時，尊者二十億耳在閑靜處，專念思惟，自感懇惻。所以族姓子，剃除鬚髮，著三法衣，出家學道，修無上法，盡有漏成無漏，於無餘泥洹得阿羅漢。是故，說曰：專意不放逸。

能仁者，諸世尊。所謂戒者，二百五十戒。威儀內禁、諸佛訓誨一句一義，盡為禁律，盡為戒。當習是，捨是。當離是，就是。是故，說曰：習意能仁戒。

夫，修行人內心懈怠，不修無上道法，染著世累，不離於俗，故生愁憂。

復次，違法失禁，亦生愁憂。

復次，行人受他信施，貪餮無厭，亦不諷誦坐禪定意，不修念道德，亦不教化佐助眾事。如此之人，便生愁憂。

何者無愁憂？所謂五根，得力於禪法，無所缺損，便得越次，至無為境，入無憂堂，寂然快樂。

是故，說曰：終無愁憂苦。

所謂休息，永滅不起，亦無生滅著斷。諸有熱惱陰持入病，吟而不起。由善習定，乃至無憂之室，專念不亂。恒有善念，與善因緣。

是故，說曰：亂念得休息。

不親卑漏法　不與放逸會　不種邪見根　不於世長惡

卑漏法者，何者是？一切諸結、一切諸惡行、一切邪見、一切顛倒。

若有眾生，親近如斯法者，便具眾惡。是故，智者不當親近，亦莫與從事，亦莫與談對言語，亦莫與坐起行步。常當遠離，如避火災。

是故，說曰：不親卑漏法。

夫，放逸人所修行業，動生患禍。以惡知識為徒侶，以十惡法以為援助。實非親欵，像如朋友。佯涕墮淚，謀圖其罪。辭為甘美，內如劍戟。如此放逸之人，常當遠離，不與從事。先甘後苦，聖人不習。

是故，說曰：不與放逸會。

夫，邪見之為病，其事萬端。如契經所說：無今世後世，亦無父母世，無羅漢等得道者。捨佛真言，隨俗美辭，造立詩頌，虛稱詐逸。行不合己，捨本就末。離實居詐，所習顛倒，云「佛世尊、辟支佛、阿羅漢、阿那含、斯陀含、須陀洹，非真非有。」謗毀六度，稱言「非行」。如斯之比，最為邪見。何以故爾？謂真非真，謂不真是真。

佛在世時，神口說曰：愚癡之人，不應受者而受，反見誹謗云「佛言非」。自陷於淵，復墮他於深淵中。諸天世人，不致其敬。若習外道異學符書、呪術鎮壓、求覓良日，役使鬼神，幻現奇術，如此輩事，皆為邪術。有目之士，不當修習也。

佛譬喻說：猶有人須蛇食啖。處處求索，久乃剋蛇。以手捉尾，蛇反螫手，

毒遍身體，忽便無常。皆由其人，不巧捉蛇故，以喪其命。今此愚人，亦復如是。以非為真，以真為非。

是故，說曰：不種邪見根。

所謂世者，有三。云何為三？一者眾生世，二者陰世，三者三界世。

眾生世者，一足二足四足，乃至眾多足，有色、無色，有想、無想，亦非想非不想。是謂眾生世。

陰世者，欲界色界五盛陰，無色界四陰。是謂陰世。

三界世者，三千大千，至無邊界。復從一起，數至三千大千世界。是謂三界世。

若有眾生習邪見者，便長於世，生諸穢惡。長地獄世，餓鬼世，畜生世。不種邪見根者，不與此三世從事。

是故，說曰：不於世長惡。

正見增上道　世俗智所察　更於百千生　終不墮惡道

諸有分別邪見根原，永捨離之。正使前人，化作佛形其人前立，演說顛倒，謂為正法。持心堅固，終不承受。何以故爾？以其正見難沮壞故。正使弊魔波旬及諸幻士，化若干變來恐善男子，不能移動其心。倍修正見，意不移易。此是世俗正見，非第一義。

是故，說曰：正見增上道，世俗智所察。

如佛所說：吾未曾見「行正見人，於百千生，墮惡趣者。」吾未聞也。所生之處，賢聖相遇，亦不墮地獄餓鬼畜生中。

是故，說曰：更於百千生，終不墮惡道。

修習放逸人　愚人所狎習　定則不放逸　如財主守藏

執意迷固，不順正理。謂己所行是、彼所行非。親近翫習，周而復始，如獲重寶，不能捨離。

是故，說曰：修習放逸人。

猶如愚憃小兒，亦不別真偽白黑。所不應捉者便捉。何者是？火、毒蛇也。

是故，說曰：愚人所狎習。

禪定攝思，內外清徹，經大七、禪睡、禪鞀、法杖，撿心坐禪，隨時進趣，不失禪法。

云何名定？所謂定者，意不退還，日進不却。三七二十一日，寂然無想。大七者。七七四十九日，於中精勤，意不錯亂，便得禪定。意亂失次，復從一始至七。

禪睡者。以珂著頭上，以繩屬耳，睡則自寤。

禪鞀者。禪師，手執禪鞀，伺於睡者，以鞀往擊。得鞀，轉擊餘者，用自覺寤。

法杖者，復以杖寤於餘者，展轉相寤，求於禪定。

是故，說曰：定則無放逸。

彼禪定比丘，守護不捨，設有錯亂，尋攝其心。彼守藏主，亦復如是，尋時瞻候，伺察庫藏，七珍雜寶、眾物、牛羊、僕財奴婢、金銀珍寶、車渠馬瑙之屬、真珠虎珀，尋時瞻候，不使漏失。

是故，說曰：如財主守藏。

修習放逸人　愚人所狎習　定則無放逸　便能盡有漏

彼修行人，內自思惟：有漏之病，多諸愆咎。漏諸結使，布在三處，欲界、色界、無色界。我緣此愆，縛著生死，實見欺誑，不至究竟。我今方宜要當捐棄。現者使盡，未來未生。亦不造新，復不習故。

是故，說曰：便能盡有漏。

莫貪莫好爭　亦莫嗜欲樂　思念不放逸　可以獲大安

不習放逸，亦不與俱。見有習者，心不好樂。復勸進人，使離放逸，亦不親近。

是故，說曰：莫貪莫好爭。

外道異學歎說欲樂。異學自說「欲為鮮淨。清淨無瑕，當共食欲，使諸根充足。習欲無罪。」以穢法為淨。所以然者，有形之人，非欲不生者。無欲者，

豈有我乎？

如來說曰：「此非真義，當共毀呰，何復歎譽？」所以然者，為欲，謂母主生欲樂。

是故，說曰：亦莫嗜欲樂。

盡脫出諸結使，恬然歡樂。國王大臣長者居士，積財巨億，恣心自娛，謂為受樂無窮。此習，非安之法。當時甘心，後必受苦。求出無期，實為嶮危。一切諸使永盡無餘者，是為乃獲大安者。不可移動，更不涉歷四境之難。以三達六通，雖有神足，不能移安使至危嶮。

是故，說曰：思念不放逸，可以獲大安。

不為時自恣　能制漏得盡　自恣魔得便　如師子搏鹿

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未得盡有漏，莫有所恃。此偈亦說「不為時自恣」。

長養四大，如虵同居。汝今，比丘！當念精勤，求離牢獄。何緣放逸，永失

道哉？

死經無數，苦多樂少。云何於中，復興塵勞？

生死熾然，無迴避處。云何於中，仍興放逸？

是故，說曰：不為時自恣，能制漏得盡。

汝等雖得須陀洹果、斯陀含果，諸漏未盡，欲愛未澌，雖不入地獄、畜生、餓鬼。欲未盡者，未可有所恃怙，猶有大畏存在。何者？魔是也。

弊魔波旬，晝夜伺察人短。世間放逸，心懷踊躍，追逐人後，使人退轉。

是故，說曰：自恣魔得便。

猶鹿母初乳。兒小，逐母東西。戀其子，不能遠逝。

時，師子獸王，審知鹿母不能離子，時往搏撮。鹿母子俱喪。所以然者，以其鹿母戀其子故，師子得便。

欲未盡者，亦復如是。聞此切教生厭患，觀諸法如幻如化。在閑靜之處，靜寂思惟，志不移易。欲愛心盡，無復塵染。欲愛盡，得阿那含道，即復前進，亦不中悔，共相率勵，精究苦原，盡諸縛著，逮漏盡通，得阿羅漢。

是故，說曰：不為時自恣，能制漏得盡，自恣魔得便，如師子搏鹿。

放逸有四事　好犯他人婦　危嶮非福利　毀三婬姝四

著欲之人，所遊居處，心常悅習，畜以寶用。明者觀察，以為穢漏，不獲其德，臥則不安，好喜罵詈。

好犯他婦者，眾惡不可計，今身亦後身，現世為人所見憎嫉。

云何現身為人所憎？所以為人所憎者，或為王法所拘，或為夫主所捉。或閉在牢獄，榜笞萬端，拷掠荼毒，其惱無數。身壞命終，生劍樹地獄中。罪人在獄，見劍樹上，有端正婦女，顏貌殊特，像如天女。時，諸罪人見彼女端正無雙，心歡意樂，欲與情通。相率上樹，劍枝下垂，刺壞身體，毒痛難計，欲至不至。諸端正女忽然在地，罪人遙見諸女在地，復懷歡喜，復緣樹下，劍枝逆刺，破碎身體，肉盡骨存。高聲喚呼，求死不得。罪苦未畢，復還生肉，皆由貪婬，致此苦毒。如此經歷數千億萬歲，受此毒痛，亦不命終，要盡罪。貪婬人獄，其事如是。

若復貪婬之人，墮畜生中。或有時節婬起，或無時節婬起。婬有時節，眾生輩雖犯於婬，不犯他妻。婬意偏少，不大慇勤。婬起或無時節眾生者，在人間時，婬意偏多，犯他婦女，今為畜生，欲意甚多。以是之故，婬無時節。生在畜生，受罪如是。

貪婬眾生，墮餓鬼中，為婬姝故，共相征伐。乃至阿須倫與諸天共爭，皆由貪婬。犯他妻婦，生餓鬼中，受罪如此。

貪婬之人，生人中者。已婦妻女，姦婬無度，遊蕩自恣，不可禁止。若復強犯，越法婬姝。或尊或卑，不避親疎。雖得為人，亦無男根，或有兩形，或無形者，或有一形，亦不成就。如此婬姝之類，皆由犯婬，無高下故。

貪婬之人，若生為天，遭五災疫瑞應之變。已天王女與他娛樂，天子見已，內懷憂慼，如被火燃，我身猶婬玉女離索。心意熾然，生不善念。於彼命終，生地獄中。

斯由不福利行，生五道中，隨形受苦，其罪不同。

是故，說曰：危嶮非福利。

是時，婬姝之人，恒懷懼心。知犯婬罪重，沒命不改，具三口意，罵詈惡言。或婬姝之人，先不與女人相識，往便犯之，為女人所罵。或與女人相識，先有言語，夫主見者，夫主所罵。

是故，說曰：毀辱罵詈三。

入地獄中，役使罪人，其事非一。

是故，說曰：地獄為第四。

不福利墮惡　畏而畏樂寡　王法重罪加　制意離他妻

所趣惡道，餓鬼畜生地獄道，受苦無量。

是故，說曰：不福利墮惡。

昔，阿育王弟善容，出城遊獵。入深山中，見諸梵志裸形暴露以求神仙，勞神苦體，望獲梵福，服食樹葉。其精進意勇猛者，日服一葉，劣軟弱者，日服七葉，或有服六五四三二一。食七葉者，服七合水。六者，六合。五四三二一亦復如是。若不得水，七過吸風。六者六吸，五者五吸。四三二一亦復如是。

其中，梵志，或臥荊棘刺，或臥灰土，或臥石上，或臥於杵。

王弟善容問梵志曰：汝等在此行道，何患最盛？

梵志報曰：王子！當知，在此行道，更無餘患。唯有群鹿至此，兩兩合同。我等欲意，即時熾盛，不能禁制。

王子聞已，尋生惡念：此等梵志，勞形苦體，日曝火炙。命根危嶮，如有如無，猶尚婬欲不悉除盡。沙門釋種子，服食甘美，在好床坐，著好衣裳者，香花自熏，豈得無婬姝意乎？

阿育王聞弟論議，即懷憂慼：吾有一弟，與福同俱。云何反更生邪見心？我當方宜，除其惡念。備受其報，罪我不少。

即入宮裏，勅諸伎從，各自莊嚴，至善容王子所，共相娛樂。豫勅大臣：「吾有所圖。若我勅卿：『殺善容王子』者，卿便諫我：『須待七日，隨王殺之。』」

時，諸侍女即往娛樂。未經時頃，王躬自往，語弟王子：「何為將吾伎女妻妾，恣意自娛？」奮赫威怒，以輪擲空，召諸大臣，即告之曰：「卿等知不，

吾未衰老，亦無外寇強敵來侵境者，吾亦曾聞古昔諸賢有此諺言：『夫，人有福，四海歸伏，福盡德薄，肘腋叛離。』如我目察，未有斯變。然，我弟善容誘吾伎女妻妾，縱情自恣，事露如是，復有我乎？汝等將詣市殺之。」

諸臣諫曰：「惟願，大王！聽微臣言：『王今唯有此一弟，又少子息，無繼嗣者，願聽七日奉順王命。』」

時，王默然聽臣所諫。

王復寬恩，勅語諸臣：「今聽王子著吾服飾。天冠威容，如吾不異。內吾宮裏，作倡伎樂，共娛樂之。」

復勅一臣：「自今日始，著鎧持仗，手拔利劍，往語善容王子曰：『王子！知不，期七日終，正爾當到。努力開割，五樂自娛，今不自恣。死後，用悔無益。』」

一日適過，臣復往語：「餘有六日。」

如是，次第乃至一日，臣往白言：「王子！當知：六日已過，唯明一日，當就於死。努力恣情，五樂自娛。」

至七日到，王遣使喚：「云何，王子！七日之中，意志自由快樂不乎？」

弟報王曰：「大王當知！不見不聞。」

王問弟曰：「著吾服飾，入吾宮殿，眾伎自娛，食以甘美。何以面欺『不見不聞』？」

弟白王曰：「應死之人，雖未命絕，與死無異，豈當有情，著於五樂、遊意服飾間耶？」

王告弟曰：「咄愚所啟，汝今一身，憂慮百端。一身斷滅，不容食息，況沙門釋種子憂念三世！一身死壞，復受一身。億百千世，身身有苦。追憶彼惱，心意熾然。或復自憶入地獄中，受苦無量。雖出為人，與他走使。或生貧家，衣食窮乏。念此辛酸，故出家為道，求於無為度世之要。設不精勤，當復更歷劫數之難。」

是時，王子前白王言：「今聞王教，乃得開悟，生老病死，實可厭患，愁憂苦惱，流轉不息。惟願，大王！見聽為道，謹慎善修梵行。」

王告弟曰：「宜知是時。」

即辭王出家，得為沙門，奉師教誡，晝夜不息，次獲證得須陀洹果、阿羅漢果，六通清徹，無所罣礙。

是故，說曰：畏而畏樂寡。

時，彼貪婬之人，恒行穢濁。王法所加，所有財產，盡沒於官。髡笞榜拷，毒痛無量。或閉在牢獄，經年不出，加以五繫，鞭杖日加，瘡痍膿血，臭穢難近。蠅蟲嚙螫，避無處所。臥大小便，求死不得。斯由婬姝不淨之行，死入地獄，求出甚難。

是故，說曰：王法重罪加，制意離他妻。

⑤　放逸品

本性不自造　情知不自為　不慮邪徑路　愚者念力求

所應造者不造，所不應造者反更造，為人所譏。

或隨人語，不自任己。由此致亂，習放逸行。

是故，說曰：本性不自造。

目自見事，於己有損，毀敗正業，牽致冥室。

是故，說曰：情知不自為。

不可以思慮，而獲財產。晝夜憂念，身不行者，所願不果，無所成辦。

是故，說曰：不慮邪徑路。

愚者所行，少於智慮，無有慧明，不能有所割斷，無有方便。處俗無俗義、處道無道義。

是故，說曰：愚者念力求。

如車行道　捨平大途　從邪徑敗　生折軸憂

昔，有眾人，與十賈客，相隨採寶歸家。時，有一人，乘車載寶，無價明月雜寶無數，車重頓躓，失伴在後。進不見伴，退畏盜賊。便隨邪徑，御車涉路。行未經里，數車墜深澗，軸折轂敗。又在曠野，無人之處，椎胸喚呼，怨訴無處。對車啼哭，無方自致。不求方計，道為遠近，復不修治朽車。

爾時，世尊以天眼觀清淨無瑕穢。見彼失伴之人，在於曠野，轂破軸折，對車啼哭。

爾時，世尊知彼眾生，應得度脫。即遣化人，詣彼曠野。在虛空中，結加趺坐。

厄人仰見，人坐空中。即向求願：「我今在厄難之中，願見救拔，得至安隱方處。」

爾時，化人即以神力，接彼財產及彼人身，忽然便在祇洹門外。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應受化人，今在門外。汝等導引，將詣世尊所。」

比丘受教，即將入覲。其人見佛，心開意解，求為沙門，即得為道。聞微妙

法，解身無我，萬有皆虛。世間皆苦，唯道是真。此大法中，無復熱惱。所有財寶，盡施三尊。是我宿福，遭遇福田。水火災異，不能傷害。心倍歡喜，善心生焉。

爾時，世尊漸說妙法。所謂論者，施論、戒論、生天之論，欲不淨想，漏為穢行。無數方便，勸進修學。在大眾中，而說此偈：

如車行道　捨平大途　從邪徑敗　生折軸憂

時，彼比丘聞佛說偈，內自思惟：「今日，世尊獨為我說法，不為餘人。所以然者，如偈所云，盡為我身所涉勤苦，如來悉知。」──倍興恭敬於佛法眾，心開意解，得須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羅漢果，六通清徹，所願者果，已離三有不處生死。

時，彼眾中復有眾生，執意不固，欲犯禁戒，習愛欲行，違遠威儀，不隨正真之道。

爾時，世尊知彼眾生心中所念，欲使大眾忘憂除患，去彼惡心，安處無為。重與大眾，而說此偈：

離法如是　從非法增　愚守至死　亦有折患

是時，世尊重告大眾：猶彼商人，捨平大途，而就邪徑。道路頓躓，折軸之憂。今此眾中，異心眾生，亦復如是。欲離正法，習增非法。愚人守死，墮入惡趣。云何，諸比丘！在如來前，而復面欺？審爾不乎？若當老死對至，無所恃怙。號天啼哭，無益神識。淚如江河，投于四海，不能制神不趣惡道。我今出現，為諸眾生，除諸苦惱。夫，人貪欲，燒身滅族。今世後世，所往不安。汝等，比丘！彼當犯戒於現法中不獲度世，恒沙諸佛所不能療。

諸比丘聞佛所說，肅然毛豎，心懷戰慄，內自悔責。佛知其心，應得受化，漸與說法，去諸塵勞，得法眼淨，以次得證須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羅漢果，六通清徹。不處三有，永離八難。

爾時，大眾聞佛所說，歡喜作禮而去。

行亦應正　非事莫豫　邪徑增垢　諸漏興盛　漏已熾盛　除邪漏盡

一切眾善德本，善法者，是謂行也。眾法要藏，晝夜親近，遂至無為。

然，彼群類，捨正就邪。不應行者便行、應行者而捨離之。方更翫習不善之法，已習非法，離於善道，與地獄相近。

是故，說曰：行亦應正。

非事者，放逸貪婬，習於不要之行。

是故，說曰：非事莫豫。

意習邪業，心如猨猴，捨一捉一，心如流河。意不真實，不住於善法，如頭落髮，花無從住。

是故，說曰：邪徑增垢。

猶如蘆葦竹聚，亦如谿谷河澗，水流盈溢，意不專一，心恒放蕩，漏諸塵勞。

是故，說曰：諸漏興盛。

前漏後漏，有何差別？報曰：不修善法，意恒漏失，日夜滋甚，不專其念，放逸自娛，諸漏更興。

是故，說曰：漏已熾盛。

永求遠離，不與同處。諸佛恒沙，過去不住。放逸眾生，被繫不解。明者觀此行已，知為失道之本，復當思惟求獲善法，欲自敬者，先當敬法。是故，說曰：除邪漏盡。

諸有倚權慧　常念於身患　非事亦不為　應為而不捨
有念思智慧　永無有諸漏

諸佛世尊，常所說法，適前人說，不唐舉事。或隱事而說，不顯其名。或與剎利婆羅門長者居士、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又時顯名而說、又時隱名而說。然，此一偈，隱顯不定。是故，如來說法，不指事而說，統為一切故說此偈。或為教授比丘、比丘尼、沙彌、沙彌尼、優婆塞、優婆夷，意常勇猛，不懷怯弱，不捨本誓，意常勸勵不及道者。

是故，說曰：諸有倚權慧。

如佛經所說：諸有念身者，即名不死。諸有念身，自致甘露。不念身者，犯於甘露。思惟身本，一一分別者，則致甘露，所願必果。有念身者，廣說如契

經。

尊者曇摩尸梨，亦作是說：夫人一生中，不壞眾想念，彼人得善利，多所饒益處。

世無眾患，由念身想故。在山，有山想。在家，有家念。不離身念者，是謂無上之人，若行若坐，不離其念。

是故，說曰：常念於身患。

夫，人意正，所向皆達。所非法事，亦不隨順。不應親近，亦不親近。不應廣布者，亦不廣布。復不向人演說非法，常念捨離，不與同俱。

是故，說曰：非事亦不為。

常順時節，不失明教。前後中間，初不違失。

是故，說曰：應為而不捨。

諸有形類，專其一意。思惟智慧，以智斷結。猶如田家子，左手執草，右手刈除。智慧之士，亦復如是。執念堅固，心不移易。智能分別，慧能割斷。識物別真，謂之智。暢演玄鑒，是謂慧。

是故，說曰：有念思智慧。

智慧所照明，是時諸結皆悉消滅。已盡已除，拔其根本，更無生死，是故，說曰：永無有諸漏。

所謂持法者　不必多誦習　若少有所聞　具足法身行

是謂持法人　以法自將養

爾時，佛告尊者大迦葉：汝今，迦葉！當詣大眾教誨後學，分別演說深法之義。所以然者，汝所教誨，則我教訓。汝演法味，則我演法味。

是時，迦葉白世尊言：如今新學比丘，難可覺悟。今日晨旦，有二比丘，與共競諍。一人論無，是目連弟子。一人善說，是阿難弟子。此二人者，各執所見，共相是非：「我等二人，當共捵義，誰有勝負義理多少。」

是時，世尊勅一比丘：速喚論無比丘目連弟子，善說比丘阿難弟子，將至如來所。

比丘聞佛教已，即時喚二比丘，將詣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

是時，世尊告二比丘：卿等！云何曾聞如來吐此言教：「在大眾中，與人捵義，諍於勝負。」見此不耶？

比丘對曰：「不也。世尊！

汝等，愚人！何為大法諍於勝如？

爾時，世尊在大眾中，而說斯頌：

所謂持法者，不必多誦習，若少有所聞，具足法身行，是謂持法人，以法自將養也。

若有利根眾生，誦一句義，思惟分別，盡諸有漏，越次取證，得其道果。永無愛欲，能盡諸結。未獲，求方便使獲。未得果證，求方便令得果證。如此之人，乃名多聞也，名曰持法。以法次法證法向法，一一思惟，如法教誡，無所違缺，是謂持法，不必多誦習也，雖少所聞，具足法身。

雖多誦習義　放逸不從正　如牧數他牛　不獲沙門正

雖多誦習義者，

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有異比丘，從遠方來，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

爾時，比丘須臾退坐前白佛言：我聞「多聞比丘」，齊幾名「多聞比丘」？

如來說「多聞比丘」，限齊至幾許，名為「多聞比丘」？

佛告比丘：吾前後所說不可稱記。①契經，直文而說，義味深邃。②誦，比次言語，不失本文。③記，諸四部眾，七佛七世族姓出生及大般泥洹，復十六裸形梵志十四人取般泥洹，二人不取，彌勒、阿耆是也。④偈，偈散在諸經，義味深廣，義豐理弘。⑤因緣，緣是故說是，不緣是故不說是。⑥出曜，所謂出曜者，從無常至梵志，採眾經之要藏，演說布現，以訓將來，故名出曜。⑦成事，所以言成者，如持律人，記律所犯，故名成事。⑧現法，所以言現者，記現在事，目覩耳聞，故名現也。⑨生經，所以言生經者，如孛鹿母前身，所更一生，數生至百千生，故名生經。⑩方等，方等者，前略後廣，無事不包，故名方等。⑪未曾有法，若尊者阿難，以未曾有法歎如來德。⑫義經，所以言義者，契經義、偈義，一一通達，無復滯礙。多聞比丘，齊此而止。

復次，比丘！若族姓子，信心篤信，受四句義，諷誦通利，法法成就，次法向法，以法證法。一一思惟，如法教誡，無所違闕。比丘齊是，名曰多聞。雖復多誦，包識眾經，不順其法如其教誡，違法自用者，於法有損，不名多聞。

如來引喻告諸比丘曰：昔有一人，多牧群牛。捨己群牛，數他群牛，以為己用。己所有牛，或遇惡獸，或失草野，日有損耗，不自覺知。便為眾人所見嗤笑：「世之愚惑，莫甚於卿。認他群牛，以為己有。」

多聞比丘，亦復如是。自不隨順正法言教，能勸進他行四事供養，衣被飲食床臥之具病瘦醫藥。復勸進人奉戒修福，行善得報，習罪受殃。此多聞比丘，不隨沙門禁律。為諸梵行，所見嗤笑。皆共重集，至比丘所，呵止諫曰：「汝為多聞，古今分明，演析幽奧。不能自正，安能正人？犯沙門律，違法越教。雖爾，人生一世誰不志？亂世誰無過？諸天神仙，皆聞有愆。唯有智士，百慮千失，猶是上行。」

爾時，梵行說此偈曰：

雖多誦習義　放逸不從正　如牧數他牛　不獲沙門正

爾時，多聞比丘素自聰鑒，猶如新衣，易染為色。時，多聞比丘改往修來，潔心淨意。諸漏已盡，得阿羅漢果，六通清徹，存亡自由，所願成就。

吾觀遠來士　眾相不缺漏　此必王世界　終不宗奉師

是時，菩薩問阿蘭曰：汝學積久，涉苦無數。為獲何證，而自娛樂？

阿蘭報曰：吾所遊學，度於色想，上至空處。於其中間，而自娛樂。

是時，菩薩便作是念：阿蘭無智，獨吾有智。阿蘭無信，獨吾有信。阿蘭猶尚得此空定，況我進學不成無上等正覺乎？

是時，菩薩思惟色想，反覆校計，即獲空定。即問阿蘭：汝所獲定，齊是空耶？復出空耶？

阿蘭曰：菩薩所學定意，齊是而已。更無餘定，可狎習者。

是時，菩薩內自思惟：吾今宜可至欝頭藍弗所。

即至藍弗所，問藍弗曰：汝今在此學來積久，為獲何定，而自娛樂？

藍弗報曰：吾所遊學，從不用處，至有想無想處。

菩薩聞已，即自入定，便獲不用處，至有想無想處。是時，菩薩便作是念：藍弗無智，獨吾有智。藍弗無信，獨吾有信。藍弗猶尚能獲此定，況我進學不成無上等正覺乎？菩薩捨此定已，不由此法，得成無上等正覺。內自思惟，說此偈曰：

眾生貪自喪　樂獲世俗定　輪轉墮生死　禍災入世冥

是時，菩薩復自思惟：此非至要泥洹之道，我當更求出要之路。復向藍弗說此偈曰：

我當暴屍骸　露現鉤鏁骨　要當方便求　生老病死本

是時，菩薩便復前進，在閑靜處，勤形苦體，日進一麻一米。六年苦行，意欲起行。起則前倒，坐則却偃。

是時，兜術諸天下降衛侍菩薩，觀見菩薩無出入息。或言命終或言滅度。悲哀感結，而說斯偈：

本執弘誓心　拯世無邊境　捨彼忉利宮　今方取命終

爾時，有天前問菩薩：若使尊人，厭患人間飲食精氣，當以天上自然精氣益

菩薩力。

是時，菩薩復作是念：若我今日受天上精氣，斷人間食者，則非其宜。是時，菩薩便不受諸天所貢飲食精氣。菩薩勤苦苦行，已經六年。便自校計：身中，我今氣力羸劣。夫，成無上等正覺道，不以苦行勞身，然後成道。我今宜可飲食人間之食，食粳米蜜麨膏油塗身。

是時，菩薩便說此偈：

煎熬濕愛本　以心智斷別　心為萬想本　計身無有仇

爾時，菩薩即如所念，人奉蜜麨乳糜膏油塗身。

時，菩薩左右，有梵志二女供給所須。

時，彼二女，穀五百牛乳，飲二百五十牛。復穀二百五十牛乳，飲百二十五牛。復穀百二十五牛，飲六十牛。穀六十牛，飲三十。復穀三十，飲十五。穀十五，飲七。復穀七，便為菩薩作食。乳沸出釜上一仞，復還入釜。

時，有相師梵志，見釜乳沸還相。謂言：若有立根得力食此乳糜者，便成無

上等正覺道。

時，二女人以金盂盛糜貢上菩薩。菩薩納受，食已澡漱。以金器投于水中，釋提桓因接取持詣天上。菩薩氣力充體，渡尼連禪水。

是時，水側有一人，名曰吉祥，執劍刈草。菩薩直前，語吉祥曰：見與少草敷地，結跏趺坐。吉祥奉上草。

往詣樹下，躬自敷草，結跏趺坐。發大弘誓：我今已坐此樹下，終不壞坐。要成無上等正覺道，乃起于座。

是時，弊魔將十八億眾并魔子薩陀，至菩薩所。或獸頭人身，或一頭兩體，或為猴猿、師子、虎兕、毒蛇、惡獸，魔鬼形體若干，擔山吐火，手執刀劍，戈矛戟楯，側塞虛空，跳踔吼喚，來恐菩薩。

菩薩慈力，一毛不動，便成無上等正覺道，魔即退還。

是時，如來熟視道樹，目未曾眴。

時，有三賈客，遠涉道來，欲還本土。諸天固遮，不使時過，牛車頓躓。諸天告曰：如來成道，已經七日，可往奉獻飲食。即以器盛蜜酪酥，往至如來所，貢上飲食。是時，如來不欲納受。所以然者，若我舒手取食者，與外道梵志不別。我今當觀過去諸佛世尊為用何食？

適作是念，諸天空中曰：過去諸佛，皆用鉢食。發語已訖，四天王奉上四鉢，非是巧匠所造，自然成就。是時，如來復作是念：今四天王奉上四鉢。若我取一捨三、取三捨一，則非其宜。今盡取四鉢，拍為一鉢。

時，彼賈人以蜜酥酪奉上如來。即為嘲願：今所布施，欲使食者，得充氣力。當令施家，世世受福，安快無病。終保年壽，終受吉祥，兩足安隱，四足安隱，遠來安隱，現在安隱。夜安隱，晝安隱，日中安隱。一切諸穀子安隱，居家盡安隱，無病安隱，及諸一切眷屬安隱。多諸淨潔飲食，活百秋，見百秋。

爾時，世尊七七四十九日，默然不說法。內自思惟：欲使前人，自來請受。時，摩竭人民聞「菩薩已成佛道」。晝夜懇惻，追念如來。摩竭國界，疫氣縱橫，應度眾生八萬人死，盡生天上。

爾時，世尊漸復前進，先降五、次二五、次三十七、次十三村人。

爾時，閻浮利地有六十羅漢，如來六十一。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汝等人間分衛，兩兩為伴，慎勿獨行。所以然者，眾生處世，或有利根，或有鈍根。不遇沙門者，便失泥洹。

爾時，世尊轉詣欝毘梨梵志村聚。

爾時，世尊降千梵志，轉向羅閱城。

瓶沙王聞「如來轉詣羅閱城人間分衛」，即嚴四種兵，欲出城外。諸天閉城門，不使王出。

王問左右：何故不出城？

虛空報曰：大王！當知：有緣眾生，幽繫在獄。若王放大赦者，乃得見如來耳。

爾時，大王尋放大赦。牢獄繫囚，悉得開解。

是時，王尋得出城，往迎世尊。

如來遙見瓶沙，即下道詣尼拘留樹下坐。

時，瓶沙王即下步，進往趣如來，頭面禮足。三自稱字姓名：我是摩竭國界瓶沙王也。

世尊告曰：我先以知是摩竭王耳。

爾時，世尊命王復坐，漸與說法。使摩竭人民萬二千人、諸天八萬，諸塵垢盡，法眼得生。

是故，說曰：不逸摩竭人，緣淨得生天。

不欲致名譽　智者分別義　無逸義豐饒　智者所承受

為諸賢聖正見之人，復為諸佛賢聖弟子所見歎譽。如此之人，能去放逸，習清淨行。不放逸之人，於諸善法，增益功德，多所饒益。

夫，人處世，從今世至後世，與善法相遇、遭賢遇聖、聞法，輒得蒙度。皆

由不放逸，得此名譽。在在處處，紹繼佛種，正法久存。

是故，說曰：不欲致名譽。

廣學之人，亦知俗義，復知道義。

云何知俗義？或習耕田種作、或入海採寶、或學書文辭、或算計曆數、或學刻印封藏、或為王者執使通致遠近、或和合二寇各處無為。如此俗義，皆由不放逸，得辦此事。

云何智者解了道義？坐禪、誦經，佐助眾事。

云何坐禪？夫，坐禪入定者，得須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羅漢果，得初禪二禪三禪四禪，空處、識處、不用處、有想無想處，復得四等慈悲喜護，神足、天耳、知他人心智、自識宿命，復見眾生逝者生者。不憍慢之人入禪定意，辦此諸法，成第一義，斯由不放逸也。放逸之人，終不成辦。是謂坐禪之人，所獲功德。

云何誦經？堪任誦習契經、律、阿毘曇、雜藏，及外異學所誦經典。有人稟受，不恪其義。若有外學來詰問者，便能訕答，無有狐疑。不放逸之人，能習

此法。放逸人者，不能成辦。

云何佐助眾事？是時，無放逸人，能勸四輩，供事三寶、興起塔寺，或起講堂，冬溫夏涼，或作食堂，修治補缺，散花燒香，香汁灑地，供給當來過去現在眾僧。不放逸之人，能成辦此事。放逸人者，不能成辦。

是故，說曰：智者分別義。

不放逸人，饒財多寶。於世技術，無所乏短。意欲施行，出眾人表，採致真珠、車渠、馬瑙、虎珀、水精、琉璃、無價摩尼珠。此是俗間，不放逸所得。

出家學道，得阿羅漢，獲第一妙智，見致身證。得空，入空三昧。得無願，入無願三昧。得無相，入無相三昧。得此泥洹要路者，皆由不放逸也。

是故，說曰：無逸義豐饒。

所以言智者。言無漏失，語常含笑，不懷憍慢，便能興致如此之德。無智之人，不能成辦。

是故，說曰：智者所承受。

現在所存義　亦及後世緣　勇士能演義　是謂明智士

不放逸人，於現在法中，多獲財寶，自然受福。為人所念，言從語用，承受其教。放逸人，則無是也。

是故，說曰：現在所存義。

不放逸人，得為人次，便能布施持戒守齋。見諸行道者，代其歡喜。以諸善法，香熏身體。於百千世，顏貌端容。

是故，說曰：亦及後世緣。

隨時應適，不失其所。所謂勇士者，佛及弟子是也。

是故，說曰：勇士能演義。

能成就眾法，分別思惟，為人導將，示人之善、除人之惡。

是故，說曰：是謂明智士。

比丘謹慎樂　放逸多憂愆　能免深海難　如象拔淤泥

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國王波斯匿，有一暴象，恒入軍陣，所在征伐，無不降伏。然，彼暴象飲酒過多，沒在淤泥。將諸大象、人眾數千，共挽此象，不能移動。

有一智人，見而問曰：汝等眾人，何等作為？

眾人報曰：王家大象暴戰，沒在淤泥。以數千象力，及以人眾共挽，不能移動。

智人問曰：此象，先時力為多少？

眾人報曰：此象戰鬥，力無涯限。

智人復告眾人：汝等還捨象眾。吾能拔出，使得無他。

是時，智人，即集鼓角，椎鍾鳴鼓，像如戰鬥。復使眾人，皆著器仗。象聞鼓聲，謂為大寇入境，共相攻伐。即從深泥起，奔趣軍眾。馳奔四面，求索戰鬥。

時，波斯匿王問左右：拔象淤泥，是誰之力？

左右白王：有一遠僑智人，設此權謀，得免象難。

王尋賞用，以為輔佐。

時，有眾多比丘，眼見耳聞，便自校計：象為六畜，無有慧明。墮無閑處，聞戰鬥聲，便從淤泥而自拔濟。然，我眾人沒在生死之海，不離五道之難，有生老病死毒畏之患，不能自拔，共相追逐。一身滅壞，復受一身，動與罪連，還轉六趣，求出無期。

是時，諸比丘日夜精勤，不暇食息。如救火燃，如避劫燒。熾然諸法，焚燒結使。如鐵百鍊，成器必利。人亦如是，結去心存，曜然大悟，得阿羅漢果，六通清徹，存亡自由。

爾時，世尊以天眼觀，清淨無瑕穢。知諸比丘，執志堅固，信不懷惓，各相剋勵。復知戰象，自拔淤泥。為後眾生，作大炬明。亦使正法，久存於世，闡揚大教，遠近聽聞。在諸大眾，而說此偈：

比丘謹慎樂　放逸多憂愆　能免深海難　如象拔淤泥

持行比丘，心不放逸，內外清徹，無有瑕垢，遊志無為，無染無污。

是故，說曰：比丘謹慎樂。

眾畏之原首，多諸愆咎。亡國破家，無不由之。猶火猶賊，亦如毒藥，放逸之人，心意倒錯，墮入惡趣，自入深淵，復教人入淵。多諸恐畏，初無歡樂之心。

是故，說曰：放逸多憂愆。

云何名為深海難？餓鬼畜生地獄是。欲從三趣求毫釐善，而不可得能自拔濟者。得須陀洹果，能拔餓鬼畜生之難。以離世患，不與罪俱。

是故，說曰：能免深海難。

是時，戰象內心自念：吾前後來，受王寵待。甘美飲食，吾先服食。與王鬥戰，無不降伏。設我今日，沒在淤泥，不自拔出，與王進鬥者，則我失由來之名，亦使一國被其毀辱。

是故，說曰：如象拔淤泥。

比丘謹慎樂　放逸多憂愆　散灑諸惡法　如風飄落葉

昔，佛在摩竭國界甘梨園石室窟中。

是時，眾多比丘，在彼眾中，日夜行道。樹木繁茂，蔭厚晝闇，各不相見。賊寇縱逸，在彼暴虐，恐怖諸行道比丘。及至秋節，風飄葉落，各得相見，賊自隱藏。

時，諸比丘復作是念：蔭厚葉茂，寇賊縱逸。外事如是，內亦當爾。毛髮爪齒，形容端正殊妙，覆諸結使，姦愛遊蕩，得伺其便，劫善本財貨。眾多比丘，到時，持鉢，入城乞食。還詣精舍，自敷座具，端意正心，係念在前，思惟方便，伐結使賊。漸漸除垢，斷欲愛色愛無色愛。

爾時，世尊以天眼觀，清淨無瑕穢。見諸比丘，共相篤勵，懇惻其心。各在閑靜，思惟校計，各除欲愛色愛無色愛。

爾時，世尊欲使大法，久存於世。為後眾生，作大炬明，闡揚大教，遠近聽聞。在諸大眾，而說斯偈：

比丘謹慎樂　放逸多憂愆　散灑諸惡法　如風飄落葉

結使大聚，智慧火燃，斯不由師，自然覺悟。後學眾生，能法此者，學中之上。從師承受，學不進者，學中下也。如是，比丘！當求上學，勿為下學。

比丘謹慎樂　放逸多憂愆　結使所纏裹　為火燒已盡

昔，佛在摩竭國界甘梨園石室窟中。

是時，眾多比丘，日夜行道。地中眾草，極大茂盛，各不相見。賊寇縱逸，在彼暴虐，恐怖諸行道比丘。及至秋節，風飄葉落，各得相見，賊自隱藏。

時，諸比丘復作是念：蔭厚草茂，寇賊縱逸。外事猶然，況復於內！髮毛爪齒，形容端正殊妙，覆諸結使，姦愛遊蕩，得伺其便，劫善本財貨。

眾多比丘，至時，持鉢入城乞食。還詣精舍，自敷座具，端意正心，係念在前，思惟方便，伐結使賊。漸漸除垢，斷欲愛色愛無色愛。

爾時，世尊以天眼觀，清淨無瑕穢。見諸比丘，共相篤勵，懇惻其心。各在閑靜，思惟校計，各除欲愛色愛無色愛。

爾時，世尊，欲使大法久存於世，為後眾生，作大炬明。闡揚大教，遠近聽聞。在諸大眾，而說斯偈：

比丘謹慎樂　放逸多憂愆　結使所纏裹　為火燒已盡

猶如野火，燒盡茂草，永滅無餘。此亦如是，除欲界結使，亦無遺餘。

比丘謹慎樂　放逸多憂愆　各各以次第　得盡諸結使

昔，佛在摩竭國界甘梨園石室窟中。

是時，眾多比丘，日夜行道。到時，入城分衛。道逢王者收佔取利，送詣王藏。

諸比丘見已，內自思惟：王者教令，民悉靡從。況今如來有無量之藏，何者是耶？所謂：四意止、四意斷、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覺意、八直行。有此諸道之法，得盡結使，為良為美，無過上者。

是故，說曰：各各以次第，得盡諸結使。

比丘謹慎樂　放逸多憂愆　義解分別句　行息永安寧

昔，佛在摩竭國界甘梨園石室窟中。

是時，眾多比丘，到時，著衣持鉢，入羅閱祇城乞食。見諸王子及長者子，

數十之眾，共學射御，筈筈相拄，無空漏者。

時，諸比丘見已，便作是念：此諸貴族子，學此射術者，希望稱譽，兼俟外寇，令敵不入國。雖學是術，不成學術。能以毫釐四諦分別思惟，係在心者，乃為學術。

眾多比丘乞食訖，還出城，到精舍，澡洗手脚，敷尼師壇，結跏趺坐，係念在前，晝夜不息，便獲四諦。

爾時，世尊以天眼觀，清淨無瑕穢。見諸比丘，共相篤勵，懇惻其心，各在閑靜，思惟校計，各除欲愛色愛無色愛。

爾時，世尊欲使大法，久存於世。為後眾生，作大炬明。闡揚大教，遠近聽聞。在諸大眾，而說斯偈：

比丘謹慎樂　放逸多憂愆　義解分別句　行息永安寧

比丘謹慎樂　放逸多憂愆　戀諍小致大　積惡入火焚

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佛弟子，名拘提。於羅漢果，六反退還。至第七頭，自覺得證。即求利劍，復恐退還，自害其命。

是時，弊魔波旬，馳奔四面，求覓比丘「神為生何處」。不知「神所生之處」，往至問佛：奔趣四方，求覓神識，不能知處。求覓拘提，亦不知處。

世尊告曰：拘提比丘，已取滅度。神識處空，與空合體。弊魔聞已，心興欝毒，舉身自投青蓮香浴池中。池水涌沸，水性龜鼈之屬，盡皆命終。

是時，拘提比丘，求於道果，七反退轉。諸羅漢等見其退轉，復恐却退。晝夜精勤，修賢聖道，而現在前。

爾時，世尊以天眼觀，清淨無瑕穢。見諸得道比丘，各自精勤，於證恐退復還。欲使大法，久存於世。為後眾生，作大炬明。在大眾中，而說此偈：

比丘謹慎樂　放逸多憂愆　戀諍小致大　積惡入火焚
恚怒隆盛　冷水揚沸　惡至罪牽　受報無窮

晝夜當精勤　牢持於禁戒　為善友所敬　惡友所不念

何以故說「精勤，遠離非法之相貌。」？去離不善法，精勤於善法，精勤滅有漏。邪見顛倒、狐疑猶豫，皆悉除盡。復求方便，去諸習結。

是故，說曰：晝夜當精勤。

身口意威儀，善念修習，心如金剛，不可沮壞。執戒牢固，不為外邪得其便。禁戒者，二百五十戒。牢持守護，不為慢怠。防戒，當如不度棄捐法。婬怒癡起，息令不起。

是故，說曰：牢持於禁戒。

善友者，正見之人，修於真正之法等成就者。盡為彼人所敬，念惡無放逸。

是故，說曰：為善友所敬。

惡友者，惡知識，離彼此岸，見諸善人修道德者，心懷嫉妬，不欲聞見。

是故，說曰：惡友所不念。

無念及放逸　亦不習所修　睡眠不求寤　是謂入深淵

多喜忘誤，性意錯亂，心所施為，盡為不善。善念遂滅，惡念增生。已生惡念，便墮惡趣，為人所憎嫉。放逸之人，晝夜思念，吾當捨此至彼。或生害心起若干念。

是故，說曰：無念及放逸。

無念及所修者，意常慢惰。已生慢惰，為道俗所棄。

云何為俗所棄？如佛契經說：長者子慢惰之人，有六非義受罪之法。云何為六？事應速行，而不行。事應晚行，而不行。飽食，應作而不作。極飢，應作而不作。極熱，應作而不作。極寒，應作而不作。是謂長者子慢惰之人，有此六非義受罪之法，不得至無上正真之道。是謂俗所棄。

云何為道所棄？於是，比丘，不誦契經律阿毘曇及以雜藏，不坐禪誦經佐助眾事。於現法中，不至究竟，不肯修習。

於道俗中，永無所習。

云何於俗無所修習？意不汲汲修習命財、非命財。

所謂命財者，象馬牛羊奴僮僕使，是謂命財。

云何非命財？金銀七寶穀食田業養生之具。是謂非命財。

藏置不牢，為賊所侵。是謂俗所不修習。

云何於道所不修習？不守護諸根，前念生，後念續，念念惡隨，不容善想。如河於山而下流，有人意欲中斷絕而不流者，終不可得。放逸之人亦復如是，念念惡隨，有人欲於前念後念中間生善心者，終不可得。所以然者，以其惡念念念相隨。

是故，說曰：亦不習所修。

猶如有人，或時在眾聽法，為睡眠所逼，不能覺寤。或時與人言語，輒便睡眠。唯有智者方宜諫諭，或以苦言諫諭，或以罵詈加彼，或以方便先瞋後喜。是故，世尊出五鼎沸世，為人演說生死熾然之法。設能分別知苦原本，則無復此眾患之法。不求巧便於諸善法，日衰日耗，增有漏行。

是故，說曰：睡眠不求寤。

戒有二業。云何為二？一者二百五十戒，清淨如真金。二者於諸善法不廣修

學，求盡有漏，得無漏證。亦復不求向須陀洹得須陀洹果，向斯陀含得斯陀含果，向阿那含得阿那含果，向阿羅漢得阿羅漢果。於斯諸法，不肯狎習，便自墮於深淵，不至究竟。是謂道者入深淵也。

云何俗人淵？若人處俗，不習乘象御馬執鉤擲索、相鬥嶮偽應進應退，盡不修習。便自沉沒，不能顯其名德，家業不成就。是故，說曰：是謂入深淵。

常求除前愆　使不失其念　隨時不興慢　快習於善法
善法善安寐　今世亦後世

猶如曾入海人，諳知入海孔穴道路所經過處。某處某處水漿、某處博戲家、某處婬種家，如此諸家，當念遠離。設至海中，有果名摩檀那，亦莫取食。設食此果者，便不能採致珍寶。

彼執律者亦復如是，示人徑路，常念避去非法之聚。設入非法聚者，則不能採致深法。

猶如有人，素不明道，意欲所趣，則有留礙，亡失財物。能按大道，不從邪徑者，便安隱歸家。

內法亦復如是，守護善法，使外惡不入。常念思惟，不去心懷。是故，說曰：當求除前愆，使不失其念。

常念隨時，不興於嫉慢。恒有勇猛心，不懷懈怠，志離放逸諸法，並集眾善具足。猶如勇士，能却外難，著鎧持仗，心不怯弱，手執弓矢，脚不移轉，便不復畏外敵。

比丘亦復如是，執心牢固，興弘誓意，而自纏絡。除結使賊，亦無疑難。是故，說曰：隨時不興慢。

所謂法者，善、不善、無記。世尊說曰：念除不善、無記，當修於善法。何以故？不善法者，令人入惡。無記法者，令人墮愚惑之中。善法者，令人生善處天上人中，或入無為泥洹境界。是故，說曰：快習於善法。

不復畏墮地獄餓鬼畜生。若人毀辱，不懷畏懼。臥寐恬淡，寤則常安。

是故，說曰：善法善安寐。

若在今世，無有愁憂苦惱。何以故爾？以其修善法故。

若生後世，遭遇賢聖，不離善處，斯由身身相續習善所致。

是故，說曰：今世亦後世。

思惟不放逸　為仁學仁跡　從是無有憂　當念自滅意

去五縛著，不住五處，終日思惟導引比丘修持禁戒。

戒有二業。云何為二業？一者二百五十戒，二者柔順戒業。

出言柔軟，不復害人，受諸梵行人教誨之法。所聞法教，聞能遵奉，不失賢聖出要之路。

是故，說曰：思惟不放逸。

定意不亂，內懷慈仁，加被眾生。不習欲愛瞋恚愚癡，但念思惟去離出愛，求入寂定之室。

是故，說曰：為仁學仁跡，從是無有憂。

常當專念，守意不亂。莫求彼短，倖望其行。已得正定，外邪不入。弊魔波旬，不得其便，或變其被服作父母兄弟來入。詭嬈善男子者，不能得其便。心已得定，終不忘失無漏善法。已得善法，便受如來名號。已受名號，佛法便得久存。

是故，說曰：當念自滅意。

善求出要　順從佛法　當滅死眾　象出華室

善求者。疾求方便，善求伴侶。厭患生死，貪欲遠離，復求思惟惡露之觀。雖處生死，心不染著於生死。

出要者，出生死也。亦出三有，更不受生。

出要者，所謂出家學道，修無上道，離於家業。

出要者，露精自暴，不求覆蓋。

是故，說曰：善求出要。

守一正見，不著邪部。與行相應，不缺道心。

行相應者，何者是？謂得阿羅漢。不缺道心，何者是？謂除諸結諸不善法，無邪倒見。違此法者，則不與佛法相應。是故，說曰：順從佛法。

云何名為死眾？百八結是也。求方便，滅使不生。復重說曰：云何為死眾？所謂生老病是。亦求方便，滅使不生。豎弘誓幢，擊四等鼓，召受化人，去生老病死。懸解脫幡，布大音聲，遍滿世界，普告蜎飛蠕動之類：吾今已成等正覺道，生死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更不受有，如實知之。汝等亦當如我「盡生死原，入無畏城，無復眾惱，涉歷生死。」

是故，說曰：當滅死眾。

昔，有一人捕得大象，繫以鐵鎖，屬王波斯匿。象甚凶暴，傷害人民，不可稱計。或還害象，破壞市肆，生拔果樹，不可禁止。波斯匿王即遣人眾，圍捕縛束，閉在華室。繫靡不與食，猶暴難禁制。

是時，王家更被暴象，皆著器仗，有所征伐。夫，象戰法，有所攻伐，必同聲喚。

時，彼繫象聞知有外寇來侵境者，象懷瞋恚，頓鎖自擲，蹋壞華室，馳走東西，命敵而行。眾人見已，皆懷恐怖。

爾時，世尊以天眼觀，清淨無瑕穢。見此暴象，被繫得脫，自命大敵，欲摧滅之，自求永安。

如來將欲現其勇猛，為後眾生，現其大明。亦使正法，久存於世。在大眾中而說斯偈：

善求出要　順從佛法　當滅死眾　象出華室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龍象出現，必有所益。雖為畜獸，宿識極深，生八難處，離於仁義。聞眾多象被鉀著仗，欲攻外寇，奉教齊喚。象王聞者，頓繫馳奔，恐不免難。畜獸愚暗，猶尚乃爾。況汝等比丘，躬從如來聞句義、味義、句身、味身，不能斷縛著結使，遠離生死，自繫牢獄。

復告四部眾：夫，世間繫者，無有牢固，為危為脆，為磨滅法。不能捨家，

斷慈慕心，去俗因緣，自不念道，復不教人自行其道。象之被繫，未經旬日，便自求脫，得處無為。汝等眾生，染著生死：追憶受身，積如十方山岳。目覩死者，淚如十方四海。人之遺髮，計如十方生草。猶尚不能得免眾難，猶如重罪之人，一歲三移，出獄復入獄，不自改愆，求出無為。何為貪著放逸，不求解脫？常處在家業，多諸穢污，養妻畜子，家之重鞅。念求方術，捨慈著心。

時，諸人民僉然心悟，心開意解，求出為道：我等以斷世俗羈鞅，復當方宜斷生死羈鞅。

用意精勤，晝夜不停。各各以次得須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羅漢果。

是時，如來見諸比丘各獲道跡，歎說：善哉！為大族姓子，行應真正。所以族姓子剃除鬚髮，被三法衣，出家學道，修無上梵行。生死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更不受有，如實知之。受人信施，不唐其功，堪能為人福田。不但我今讚歎汝身，諸得道者，皆讚歎之。亦能自利，復能利人。展轉相利，則佛種不斷，正法亦久存於世。若有眾生，以其衣被飲食床臥具病瘦醫藥，持惠施

者，獲福無量，不可稱計。

若於此正法　不懷放逸意　斷生老病死　越苦度彼岸

內所修學，皆謂正法。不懷放逸，縱情自用，更不涉胎，受若干生。雖復受生，生於中國，盡其苦原。是故，我說苦之原本。

是故，說曰：若於此正法，不懷放逸意，斷生老病死，越苦度彼岸。

⑥ 念品

念喜生憂　念喜生畏　無所念喜　何憂何畏

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外道梵志，素少子息。唯有一子，卒便命終。晝夜追憶，不能飲食。脫衣露形，在塚啼哭。恒憶亡兒行來進止處所。

是時，梵志出舍衛城，到祇洹精舍，至世尊所，共相問訊，在一面坐。

是時，世尊告梵志曰：汝今，梵志！諸根不定，心意倒錯，有何事故，乃至於是？

梵志白佛：唯有一子，捨我命終。不能逐亡，苟存而已。諸根豈能得定意不倒錯耶？少小養育，冀望得力。今便捨我無常，心意懊惱，不能去懷。自死已來，晝夜追憶，不離食息，脫衣露形，在塚啼哭，恒憶行來進止處所。

世尊告曰：如是，梵志！如汝所言。皆由恩愛，生愁憂苦惱。

梵志白佛：不如瞿曇所說。世人恩愛，皆生歡樂。

時，彼梵志聞佛所說，亦不然可。即從坐起，儼頭而去。道經戲村，見有二

人對坐博戲。梵志見已，便興斯念：夫，人處世，高才智慧，博古覽今，敷於幽奧，無有出此博戲之人。我今可以瞿曇所說言教」。

時，梵志即向二人說「瞿曇所說言教」。

時，彼戲人謂梵志曰：如是。如是，如汝所言「恩愛合會，皆生歡樂。」

梵志心自生念：我之所念，與彼不異。

即從坐起，歡喜踊躍，涉道而去。

如是，展轉聞波斯匿王。

時，波斯匿王語末利夫人曰：卿頗聞瞿曇沙門所說：「恩愛合會，皆生愁憂苦惱耶？」

夫人白王：如王所說。恩愛合會，皆生愁憂苦惱。

王告夫人：汝是瞿曇弟子，瞿曇是汝師，豈得不說「恩愛合會生愁憂苦惱」耶？末利！當知：恩愛合會，皆生歡樂。喜情內發，共相娛樂。何以故說「生愁憂苦惱」耶？

是時，夫人前白言：願聽微言，以自陳啟。若見聽者，敢有所宣。

王報夫人：恣汝所說。

夫人白王：云何，大王！頗念婆耆利王女不耶？復念流離大將軍不？復念禹翅剎利夫人不？

王告夫人：我甚愛念婆耆王女、流離大將軍、禹翅剎利夫人，不去心懷斯須頃。

夫人白王言：云何，大王！斯諸人等，設當變易，各就後世，當有愁憂苦惱不耶？

王告夫人：彼等諸人，變易遷轉。甚懷憂愁，痛切叵言。

夫人白言：王念愛我不？

王報夫人：甚愛於卿。

夫人白言：設我遷轉變易不住者，王復當愁憂不？

王告夫人：甚懷愁憂，不去食息，心意倒錯，或成狂病。

云何，大王！頗念迦尸拘薩羅國界人民不？

王報夫人：甚愛敬念。所以然者，如我今日五樂自娛，皆由拘薩羅國界人

民，得此歡樂。

云何，大王！若使拘薩羅國界人民變易遷轉，當生愁憂苦惱不耶？

王告夫人：若無彼人民，則無我身。那得不生愁憂苦惱乎？

如今大王以自證明，恩愛離苦、怨憎會苦。如來所說，正謂此義耳。

時，波斯匿王，心開意悟，即勅夫人：自今已後，我為瞿曇弟子，瞿曇為我師。我今，末利！遙歸命瞿曇沙門，歸命法，歸命比丘僧。盡我形壽，不復殺生。

是故，說曰：念喜生憂，念喜生畏。無所念喜，何憂何畏？

人得疾患。瞻養病者，恒生憂畏，恐病不瘥。

或欲至他方、或為王使、或入海採寶，家人畏懼，恐行不全濟，家人諫諭：家有餘財，足畢命生活，何為遠涉艱難，採致貴貨？設汝去者，兩頭俱衰。或行安住衰、或行衰住安。

是故，說曰：念喜生畏也。

云何，設無所念喜，能除欲愛。何以故？以其欲界，憂根堅固，掘根甚難。

是故，說曰：無所念喜，何憂何畏。

有憂則有畏，無憂何有畏耶？憂盡則畏盡，五滅十八滅，此之謂也。

念喜生憂　念喜生畏　念喜已離　遂捨狂惑

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梵志大種稻田，唯有一子，在田守衛。時，天大雹雨，傷殺稻子，并殺其兒。

時，彼梵志心懷苦惱，馳走城市。裸形露跣，不避豪賤。展轉以次，到祇桓精舍。

然，彼梵志，應得受化。如來玄鑒，知應得度，即化祇洹門外盡為稻田，復作化人如梵志子。

梵志見已，意即開悟：稻田、我子，今故存在。橫自勞苦，在外馳走。

心意還定，不復狂惑。往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

是時，如來見彼坐定。諸佛世尊常所說法，苦集盡道四諦真如，盡為彼梵志

一一說之。逆順三昧，空無相願，一一分別，使彼梵志曜然大悟，諸塵垢盡，得法眼淨。

彼已得法成法，無虛妄法、無狐疑法。自處如來眾，無所畏法。即從座起，禮如來足：自今已始，受三自歸，歸命佛、歸命法、歸命比丘僧。盡形壽，不復殺生。

是故，說曰：念喜已離，便捨狂惑。心意還正，皆由佛力，不遇佛者，則不成辦。

夫人懷愁憂　世苦無數端　斯由念恩愛　無念則無畏

眾生之類，晝夜愁憂，相對號哭。或時失性，遂致狂惑，皆由恩愛，戀慕所致。

是故，說曰：夫人懷愁憂。

衣不蓋形，食不充口，顏色萎黃，身體垢坌，五親分離，廢諸伎術，皆由恩愛，致此災患。

人在世間，遇諸苦惱。亦由恩愛，不能捨離。

是故，說曰：世苦無數端也。

生死久長，苦本難尋。愚者處中，不自覺知。人相戀慕，非徒一類。或念父母兄弟宗親知識，死者生者，於中興念，追號啼哭。

是故，說曰：斯由念恩愛。

人去想念，無所戀慕，則無愁憂苦惱。有家，憂家。有財，憂財。有車乘鞍馬，則憂車乘鞍馬。無車乘鞍馬，則無所戀。無想念者，何者是？所謂：欲愛盡人，永斷無餘。何者斷欲愛人？所謂：徑取阿那含，不由二道，是謂斷欲愛人，無有想念，永處究竟，不還欲界。凡夫愛未盡，雖獲五通，不離三有。若失神足，恚怒隆盛。彈指之頃，還墮惡趣。方當經歷劫數，乃還復身。

是故，說曰：無念則無畏。

是故不生念　念者是惡累　彼則無諸縛　無念無不念

人生世間，由念生恩愛、由念變易。諸有愁憂苦惱，皆緣念而生。

是故，說曰：是故不生念。

猶世有狂夫，身抱困病。以其病故，或殺五生，或殺百生，以救病者，謂蒙瘳降。不知病者，受罪無數。或有病人，殺生祠祀，亦望救命。正使病人，藏置百重鐵籠裏者，於一重間，盡安衛守，共相括證，不聽司命來錄死者。此事不然。皆由恩愛，致此災變。或復有人，知親別久。遠來歸家，念彼人故，殺害蟲獸不可稱計，共相慶賀，以積殃禍之根。

是故，說曰：念者是惡累。

所謂縛者，羈鞅人神，不至無為。如契經所說：夫人染著，愛心未盡者。有緣有因，所趣生處，或彼終生此。有因有緣，繫所繫、縛所縛、結所結。猶如智人及智弟子，若能作花鬘，先作長繩為本，因上織花鬘，以花為緣，得成花鬘。愛心未盡者，亦復如是。有緣有因，所趣生處，彼終生此。有緣有因，得果證之人，不復經此諸縛之難。

是故，說曰：彼則無諸縛。

無念無不念也，

以離惱熱念，而無恩愛、無為樂，遊戲第一義。是故，說曰：無念無不念。

念為求方便　非義未設權　權慧致大義　自致第一尊

欲得修習無上智慧。分別深義，無有欺詐。已成此慧，終已無亂。是故，說曰：念為求方便。

非義與此深義，亦不相應。令人墮惡，不興善根，為諸智人所見嗤笑。若能改已往失者，令作將來福也，便為天人所嘆譽。權得消咎，豐於當時，殖善本於來世。是故，說曰：非義未設權。

與善知識從事，教人正見，不順邪業，亦復不習外道異術，承受其義。所謂義者，無漏慧義、禪義、觀義。是故，說曰：權慧致大義。

諸佛世尊，奉持禁戒。不放逸人，執心牢固，不入邪聚。恒以禁戒，訓誨眾

生，常求三業。

是故，說曰：自致第一尊。

莫與愛念會　亦莫不念俱　愛念不見苦　不念愛憂慼
於中生愁慼　消滅人根原

昔，有二人，共相愛敬，不能相離。行則俱進，食則同甘。中共離別，各在異處，後復追憶，思共相見，屢遣信喚，欲得同處：卿若不來，益吾愁矣。

此人怨家，與彼人親親。彼其來喚，寧可共赴其命耶？

遂便從命，相與共往。

別久相見，內懷歡喜。見彼怨家，情憤不悅。在其隱處，親親議言：奚復與我怨家遊止同行，我不喜見。

得此言說，愛著偏多，便共俱還。其後思想，復遣信喚。如是再三，復語親親：何故與彼人遊處耶？

其人報曰：愛至待厚，退忘來言。

即復報曰：思見所歡，復見惡緣。我今何為乃爾戀著親親，兩不相適耶？即便捐家妻息，出家學道。

復有一人，唯有一子，為羅剎鬼所持。晝夜憂念，不能捨離。時，羅剎鬼全舉小兒詣鬼住處。經十餘日，彼人不見其子，晝夜憂念，死而復穌。

羅剎鬼復將兒還。父見兒，喜不能自勝。終日抱弄，視無厭足。若見羅剎，復懷愁憂，衣毛為豎。復經十日，羅剎鬼復將小兒還詣鬼國，父後追憶，不離食息，如是數反，遂成憂疾。

其父思惟：人生憂惱，其苦萬端。我今宜可捨家為道。即便出家，得在道次。

爾時，世尊欲度彼人等，示現權慧，安處無為。在大眾中，而說此偈：

莫與愛念會　亦莫不念俱　愛念不見苦　不念愛憂慼
於中生愁慼　消滅人根原

世尊說曰：恩愛，猶尚不可戀慕。況非恩愛，而可親近？

時，二比丘內自思惟：如來所訓，正為我等，宜自謹慎，修無上梵行。晝則經行，夜則坐禪。未經旬日，即獲道跡，身能飛行，眼能徹視，六通清徹，無所罣礙。於如來佛法，為有反復，咄嗟恩愛，不可恃怙。諸結使盡，得羅漢果。善哉福報，如影追形。福業冥報，如油津衣。身自衰喪，罪福不朽。

愛念就後世　朋友知親多　長夜愁憂思　念離甚為苦

父母兄弟姊妹中表，及諸知識男女大小，從今世至後世，流轉不停。是故，說曰：愛念就後世，朋友知親多。

啼泣號哭，蓬頭亂髮，搥胸懊惱。是故，說曰：長夜愁憂思。

恩愛已離，或在他方、或復命終。所求不得，所念不從。是故，說曰：念離甚為苦。

念色善色容　天身而別住　極樂而害至　為死王所錄

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上空界有天名歡樂，展轉共集，作倡伎樂，終日無厭。由其歡樂過差故，從彼命終，今生此間。

比丘！當知：復有天名曰喜笑，展轉共集，舉聲大笑，終日無厭。以其笑過差故，從彼命終，來生此間。

是故，說曰：念色善色容。

晝夜戲笑，不計無常對至。謂為受天之福，無有窮已。

是故，說曰：天身而別住，

作倡伎樂，舉聲大喚，皆是害本，皆當捐棄。

是故，說曰：極樂而害至。

壽非久保，便為死王所攝。隨形料簡，科量罪福，分別善惡。重罪付鑊湯，輕付鬲子。平正如水，齊量如概。

是故，說曰：為死王所錄。

若人處晝夜　消滅念愛色　自掘深根本　不越死徑路

專精一意，斷欲界欲愛，永盡無餘。晝則勤精，夜則諷誦。

是故，說曰：若人處晝夜。

已滅已盡，度有至無，無復恚怒。

是故，說曰：消滅念愛色。

或時掘念根、或掘愛根、或掘戀慕宗親縛著之根，著勇猛服，執智慧鑊，掘三毒根，永使不生。

是故，說曰：自掘深根本。

愛著田業、財寶七珍，皆為死徑。心意戀著，初不捨離，亦是死徑。當求方便，超越死路，至不死處。

是故，說曰：不越死徑路。

不善像善色　愛色言非愛　苦謂為樂想　放逸之所使

善者，意所貪樂，終日翫習，而不捨離，為人稱譏。如此眾善，除捨遠離，

為智者所譏、為智者所棄、為智者所責。

是故，說曰：不善像善色。

愛者，無欺無詐，令人憂惱，所欲不果，遂生愛戀。

是故，說曰：愛色言非愛。

樂者，身中諸根，寂靜不亂。志性安和，不興亂想。亦能使人生眾苦惱，先歡而後憂。

是故，說曰：苦謂為樂想。

放逸之人，心不常定，與諸五親，共相娛樂。生欣怒心，放意自恣。

是故，說曰：放逸之所使。

夫欲自念者　不與惡共居　此則難獲得　樂為惡根本

若人欲自愛身，當先愛彼。不由此愛，傷害生命。

是故，說曰：夫欲自念者也。

人居世間，多諸畏懼。與惡從事，遂積重罪。不與惡共居者，身口意常清

淨。

是故，說曰：不與惡共居。

不修善本，不教一切眾生立於根門，亦復不能廣化未悟。

是故，說曰：此則難獲得。

夫，行惡人，終無有樂。心在殺害，修不善本。

是故，說曰：樂為惡根本。

夫欲自念者　善宜自守護　猶如防邊城　深塹固乃牢

失三離三者　智者宜自悟

猶如邊城，常當守護。自防護身，亦復如是。或畏外寇來入境內，復恐自下私竊叛逆，復畏內人與外情通。

內心城者，亦當如是。常當三事防護，恐外結使賊來入境內，復畏心所念法與外塵同，內不思惟校計塵勞。

心城危險，難賞難護，多諸恐畏。守護堅牢，無有恐懼。心城亦如是，守護

牢固，無有恐懼。

是故，說曰：夫欲自念者，善宜自守護，猶如防邊城，深塹固乃牢，失三離三者，智者宜自悟。

夫欲自念者　藏而使牢固　猶如防邊城　內外悉牢固

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是時，世尊告諸比丘：若邊境郭，七業成就，四食充實，易護易滿，外寇欲來攻者，終不能得，除其內人與外通也。

云何邊境郭，七業成就？於是：

邊境鹿角，外防牢固，不可移動。是謂：邊城初業成就，外寇不能得壞。

復次，邊城掘塹深廣，修飾極妙。是謂：邊城二業成就，外寇不能得壞。

復次，邊城造其却敵，以俟戰鬥。是謂：邊城成就三業，外寇不能得壞。

復次，邊城戰具備足，弓弩機關，飛輪水道、融鐵雷石，戈矛利矟、內備退道。是謂：邊城成就四業，外寇不能得壞。

復次，邊城四面安四種軍，象軍馬軍車軍步軍，除其內人與外通者，是謂：邊城成就五業，外寇不能得壞。

復次，邊城瞻守門戶，持時曉夜，解知號令，即別善惡。識者聽入，不識者不聽入。是謂：邊城成就六業，外寇不能得壞。

復次，邊城高峻，內外剎治，除其內人與外通者。是謂：邊城成就七業，外寇不能得壞。

云何邊城裏，四食充滿，外寇不能得攻？

復次，邊城饒薪多水，除其內人與外通者。是謂：成就初食，外寇不能得其便。

復次，邊城豐饒穀米庫藏充滿，除其內人與外通者。是謂：邊城成就二食，外寇不能得便。

復次，邊城饒稻麥豆，除其內人與外通者。是謂：邊城成就三食，外寇不能得其便。

復次，邊城饒諸熟食，油酥脂膏魚脯乾肉。是謂：邊城成就四食，外寇不能

得其便。

佛說此偈，內外牢固，姦宄寇賊不得其便。是故，說曰：猶如邊城，內外牢固。常當專意，內無色想除外色，外無色想除內色，內外無色想除內外色也。

當自防護　時不再遇　時過生憂　墜墮地獄

執心不亂，諸根寂定。目見生死，災害熾然。修諸善法，知泥洹城，清涼無為，防護穢濁心垢之惱。是故，說曰：當自防護。

於億千萬劫，乃遇一良時。雖復遭遇，或前或後或生中國，與賢聖相遇，諸根不缺，宿種功德，遭值佛世。汝等宿緣，堪任斷結，越次取證，盡諸有漏，成無漏行。是故，說曰：時不再遇。

從無數劫積善所致，乃遇良時。良時已過，悔無所及。有八事中間，不得向

王有所陳啟。

云何為八？

王遭喪難，不得有所陳啟。

王身遇熱患，不得有所陳啟。

王飢未食，不得有所陳啟。

王入深宮，不得有所陳啟。

王或入庫藏或侵他境，不得有所陳啟。

王或與鼎臣共議，不得有所陳啟。

有人發舉陰謀之事，不得有所陳啟。

王獨坐靜默意有所規，不得有所陳啟。

俗間八事，有所禁忌，不得自宣。

今此內法亦復如是，在八無閑，不得興發善心。云何為八？

或遭喪難，親族死亡。不得興發善心。

在八地獄、十六鬲子，刀山劍樹、火車爐炭，受諸苦惱，身爛心焦。於其中

間，不容善心念道。

或在餓鬼。腹如泰山，縱廣數十由延。咽如細針，長數十丈一寸千鬲。爾時意荒，心念飲食。於其中間，不容善心念道。

若生六天，一男服飾，百億莊嚴，食以甘露，玉女圍繞，視東忘西，視右忘左，如數疾輪，無有端緒。於其中間，不容善心念道。

若生邊地夷狄之中，無佛法眾，不聞三法之音，語不真正，心無篤信，生在邪見，或生長壽天。於其中間，不容善心念道。

或生中國，手脚不具，六情不完，或聾盲瘖瘂。於其中間，不容善心念道。

或生佛後、五無間處。於其中間，不容善心念道。

若佛興出於世，其人在邪見家，不信三寶，與顛倒相應。於其中間，不容善心念道。

是謂八不閑處，善不與惡俱、惡不與善俱。

佛告比丘：如我今出現於世，如來．至真．等正覺，十號具足，敷演道義，上中下善，志趣滅度，度未度者。

是故，說曰：時過生憂，墮地獄中。

遍於諸方求　念心中間察　頗有斯等類
不愛己愛彼　以己喻彼命　是故不害人

心念十方，何等眾生，不畏死、不懷恐懼？復有，何等眾生，不念樂、不患苦？復有，何等眾生，具一切眾行，而自娛樂？

是故，說曰：遍於諸方求。

心常憶念行業之本。行業有二種：一者淨觀，二者不淨觀。智者淨觀，不智者不淨觀。

是故，說曰：念心中間察。

若大若小，若好若醜，各自有性。彼彼自相念，如念己身無異。

是故，說曰：頗有斯等類。

人之受形，四大俱等。命根一類，無有高下。彼命此命，俱終變易。

是故，說曰：不愛己愛彼。以己喻彼命，是故不害人。

一切皆懼死　莫不畏杖痛　恕己可為譬　勿殺勿行杖

五道眾生，迴轉四流。皆畏楚毒，自護已命。

世尊說曰：若欲護己者，不當行楚毒。

世間狂夫，橫行罪業。或以刀杖，共相傷害。戲笑為惡，號哭受痛，懷毒陰謀，禍及門族。是故，智者，絕禍於未生，資福於無形。

是故，說曰：一切皆懼死，莫不畏杖痛，恕己可為譬，勿殺勿行杖。

夫行殺者，生輒短命。是故，汝等當避於殺也。

譬人久行　從遠吉還　親厚並安　歸來喜歡

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舍衛城裏有人名曰鍾磬。宗族五親，不可稱限。己身貧匱，乏諸財產。衣不覆形，食不充口。五親相見，皆低頭而過。

鍾磬自念：吾宿少福，生不遇時。自知貧困，五親離薄。出則為人所笑，入

則為妻兒所責。寧出此國，造他方土，死活由天，安知餘事。正使處他國土，寧彼死亡，不在此求活。

時，彼鍾磬即出國界，適他邦域，賣傭客作，勤力生活。憶本窮悴，為五親所薄。晝夜精勤，不暇食息。漸漸積財無數，金銀、珍寶，車渠馬瑙、珊瑚虎珀、駱駝驢騾，及以車輿載致珍寶，歸還本國。諸五親聞鍾磬多獲珍寶，還來歸家，盡出迎逆。

與家別久，亂髮鬚長，衣裳垢坌，步負錢財，五親不識。而問曰：鍾磬，今為所在？

鍾磬報曰：乃在於後，斯須自到。

五親留待，復問後人：鍾磬，所在？

後人報曰：鍾磬，最在前。

如是經久，不見鍾磬。鍾磬但言在後，後人復言在前。

遂欲至家，不識鍾磬。時，諸五親捉鍾磬奴，指示鍾磬。

五親得與相見：與卿別久，各不相識。人存形變，乃至於斯。今我五親故來

迎卿。何為面欺故言在後？

鍾磬報曰：我非鍾磬，後車載寶貨，乃是鍾磬。曩昔貧悴，為諸五親所見輕忽。對面相見，低頭而過。汝今何為求於鍾磬？

五親報曰：我等接遇卿者，今日何由得致此財？

雖爾，五親不多，如本不及盡。往城外共相問訊，沐浴澡洗，更著新衣入城歸家。

至明清旦辭五親：違遠如來日久，欲往禮覲問訊。諸親報曰：我等亦欲隨從。

是時，五親相將，共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

爾時，世尊見眾坐已定，便說斯偈：

譬人久行　從遠吉還　親厚共安　歸來喜歡

爾時，鍾磬及諸五親，歡喜踊躍，善心生焉。即起長跪請佛及僧至家設供。如來默然受請。

明日時到，著衣持鉢。比丘僧眾前後圍繞，往鍾磬家，各各次坐。鍾磬手自

斟酌，行甘饌飲食，食訖行水。更取小坐，在如來前，而受呪願。

如來說偈：

好行福者　從此到彼　自受福祚　如親來喜
起從聖教　禁制不善　近道見愛　離道莫親
近與不近　所往者異　近道昇天　不近墮獄

爾時，鍾磬及諸五親，聞佛所說，心開意悟。即於坐上，得盡信之法。

樂法戒成就　誠信樂而習　能自勅身者　為人所愛敬

樂法者，眾生之類，習於法教，修諸善法。

戒成就者，云何？

若有眾生，奉持禁戒，無毫釐失。持此戒福，復生梵天，受福無窮。此則缺戒，不奉禁律。何以故？由其摸質天福故。

若復有人，奉持禁戒，毫釐不失。持禁戒福，不求生天為梵身帝釋，不求作魔王，不求作轉輪王典四天下。我今持戒之福，求於無上等正覺。是謂名為戒

成就。

是故，說曰：樂法戒成就。

執信堅固，常樂修習，心不恐懼，亦無亂念。一一篤信，所行真實。常處有記，不處無記。出言至誠，不說彼此。

是故，說曰：誠信樂而習。

夫，行善者，自為己身。以物惠施，自受其福。奉持禁戒，捨放逸意。求於濟神，為後世作橋梁。論經說義，廣採異同，亦為己身。

是故，說曰：能自勅身者。

執行之人，所遊方域，為人所敬、歎說其德。福由人弘，名稱外被。

是故，說曰：為人所愛敬。

為人所愛敬　皆由己所造　現世得稱譽　後生於天上

人之行全，則名顯外，來為數千萬人所見尊奉。言從語用，為人標首。斯由積行，無虧損故。

是故，說曰：為人所愛敬。

人修善行，求免厄難。受人信施，衣被、飯食、床榻臥具、病瘦醫藥，則不損耗於禁律法。內有真誠，外能消化。

是故，說曰：皆由己所造。

為天人所歎，德可敬可貴。所遊之方，無所罣礙。

是故，說曰：現世所稱譽。

身壞命終，生善處天上，七寶殿堂，受福自然。

是故，說曰：後生於天上。

教習使稟受　制止非法行　善者之所念　惡者當遠離

在於法功德中，教授正法。隨彼所須，而演其教。

是故，說曰：教習使稟受。

非法行者，人所憎惡，多興亂念，眾惡之原，令人墮地獄餓鬼畜生。

是故，說曰：制止非法行。

修善之人，善德具足，終不使人至於惡道。

是故，說曰：善者之所念。

惡知識者，即是惡也。行不至要，動與惡俱。心中所念，以惡為首。

是故，說曰：惡者當遠離。

善與不善者　此二俱不別　不善生地獄　善者生天上

各自別異：一者妙，二者非妙。一者定，二者亂。一趣善道，二趣惡道。一得善譽，二致誹謗。

是故，說曰：善與不善者。

此二俱不別者，

從此人間終，亦從行地死。從此造業，而致來變。

是故，說曰：此二俱不別。

惡知識人，修不善行。己所施為，亦欲使人同己。

是故，說曰：不善生地獄。

所謂：四雙八輩，十二賢士，修善本、遊虛無，不樂世煩。是故，說曰：善者生天上。

⑦　戒品

慧人護戒　福致三寶　名聞得利　後上天樂

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慧人欲求三法者，常當護於禁戒。云何為三法？①善者稱之，慎以法律。②設得利養，無能遏絕。③身壞命終，上生天上。是謂：持戒之人行此三法，終受其福。

爾時，世尊在大眾中，而說此偈：

慧人護戒　福致三寶　名聞得利　後上天樂
常見法處　護戒為明　得成真見　輩中吉祥
持戒者安　令身無惱　夜臥恬惔　寤則常歡

爾時，眾會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戒終老安　戒善安止　慧為人寶　福盜不取

持戒之人，雖復年耆老朽。天龍、神祇，常隨護助。阿須倫、迦留羅、真陀

羅、摩休勒、人與非人，鳩槃荼、匹奢遮、羅剎鬼，如此等類，常護長老持戒之人，晝夜禁衛，如影隨形。

是故，說曰：戒終老安。

若有眾生，信向如來，信根成就。信有二業：①無狐疑信，②有根本信。在諸眾中，若沙門梵志婆羅門眾、梵眾魔眾，不能使持戒之人，迴心就惡，為天人所供養。

是故，說曰：戒善安止。

慧者，亦名為光，亦名為明，亦名為炬，亦名為錠，亦名為眼，亦名為日，亦名為月，亦名為大火聚，亦名諸法之暉曜。猶如世人多財珍寶，乃得居里。慧人寶者，亦復如是。功德慧明，二事具者，乃名為人寶。

是故，說曰：慧為人寶。

猶如《雜阿含》契經說：有天至如來所，而問斯義：何物，火不燒？何物，風不飄？何物，風不動？何物，水不漬？何物，地不敗？何物，王盜賊暴雷所不損？何物，在庫藏，不守不耗損？

爾時，世尊告彼天曰：福，火不燒。福，風不動。福，水不漬。福，地不敗。福，王賊不劫，暴雷無所害。福，致諸庫藏，不守亦不損。

爾時，諸天聞佛所說，歡喜踊躍。復以此偈讚頌如來：

善哉世最勝　為現世光明　我等修善行　得受諸天福

是時，諸天復重以頌問曰：

何終為善　何善安止　何為人寶　何盜不取

世尊以頌報曰：

戒終老安　戒善安止　慧為人寶　福盜不取

時，彼天人聞佛所說，戢在心懷。即從坐起，繞佛三匝，忽然不現，還於天上。

修戒布施　作福為福　從是適彼　常到安處

施有二事：①若持戒牢固，兼行布施，於天世間，自然受善報。②若施持戒之人，多獲果報。

是故，說曰：修戒布施。

或復有人，持戒完具，不廣多聞。所獲功德，蓋不足言。

若復有人，持戒完具，加復大智，多聞惠施。彼者，獲福無量。

是故，說曰：作福為福。

從今世至後世，心常歡悅，心無悔恪。

是故，說曰：從是適彼。

冀望具足，自然歡樂，心意悅豫。自知戒具，布施清淨，必受功報，不墮邪部，晝夜歡喜，不懷熱惱。施持戒人及多聞者，亦復如是。

是故，說曰：常到安處。

比丘立戒　守攝諸根　食知自節　寤意令應

執志堅固，不可沮壞，不為色聲香味細滑法所牽。

是故，說曰：比丘立戒。

具足眼根、耳鼻舌身根意根，皆悉具足，無所缺漏，意不錯亂，亦無他念。

盡隨諸根，修其妙行。

是故，說曰：守攝諸根。

量腹而食，亦不畜積，亦不貪餐。

尊者曇摩難提說曰：多食致患苦，少食氣力衰，處中而食者，如稱無高下。

尊者僧迦羅刹造立《修行經》亦作是說：猶如多捕眾鳥，藏在大器。隨時瞻視，養食以時。毛尾既長，隨時剪落。選其肥者，日用供厨。

中有一鳥，內自思惟：「若我食多，肥則致死。若餓不食，復致喪身。宜自料量，少食損膚，衣毛悅澤，當從籠出。」如其所念，即便少食，衣毛悅澤，便從其願。

彼修行人，亦復如是。內自校計：如我多食，便自瞢瞢，不得修道，不獲思惟善法。諸惡法，日夜滋甚。貪欲瞋恚愚癡，皆由多食，不獲至竟。佛契經說「多食之人，有五苦患。云何為五？①大便，數數。②小便，數數。③饒睡眠，④身重，不堪修業。⑤多患，食不消化。」多食之人，有此五苦，自墜苦際，不至究竟。

是故，說曰：食知自節也。

晝夜警寤，係意在禪。若睡意欲至時，當舒一脚，垂於床下。若睡意纏綿不解，當垂兩脚到於床下。若睡意重，當經行。經行睡意重者，以水灑面。若復不解，仰觀星宿，以寤其志。初夜中夜後夜，令無懈怠。

是故，說曰：寤意令應。

意常覺寤　晝夜力學　漏盡意解　可致泥洹

身口意常得覺寤，婬怒癡至，尋能除斷。不遇煩惱，所遊安隱。

是故，說曰：意常覺寤。

晝習，夜亦爾。夜習，晝亦爾。初夜中夜後夜，亦復如是，持心專一，無他異念，唯從於道，思惟心所念法。

是故，說曰：晝夜力學。

意勇剛強，乃能盡漏。持心懈慢者，不能盡漏、不能精勤於行。是故，退轉墮，於凡夫部。然，彼行人晝夜精勤，如救頭燃，持心勇捍，不慮嶮難，志崇

斷結，滅漏為先。

是故，說曰：漏盡意解。

眾行已辦。世患諸惱，永不復生。求入泥洹，大化諸結。縛著染污人者，隱而不起。趣泥洹境，無有罣礙。捨現在業，入泥洹境。

是故，說曰：可致泥洹。

慧者立禁戒　專心習其智　比丘無熱惱　可果盡苦際

戒不移動，善住牢固，亦不可移。慧者除去愚闇，終不處在愚惑之中。猶如猛將，身被重鎧，手無劍者，則不能剋定強敵。有劍無鎧者，亦不能降彼強敵。若使猛將，身被重鎧，手執利劍，前後固嶮，與賊共戰，必有所辦，則無狐疑。

修行之人，亦復如是。身被戒鎧，心無慧劍者，則不能壞結使原首。正使有慧身，無戒鎧，則不能壞其結使。

若彼猛將，身被戒鎧，心執慧劍，前後固嶮，與結使共戰，必能果辦。

是故，說曰：慧者立禁戒。

以慧鍊心，尋究諸垢。猶如鑛鐵，數入百鍊之爐，柔可為剛，偽可為真。猶如大海，日夜沸動。濁滓下沉，變成寶珍。人亦如是，晝夜役心不止，便獲果證。

是故，說曰：專心習其智。

雖復天地融爛，形處其中，終不熱惱，無所傷損。何以故？比丘立根得力，志不退還，所願必果。比丘者，壞諸結使，永盡無餘，身被袈裟，手執應器，到時詣家，正慚愧顏，獲施無粗細，願及滅度。故曰比丘。

是故，說曰：比丘無熱惱。

盡其苦原，永滅無餘，更不復涉歷苦難。從是苦滅，功福日滋。

是故，說曰：可果盡苦際。

以戒降心　守護正定　內學止觀　無忘正智

常係心不失，亦不遊蕩縱逸。

是故，說曰：以戒降心。

定有三品，或善、不善、無記。護善定者，不使不善定得伺其便，恒念思惟吾今已護正定，要究竟原本，何緣使不善定錯亂其間？

是故，說曰：守護正定。

常念係心念明，除去闇冥，為示炬錠。觀察愛根，推尋癡本，止而不生。

是故，說曰：內學止觀。

智之所照，無往不在，心念智隨。如兩牛共一軛。猶如漏盡通，役形輕重。以身持心，以心持身。身心已應，所適無礙，石壁皆過。斯為鍊心入微，鍊微入身。心念形隨，無所觸礙。

是故，說曰：無忘正智。

蠲除諸垢　盡慢勿生　終身求法　勿暫離聖

意中諸垢，縛使縛著，諸受陰入，已盡已滅，無復莖節枝葉。

是故，說曰：蠲除諸垢。

憍慢增上慢，執意持心，制慢使滅，陰種結種，二迹俱滅。

是故，說曰：盡慢勿生。

夫，言身者，皆是形器之數。結，亦名身。陰身聚身養生之業，亦名為身。象馬車步四色兵眾，亦名為身。身中甚者，莫過結身。能壞結身，求正法者，是謂離縛。不處有為，不念七處、三觀。真佛弟子，與堅信堅法相應，能壞結聚。

是故，說曰：終身求法。

常念從賢聖，紹繼宗徒，心所喜樂。賢聖所居，其事有三智：諸結使盡，一智也。有餘泥洹界，二智也。無餘泥洹界，三智也。

是故，說曰：勿暫離聖。

戒定慧解　是當善惟　都已離垢　無禍除有

彼修行人，戒品定品慧品，三業具足，以自纓絡。摧結使聚，何往不壞。猶如國王，財富人盛，才技過人，便能安恤國民，外寇不加。今此行人，亦復如

是，三業具足，壞結使寇，亦無疑難。戒為立志，定撿亂心，慧斷結使。

是故，說曰：戒定慧解。

思惟三品，晝夜履行，初不遠離。

是故，說曰：是當善惟。

所弘究竟，知生死苦。於中拔濟，極淨無瑕，亦無諸垢。

是故，說曰：都已離垢。

已離苦惱鼎沸之患，盡諸三有，更不受胎，如實知之。

是故，說曰：無禍除有。

著解則度　餘不復生　越諸魔界　如日清明

行有六品，欲界色界無色界，結聚縛垢。欲界，所出癡慢愚惑，以自纏絡。

是故，說曰：著解則度。

彼修行人，思惟觀察，如實知之。即求方便，求滅彼結，生死已盡，更不受胎，梵行已立，所作已辦。

是故，說曰：餘不復生。

六天以下，皆是魔界。多諸苦惱，閉塞道心，不令人至無為之處。閻浮利內有異類眾生，名曰摩佉，晝則隱藏，處在生熟藏間，墮魔部界。是謂欲界為魔所害，多諸患禍。賢聖之人，越於邪境。

是故，說曰：越諸魔界。

猶如日明，無有五蔽。云何為五蔽？①雲，②烟，③塵，④霧，⑤阿須倫手。無此五患者，即日月清明。

修行比丘，亦復如是，離五陰蓋。云何為五蓋？①貪欲蓋，②瞋恚蓋，③睡眠蓋，④掉戲蓋，⑤疑蓋。修行比丘，離此五蓋者，即得清明，內外通達，如紫磨金。

是故，說曰：如日清明。

狂惑自恣　比丘外避　戒定慧行　求滿勿離

愚惑凡夫所行卒暴，猶如猨猴，捨一取一。心如疾風，馳念萬端。

是故，說曰：狂惑自恣。

持行如水、忍怒如地。所謂比丘不倚豪族能，自制情閉塞六門，乃謂比丘。

是故，說曰：比丘外避。

戒品定品慧品，晝夜精勤，不興放逸。欲度巨海，當乘大舫。欲趣滅度，當須戒定慧行。損不善法，增益善法。違此正教，不順法律者，則於佛法聖眾，便有相累。

是故，說曰：戒定慧行，求滿勿離。

既不自恣　又不想念　是故捨慢　如是不生

不馳於色聲香味細滑法。

是故，說曰：既不自恣。

心所念法，於其中間，唯修定意，亦不想念色聲香味細滑法。

是故，說曰：又不想念。

內思止觀，制去意亂，恒入定意，不得布現憍慢色聲香味細滑法。

是故，說曰：是故捨慢。

猶如彼不在色聲香味細滑法。心所念法，亦復如是。心之所念，猶如天雨，如車翻棄穀。心所念惡，復多於彼。

是故，說曰：如是不生。

智者學牢固　於諸禁戒律　直趣泥洹路　速得至滅度

承佛教誡，受師訓誨，去邪就正，心常堅固，不為弊心沮壞。

是故，說曰：智者學牢固。

隨時行道，守護禁戒。智者所修，非愚者所行。

是故，說曰：於諸禁戒律。

永息無為，亦無終始，寂滅無生。

是故，說曰：直趣泥洹路。

中間無礙，猶河暴溢，盡趣於海。

是故，說曰：速得至滅度。

花香不逆風　芙蓉栴檀香　德香逆風熏　德人遍聞香

昔，佛在羅閱祇迦蘭陀竹園所。

爾時，尊者大迦葉，在耆闍崛山中。然，大迦葉，生長豪族，身體柔軟，食則甘細，不曾粗麤。意所開化，多愍貧窮。至貧家乞，得食粗惡，食便生疾。內風變動，遂成暴下。

是時，世尊告大目連：汝今隨我問諸疾人。

對曰：如是。

世尊即將目連詣耆闍崛山。時，大迦葉獨坐閑房，無有瞻病之人。如來即往詣大迦葉窟。迦葉見佛，欲從坐起。

爾時，世尊告大迦葉曰：汝今抱患，但坐勿起，吾自有坐具自隨。

爾時，世尊知而故問迦葉曰：汝今獨空房，無有瞻視病者。云何能樂此空山中？

時，釋提桓因在迦葉後立。

時，大迦葉白世尊曰，而說此偈：

捨天王位　為德不倦　心懷歡喜　拘翼瞻視

爾時，世尊告釋提桓因，而說此偈：

天身性清淨　香熏以自塗　云何降神意　瞻視臭穢身

爾時，釋提桓因叉手合掌，而白佛言，重說此偈：

最勝今當知　戒香無等倫　我今嗅功德　不計醜陋形

然今，世尊！天上諸香，增熾結本，長益塵勞。賢聖戒香，斷諸結使，閉塞禍門，不漏諸欲。然今，世尊！如此凡香，流轉生死，涉歷劫數，不能令人永入寂靜。賢聖戒香，億千百劫，時時乃有。

爾時，世尊微察釋提桓因，而說此偈：

善哉天帝因　今意甚希有　能於放逸中　攝意修德本

爾時，世尊因此法本，處在大眾，而說此頌：

花香不逆風　芙蓉旃檀香　德香逆風熏　德人遍聞香

夫，世間諸花香，盡順風香，不逆風香。戒德之香，亦逆風香，亦順風香。

世間花香，齊熏欲界，不熏色界。或直熏一方，不熏三方。持戒之香，香徹十方，花香逼近乃別。持戒之香，上徹一究竟天。

是故，說曰：花香不逆風，德人遍聞香。

旃檀多香　青蓮芳花　雖謂是真　不如戒香

諸世所說，沉水、木槚、旃檀、都良，此是根香。花香者，青蓮、芙蓉、瞻蔔、須乾提末、須乾提花，至解脫花、純日精花、分陀利花。

如是眾花，數十百種。於持戒香，百倍千倍萬倍，巨億萬倍，不可以譬喻為比，非心所思，非意所度。

今此眾香，隨人一世現身娛樂，不能隨人至於後世。持戒之香，現世蒙祐，於百千劫，未曾唐捐。

是故，說曰：旃檀多香，青蓮芳花，雖謂是真，不如戒香。

花香氣微　不可謂真　持戒之香　到天殊勝

旃檀木槛，中國所貴，邊土所無。戒德之香，上熏過諸天，下徹十方，彌滿世界，無不聞者。

是故，說曰：花香氣微，不可謂真。忉利諸天，縱情放意，所念自由，猶尚歎譽持戒之人。修善得福，為惡墮罪，諸在戒品、定品、慧品、解脫見慧品、度知見品，可敬可貴，為無上道。何以故？如此之人，為人導師，牽示正路，開人愚冥，令見慧明。

是故，說曰：持戒之香，到天殊勝。

戒具成就　定意度脫　魔迷失道　魔不知道

四部之眾，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斯戒具清淨，無有毫釐缺漏。魔王雖有豪勢，統領欲界，於中獨尊。然，不能知四部之眾所獲果證，亦復不知從何道果得盡漏結。

是故，說曰：戒具成就，定意度脫。

是時，弊魔口與心語：此諸黑服之士，剃髮露臂，偏袒右肩，修禪習定，或有進至離我濁境，或有往還不由我教，或有永滅不知神識所處，或有捨壽知識所趣。

是故，說曰：魔迷於道，魔不知道。

此道為究竟　此道無有上　向得能究原　禪定是縛魔

安隱無為，快樂無窮，趣向一道，至泥洹門。

是故，說曰：此道為究竟。

於此道，更無有上，諸天龍鬼，敬心承事，興致供養。

尊者舍利弗有一沙彌，名曰純頭，長年八歲，得六神通。飛騰虛空，至阿耨泉。有五通梵志名曰須拔，亦至彼泉。

時，彼耨泉守泉青衣鬼，驅逐五通梵志，瓦石打擲，不使逼近神泉。純頭沙彌乘虛空至，彼青衣神鬼數百之眾皆前迎逆，或前收攝衣者，或持淨水洗手足者，或以淨巾拂拭首面者，或以香湯沐浴身體者。

須拔梵志放聲說曰：我今以得五通，神德無量，力能移山，住流迴轉，天地猶掌迴珠。自學道以來百二十餘年，勞形苦體，形神疲極。或事五明，四處然火，日光上照。或臥灰糞，或臥荊棘。嶮難之中，無道不學。然，更驅逐不得至泉。然，此黑衣小兒，年在七八，未離乳哺，身體穢臭故存。然，更待敬過重，迎逆承事。用何等故？

時，青衣鬼語梵志曰：今此學士，形年雖小，行過三界，得賢聖八品道。汝今無是，故不興敬。

有一婆羅門名曰閱叉，興立一寺，亦名閱叉。恒供給酥油，供寺燃燈。

時，有遠方婆羅門來，至閱叉寺中。又，聞「閱叉梵志，高才明德，偏信佛法，建立神廟。」與共相見，共相問訊。

時，有一沙彌復來迎，取油酥供寺燃燈。

眾多梵志語閱叉婆羅門曰：汝審向色衣人禮耶？

言語未訖，沙彌已至。即復禮之。

眾多梵志語此梵志曰：汝出四姓，才藝過人。天文地理，無不貫練。神呪感

靈，無事不克。今此色衣之人，出眾多姓，種非真正。何為違本法而向恭禮？又，卿梵志執行清淨自修，內藏圖讖秘記。行道成福，何願不剋。文字章印，無不周悉。佛行寡鮮，有何可貴？捨本取末，是我所疾。蓋聞「沙門寒賤，巧詐繁滋，幻惑世人。」所行短促，齊榮一身，不能延致梵福。正使相見，正可擎拳而已。何為五體投地，恭敬作禮耶？我等親見，甚怪所以，況先學大人豈能恕卿此罪耶？

閱叉報眾多婆羅門曰：諸人靜默，聽我所說妙偈之頌：

賢聖德難量　八直無上道　是為沙門梵　如來口所宣
覩此形雖小　以果賢聖道　是故今自歸　梵志何為嗤

是故，說曰：此道無有上。

須陀洹、斯陀含，能斷欲界縛、諸纏、陰、入，

是故，說曰：向得能盡原。

入定坐禪之人，樂處閑靜，志崇一意。計出入息，執意牢固。能斷魔縛，反縛於魔。入定之人，能使役鬼神，如意即至。佛契經亦說：「我於天上人間，

遍觀察之，縛中牢者，不過魔縛。然為漏盡羅漢所見摧辱，於當來變，更不受生。是故，比丘！當作是學，當求方便，斷魔牢縛。

是故，說曰：禪定是縛魔。

說法雖微少　一意專聽受　此名護法人　除去婬怒癡
眾結永盡者　故名為沙門

少而有要，義味相應。

昔，有二比丘，在深山中學。一人多聞，一人寡淺。時，少聞者，持戒完具。所誦經文，唯有一句。日日諷誦，更不求受。時，虛空神及山林神，日日稱善：願樂欲聞道人所說。時，彼多聞比丘，以已所知眾妙之義，甚深經句，高聲諷誦。山林諸神，默然不對，亦不唱善。

時，多聞比丘尋懷恚怒，語彼山神：今此晚學比丘，所學淺薄，唯誦一句，天便稱善哉。我今多聞，義理甚深，採拾眾經，言詞妙語，與汝誦習。然諸天

神，亦不應對，亦不稱善。

天神報曰：比丘不自責，反復責我。此少聞比丘，言與行相應。汝今比丘，雖誦三藏，行與經違。佛所演《出曜》，亦有此偈：

說法雖微少　一意專聽受　此名護法人　除去婬怒癡

此比丘，與法相應。雖未盡婬怒癡，方便令盡。汝雖多聞，晝夜習婬怒癡，貪著色聲香味細滑法。

此少聞比丘，晝夜禪思，念不分散。是故，恒與「稱善」。汝雖多聞，意不專一。是故，不「稱善」。

時，彼比丘聞諸天語，即懷慚愧，自恥所作：山神猶尚見我穢行，況神通得道而不觀見耶？我今自改思惟妙智，不復興念著婬怒癡。

如其所行，言行相應，諸天日日稱善無量。

夫，人履行，隨朋友誘，於善法得具足成就。

爾時，比丘執行精勤，得世俗妙法，不淨、安般，念四意止，煖法、頂法、忍法、世間第一法，以次得證須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羅漢果。

比丘得道已，報謝諸天：遭蒙勸誘，拔濯清淵。我今得道，盡蒙神祇之力，多所饒益，多所成就。

復重與諸天說法，心開意解，得法眼淨。

是故，說曰：眾結永盡者，故名為沙門。

不放而得稱　放逸致毀謗　不逸摩竭人　緣淨得生天

過去久遠無數世。時，有佛出世，名曰迦葉，至真．等正覺，在世教化。所度有緣眾生已訖，於無餘泥洹界而般泥洹。

爾時，眾生四部之眾耶旬，舍利起七寶塔，興敬供養。

復經數世，塔遂凋壞，無補治者。

是時，義合邑眾九萬二千人，時瓶沙王最為上首。瓶沙王告諸大眾：汝等各自勸勵，共造福德。佛世難遇，人身難得。雖得為人，或墮邊地，生邪見家。我等何為貪著世俗歡樂？不如開意「修治朽故塔寺」。

諸人靡不皆從受王教令，即共修治朽故塔寺。

復共發願：我等諸人，心齊意同，共治此寺。設有毫釐福德者，不墮三塗八難之中，便生天上人中，同處不異。復聞「將來有佛出現，名釋迦文。」彼初說法，使我大眾最初得度，以王為首。

是時九萬二千人，隨其世壽，各各命終，盡生天上，處忉利天宮。復經數世，閻浮利內有佛出世，名釋迦文，至真．等正覺，十號具足，三十二相、八十種好，紫磨金色，圓光七尺，語聲八種如羯毘鳥音。

是時，九萬二千天，受天福已，各各命終，生摩竭國界。瓶沙王長年八歲，係嗣王後。以法治化，無有阿曲。修治正法，恩慈下及，不害生命。分檀布施，周窮濟乏。遠行經過，暫停息者，盡供給之。

是時，儒童菩薩捨八萬婇女，捐王重位。夜非人時，捨國求道，自剃頭髮，復脫寶衣。所乘白馬，盡付車匿，還國白王：生死苦惱，憂勞無數。子今學道要求果證。若成所願，還當度王。

是時，菩薩轉復前進，道逢獵師，其著法服，狀如沙門。菩薩問獵者：所著法服，名為何等？

獵師報曰：此名袈裟。被著遊獵，群鹿見已，謂為學道之人，皆來敬附，各無恐懼。我等以次取殺，用自存命。

菩薩聞此，倍興悲慈：

夫人依四等　拔濟眾生類　袈裟如來服　除穢而造穢

我今有此，著身天衣，極細軟好，可共博貿。

獵師報曰：王子生長深宮，身體軟細，不更寒苦，恐壞王子身。

菩薩報曰：但貿無苦。此是古聖賢人標式。

獵師報曰：王子寶衣，價直無數。今此袈裟，無所任施，何為苟欲博貿？

菩薩報曰：意欲所須，不計貴賤。

獵師報曰：此衣垢穢，膿血臭處，不敢博貿。

菩薩報曰：臭之與香，開意見與，自當浣濯。

獵師即脫衣，貿菩薩寶衣。

是時，菩薩著法衣，手執藕花葉，入羅閱城乞食。

爾時，數千萬眾普集一處，逢見菩薩。舉手讚歎，或言「善來」。或言「日

月」。或有叉手自歸命者。或相問訊：為是天耶？梵耶？釋提桓因耶？

眾人所圍，不容乞求。尋執花葉，還至城外，徑至東山。人眾追逐，前後相次。

時，瓶沙王在高樓上，遙見人眾追逐菩薩，即問左右：此諸人眾皆奔趣山，為有何故？

有一大臣審識菩薩，即白王曰：此是釋種子，辭家出學，遊蕩在外。或能謀圖國事，當往誅殺。

瓶沙聞已，告彼臣曰：護卿種族，勿吐此言。正使釋子紹王位者，作轉輪聖王，我等便為臣佐。若使出家學道自致佛者，我等願為上首弟子。最初說法，先在其例。

時，瓶沙王車載飲食種種甘饌，往就山中，與菩薩相見。尋前禮足，自稱姓字：摩竭國界瓶沙王者，我身是也。

菩薩報曰：我先識矣，何須致敬？

瓶沙王啟曰：今獻微貢，供食之餘，願見納受，以示微心。

菩薩默然受食。食訖，行清淨水。

王前白言：若使王子成無上道者，當見先度，永離世苦。

時，瓶沙王禮足取別。

菩薩進路，到阿蘭所。阿蘭諸弟子等，遙見菩薩來，即白其師：今有一人，端正殊特，徑趣師門，必求為弟子也。

時，阿蘭即告弟子，而說此頌。

護身惡行　自正身行　護身惡者　修身善行

何以故說身惡行？自知內過、知他人過，故名惡行。惡已充具，顏色變異，或以手拳相加，毀壞形體。此惡眾事，今世後世，不獲安隱。或墮餓鬼、畜生中，形貌醜陋。若生人中，才不及人。

有異梵志，為犬所咬。梵志恚怒，身心熾盛，要治惡犬，使不暴虐。父母告梵志曰：猶犬咬婆羅門，婆羅門復可咬犬不也？

梵志報父母：要當治犬，使不縱毒。

父母告子：不隨我教，恣汝所為。

是時，梵志，捉犬反縛，以杖捶打。打時，有二非義：草索傷犬足，復令失糞。

此眾生類，亦復如是。諍小致大，以用害身。諸佛世尊，大慈加被，訓誨眾生，令不諍訟。然，眾生類不從其教，瞋恚所纏，復生二非義：為眾苦所縛，當復經歷地獄餓鬼畜生之惱。雖得為人，形貌醜陋。如是眾惱，不可稱記。是

故，世尊說「護身惡行」。

護身惡行已，獲何功德？答曰：獲二功德名譽善本。

云何為二？若處在天宮，受福自然，七寶殿堂懸處虛空。若生人中，顏貌端正，見者歡喜，皆來歸仰。在大眾中，為數千萬眾所見尊奉，如月獨明，眾星迴附。

是故，說曰：護身惡行。

自正身行者，得何功德？有何名譽？答曰：於現世中，亦得名譽。若使身滅命終，亦得名譽。

云何於現身中而得名譽？若於今身，進止行來。為數千萬眾所見供養。若身壞命終，生善處天上。

自正身行，復有何功德？答曰：殆　弊邪魅暴惡鬼神，不能得便。怨讐伺捕，不能得捉。

於是頌曰：

怨讎彌滿世　欲求得其捉　種惡還自加　猶蛇反自毒

形為苦本，心為禍首。

是故，說曰：自正身行。

惡行所趣非真，如所說。

惡財、惡子、惡服、惡處、惡土，此皆名惡。或緣知親作惡，或緣非知親作惡。

是故，說曰：護身惡者。

善行有二業，如所說。

善財、善子、善服、善處、善土，身修善行，於佛法聖眾父母尊長，盡行恭敬，無他越逸。

是故，說曰：修身善行。

護口惡行　自正口行　護口惡者　修口善行

自知內過、知他人過，故名曰惡行。若已瞋恚，發口罵詈，虛生過咎，使數千萬眾皆生惡念，而不自覺，亦復不知，後受惡報，咸共懷瞋恚。彼罵者，後

入地獄餓鬼畜生，受苦無量。若生人中，多被誹謗，言不信用。能守護口者，自致福報，亦生天上，快樂自然。若生為人，不被粗言。

是故，說曰：護口惡行。

自正口行，為數千萬眾所見歎譽，傳相告語：「此人良謹，與行相應。言不粗獷，不求彼短，不譏彼失。口齒端嚴，言不強吃。」

是故，說曰：自正口行。

護口惡者者，其義有二：或當賢聖默然，或當法說義說。

夫欲出言，先當自理，言致敗身，非獨一人。若吐粗言，為人所疾。進止行來，無人敬待。

是故，說曰：護口惡者。

諸修善行之人，心懷仁慈，吐言柔軟，不傷人意，為眾多人所見愛念。

是故，說曰：修口善行。

護意惡行　自正意行　護意惡者　修意善行

意於三行，最為上首。意一念頃，能使城郭村落，盡為丘野。

如契經所說：云何，居士！汝頗聞有流沙空野、隨沙門空野、閑靜空野不？

長者白佛：聞有流沙空野、隨沙門空野、閑靜空野。

佛告居士：云何，居士！誰造此流沙空野、隨沙門空野？

長者白佛：皆由神仙意念惡故，呪術所作，有此流沙空野、隨沙門空野。

如《修行經》說：十九人執修正行。唯有一人，不應在閑靜之處，以其口業心惡。持行之人，不許此人在曠野間。即告彼人曰：「汝心懷惡，所念不善，宜在人間誦習經典佐助眾事。役心亂意，應成道果。汝設在空之中欲求空意，意方念亂，恒生不善，自致滅亡，不至善道。」

不護意者，隨意所種，入地獄餓鬼畜生中。

設得為人，輒墮卑賤，為人所疾，見則不歡。

能護意者，若生天上，封受自然，金床玉机七寶殿堂。

若生為人，人所愛敬。

是故，說曰：護意惡行。

意所馳念，難禁難制。由意生念，能使成事。身危妙行退轉垂辦之證，轉為凡夫。

是故，說曰：自正意行。

息意寂然，不生想著。修意正行，斂意專一。

是故，說曰：護意惡者。

意念善行、身修正法、口宣其教。二事由意，乃至無為。

是故，說曰：修意善行。

身棄惡行　及口惡行　意棄惡行　及諸穢惡

捨身惡行，永滅無餘。

是故，說曰：身棄惡行。

口所宣說，不陳惡法，亦莫布現惡事。

是故，說曰：及口惡行。

意不念諸不善法，不生害心於眾生類。

是故，說曰：意棄惡行。

諸外不善法，與意并者，既不自利，又不利人。盡當求滅，不令使生。

是故，說曰：及諸穢惡。

身修善行　口善亦爾　意修善行　無欲盡漏

身不造惡行。身行有三：不殺生，不盜，不婬妖。修此三業，正其身行，供養佛法及眾僧，掃灑補治故壞塔寺。

是故，說曰：身修善行。

口有四過，不妄語、不粗言、不鬥亂彼此、不綺語。讚歎說佛功德，歎法及比丘僧，承事父母師友長者。

是故，說曰：口善亦爾。

意有三過，不生嫉妒、恚、癡邪見。但生眾善功德，不隨倒見墮邪部界。

是故，說曰：意修善行。

無欲之人，無量曠大，無限之用。盡漏者，諸陰蓋持入不復興起。

是故，說曰：無欲盡漏。

身修善行　口意亦爾　於今後世　永生善處

㊐　上己身修善行，有何不及，復更重演？

㊎　如來所化，受教若干。

或有欲廣聞其義。欲廣聞其義者，一一科別身口意行，各隨次第以其事類，證而解之。

或有欲略說旨要。略旨要者，粗舉五陰苦形。復有欲聞廣說略說。是故，如來廣演此偈。

如所說身修善行者，是謂廣說。口意亦爾者，是謂略說。如來觀前眾生意之所樂，便演其義，令得受化，亦使受化人所願充滿。

凡諸善行，饒益眾生，多所成就。

是故，說曰：身修善行，口意亦爾。

於今世，至後世，長夜受樂，食福無窮，永生善處。受福有二：俗福、無漏

福。

是故，說曰：於今後世，永生善處。

慈仁不殺　常能攝身　是處不死　所適無患

終不殺害觸惱生類，不劫掠他財，不婬犯他妻。所謂仁者，得履賢聖善法。是故，說曰：慈仁不殺。

晝夜謹慎，以身御行，如護吉祥瓶，寧自喪身，分受刑斬，不託形命造不善行。

昔有旃陀利家生七男，六兄得須陀洹道，小者故處凡夫。母人旃陀利得阿那含道，兄弟七人，盡受五戒，為佛弟子。

彼國常儀，方俗舊法，旃陀利法，要當行殺。國中設有男女殺盜婬妖及餘重罪，盡使旃陀利殺之。

時，國主召彼大兒：今有應死之徒，汝行殺之。

其人即向王拜，求哀自陳：願大王弘恕，身受五戒，為佛弟子，不敢行殺。

守身謹慎，不念邪非，寧自殺身，不以犯戒殺害蟻子。

時，王奮赫天威，瞋恚隆盛，告其人曰：卿為國民，我為國主。不從吾教，方更信佛浮說。

尋勅傍臣，速將此人，詣市殺之。

其人，復白王曰：身是王民，心是我資。恣王所欲，殺便殺之。

即將詣市，而梟其首。

王問傍臣：向應死人，更有誰存？

臣報王曰：餘有彊弟六人。

王勅左右，隨次召來，復勅殺人。

其人報曰：身受五戒，為佛弟子，不敢行殺。

王瞋怒盛，復取殺之。

如是，盡喚兄弟六人，皆言受戒，不敢行殺。王瞋恚盛，盡使殺之。

次復召小弟，母子俱來。王見母來，倍復瞋恚：前殺六子，母不送行。今召小子，何故便來？

母白王曰：願聽微言，以自宣理。前六子者，盡得須陀洹道。正使大王取彼六人碎身如塵者，終不興惡如毛髮。今此小者，處在凡夫，身雖修善，未蒙道法潤身。是故，我念子未得道，或能失意，畏王教令，自惜形命，毀戒行殺，故送來耳。彼當毀戒，隨王教令，不仁行殺，身壞命終，入泰山地獄。憐愍子故，是以送來。

王復問母：前死六子，盡得須陀洹道耶？

答曰：盡得。

王復問母：母身，為得何道？

母答曰：得阿那含道。

王聞斯語，自投于地。諸臣扶起，以水灑之，久乃醒寤，稱怨自責：我為自造無量罪根，放心建意殺六須陀洹。

身意煩惱，坐不安席。即自嚴辦香油酥薪，取六死屍而耶旬之，起六偷婆，興敬供養。日三懺悔，意願滅罪，漸漸微薄。復出財貨，給彼老母。至於齋日數數懺悔，冀得罪薄，免於地獄。

是故，說曰：常能攝身。

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羅漢，守護禁戒，無所缺減。凡夫人，雖守護戒，心如飄風，不能恒定。

是故，說曰：常能攝身。

得果之人，捨男子身，還得男子身。捨賢聖身，還得賢聖身。終不懷憂，畏地獄餓鬼畜生。阿那含身，即彼天上，不還世間。阿羅漢，永無愁惱，諸累已盡，入無為境，淡然寂滅。

是故，說曰：是處不死。

於彼無為境，終無煩惱，亦無愁憂苦患，亦無死亡戀慕。

是故，說曰：所適無患。

不殺為仁　常能慎言　是處不死　所適無患

終不信讒毀之人，於中起害心。

是故，說曰：不殺為仁。

若被罵詈，粗言惡語，計皆空寂，音響無形。猶如賢聖，終無恚怒。設有所為，斯皆權化，非實恚怒。或意內自念，不發於口。設發於口，尋懷慚愧。是故，說曰：常能慎言，是處不死，所適無患。

不殺為仁　常能慎意　是處不死　所適無患。

得向之人，設遭百千苦惱，身墮洄波深淵，若墮火坑熾焰之中，終不懷懼，令心變易。晝夜調心，不令越逸。

猶如得勝怨讎，死而加毒。得向之人，心除結使，猶怨不盡。復重思惟：彼修行人，觀心成敗，五陰所趣。移有漏心至無漏境，無常苦空無我。已獲無漏，守護不失。何以故？彼修行人，每自思惟：「從永劫以來，染著生死，流轉刀劍世中，恒修此意，造罪無端，為意役使，如人使奴僕。我今已勝調伏心識，今重守護，使不越逸。」

是故，說曰：不殺為仁，常能慎意，是處不死，所適無患。

慎身為勇悍　慎口悍亦然　慎意為勇悍　一切結亦然

此處名不死　所適無憂患

夫言勇悍者，博古覽今，高才明德，技術備具，與智相應，捨諸惡法。身所修行，不處貪欲。

是故，說曰：慎身為勇悍。

口所吐言，先笑後語，不傷人意。

是故，說曰：慎口悍亦然。

意已柔調，不興惡念。

是故，說曰：慎意為勇悍。

問　身口意行，三事已辦。有何缺漏，而云「一切結亦然」耶？

答　如所說應，來往進止，縫作補綻。應為而不為，此皆身所應行，闕而不行。彼修行人，能具此諸行。

是故，說曰：慎身為勇行。

口行有餘者，應隨賢聖教律，而不為不習男音女音。彼此音皆悉不習，是謂

口餘行。

何謂意有餘行，更造有緣受生之分？此是意餘行，彼執行人，能見此諸行，身口意餘行，盡能具足。

是故，說曰：一切結亦然。

滅盡泥洹，無終無始，無來無往，無生滅著斷。

是故，說曰：此處名不死。

所以言有憂者，由衣被飲食床臥具病瘦醫藥、奴婢僕使象馬車乘國財妻息，皆生憂患。無此，則無患。

是故，說曰：所適無憂患。

護身為善哉　護口善亦然　護意為善哉　護一切亦然

比丘護一切　能盡苦原際

能一意守護身。諸天世人，稱歎其德。天龍鬼神八部之眾，盡歎其德。晝夜祐助，勸成究竟。

是故，說曰：護身為善哉。

若有習非弊惡之業。或被罵詈、為人所毀，執心護口，終不還報。諸天世人皆共稱善。

是故，說曰：護口善亦然。

若人杖捶，割截形體，復被罵詈。彼執行人，持心潔淨，不興恚怒。諸天世人，皆稱其善。

是故，說曰：護意為善哉。

於身口意外諸餘行，謹慎攝護。

是故，說曰：護一切亦然。

執行比丘，護身意及餘外行，威儀禮節，悉皆備具。

是故，說曰：比丘護一切。

以具此行，豈當趣惡道耶？盡斷地獄畜生餓鬼道。人中苦，人中痛，能悉斷之。

是故，說曰：能盡苦原際。

護口意清淨　身終不為惡　能淨此三者　便逮仙人道

於三毀敗中，壽敗、劫敗、結敗，此名三敗。

釋迦文佛出現於世，在濁世中，人壽百歲，翼從弟子，不守護口過，多犯禁律。聖人在世，猶尚毀戒，況千載末，能存戒律耶？

佛契經說：後千歲末，正法欲沒盡時，有七穢行顯布於世。

云何為七？①若有人百歲持戒。彈指之頃，為惡知識所壞。②久行慈心。彈指之頃，為瞋恚所壞。③薄賤威儀，不隨其教。④互相是非，諍於勝負。⑤在國城村落，鬥亂彼此，傳東至西。⑥貪著利養，遂致疫病。⑦從凡夫至羅漢，皆被毀辱，而取滅度。

所以致誹謗者，皆由不護口故。

尊者滿足阿羅漢說曰：恒訓化餓鬼。

往詣餓鬼界。見一餓鬼，形狀醜陋。見者毛豎，莫不畏懼。身出熾焰，如大火聚。口出蛆蟲，膿血流溢，臭氣遠徹，不可親近。或口吐焰火，長數十丈。

或耳鼻眼身體支節，放諸火焰，長數十丈。脣口垂倒，像如野猪。身體縱廣一由旬，手自抓摑，舉聲號哭，馳走東西。

時，尊者滿足問餓鬼曰：汝宿作何罪咎，今受此苦？

餓鬼報曰：吾曩昔在世時，出家作沙門，戀著房舍，慳貪不捨，身持威儀，出言臭惡。若見持戒、精進比丘，輒復罵辱，或戾口弄，或偏眼視，或戾是作非，或戾非作是。自恃豪族，謂為不死，造諸無量不善之本。寧以利刀自割其舌，如是從劫離劫，甘心受苦，不以一日之中，誹謗精進比丘。尊者若還閻浮利地者，以我形狀，可誡勅諸比丘：「善護口過，勿妄出言。設見梵行持戒比丘者，念宣其德。」自受餓鬼形以來，經數百歲數千歲數萬歲數千百萬歲，受如此苦惱。我却後命終，當入地獄中。

是時，餓鬼說此語已，舉聲號哭，自投于地，如泰山崩，天翻地覆。

斯由口過，故使然矣。能守護口過者，受福無窮。

迦葉如來出現於世，敷演法教。教化已周，於無餘泥洹界，而般泥洹。

泥洹後，時有三藏比丘名曰黃顏，眾僧告勅：一切雜使，不命卿涉。但與諸

後學，說諸妙法。

時，三藏比丘，內心輕蔑，不免僧命。便與後學，敷演經義。喚受義曰：速前象頭。次喚第二者，復曰馬頭。復次駱駝頭，復次驢頭，復次猪頭，次喚羊頭、羯羝頭，次喚師子頭，次喚虎頭，次喚禽頭，次喚熊頭。如是喚眾獸之類，不可稱數。

三藏黃顏口出如此無量惡言，雖授經義，不免其罪。身壞命終，入地獄中，經歷數千萬劫，受苦無量。餘罪未畢，從地獄出，生大海中，受水性形，一身百頭，形體極大，異類見之，皆悉馳走。

爾時，世尊見眾多比丘，互相是非，不慎口過。或吐言粗獷，以致忿怒。或所說似戲，發起舊怨。或以智陵人，彼人不信伏受。或說種類所出卑賤，用作嫌隙。

爾時，世尊知諸比丘，彼此者多，恐後墮罪。即以神足，接諸比丘，詣於大海，見彼受罪獸一身百頭。欲使諸比丘，改往修來。

問彼罪蟲曰：汝是黃顏不耶？

蟲即報言：實是。

如是至三，報曰：實是。

時，諸比丘即前長跪白世尊曰：我等未曾聞此，為因何義，頻問此獸「審是黃顏」耶？惟願，世尊！敷演其義。令未悟者，使得開解。

如來三達，無不觀察。過去當來現在事，皆悉解明。其有難詰如來義者，隨時發遣，永除疑網。

爾時，世尊與諸比丘說曩昔本緣：

昔古久遠無數世。時，人壽二萬歲。爾時，有佛出世，名曰迦葉，如來．至真．等正覺，十號具足，敷演法教，曠濟無涯。教化已周，於無餘泥洹界而般泥洹。泥洹後，時有三藏比丘名曰黃顏，眾僧告勅：「一切雜使，不命卿涉。但與諸後學，說微妙法。」時，三藏比丘，內心自大，輕蔑於人，不免僧命，便與後學，敷演經義。喚諸受義人名，目眾獸之類。雖授經義，猶不免罪，身壞命終，入地獄中，經歷數千萬劫，受苦無量。餘罪未畢，從地獄出，生彼大海，受水性形，一身百頭。是故，比丘！當精勤護口。出言柔和，勿吐粗語。

汝觀此獸，由其惡言，故使致此罪。

時，諸比丘，聞佛教誡。又見彼獸，形苦如茲。道心遂固，悔本所習。心念口言，形之大患。能攝口心者，終無惡聲流布於外。

是故，說曰：護口意清淨。

若身行惡，為諸佛世尊所不稱記。若生地獄餓鬼畜生中，受苦難計。設身修善，立諸德本，為諸佛世尊所見歎譽。若生天上，封受自然。若盡苦際，於無餘泥洹界，而般泥洹。

是故，說曰：身終不為惡。

身行口行意行，此三業淨，為獲何果？答曰：為天龍鬼神八部之眾，所見尊奉，便為得至滅盡泥洹，不為凡夫所共牽連，逮得仙人道。

所謂仙人者，諸佛世尊是也。所演言教，一言片辭，上中下義，盡趣於道。

是故，說曰：能淨此三者，便逮仙人道。

⑨ 誹謗品

妄語地獄近　作之言不作　二罪後俱受　是行自牽往

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無數大眾，前後圍繞，而為說法。

時，有栴摩那祇，在舍衛城裏。

時，摩那祇宿舊怨深，罪識不除。身帶木杅，以衣覆之，出舍衛城，至祇桓精舍。遙見世尊與無數大眾而為說法。歡喜踊躍，不能自勝：今日要當在大眾中，毀辱瞿曇沙門。令我等師，得致供養。

在於大眾，而說此偈：

說法甘悅人　口出無量義　使我懷妊身　不羞此宜適

爾時，世尊出柔軟響，聲如羯脾鳥，亦如梵音，而說斯偈：

妄語地獄近　作之言不作　二罪後俱受　是行自牽往

時，大眾中多諸外道異學裸形梵志，信佛者少，習邪者眾，聞此女語，皆共信用：此女孤獨，少失父母。如其所說，必實彰審。

其信佛者，內自思惟：昔佛在宮，捨王重位，捐棄婇女，出家學道，成最正覺。豈當有心，與此穢陋之女與共從事？

時，釋提桓因在如來後，執扇而扇，內自思惟：此弊梵志女，云何乃興此意誹謗如來？

即化為白鼠，嚙木杼，系斷聲震，大眾無不見者。

其中不篤信者，悉皆愕然：此為何聲，乃震四遠？

其中信佛之人，聞此音聲，歡喜踊躍，僉然同悅。

尋有一人從坐起，手執木杼，語彼女曰：此是汝兒耶？

時，地自開，全身入阿鼻地獄中。

時，女宗族追慕啼泣，不能捨離。不信佛者，即起懺悔。

其中信者，共相告曰：誹謗之報，其罪如是。現驗如茲，豈云後世？

本無，而言有。實非，而言是。曾不經歷，自言數涉。如此之類，墮八大地獄，入十六鬲子。

是故，說曰：妄語地獄近。

其罪有二：①實作，而犯之。②妄語，作而言非。此罪最重，其報無量。

是故，說曰：作之言不作。

其二重罪，殃禍之本，亡身喪命，智者所不為。

是故，說曰：二罪後俱受。

世人造穢行，與身作累。後受其報，親族不救。經歷劫數，乃得解脫。

是故，說曰：是行自牽往。

夫士之生　斧在口中　所以斬身　由其惡言

昔，佛在羅閱祇城耆闍崛山。

時，尊者舍利弗、大目犍連，食時，著衣持鉢，正其威儀，下靈鷲山頂入城乞食。食後，還出羅閱祇城。未至其所，道逢暴雨，雷電霹靂，道側有神寺，房舍深邃，先有放牛女人於此止住。

時，舍利弗、目犍連，入寺便住，不見女人。女人遙見舍利弗等，即便失精墮地。

時，瞿波利比丘，復從後來。

舍利弗遙見，來語目連曰：不與愚從事，得離惡人快。今此比丘是惡知識，宜可出避。

即與目連，出彼寺廟，涉道而去。

瞿波利後至，入於廟內，見有女人，顏貌端正，作弄女姿，像如犯婬，有不淨在地。咄曰：禍災！未曾所見。云何，舍利弗、目連等，自稱智慧神足，誇世獨步，神通智達，謂為第一。今乃與此放牛女人，犯婬交接。斯現事如是，世豈有聖人耶？我今躬自見，不從人聞。

得是歡喜，即出寺廟，徒跣涉雨，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立。

時，瞿波利比丘，前白佛言：舍利弗、目連等，纂行極弊，造凡夫業。適從城出，道遇暴雨，入寺避之。見目連等，與牧牛女人交接，我躬見之，實不虛誑。女人今故在寺，現可驗之。

爾時，世尊三稱瞿波利字，而告之曰：止！止！比丘！勿吐斯言！可發善心向舍利弗、目連等。所以然者？此二賢人，梵行已立，所作已辦。

時，瞿波利復重白佛：我今實信如來，如所教勅。然，舍利弗、目連，所行穢惡。實見婬姝，犯於梵行。

佛復告瞿波利：止！止！比丘！無令於如來前自墜命根。舍利弗、目連者，行過三界，淨如天金，豈當有此婬欲意乎？

瞿波利白佛：誠如來教，但弟子躬見犯欲。若今如來不見信者，知復如何？

說此語已，即前禮足，涉路而去。還至靜室，復自思惟：舍利弗、目連，身犯穢行，我實見之。然，今世尊特不見信。

時，四天王夜非人時，往至瞿波利所，謂瞿波利曰：舍利弗、目連等賢善之人，三界福田，無有過者，何為興念誹謗，自墜罪苦？

比丘問曰：卿是何人？

報曰：護世四天王。

比丘報曰：汝等諸天，何為捨自然伎樂，來至此山？

四王報言：故為比丘，來至此耳。可發善心，於彼二賢。

比丘告王：但還宮殿，不相豫事。

天即還宮。

去未經時，釋提桓因，復從後至，謂比丘曰：可發善心，於彼二賢。

比丘報釋提桓因曰：且守汝天福，不豫汝事。

時，拘翼復道而還。

富梵天復來到比丘所，語比丘曰：可發善心，於彼二賢。

比丘答曰：汝是何人？

報曰：吾是富梵天。

比丘告曰：世尊不記汝得阿那含耶？

報曰：如是。

汝設得阿那含者，何由至此乎？

富梵天即便還去。

即其夜，瞿波利，舉身生疱，大如芥子，轉如胡豆，漸如桃杏，亦如鼻羅果等。瘡遂壞敗，膿血流出，臭穢難近。身壞命終，入阿浮度地獄中，千具犁牛而耕其舌。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守護口過，慎勿誹謗。夫誹謗之生，皆由貪嫉。昨瞿波利比丘來至我所，云：「舍利弗、目連等，習近惡智，與女人交接。」吾尋呵制：「止！止！比丘！勿出此言！可發善心於舍利弗目連所。」如是再三。瞿波利比丘，謗心遂熾。釋提桓因、富梵天及四天王，皆來到波利比丘所，慇懃諫曉曰：「可發善心於彼舍利弗、目連等。」瞿波利比丘即復報曰：「各還汝天宮，吾躬自覩彼二賢穢行如是，何為干豫其事？且還速歸，勿復重宣。」尋即各還其所。於夜，瞿波利比丘，身生疱瘡，即取命終，膿血流出，入阿浮度地獄中，千具犁牛而耕其舌。

是故，比丘！當興勇猛，攝護身口意過。見諸精進比丘，共相敬待，如視我無異。

是時，世尊在大眾中，而說斯頌：

夫士之生　斧在口中　所以斬身　由其惡言

夫，士之生者，出母胞胎，宿行不同，意性殊異。猶如有人，手執利斧，入山斬伐林木花果藥草，毀壞成功。今此人間，亦復

如是。人生於世，不能守護口過，為心所使，造不善本，皆由於舌。端正醜陋、長短好惡，亦由心念口發，致此重罪。

是故，比丘！心秉牢固，守護其口。如是，比丘！當作是學。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譽惡惡所譽　是二俱為惡　好以口會鬥　是後皆無安

彼瞿波利比丘歎譽調達功德：體性柔軟，行業真正，多聞廣慧，慈悲四等，育養眾生。

如此之類，應當毀呰，不應歎譽。

是故，說曰：譽惡惡所譽。

舍利弗、目連比丘，修清淨梵行，眾德具足，永離塵埃，不與欲會，廣博多智，明達三世。然，瞿波利比丘，愚心不革，執意牢固，興致誹謗，云：「舍利弗、目連比丘，造諸惡業。

如此之類，應當歎德，不應興謗。何以故？舍利弗、目連者，持戒多聞，為

人導師，處在大眾，轉無上法輪，逮得阿羅漢，諸漏已盡。然，彼惡人興致誹謗，不歎其德。

是故，說曰：是二俱為惡。

夫，人處世，罪苦萬端。或因婬嫉致恪，或因博戲致恚。罪心已固，不慮後緣。出言招禍，以滅身本。漸當入泰山地獄餓鬼畜生，涉諸苦難，無有窮已。雖得為人，諸根不具，聾盲瘖瘂，為人所輕。或在邊地佛後，皆由口過，身受殃罪。猶木生火，還自焚燒。口為禍門，舌為殃本，二事機發，敗毀形命。

是故，說曰：好以口會鬥。

眾生處在欲界，為顛倒所惑，愚無慧明，為愛縛所繫。憍慢纏身，慳嫉心深，不達五識身樂，不知苦之所興，永處闇冥，不求燈明。

是故，說曰：是後皆無安。

諍為少利　如掩失財　從彼致諍　令意向惡

昔，有眾多比丘，時到，著衣持鉢，入舍衛城乞食。見數十博戲之人，對坐

共戲。一人得勝，一人不如。彼得勝者，捉不如者，剝脫衣裳，五毒加形，痛不可忍。

眾多比丘見已，入舍衛城乞食。乞食已，收攝衣鉢，更正衣服，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

時，諸比丘具以此事，白世尊曰：向入城乞食，見二戲人對面博戲。一人得勝，一人不如。其不如者，既失衣裳，身被毒手，痛不可忍。

佛因此本，為諸比丘而說偈曰：諍為少利也。

言少利者。猶如大海，取其一滴。減須彌山，如芥子許。損大地土，如米許。復損虛空，如蚊許。比丘！極為少不？

白佛言：甚少。

博戲雖小，亦復如是。百倍千倍萬倍，巨億萬倍，不可譬喻為比。

是故，比丘！由小致大，遂及諍訟。親變為疎，骨肉離索。若復有人，誹謗賢聖持戒比丘，及謗毀如來，虛而無實，其後受罪，億佛不救。

是故，說曰：諍為少利，如掩失財，從彼致諍，令意向惡。

百千尼羅浮　三十六五獄　誹謗賢聖者　依口發願惡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瞿波利比丘者，自招禍患，入尼羅浮地獄中。爾時，獄卒阿傍，以鐵剛鉗，拔出其舌，長數百丈。舒展平正，以鐵釘釘之。以千犁牛，犁鏵火燃，用耕其舌。一日之中，百千萬終，死而復生。所以然者？以其惡罪未除故。當復經三十六五地獄，受苦無量，不可稱記。從彼獄出，當受畜生餓鬼，復當經歷數千萬劫，畢其罪苦。若其為人，聾盲瘖瘂，六根不具，語不真正，多被誹謗。若行道路，橫為人打。

是故，比丘！當勤修道德，慎莫誹謗賢聖比丘。誹謗賢聖者，其受如是。

如是，比丘！當作是學。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無道墮惡道　自增地獄苦　遠愚修忍意　念諦則無犯

虛而不實，亦復不見。正事可依，誑生非禍。

猶如旃摩那者、瞿波利比丘等，虛而不實，誹謗賢聖及舍利弗、目連比丘，身受其報，億劫不息。

是故，說曰：無道墮惡道。

當入百千尼羅浮地獄，當復入三十六五阿浮地獄。身入其中，毒痛無量。捨地獄身，受地獄身，增地獄苦。

是故，說曰：自增地獄苦。

恒懷恐懼。聞犯禁制，衣毛為豎。遠離愚暗，忍諸不忍。

是故，說曰：遠愚修忍意。

去垢止病，莫若四諦。能專意不亂，思惟形器，內外無主，乃得離此誹謗之聲。

是故，說曰：念諦則無犯。

若倚內藏　依賢聖活　愚者墮惡　猶願邪見

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與數千萬眾，前後圍繞，而為說法。

有異比丘，即從坐起，偏露右臂，叉手合掌，前白佛言：如來莫說「休息泥洹」。如來出要賢聖妙法，如來於現法中，閑靜無為，而自娛樂。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汝等觀此愚人，自墜惡趣，永滅形壽。不但今日呵制如來，乃往久遠無數世時，於毘波尸如來所，亦復呵制，使不說法。不但呵制毘波尸如來，乃復呵制尸棄如來，使不說法。次復呵制毘舍毘如來，次復呵制拘樓如來，復次呵制拘那含牟尼佛，次復呵制迦葉如來。我今第七如來．至真．等正覺，出現於世。復來呵制，使不說法。如此愚人，端心正意，不呵制如來者，即應此座上坐，諸塵垢盡，得法眼淨。

是時，世尊在大眾中，說此偈曰：

以失今良會　更立誓願求　終不見聖諦　況欲見究竟

比丘！當知：此愚癡凡夫之人，於賢聖道，撿自喪形命，離於佛法聖眾。若倚內藏者，如來深法之藏，無所染著。其事有三：①三界緣對結使，永盡無餘，亦名阿羅漢。②不復生滅，更無萌兆趣生熟藏。③於天人世，興致供養，悉能消化。使前施者，受福無窮。

是故，說曰：若倚內藏。

賢聖有二：①善根成就，名曰賢聖。②無漏成就，名曰賢聖。

如此，賢聖，不倚邪見而求活，乃依深法妙智而求活也。

是故，說曰：依賢聖活。

猶如彼比丘，呵制如來，使不說法：「休息泥洹、如來出要、賢聖妙法，如來於現法中，但當閑靜無為，而自娛樂。何為與大眾說法？」

如此比類，愚不識真，自招禍惡，願樂湯火以為屋室。此人，不當與坐起言語。

是故，說曰：愚者墮惡。

懷猶豫見，習顛倒久，與邊見相應。如彼契經所說：佛告長者：「夫，邪見之人，自犯身行如所說，犯口所行如所說，犯意所行如所說。興意想念，流馳萬端。盡興邪見，不可親近。消滅善本，增益惡種。所以然者？長者！當知：邪見為病，迷於正法。猶伊叉桓子、帝多羅子、尸婆犁子，種散於地，隨時長養，漸得水潤、火溫、風動、地持，後得長大，食之極苦，粗澁穢臭，不可食

啖。」」邪見之人，亦復如是，自犯身行、口行、意行。是故，說曰：猶願邪見。

竹蘆生節　還害其軀　吐言當善　不演惡教

竹蘆生節，粗而且長。若遇暴風，倚互相撐，各入其節，節自枯朽，更不復生。彼比丘所說，亦復如是，自招其罪，不為他人。是故，說曰：竹蘆生節，還害其軀。

言當慈仁，哀愍一切。是故，說曰：吐言當善。有吐言教不善之法，後趣惡道。人身猶尚可行，言辯通達，時乃有耳。是故，說曰：不演惡教。

從善得解脫　為惡不得解　善解者為賢　是為脫惡惱

賢聖解不然　如彼愚得解

夫，至解脫無為之處，言當用善。巧言善語者，為人所敬。所至到方，多所饒益。

是故，說曰：從善得解脫。

常懷愁憂，心意煩惱，恒懷恐懼。

是故，說曰：為惡不得解。

言解脫，未必是解脫。或能被繫，王者所拘。所謂解脫者，心身俱解脫。

是故，說曰：善解者為賢。

縛有二緣，今身易後身。今身者，桁械拷掠，及諸五毒之痛。復被結使縛，流轉五趣。於中，能自拔濟，乃為善解。

是故，說曰：是為脫惡惱。

賢聖有二業：①善本成就，②無漏成就。彼賢聖人，所吐言教，不自傷損，後無苦惱。

是故，說曰：賢聖解不然。

愚人習行，好著邪道，不隨正路，以自牽往趣三惡道。

是故，說曰：如彼愚得解。

比丘挹損意　不躁言得忠　義說如法說　是言柔軟甘

比丘護口意，自能收攝，語不煩重。若處道俗，處中而說，不嬈彼此。

是故，說曰：比丘挹損意。

少言多中，不離佛語。世俗煩鬧，意恒遠離。

是故，說曰：不躁言得忠。

具足而說，句身味身，無所缺漏。

是故，說曰：義說如法說。

出無量義，解悅人意。所說無厭足，如天甘露。善心無怒，亦不選擇彼豪族種、此卑家種。平等而說，無增減心。

是故，說曰：是言柔軟甘。

善說賢聖教　法說如法二　念說如念三　諦說如諦四

賢聖出教，必有所由。接度眾生，無不有濟。

是故，說曰：善說賢聖教。

賢聖教中，正法所居。非法所居。何以故？說法之時，廣布賢聖道，長益善根。說非法時，增益不善根，善法有損。

善說賢聖教，第一句。法說如法說，第二句。

是故，說曰：法說如法二。

出言柔和，為人所愛念。出言粗獷，為人所憎惡。欲為人所念者，當自念其善。雖處畜生，聞其惡言，皆懷愁慼。

昔有二人，各畜力牛。一人自誇：「欲得與彼牛挽力。若不如者，要金錢五百。」試牛並耕一牛，力實勝之。

其牛主罵曰：弊牛努力。

牛聞其罵，即便臥地，輸金錢五百枚。

復至後日，主責牛曰：名汝為快牛，乃使我失錢，令我慚愧。

牛報其主曰：更可試之，當盡我力，當還倍得彼錢。

即復更耕，如牛所言，倍得彼錢。

畜生尚識善惡之言，況人當不識善惡言乎？

是故，說曰：念說如念三。

好學之士，畏懼生死五道患難。既損耗，不益前人。如斯之類，塞泥洹路，開地獄門，如來欲現真妙之義。

是故，說曰：諦說如諦四。

是以言語者　必使己無患　亦不剋眾人　是為能善言

言先自惟，不自剋伐。使今世後世，必無苦患。若今身為惡，犯王法者，或財產田業沒入於官，或為盜賊劫掠。居業日耗，所願必乖。若至後身，死入地獄畜生餓鬼。地獄五毒，不可堪忍。畜生芻蒿，負重為役。餓鬼飢饉，形躰極苦。若欲吐言，當念謹慎，使今世後世，永無苦患。為無數眾生，見輒愛念。死生天上，受福自然。

是故，說曰：是以言語者，必使己無患。

或有狂夫，妄讒良善。使彼興恚，以致喪身。言說真誠，不譏彼短，則無所剋。

是故，說曰：亦不剋眾人。

人修善行，言必有驗。或說泥洹趣要正路，順從佛教，種天之福。

是故，說曰：是為能善言。

言使投意可　亦令得歡喜　不使至惡意　出言眾悉可

人之處世，當習方俗。或相顏而出語，或聽彼進趣而後報。恒適彼人意，良宜得所。或現威怒，怯怕時人。或現羸弱，伏從於人。將護其意，令彼得所。

是故，說曰：言使投意可。

出言向人，必使有益。前人聞者，倍用歡喜。不被罵詈，來彼罵辱。

是故，說曰：亦令得歡喜。

不施怨於人，造不善行。亦不種地獄餓鬼畜生之行。造惡業者，當受三報。

是故，說曰：不使至惡意。

與人從事，恒當謙恭卑下，正使言論得勝，當自鄙不如。是故，說曰：出言眾悉可。

至誠甘露說　說法無有上　諦說義如法　是為立道根

與人說法，當修諸功德。如來法者，甚深微妙，善住安隱。一切行無常、一切法無我、泥洹為滅盡。意能御亂，與人說法，不懷懈怠。是故，說曰：至誠甘露說。

出言真正，輒有所度。趣道之要，由是通達。是故，說曰：說法無有上。

如念真實，本際清淨。亦不顛倒，不懷虛詐。如法者，名句、身句、味句。真如法性，亦不變易。是故，說曰：諦說義如法。

無漏善法，永離塵垢。至解脫門，逮無礙道。是故，說曰：是為立道根。

說如佛言者　是吉得滅度　為能斷苦際　是謂言中上

說四意止，究生死原，係念專意。或說意斷，精進不懈。或說神足，兼逮定根。或說根義，於中逮慧根。或說力義，成就於力。或說覺意，令達覺法。或說八直道，分別八道。亦復說若干眾法，名身句身味身。如來，或說八十千諸度，使眾生類，乘此度，而度彼岸。

是故，說曰：說如佛言者。

永寂之處，吉無不利。脫眾苦患，離諸結使。亦復脫於生老病死憂慼難禍。

是故，說曰：是吉得泥洹。

所謂苦者，五盛陰身，牽致冥室，不覩慧明。

苦有八相：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怨憎會苦、愛別離苦、所求不得苦。

取要言之，五盛陰苦。

阿僧祇眾生，涉歷苦途，至永寂處。如今眾生，履行妙觀，越苦境界，至無為岸者，皆由佛恩。

是故，說曰：為能斷苦際。

所出言教，無能過上，亦非二乘所能逮及。曠濟無量，亦無邊福。

是故，說曰：是謂言中上。

⑩　行品

一法過去　謂妄語人　不免後世　無惡不更

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像如經行，漸漸以次至羅云房中。

時，羅云遙見世尊，即從坐起，更拂拭牀坐，具清淨水。

世尊至房偏，踞羅云床，取清淨水洗手足，留少殘水。

告羅云曰：汝見留此水不？

唯然，已見。

佛告羅云：沙門執行，亦復如是。不知慚愧，無有恥辱。羅云！當知：設有比丘，如此行者，無惡不更，無痛不遭。猶此惡垢水，不可淨用。

爾時，世尊躬自瀉水於地，告羅云曰：汝見吾瀉水在地不乎？

唯然，已見。

其有至誠執意妄語，不知慚愧，無有恥辱。如此之行，無惡不涉。

爾時，世尊手執水器覆地。語羅云曰：汝見我覆此器不？

唯然，已見。

若有至誠執意妄語，不知慚愧，無有羞辱。如此之類，無惡不涉。爾時，世尊告羅云曰：汝今當作是學：彈指戲笑之間，不得妄語，況至誠妄語乎？如是，羅云！當作是學。

是故，說曰：一法過去，謂妄語人。二百五十戒威儀內禁，七法所說，犯一法者，則受其愆。是故，說曰：一法過去，謂妄語人。已捨後世功勳善本。夫，人妄語，眾人證知，況言重作罪。涉歷艱苦，無不周遍。

是故，說曰：不免後世，無惡不更。

寧啖燒鐵　吞飲烊銅　不以無戒　食人信施

猶如鐵丸，猛火燒赤，取而吞之。燒脣，燒舌，燒咽，燒腹，下過。雖有此苦，自致死亡。不緣此，入地獄餓鬼畜生，受苦無量。

是故，說曰：寧啖燒鐵，吞飲洋銅。不持戒人，外荷法服，內懷姦詭。信無實行，自大憍人。少有所知，誇世自譽。受人信施，謂宜應爾。不慮後世，萬毒加形。見諸持梵行人，興輕蔑心，死輒墮惡。身口意不具，亦不修威儀禮節，出入行來，違失禁限。見人得養，生嫉妒心。死輒受困，無罪不受。是故，說曰：不以無戒，食人信施。

若人畏苦　亦不樂苦　勿造惡行　念尋變悔

己身畏苦，不得施苦於人。施苦於人者，後受其報。是身如地，隨其所種，各獲其果。眾生之類亦復如是，隨其種罪，後受其報。人心不同，猶如形像，罪苦追身，無有脫者。是故，說曰：若人畏苦，亦不樂苦。不得為惡，加被一切。夫，人自利，乃得利人。不能自益，安得益人？若處鬧中，若在閑靜，若大若小，可見不可見，當遠離於惡，如避劫燒。

是故，說曰：勿造惡行，念尋變悔。

至誠為惡　已作當作　不免於苦　欲避何益

或復有人，已作當作方作。已作過去、方作現在、當作未來。三世作惡，不知苦至。

是故，說曰：至誠為惡，已作當作。

眾生之類，心好為惡，不知後罪報至。若於現身，犯王者禁，隨罪輕重，料簡決斷。此內法禁亦復如是，習惡不自覺，縱情弛意。

是故，說曰：不免於苦，欲避何益。

死王閻羅，遣獄卒阿傍，迎罪人魂神，身被五繫，將至閻羅王所。

王問罪人：汝頗見第一天使不耶？

對曰：不見。

王問罪人：云何，男子！汝生在人間。時，經過村落城郭郡縣。見諸男女，父母懷抱，未能離大小便。父母推燥處濕，沐浴澡洗，澣浣衣裳。汝為見不？

對曰：已見。

王告罪人曰：汝何不作是慮：「於現法中見善惡報。當自謹慎，淨身口意，修諸善法。」

罪人報曰：處在人間，放意自恣，愚不識真。本我所造，今受其報。

王告罪人：如卿來語，卿本自造，今當受報。使放逸人，知禁制難犯。汝所作罪業，非父母為，亦非兄弟五親沙門婆羅門所造。

爾時，閻羅王以此第一天使教誡。

次復第二天使教誡之：汝頗見第二天使不耶？

對曰：不見。

王問罪人：云何，男子！汝在人間，經過村落郡縣城邑。見諸男女，疾病困篤，坐床褥上，或坐或臥？

罪人報曰：已見。

云何，男子！汝何不作是念：「於現在法中，其罪如此。當自謹慎，淨身口意，修諸善法。」

罪人報曰：處在人間，放逸自恣，愚不識真。本我所造，今受其殃。

王告罪人：如卿所說。卿本自造，今當受報。使放逸人，知禁制難犯。汝所作罪，非父母為，亦非兄弟五親沙門婆羅門所造，亦非諸天世人教卿所作。

爾時，王以此第二天使教誡已。

次與第三天使重教誡之：汝頗見第三天使不耶？

對曰：不見。

王問罪人：云何，男子！汝在人間，經過村落城郭郡縣。見諸老人，柱杖呻吟，行步脊僂，頭白齒落，飲食枯竭，命在旦夕。汝為見不？

罪人對曰：唯然，見之。

王問罪人：云何，男子！汝何不作是念：「於現法中，其事如此。當自謹慎，淨身口意，修諸善法。」

罪人報曰：處在人間，放逸自恣，愚不識真。本我所造，今受其殃。

王告罪人：如卿所說。卿本自造，今當受報。使放逸人，知禁制難犯。汝所作罪，非父母為，亦非兄弟五親沙門婆羅門所造，亦非諸天世人教卿使作。

時，閻羅王以此第三天使教誡已。

次以第四天使重教誡之：汝頗見第四天使不？

對曰：不見。

王問罪人：云何，男子？汝在人間，經過城郭郡縣村落。見諸男女，有終亡者。或死經一日二日，乃至七日，身體膖脹，膿血流出。或為烏鵲虎狼所見啖食。汝見不耶？

罪人報曰：唯然，見之。

云何，男子！汝何不作是念：「於現法中，其事如此。當自謹慎，淨身口意，修諸善法。」

罪人報曰：處在人間，放逸自恣，愚不識真。本我所造，今受其殃。

王告罪人：如卿所說。卿本自造，今當受報。使放逸人，知禁制難犯。汝所作罪，亦非父母兄弟五親沙門婆羅門所造，亦非諸天世人教卿使作。

時，閻羅王以此第四天使教誡已。

次以第五天使重教誡之：汝頗見第五天使不？

對曰：不見。

王問罪人：云何，男子！汝在人間，經過城郭郡縣村落。見諸男子，偷盜作賊，為王所縛，或截手截脚，或截耳截鼻，或生剝其皮，或拔頸筋，或以鋸鋸頸。或以長橛，刺臆從口出。或融銅灌身，或支節解其形。或倒懸於樹，經於七日，以箭射殺。或生革絡頭，反縛野地上，棄之曠野。或開腹抽腸，以草充之。汝為見不？

對曰：唯然，見之。

云何，男子！汝何不作是念：「於現法中，其事如此。當自謹慎，淨身口意，修諸善法。」

罪人報曰：處在人間，放逸自恣，愚不識真。本我所造，今受其報。

王告罪人：如卿所說。卿本自造，今當受報。使放逸人，知禁制難犯。汝所作罪，亦非父母兄弟五親沙門婆羅門所造，亦非諸天世人教卿使作。

時，閻羅王以此第五天使教誡已。

即以罪人付獄卒，將詣鑊湯所，隨罪輕重，使入百三十六鑊湯，經歷劫數，

受苦難量。

是故，說曰：欲避何益。

非空非海中　非入山石間　莫能於此處　避免宿惡殃

昔，佛在釋翅瘦迦惟羅越國尼鳩類園中。

爾時，流離王，集四種兵，欲往攻伐舍夷國。

將諸營從，退父王位，自立為王。

有一惡臣名曰耶利，白流離王：王本為王子時，至舍夷外家舍，到佛精舍，為釋子所毀辱。時王見勅：「若我為王，便啟此事。」今時已到，兵馬興盛。

即勅嚴駕，欲往報怨。

佛知其意，先至道側，坐枯樹下。

時，流離王躬率兵馬，往伐舍夷國。道遇如來，即前禮覲，前白世尊：此間多諸好樹，枝葉繁茂。何以捨之，坐枯樹下？

佛告王曰：五親蔭厚，不可捨離。昔此樹茂，枝葉熾盛，曾經過此，得樹蔭

力。

王尋退還，還詣兵眾，告語上下：我等宜還，不應前進。所以然者，如來今日，為彼五親，必佐神力，不可攻伐。

臣佐白王：如來豈能恒坐樹下乎？

如來見流離王去後，知此宿緣，不可得避。以宿命智，觀其所由，觀諸釋種必當受苦。即從坐而去，還至比丘僧中，在眾而坐。

時，大目連見如來憐愍五親如有憂悒，往到佛所，前白佛言：今流離王攻舍夷國，念其中人，當遭辛苦。欲以方便，救接彼國。一者舉舍夷國著虛空中，二者舉舍夷國著大海中，三者舉舍夷國著須彌山腹裏。四者舉舍夷國人著此地下他方世界。令流離王，不知其處。

佛告目連：知卿雖有此智德，神足無量，安隱舍夷國人耳。何能安處宿對人耶？

於是，目連禮已便退。

爾時，世尊與諸大眾，敷演其義。欲使正法，久存於世。示現宿對，永不可

避。大眾聞其所說，悵然悲泣。愍流離王，當報宿緣。在於大眾，而說頌曰：

非空非海中　非入山石間　莫能於是處　避免宿惡殃

眾生有苦惱　不得免老死　唯有仁智者　不念人非惡

若見他人非法之事，覺寤比丘專念五法，然後興發人意。

云何為五？①謂為前人，契經不流利。②戒不成就。③定意不具。④愚無黠慧。⑤諸漏不盡。

是故，說曰：眾生有苦惱，不得免老死。

欲止彼人，當自謹慎。己自為穢，復止他者，為人所譏，嗤其所為。是故，智者終已遠離。縛中牢者，莫若緣對。縛處在泥犁，無有繫縛者。隨罪輕重，各受其報。

是故，說曰：唯有仁智者，不念人非惡。

妄證求賂　行己不正　怨譖良人　以枉治士

罪縛斯人　自投在坑

或有眾生，不自量己，內不思惟，恒求人短。見非則喜、見善不從。所行眾事，以邪為正。

是故，說曰：妄證求賂，行己不正。

或有良善之人，意在貪學，衣不蓋形，食不充口，為愚者所輕。障塞其德，不使顯現。緣是致咎，復當經歷百三十六地獄，從一地獄至一地獄，其中受苦不可稱計。以融銅為食，以釜湯為室，以膿血為盛饌，以髓腦為脂澤。畢彼罪已，來入畜生，受形若干，志趣不同，或高或下。食以芻草，擔負重載，皆由先世抵突所致。若生餓鬼，以空氣充腹，以針刺腹，內氣泄出，尋還滿腹。猶如羅縠觀空，表裏悉現。

是故，說曰：怨譖良人，以枉治士。

行對追身，如影隨形，奔趣五道，涉苦無量。所至到處，不離四縛五結。設處為人，恒在牢獄繫閉。身被拷掠，求死不得。

是故，說曰：罪縛斯人，自投在坑。

夫士為行　好之與惡　各自為身　終不敗亡

一切有形眾生之類，心念口言，身口意行。是故，說曰：夫士為行。或善不善，若好若醜，若苦若樂，或苦痛樂痛。斯名善惡，皆由行興。是故，說曰：好之與惡。人為善惡，若苦若樂，若好若醜，盡當受報，無免之者。善生天上，惡入地獄。是故，說曰：各自為身。

夫，善惡之行，猶形影相追，受對由行，終不毀敗。正使天焦地融，須彌崩頹，海水枯涸，日月墮地，星宿凋落。善惡之報，終不毀敗。於是，頌曰：

動轉屈申　影常親附　或起或住　不離其形
不但影隨　形亦隨影　猶行善惡　終不相離

是故，說曰：終不敗亡。

好取之士　自以為可　沒取彼者　人亦滅亡

夫，人自善其身，不當念彼長短，亦莫譏別，擇地取要。若詭欺於人，虛妄不實。於百千生，沒彼生此，恒為人欺。展轉受報，不離縛著。隨本作行，今受其報。如種果樹，苦得苦果，甜得甜果。善惡之報，亦復如是。善受天福，惡報地獄。

是故，說曰：好取之士，自以為可。沒彼取者，人亦滅亡。

作惡不起　如兵所截　牽往不覺　已墮惡道

後受苦報　乃知前習

愚人思慮，不與善俱。晝夜興想殺盜婬妖，犯十惡行。

是故，說曰：作惡不起，如兵所截。

終不還變有迴顧心。何以故爾？愚人自作是念：檀越施主，素自貧匱。慳嫉

之人，反更富貴。

是以愚者見此譏變，執意遂堅，心不開悟。

是故，說曰：作惡不起，如兵所截。

不知現世後世所作善惡諸不善行，不慮後當無有覆護。

是故，說曰：牽往不覺，己墮惡道。

昔，有居士誡勅家人：以雉為食，先持雉肉著釜中，然後方覓火煮之。不覺有蛇來墮於釜中煮之。

居士食法，要當問師。

師曰：此不可食。

不從師教，遂便食之，經宿蛇毒內發。

方更問師，師曰：不從我命，知當如何？

爾時，醫師向彼而說頌曰：

貪味遂食毒　不從吾往言　為毒之所困　後乃自覺悟

爾時，世尊告眾會人：當為是離是。夫，人為惡，死入地獄。修行善者，受

彼天福。然，此眾生著有來久，不計無常遷變之事，不受如來真實至教。謂惡為善，以是為非。

爾時，世尊便說此偈：

愚心不開悟　習惡不從吾　受苦地獄痛　後乃憶真教
地獄燒炙痛　餓鬼飢饉苦　畜生償重苦
是故，說曰：後受苦報，乃知前習。

兇人行虐　沉漸數數　快欲為之　罪報自然

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拘薩羅國波斯匿王，在閑堂空室，自生想念：何等眾生不自念己？

時，王復重思惟：諸有身口意念惡顛倒者，是謂斯人不自念己。

云何眾生而自念己？若有眾生，身口意行清淨，是謂斯人為自念己。

爾時，王波斯匿即從閑堂靜室起，即嚴駕羽葆車，將諸營從，至世尊所。到已，頭面禮足，在一面坐。須臾退坐，前白佛言：向在閑堂靜室，自生心念：

「何等眾生自念己？何等眾生不自念己？」時，我，世尊！復重思念：「諸有身口意念惡顛倒者，是謂斯人不自念己。云何眾生而自念己？若有眾生身口意行清淨，是謂斯人為自念己。」

爾時，世尊告波斯匿曰：如是。如王所言：「諸有身口意行不清淨者，其人則不自念己。若有身口意清淨者，則為自念己。」所以然者，大王！當知：諸有不自念己，為自減損、興不善法。諸有身口意行清淨者，則自為己。所以然者，以其人修清淨行故。

爾時，尊者馬聲便說斯偈：

夫人習惡者　不慮後世緣　為惡自受殃　殃身永不滅

是故，說曰：兇人行虐，沉漸數數。

所生之處，受其惡報。生地獄中，榜笞無量。餓鬼中，愚惑為苦。生畜生中，償罪為苦。若生人中，行缺為苦。

是故，說曰：快欲為之，罪報自然。

凡人為惡　不能自覺　愚癡快意　後受鬱毒。

凡夫愚人，恒懷愚惑，恣情為惡，不能改更，亦不知後受其報。猶如有人，行過山嶮。兩邊嶮峻，閉眼而過，不知身危，或致命終。此凡夫人亦復如是。生盲無智，亦不知後當受報。

是故，說曰：凡人為惡，不能自覺。

有智之士，明眼視瞻。猶如一趣之道，有大火坑。行人經過，先不諳道。明者指授，語行人曰：中道有大火坑，不得經過。卿等可於此息意，勿復前行。

諸人意勇，不信其語，各共進前，皆墮火坑，受痛甚苦，號天喚呼，悔亦無及。自相謂言：智人所勅，不從其教。今受苦痛，知當訴誰？

此眾生類顛倒，亦復如是。一向趣人道，為智人所訶止：道多艱難，有鬱毒痛。卿等設欲前進，必遇此患，不免其難。

是故，說曰：愚癡快意，後受鬱毒。

夫人行惡　還自熾然　啼泣流面　後受其報

純惡不善，不念不喜。

是故，說曰：夫人行惡。

若人懷變悔心，知有愁憂之惱，晝夜憂思，以致煩熱。

是故，說曰：夫人行惡，還自熾然。

晝夜悲泣，蓬頭亂髮，舉聲悲泣。

是故，說曰：啼泣流面。

酸苦無量，不可愛樂，兼有愁憂苦惱，艱難無數，憂慮百千。

是故，說曰：後受其報也。

吉人行德　相隨積增　甘心為之　福應自然

猶如有人，行應德至。為天人所恭敬，歎譽其德，稱揚善名，四遠皆聞。無數諸人，皆來供養。

是故，說曰：吉人行德。

晝夜喜慶，無有憂愁。心意歡悅，無有煩熱。

是故，說曰：相隨積增。

若生天身，福應自然，宮室百億，五色玄黃，快樂無極。

若生人間，五樂自娛，作倡伎樂，以自歡悅。心意怡然，不興亂想。

是故，說曰：甘心為之，福應自然。

戲笑為惡　已作身行　號泣受報　隨行罪至

善惡之行，皆有輕重。身口意造，非獨一類。

或依己身，戲笑為惡，觸嬈眾生，不安其所。或以瓦石刀器，共相傷害。或合會彼此，由致鬥訟。猶如世人，好喜鬥羊鬥雞、鬥駝鬥牛、鬥人鬥象。或以罵詈來往，見以歡喜，不能自勝。若其壽終，啼哭受苦。

是故，說曰：戲笑為惡，已作身行。號泣受報，隨行罪至。

惡不即時　如穀牛乳　罪在陰伺　如灰覆火

夫，人造行，報不即應。

昔，有異國生即應草。若以彼草著乳中者，即成為酪，不移時節。是故，說曰：惡不即時，如穀牛乳。

若不爾者，其義云何？答曰：愚者被燒，然後乃悟。猶若以灰覆火，人不覺，足往蹈之，漸漸熱徹，乃知燒足。此眾生類，亦復如是。當行惡時，甘心悅豫。若壽終後，身墮惡道，五毒加治，乃自覺悟，方知罪至。是故，說曰：罪在陰伺，如灰覆火。

惡不即時　如彼利劍　不慮後世　當受其報

或有眾生，習其惡本，壽經百年，自恃年壽，謂為無罪。自相謂言：人之為惡，皆謂有罪。我躬行之，方更延壽。諸有屠兒獵師，自興誹謗謂：沙門瞿曇，行不真實。好行妄語，虛辭萬端。教勅弟子，言：「諸有殺生傷害人物者，身壞命終，當入地獄畜生餓鬼，受苦

無量。」

是故，世尊躬說偈曰：

惡為惡所纏　為惡不自覺　至惡知惡至　受惡惡根原

時，彼屠兒聞佛所說，猶不改更。

是故，說曰：惡不即時，如穀牛乳，不慮後世，當受其報。

報對卒至，乃知為惡，復當經歷地獄餓鬼畜生。

是故，說曰：不慮後世，當受其報。

如鐵生垢　反食其身　惡生於心　還自壞形

猶如淨鐵，及明淨鏡。瑩治淨潔，無有塵垢。然，其人藏隱不牢，或在土中或在濕地，便生重垢。觸便碎散，不任本用。

猶如利刀，人所愛敬，恒自防備，不離其身。中便忘誤，安置不牢，便生塵垢，本鐵不存。追惟此刀，乃無有價，一朝壞敗，不可任用。

是故，說曰：如鐵生垢，反食其身。

彼修行人，亦復如是。為貪欲所覆閉，不慮後世殃疊眾惱。與惡知識從事，不以善為友。緣是致殃，自毀其根。不修梵行，婬姝不淨，已自招患，而受其報。

是故，說曰：惡生於心，還自害形。

⑪ 信品

信慚戒意財　是法雅士譽　斯道明智說　如是昇天世

世倘有人，族姓男族姓女，有此信財，慚愧、戒意財者。便為億百千眾生，於中獨尊貴，為人所敬，眾生樂從，不能去離。

是故，說曰：信慚戒意財。

諸佛世尊及辟支佛，皆逮度無極，眾行不缺，為賢聖所譽。

是故，說曰：是法雅士譽。

明智之人，聰明黠慧，能演其道，暢說旨要。

云何名為道？道者是誰？所謂道者，無形無聲，尋迹不可覩，智者所履，非愚所習，清淨所修，非穢濁所行。

是故，說曰：斯道明智說。

人欲求福，安處無為。有信有慚，聞施慧智，皆生天路。

或有人偏有信，因信生天者，其福不廣。

或以慚愧，因慚愧生天。或以戒，因戒生天。或以聞，因聞生天。或以施，

因施生天。或以慧，因慧生天。其福不廣，受福微少，蓋不足言。

或有眾生，但持戒生天者，唯有一天女、一伎樂、己身為三。或有諸天，共一器食。

若持一行，而生天者，舉手食黑，覆口食之。

若眾行具足而生天者，舉手食白，在眾顯現，而不匿藏。

眾戒具足，慚愧戒聞，生彼天者，玉女營從，不可稱計，七寶宮殿，所欲自恣，作倡伎樂，極自歡悅。

是故，說曰：如是昇天世。

愚不修天行　亦不譽布施　信施助善者　從是到彼安

慳嫉妒疑，意性局短，無惠施心。亦復不造後世良祐福田，復無勇猛諸善德本。

是故，說曰：愚不修天行。

愚癡之人，自不布施，見施便怒。好修惡業，不行善法，習近愚法。

如所說言，愚不好施，智者所忌。

愚人執心，意性剛強，雖欲惠施，意終不悟。慧人分別，知之不要。

是故，說曰：亦不譽布施。

智人財施，意不怯弱。信施受福，慳嫉為病。

是故，說曰：信施助善者。

若從此間，上昇於天，天上獨王。生於世間，豪貴無極。由是，自致入滅盡泥洹，無有生老病死諸患。寂然永息，亦不著斷。

是故，說曰：從是到彼安。

信者真人長　念法所住安　近者意得上　智壽壽中賢

昔，佛在阿羅毘鬼界處。

彼國中，時有暴鬼名阿羅婆，恒啖生人，日數十人，奴婢悉盡。

時，彼國界人民自相謂言：我等為此惡鬼所食，死者狼籍、在者無幾。我等宜可求謝彼鬼，家家以次，日送一人，供彼厨宰。然後乃有生路耳。

時，彼人民如其所言，求鬼得恩，日送一人。先遣奴婢，無復遺餘。次遣兒息。

時，有那憂羅父長者，素尠兒息，即日生一男兒，顏貌殊特，世之希有，面如桃花，視之無厭。次應飼鬼，復是其日。

時，彼長者饒財多寶，象馬七珍不可稱計，金銀珍寶、車渠、馬瑙、珊瑚、琥珀、水精、琉璃，無價寶物，充滿庫藏。長者躬自在街巷求買奴婢，以供彼鬼，而不能得。

爾時，長者向天地諸神自歸求哀：奈何！亡我所天！吾今日唯生一子滿我誓願，今日次飼彼惡鬼。

復遙歸命如來世尊：當見哀愍，拔斯苦難。

爾時，世尊三達六通，知長者心意煩熾無所恃怙。以其神力，至彼鬼界。正值阿羅婆鬼大集鬼眾，至四王所。

時，有軻陀羅鬼，將乘虛，過彼鬼界上，盡其力勢，不能得過。內自思惟：計吾力勢，能移山飛岳，倒覆天地，神力所接，無所罣礙。吾常由此經過，亦

無艱難。今日何為有此躓頓？

即從空下，詣彼鬼舍。遙見世尊，光相明著，即前禮足，右遶三匝，便退而去。到彼大集鬼界，語阿羅婆鬼曰：汝今賢士，快得善利。所以然者，瞿曇大沙門在汝界住。

惡鬼聞已，瞋恚興盛。心口自語：吾行不在，便為沙門所見輕易。語彼軻陀羅鬼曰：吾今還家與沙門共鬥。設我得勝，則無沙門。若我不如，便當自喪，不行於世。

阿羅婆鬼將軍還詣本界。到已，語世尊曰：速出，沙門！不須停住。

如來如其語出。

還入，沙門！

如來，如其語入。如是至三。

世尊告曰：吾以從汝意，三出三入。更有進退，不從汝意。

鬼曰：世尊！若沙門不出者，當問沙門義。若不報義者，當破沙門腹，而飲其血。當使沸血，從面孔出。當捉汝臂，掉著江表。

如來告曰：吾亦不見沙門婆羅門梵魔眾聖天若非天，能破我腹，及使沸血從面孔出。汝欲問義者，今正是時。吾當與汝一一分別。

即以說偈，問如來曰：

人業何者上　何行致歡樂　何要出要者　何壽壽中上

世尊以偈告曰：

信者真人長　念法所住安　近者意得上　智壽壽中賢

時，彼阿羅婆鬼聞佛真實之義，心開意解，即前五體投地，自歸如來：我今自歸大沙門足下，歸命法、歸命比丘僧。自今已始，不復殺生，願為優婆塞。

世尊告曰：善來賢士！可從如來修奉五戒。於現法中，獲無量果報。

鬼白佛言：自受鬼身以來，恒食生人，不食死人肉血。設當修奉五戒者，云何得全其命？

佛告鬼曰：去此直北，有無量眾生。彼國常儀：國主大臣父母宗族，有死亡者，以刀畫面，或畫胸脅，血出如涌泉。汝可食之，又不毀戒，得全性命。

即受五戒：

為優婆塞，盡其壽命，不得殺生，亦不念殺，亦不教人殺。能者，報曰「優鼻」。

為優婆塞，盡其壽命，不得不與取，不得念取，不得教人取。能者，報曰：「優鼻」。

為優婆塞，盡其壽命，不得婬姝，犯他妻婦，不得教人婬姝。能者，報曰：「優鼻」。

為優婆塞，盡其壽命，不得妄語，不得教人妄語、鬥亂彼此。能者，報曰：「優鼻」。

為優婆塞，盡其壽命，不得飲酒，不得嘗酒，不得教人飲酒。能者，報曰：「優鼻」。

時，阿羅婆居士那憂羅父，躬抱其兒，沐浴澡洗，更著新衣，將來至鬼界，付與鬼將軍。

爾時，彼鬼受已付佛，佛復受已，復付其父。以其手手相付，字曰手寶。

由兒因緣，故說此偈：

信者真人長　念法所住安　近者意得上　智壽壽中賢

佛契經說：告諸比丘：「若見豪貴長者，饒財多寶，七珍具足，無所缺乏。當念親近，微說道教，論施論戒生天之德。如此眾行，信為原首。」

是故，說曰：信為真人長。

念法之人，當受快樂。樂有二義：一者世俗樂，二者第一義樂。世俗樂者，天上世間。第一義樂者，賢聖四禪以為樂也。念法之人，獲此二樂。

是故，說曰：念法所住安。

生死流轉，周而復始，唯貴信義，真實為上。若人妄語，生輒宗族不和穆。死入地獄，千具犁牛，而耕其舌。生餓鬼畜生，苦惱無量。設生為人，恒被誹謗，言不信用。

是故，說曰：近者意得上。

受諸果證，於世無限，永捨生死壽，前進賢聖之壽。賢聖壽者，心常遊在百千定意，應機之辯，問便能報。

是故，說曰：智壽壽中賢。

信財乃得道　自致法滅度　善聞從得慧　一切縛得解

賢聖無疑信，終不離三寶。一向念佛，修阿羅漢業。至心念佛，所造功德，若人信心，向百須陀洹、向百斯陀含、向百阿那含，不如信心向一阿羅漢。信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皆得生天。信阿羅漢者，則信泥洹徑路。

是故，說曰：信財乃得道，自致法滅度。

承受師教，從本至竟，究暢義味，執義思惟，不失本際。

昔，有一比丘名婆耶羅，好習奇異，搜求妙術，從師受法，義理不失。比丘學術，未盡師法。師外遇客，醉酒還歸，却踞其床，床脚即折。恐師顛倒，以身擔床，終竟一夜至曉。

問其弟子：卿作何等？

弟子答曰：師！昨醉歸，踞其床，床脚折。弟子以身擔床耳。

師感其意：我有技術，盡當教卿，終不惜也。

技術已備，師復試其意。師飲鹽湯，即吐在地，使弟子食之。弟子即欲食之。師捉止之：卿術已成，吉無不利。方憶佛語教誡之言：「善聞從得慧」。信哉斯言。盡能斷諸七使九結，諸縛持入十二因緣，永盡無餘，已捨已離。是故，說曰：一切縛得解。

信之與戒　慧意能行　健夫度恚　從是脫淵

彼修行人，執信守戒，持心無亂想。具足二業者，便為眾生所見尊奉。在大眾中，獨步無匹。猶如滿月，處在眾星。

若有親近修篤信心，所生之處，多饒財寶，象馬七珍，無所渴乏。斯由信心難沮壞故。

設復行人，守戒不缺，懷抱翫習，晝夜孜孜。猶人抱劍履冰，守護禁戒，無所缺漏，便為無數眾生而為上首。身壞命終，生善處天上。是故，說曰：信之與戒。

身口意無所傷損，思惟止觀，攝諸亂意。

如來說偈：三業具足，端坐一意，多誦無厭，執事勸佐。是謂三。

復有三業：一者惠施，二者持戒，三者思惟。是謂三。

信者屬施，戒攝不殺，定攝思惟。

是故，說曰：慧意能行。

健夫者，謂立根得力，已入賢聖境。怨恨恚怒，永息不生。內外清徹，猶天琉璃。所作已辦，更不處胎。眾智具足，內已潔淨，外化無倦。

是故，說曰：健夫度恚。

能具此眾德者，斯人希有。

所以然者，以其脫縛著故。正使命終，名稱遠布。

是故，說曰：從是脫淵。

信使戒成　亦壽智慧　在在能行　處處見養

問　誰成就信戒？

㊒　賢聖人須陀洹、斯陀含。

凡夫人者，已成復失。所以然者，皆由貪欲瞋恚愚癡所致，與惡知識從事所致，不與善師從事所致，失時失果失人。

須陀洹、斯陀含者，不為此所蹈踐。正使作佛形像，來試其人者。作若干變化，心不移易，不為彼屈。

昔，舍衛城裏，有最勝長者，多饒財寶，象馬七珍，庫藏充滿。然，為人慳貪，不肯惠施。其有乞者，不聽入內。守瞻門戶，牢固門戶，七重皆作重關。石屑塗壁，恐鼠穿牆。以鐵籠蓋屋，以防飛鳥。家不畜狗，恐損米穀。

爾時，世尊告阿難曰：汝往詣彼，降最勝長者。

是時，阿難敬奉佛教。即著衣持鉢，詣舍衛城，到長者家。

語長者曰：如來恒說：「夫，人布施給窮乏者，得五功德。云何為五？一者壽，二者色，三者力，四者樂，五者辯。」其有施者，獲此五德。

長者自惟：吾聞「瞿曇沙門，高才博學。所演經典，八萬四千億象，所載不勝。今日，多聞弟子來至我家，但說布施。貪著財貨，斯是乞士之法，非是賢

智。」

爾時，阿難廣採經義，隨時適彼長者。然，其長者，心如剛鐵，不可移易。語阿難曰：今日欲中，有受請處？為欲乞食？

阿難報曰：亦無請處，今當乞食。

長者尋語阿難：日已欲中，宜知是時。

阿難即起捨出，更詣餘家乞食。還至世尊所，白世尊曰：慳貪長者，執意堅固，不可降伏。

明日清旦，佛告阿那律曰：汝往詣彼，降伏慳貪長者。

阿那律受教，即往長者家，與共相見。漸與長者說微妙法：如來．至真．等正覺恒說此法：「夫，人布施給窮乏者，獲福無量，現世後身，封受自然。」

長者復念：吾聞「阿那律者，捨豪族位，出家為道，恒受五百鉢食供養。」然無厭足。今復來詣吾家，勸我布施。復是乞人，非賢士之法。

尋語阿那律：日欲逼中，宜知是時。

阿那律即起捨出，更適餘家乞食。還至世尊所，白世尊曰：慳貪長者，執意堅固，不可降伏。

佛復告大迦葉：汝往降伏慳貪長者。

迦葉受教，詣彼長者家，與共相見。復與長者說微妙法：如來．至真．等正覺恒所說法：「若人布施，獲五功德，所生之處，人所愛敬。」

長者自念：斯人昔在家時，九百九十九具梨牛耕田，六十簞金粟，一簞三百四十斛。黔毘羅國第一賢女以為妻室，捨彼豪貴，今作沙門。何為至他家如乞人，所說歎譽布施，貪著財貨？

迦葉無數方便而為說法，意不開解，亦不移易。語迦葉曰：今日欲中，有受請處？為欲乞食？

迦葉報曰：亦無請處，今當乞食。

長者語迦葉：宜知是時。

即起捨出，更詣餘家。還白世尊：其人執心，意難沮壞。

佛復告目連：汝往詣彼慳貪長者。

目連受教，即往至彼長者家，與共相見，與說布施：如來．至真．等正覺恒說此法：「夫，人布施給窮乏者，獲福無量。現世後身，封受自然。」佛告比丘：「若有眾生，知施果報者。最後鉢中遺餘，己不取食，開意惠施。值賢聖良祐福田者，吾證明此其德無量。」

長者自惟：吾聞此人「神足無礙，能移山飛岳，翻覆天地。或移他方世界來入此土。眾生之類，無覺知者。」不能與吾現一神足，方說布施之福。將由慳貪，故存於懷。斯是乞人，非是賢士。

目連復說法，不釋其意。

語目連曰：今日欲中，有受請處？為欲乞食？宜知是時。

即適餘家。

佛復告舍利弗：汝往詣彼慳貪長者。

即復受教，詣彼長者，與共相見，在一面坐。告長者曰：夫，智達之士，當分別四法。云何為四智？一者分別布施，二者親近善知識，三者當離慳嫉，四者念修智達。

長者自惟：吾聞斯人「年至八歲，越眾論上。盡墮諸幢，無敢當者。長年十六，究盡閻浮利地書籍，無事不開，博古覽今，演暢幽奧，天文地理，書記圖讖，梵志曆術，盡皆通達。瞿曇沙門弟子之中，智慧第一。」謂為當說智慧微妙之教，今乃復說布施之德。復是乞人，非賢士也。

語舍利弗：為有請處？為欲乞食？宜知是時。

舍利弗即還至世尊所，前白佛言：其人慳貪，執心牢固。積薪至天，以火焚燒，融消其心，意故不革。惟願，世尊！躬降屈神，詣彼長者，示佛威力，除去慳心，開發愚惑。

爾時，世尊，猶如力士屈申臂頃，至長者家，坐於中庭。

最勝長者見世尊至，頭面禮足，在一面坐。

爾時，世尊告長者曰：夫人布施，獲五大功德。

長者白佛：云何布施得五大功德？

佛告長者：第一施者，謂不殺生。是謂，長者！第一施也。若有眾生，持不殺戒，則於一切眾生，慈心覆蓋，亦無恐懼。是謂第一施也。

長者自念：夫人殺生，皆由貧賤。吾今家內，饒財多寶，所欲自恣，何為當復殺生？此語善矣，當順其教。

即白佛言：願身自歸，當受佛戒，盡其壽命，不敢犯殺。

佛復告長者：不犯不與取。若有眾生，持不與取戒，則於一切眾生，慈心覆蓋，亦無恐懼。是謂第二大施。

長者自念：竊盜人物者，皆由貧賤。吾今家內，象馬七珍，金銀雜寶、車渠馬瑙，珊瑚琥珀，充滿庫藏。何為盜竊人物？斯言善矣，當順其教。

即白佛言：願身自歸當受佛戒，盡其壽命，不犯盜戒。

佛復告長者：若有眾生，不犯盜者，則於一切眾生，慈心覆蓋，亦無恐懼。是謂第二施也。

佛復告長者：不得婬姝犯他妻女。若有眾生，持不婬戒者，則於一切眾生，慈心覆蓋，亦無恐懼。是謂第三大施。

長者自念：己無妻者，則犯婬姝。吾今家內，婇女營從，動有萬數。設欲幸納，意猶不遍，況當犯他妻女？斯言善矣，當順其教。

即白佛言：願身自歸當受佛戒，盡其壽命，不犯婬姝。

佛復告長者：若有眾生，不犯婬姝。則於一切眾生，慈心覆蓋，亦無恐懼。是謂第三大施也。

佛復告長者：不得妄語，是謂第四大施。

長者自念：夫，人處世，所以妄語者，以其貧賤，不能自存。是以虛稱，詐逸詭調，為業故妄語耳。吾今家內，積財無數，居一億里，豈當妄語耶？斯言善矣，當順其教。

即白佛言：願身自歸當受佛戒，盡其壽命，不犯妄語。

佛告長者：不犯妄語者，則於一切眾生，慈心覆蓋，亦無恐懼。是謂第四大施。

佛復告長者：不得飲酒，是謂第五大施。

長者自念：夫，人飲酒三十六失，亡國破家，莫不由酒。若我飲酒，客來煩鬧，又損我酒，加致鬥亂。斯言善矣，當奉佛教。

即白佛言：願身自歸當受佛戒，盡其形壽，不犯酒失。

佛告長者：若有眾生，不犯酒者。則於一切眾生，慈心覆蓋，亦無恐懼。是謂第五大施。

時，彼長者內自思惟：如我外道異學內禁所犯：「若弟子事師，承受教誡，不問多少，要當報恩。供養財寶，給其所須。」

躬自入庫，選擇白氈。取不妙者，欲以獻佛。其所選者，捉輒極妙。如是數十反覆，不能得弊者。心口共爭，慳貪深固，意不開解。

正值爾時，阿須倫與忉利天共鬥。或阿須倫得勝，諸天不如。或諸天得勝，阿須倫不如。

爾時，世尊以天眼觀，清淨無瑕穢，見諸天阿須倫共鬥，復見長者施心慳心共爭。或施心得勝，慳心不如。或慳心得勝，施心不如。

爾時，世尊便說斯偈：

施與鬥共集　此業智不處　施時非鬥時　速施何為疑

最勝長者聞如來說偈，內懷慚愧，即出白氈，跪受呪願。

爾時，世尊漸與說微妙之法，講論妙行。所謂論者，施論戒論生天之論，欲

不淨想，漏為大患。

長者聞已，即於坐上，諸塵垢盡，得法眼淨，得法獲法，法法成就，分別諸法。於如來法，逮無所畏。即從坐起，頭面禮足，前白佛言：自今已始，願為優婆塞，盡形壽不殺。

如來默而可之。

歸命佛、歸命法、歸命比丘僧。受三自歸命已，如來即從坐起而去。

佛去不久，弊魔波旬化作佛形像，來至長者家，身有三十二相、八十種好，紫磨金色，圓光七尺。

長者見已，內自念曰：如來向出，還其何速？

敬意如見佛，而為禮之。

不審如來有何教誡？

偽佛告曰：吾謂長者「高才博智，分別機趣。」諦念長者「愚惑無智」。吾向所說四諦者，實非真諦。斯是顛倒，外道所習。

長者尋覺知為詐偽。即報之曰：止！止！勿語！吾獲慧眼，立牢固地。正使

汝化億千萬身，來至我所，欲使退轉我心者，其事不然。豈當以螢火之光，與日競明。田家埠阜，欲比須彌。鵝鷲烏鵲，金鳥並飛。以汝穢形欺詐偽身，設是幻師，不應久停，若是波旬，宜速還歸。

弊魔波旬聞是語已，慚形愧影，即還復身，復道而去。

若有眾生，信戒成就，終不為魔所沮也，況當須陀洹、斯陀含有退還乎？此事不然。

住凡夫地，未在道檢，見此幻形，則有退轉，則不成就。凡夫人者，先成而後退。

是故，說曰：信使戒成。

能究竟施，其間不有亂想。

須陀洹，見諦所斷八十八使，以施心永斷無餘。除欲界，七死七生。色界無色，一死一生。其餘生者，永盡無餘。

斯陀含者，以施心見諦所斷八十八使，婬怒癡薄。除欲界，一死一生。其餘生者，永盡無餘。

阿那含，三界見諦所斷結，欲界思惟所斷結，以施心永盡無餘。捨欲界生，除色界無色界，一死一生。其餘生者，永不生也。無復慳嫉意，不想念貪著世榮，眾智具足，壽不中夭。

是故，說曰：亦壽智慧。

慧人執行，以教化為本。意欲所適東西南北，輒有所益，興起佛事。

是故，說曰：在在能行。

已至彼界，便為眾生所見供養。在在處處，分流法化。

是故，說曰：處處見養。

比方世利　慧信為智　是財上寶　家產非常

世利，謂閻浮利地人身。何以故說世利？謂閻浮利人，以其閻浮利內，出諸佛世尊、辟支佛、阿羅漢、神仙得道者，行度無極。人於此間，身行善、口意行善。復於此間，信根成就，知有佛法僧。無復愚惑、染世塵勞。正使壽終，後無遺患。

是故，說曰：比方世利。有信、有智，則能具足八十千行。信御心本、智瓔珞身。信致大富、智成果證。

是故，說曰：慧信為智。寶中真者，謂智慧寶也。最勝最上，無有過者。極上微妙，不可譬喻為比。是故，說曰：是財上寶。

世財雖多。會有衰喪。

昔，石室城內有三居士。一名闍利，異姓人也。二名晡陀滿。三名婆波那。此三人，親兄弟也，多財饒寶，財產無極，象馬七珍，無所乏短。縣官盜賊水火災變，不能侵欺。

有一婆羅門，持伊羅鉢龍齋，冀望富貴，饒財多寶。

時，龍現身，語婆羅門：汝今何為勤身苦體，食風飲露，斷穀除味。在此持齋，為何所求？

婆羅門報曰：所以在神泉與龍齋者，冀望大富，獲致珍寶。

龍王報曰：汝不聞乎！吾有二號：一名伊羅鉢，二名財無厭。既名無厭，復從吾有所求耶？

婆羅門報曰：設不惠者，便於此命終，不能徒還。

龍王即出紫磨好金，以報婆羅門：石室城內有豪富長者，出自天竺，姓某字某。汝往至家，以此金與之，從彼求財。

時，婆羅門得金便去。至彼長者家，出金示之。

長者見金，告語：藏之，勿令人見。

將詣內館，召諸五親：此人遠送斯金與我。

五親飲食歡娛，藏金庫內。庫中雜物，盡沒入於地，還彼龍庫。不但一家左右，七家財物，亦復盡沒於地。

聲聞外布，徹彼三居士。復聞「龍王與梵志金，至石室城。使七豪貴人庫藏盡沒入於地，還至龍宮。」

時，三居士自相謂言：我等三家，資財無數，庫藏充滿，以法獲致，不枉濫人。終不為水火盜賊王法所奪。

國人聞之，謂為誇談，言與行違。普共聚集，詣彼三家。問居士曰：七家財寶，盡入龍宮。聞卿三人自相謂言：「家業財寶，以法獲致，不濫人物。」以何為證？可得知不？

時，三居士各出十斤，分為六段。將諸人民及七家亡失財主，往至龍泉，以金投泉，水皆涌沸，猶如鑊湯。龍王驚懼，即遣龍女，出金還歸，報謝使還。

順法財者，以理成辦，終不為水火盜賊所見侵欺。非義財者，枉濫人物，得以非道，便為盜賊水火王者所奪。彼七家者，即是其義。

是故，說曰：家產非常。

欲見諸真　樂聽講法　能捨慳垢　此之謂信

若有信心堅固，往見賢聖，造諸精舍塔寺，禮覲高德法師，問訊聽受，樂聞講法。

如契經所說：若有人著俗樂，家無所乏，造者便有五闕。云何為五？於是，其人樂以家里談論。若至眾中，便聞師教「夫，人執行，應當賢聖默然。」其

人心悔，誓不至眾：「吾所好樂者，眾人見呵。於我無益，復至眾為？」以不至眾，便不見聖。以不見聖，便不聞法。以不聞法，便墜墮凡夫，趣三惡道。是謂斯人於賢聖律第一闕也。

復次，斯人意所愛欲者，常自在會。前至眾中，聞諸法師說其滓穢。其人心悔，誓不至眾：「吾所好樂，眾人見呵。於我無益，復至眾為？」以不至眾，便不見聖。以不見聖，便不聞法。以不聞法，便墜凡夫，趣三惡道。是謂斯人於賢聖律第二闕也。

復次，斯人知親遠行，心常愛敬。行至眾中，便聞師教：「遠遊妨樂，知親企望，離師離眾，不至究竟。」其人心悔，誓不至眾：「吾所好樂者，眾人譏論。於我無益，復至眾為？」以不至眾，便不見聖。以不見聖，便不聞法。以不聞法，便墜凡夫，趣三惡道。是謂斯人於賢聖律第三闕也。

復次，斯人知親為眾擯棄。行至眾中，便聞師教，誨責知親。其人心悔，誓不至眾：「吾所好樂，眾人譏論。於我無益，復至眾為？」以不至眾，便不見聖。以不見聖，便不聞法。以不聞法，便墜凡夫，趣三惡道。是謂斯人於賢聖

律第四關也。

復次，斯人知親命終，追慕悲哀，不離食息。行至眾中，便聞師教「身死神離，當更受胎。」其人不信，謂為永滅。其人心悔，誓不至眾：「吾所好者，其人譏論。於我無益，復至眾為？」以不至眾，便不見聖。以不見聖，便不聞法。以不聞法，便墜凡夫，趣三惡道。是謂斯人於賢聖律第五關也。

是謂五關，不至大眾之所致也。

是故，說曰：欲見諸真，樂聽講法。

垢中深者，慳嫉為首。染污人心，不至於道。止人施心，斷諸德本，皆由慳嫉。若彼行人，心如死灰，持意如地。設遇財寶，終不貪欲。計彼財物，瓦石不異。唯信於道，不習顛倒。

是故，說曰：能捨慳垢，此之謂信。

信能渡河　其福難奪　能禁止盜　野沙門樂

信直至心，所向無礙。如所說近，行若遠遊，為人所誑。前實艱難，欺言無

患。斯人信已，涉路而進，雖遇艱難，通達無患。

有一直信人，欲渡江水。已至岸所，問行人曰：水為深淺？

答曰：齊踝而已。

執信而渡，實如所言。

正使斯人，戢信命終，所生之處，無違言者，眾人敬奉，言是福人。

是故，說曰：信能渡河。

昔，有一人，犯於王法，家產諸物，盡沒於官。

王勅其人：送汝家產財簿，盡詣於官。

其人齎福德名簿，送詣於官。

王問其人：吾勅汝送家產財簿，乃送福德簿耶？

其人報曰：後身家產簿者，此簿是也。今身家產簿，隨王所錄。

王聞斯語，心開意悟，息而不錄。

是故，說曰：其福難奪。

昔，舍衛城裏，有一長者，篤信三尊，慈仁惠施。苞育眾生，賙諸窮乏。

時天暴雨，電雷霹靂，盜竊忽至，劫掠財物。

長者尋覺，語彼賊曰：汝莫持去，吾欲與沙門。

賊聞斯語，眼則隨闇，手便不舉。賊帥相告，尋退而去。

是故，說曰：能禁止盜，野沙門樂。

沙門數至　智者所樂　及餘篤信　其間歡喜

見沙門者，心開意解，給施所須，隨時問訊，四事供養，衣被飯食床褥臥具病瘦醫藥。

是故，說曰：沙門數至，智者所樂。

比近村落，見其造福，皆佐歡喜，普共修善。

是故，說曰：及餘篤信。

或從遠來，躬自親奉，同發歡喜。出入行來，觀其威儀禮節。

是故，說曰：其間歡喜。

若人懷憂　貪他衣食　彼人晝夜　不得定意

昔，佛未出世時。爾時九十九種道，普皆興盛。如來出世，眾邪自滅。弟子翼從，皆得供養。

外道異學，內懷憎嫉，發心妬忌。見人得利養者，煩怨苦惱，誹謗而行。是謂外道生嫉心也。

或復有人，於內法中，雖復出家染道。不精勤於道，外像持律，內行不純。見人得利養者，興嫉妬心：吾亦出家，汝亦出家，汝獨受福，吾不得養。猶二阿羅漢，功齊行滿，俱無增減。一人招致利養追身不離。一人家家乞求不自給足。便自生念，興相似疑：吾獨何為不見供養？彼獨何福恒受利養？無垢道心，猶尚興想，況於凡夫能不生嫉？

唯有得佛三界特尊。毀辱之，不以憂慼。供養之，不以加歡。持心如地，亦無增減。

是故，說曰：若人懷憂，貪他衣食，彼人晝夜，不得定意。

若人能斷　盡其根原　彼人晝夜　而獲其定

畏將來罪，不生後世緣。盡其根萌，無復生兆。此亦如是，若能斷意根本所念，晝夜安隱，定意不亂，心之所念，隨意即至。

是故，說曰：若人能斷，盡其根原。彼人晝夜，而獲其定。

無信不習　好剝正言　如拙取水　掘泉揚泥

亦不親近，亦不承事。言談往反，設共從事者，善法有減，增諸不善。如拙取水者，從高山求，唐勞其功，不獲致水。正使掘地，得水揚泥，不可任飲。

是故，說曰：無信不習，好剝正言。如拙取水，掘泉揚泥。

賢夫習智　樂仰清流　如善取水　思冷不擾

賢夫者，謂佛弟子。

常當親近，承事供養。隨時瞻視，不使有乏，便獲大福。

戒身未具者，便能具足戒身、定身、慧身、解脫身、解脫見慧身。

猶如有人，渴愛於法，晝夜思慮，脣口焦爛，追尋不捨。猶水澄清，冷而不濁。

彼修行人，亦復如是。眾德具足，慈悲四等，恩及一切，廣及眾生，不自為己。穢濁結使，已盡不生。陰持入熱，無復根本。更受冷陰，無復熅氣。

是故，說曰：賢夫習智，樂仰清流。如善取水，思冷不擾。

信不染他　唯賢與仁　非好則遠　可好則學

染者，為沉重結使，婬怒癡具足，入骨徹髓。如此染者，常當遠離。所以然者，以其患重，不可習故。

是故，說曰：信不染他。

以得仙道，離世八業，修行清淨，己身無染，復不染他。所以然者，以其染本，不可近故。

是故，說曰：唯賢與仁。

斯是弊友，遠之如捨廁，如避惡狗、奔逸暴牛，如離惡馬、狂醉之象，如避

姦道賊寇。

是故，說曰：非好則遠。

如此人等，皆是賢聖，奉律之人，可敬可貴，天人所尊。猶澄清水，冷而且甘。猶人渴乏，求毘沙門，獲致財寶，無所患恨。猶人須花，當詣園圃。須珍寶者，當詣大海。

是故，說曰：可好則學。

截流而渡　無欲如梵　知行已盡　逮無量德

流者，結使之本，漏出色聲香味細滑意法。猶如江河諸流，盡趣于海。凡夫結使，亦復如是。漏出塵勞色聲香味細滑意法。

彼修行人，執智慧劍，斷而使住，不復漏出結使纏縛。

是故，說曰：截流而渡。

思惟斷欲。猶如梵志，晝夜精勤，勞形苦體，曝露屍骸，日夜翹足，仰事日月，願生梵天，受彼天福，為梵豪尊。便於此間，專精一意，思惟斷欲，修清淨行。

是故，說曰：無欲如梵。

無欲之人，內外清淨。練精其心，無復塵垢。

是故，說曰：知行已盡。

如此之人，受供無量。施一切凡夫人，不如施一須陀洹。所以然者，畢當盡一切生死，更不處三有故。斯陀含、阿那含，眾行具足，功德無量。施百須陀

洹，不如施一斯陀含。施百斯陀含，不如施一阿那含。

是故，說曰：逮無量德。

智者立行　精勤果獲　行人執緩　轉更增塵

或時誦習精微、入定坐禪、誦經、佐助眾事。執意勇健，不懷怯弱，晝夜孜孜，不懷懈倦。

是故，說曰：智者立行，精勤果獲。

夫，人出家，要由精勤，晝則經行，夜則禪定。不能順從佛教，佐助眾事，禮拜塔廟。方更懈怠，不勤三業，遂墮凡夫，不至究竟。

是故，說曰：行人執緩。

凡夫人，行不牢固，婬怒癡增。以出家學，受他信施，不能思惟道德，方更虛論萬端，行不真正，不誦習受。

是故，說曰：轉更增塵。

夫行舒緩　善之與惡　梵行不淨　不獲大果

人欲建行，要當究竟，所願畢果，終不中退。然，彼行人，心意舒遲，不能究竟。亦復不能誦習，有所成辦，不坐禪誦經，佐助眾事。

是故，說曰：夫行舒緩。

人欲習行，為善為惡，要當建志，必果所願。意欲趣善，必成其善。意欲趣惡，必成其惡。習垢多者，結使隨之。習善多者，結使尋滅。

或復苦行，具諸威儀，勞形苦體，曝露屍骸，仰事日月，五火自炙，臥寢荊棘，斷穀服氣，或食果蓏，欲成所願。

是故，說曰：善之與惡。

或復持戒，模貿天福，求生梵天。或求帝釋，六天魔王。復以戒福，求作聖王，典主四域。

是故，說曰：不淨梵行。

果中上者，解脫果也，最上最尊，無與等者。但受報果，不受證果。

是故，說曰：不獲大果。

譬如執蚖草　執緩則傷手　沙門不禁制　獄錄乃自賊

猶如學術戰鬥相擊、乘馬御車、飛輪擲索、撥橋馬蹈，比當了知。復當次學在家田業，收拾藏舉，望風燒野，收刈苗穀，知草剛軟。剛者牢執，緩則傷手。軟者緩持，無所傷損。

是故，說曰：譬如執蚖草，執緩則傷手。

沙門習行，亦復如是。習戒不牢，違失禁法，或修或捨。若有學人，先不學戒，入定徑路，分別慧明，或全失戒本，或漏脫半，皆由不隨善知識。習近惡知識，便生地獄中。

是故，說曰：沙門不禁制，獄錄乃自賊。

譬如拔蚖草　執牢不傷手　沙門禁制戒　漸近泥洹路

凡學之法，當盡師術。才技六藝，盡當備具。

猶如戰鬥，當有戰具，安脚定心，手執弓矢，隨意所趣，必果其心。

及獲家業，收拾藏舉。蓘草苗穀，亦復如是。

是故，說曰：譬如拔蓘草，執牢不傷手。

沙門持戒，難動如山，不可移轉，不為外邪所見沮壞。已離惡知識，與牢固善知識從事，知泥洹所趣。斯亦復是沙門禁戒，滅盡泥洹也。

是故，說曰：沙門禁制戒，漸近泥洹路。

難曉難了　沙門少智　多諸擾亂　愚者致苦

學道求佛難，出家遇師難，實為難曉。上法妙業，賢聖所學。

是故，說曰：難曉難了。

少智人者，不得為沙門。或處在居家，染著非要，不能捨離。或同釜竈，漏壞不完，不能捨離。或同床褥，穢漏不淨，不能捨離。設有一婦，盲跛憔悴，不能捨離。

是故，佛說：蠅困於蜘蛛網、鳥困於羅、象困剛鏁繫、惡馬困於策。

學人觀此已，能永捨居業，捐棄妻息，除去五欲，永離八法，便得為道，不

著世累。少智之者，猶蠅投網、鳥入羅裏，求出甚難。

是故，說曰：沙門少智。

或以道心，無數百千方便，勸語前人，使出家學，不肯信用。心如藕葉，水不著污。不但勸出家，亦復勸持八關齋，亦不信用。不但勸八關齋，彈指之頃使其念善，亦不信用，況能捨家學道，此事不然。

猶如國主，赦囚出獄，牢繫罪人。厭患獄者，聞輒尋出，如避火災。愚人樂獄，戀慕不出。

如來出現於世，放大慈赦，又遍三千大千世界，解俗縛著牢固之結，漸當離彼生死。

其中智人有目之士，聞大慈赦音者。即捨家業，出家為道。愚癡少福，心不開寤，染著世累，不肯出家。雖聞赦音，不入其心。

是故，說曰：多諸擾亂，愚者致苦。

沙門為何行　如意不自禁　步步數著粘　但隨思想走

修沙門法，息意不起。

愚人起惑，謂：為沙門當趣何行？於中，息心，不樂出家。

是故，說曰：沙門為何行。

當禁制不令色聲香味細滑法得入，猶如收苗家，恒遮畜生。不令侵暴，如鉤調象。人心亦復如是，恒當將御，不令色聲香味細滑法得其便。

是故，說曰：如意不自禁。

其中行人，執意不牢。猶如輕衣，隨風東西。亦如輕羽，得風則移。興念眾想，流馳萬端，為三想所牽。云何為三？①欲想，②恚想，③慳嫉想。是謂三想，難御難制。去無蹤跡，來亦無形，想為心使，求定難獲。

是故，說曰：步步數著粘，但隨思想走。

學難捨罪難　居在家亦難　會止同利難　艱難不過有

比丘出家，心恒著俗。追念家業，不修福事。中間自念，有變悔心，何為出家修沙門法？懷抱憂慮，如人遭喪，鹿驚奔走，執意多誤，心如猨猴。彼心不

定，亦復如是。但念色聲香味細滑法，違失戒律，進無道心，退念家累，遂自積罪，不至永寂。

是故，說曰：學難捨罪難，居在家亦難。

如契經所說：佛告比丘：「僑寄他鄉難，素貧乞求難，會止同利難。汝今比丘！若造家乞者，恒自下意，莫隨彼嬈。設得好醜，勿生是非。」

是故，說曰：會止同利難。

經歷地獄有、畜生有、餓鬼有。

佛告比丘：汝等所以出家者，欲斷三有、不生三有。捐棄家業，永捨妻息。皆欲滅有，不願生有。汝等比丘積有以來，經無數世，涉苦無量。

是故，說曰：艱難不過有。

袈裟被肩　為惡不捐　惡惡行者　斯墮惡道

或有人學道，外被袈裟，內行不純。

昔，有眾多比丘，居在山藪無人之處。村落郡縣，追餉無量。

其中比丘貪著鮮潔，所被衣裳，極細微妙，晝夜談論，心不離欲。時，彼樹神山神，觀諸比丘心意所趣「皆興欲想」。欲制止之，即現人身，而說頌曰：

畏死而懷懼　假名為沙門　身被僧袈裟　如老牛長尾

爾時，眾多比丘聞天說偈，瞋恚隆盛。尋報天曰：我等是汝老牛耶？時，彼天神報道人以此偈：

吾不稱姓字　亦不選擇人　其中穢行者　吾故說此人

是故，說曰：袈裟被肩。彼修行人，成就惡法，貪欲無忌，不守護身口意，諸根不具，縱恣自由，不自收攝。是故，說曰：為惡不捐。晝夜為惡，勤而不怠，如佛說瞿曇契經。

佛告阿難：吾善逝後，當來之世，有名種姓比丘，不修立戒，習諸惡法，身被袈裟，不自禁制。

是故，說曰：惡惡行者。以惡自纏，不能離惡。死後，便入三惡道。是故，說曰：斯墮惡道。

至竟犯戒人　葛藤纏樹枯　斯作自為身　為恚火所燒

無毫釐戒，存在心懷，亦無清白之法，如彼契經所說。佛告阿難：吾不見調達「有毫釐清白法存在心」者。設當有毫釐善法存在心者，吾不記調達入地獄。猶如有人，溺墮深廁，不能動轉。復有慈哀人，欲濟其命。觀彼人身，頗有淨處屎尿不污，吾欲捉而挽出。遍觀其人，無處不污，無毫釐淨處。

至竟犯戒人，罪與彼同。是故，說曰：至竟犯戒人。猶如薩盧好樹，枝葉繁茂，為葛藤所纏，凋落枯死。是故，說曰：葛藤纏樹枯。

自招其禍，以自剋伐。為眾所嫉，不歎其德。

是故，說曰：斯作自為身。

北方雪山，有草名伊羅叉，天分含毒，隨風所吹，草木悉死。海水有魚，其名自害，在水岸側，臥深草中，風吹草動，觸彼魚身，恚毒熾盛，身體浮腫。再三觸身，身壞自終。

是故，說曰：為恚火所燒。

所謂長老　不以耆年　形熟髮白　憃愚而已

不以耆年形骸老朽，以離少壯，不知法禁。亦復不知善惡之法，好醜進趣。亦復不知戒與不戒、犯與不犯。不知輕重，不知二百五十戒威儀進趣。形熟面皺，肌皮舒緩，猶如老牛老象。雖為年至，憃愚而已。可謂食年，非智慧年。不誦契經律阿毘曇，不觀三業，徒自受苦。

是故，說曰：所謂長老，不以年耆。

形骸已熟，命在旦夕，當往至彼閻羅王所，為王所詰，無言可對。

存在世時，愚心自纏，不作善業。徒壽於世，不觀三業。是故，說曰：形熟髮白，憃愚而已。

謂捨罪福　淨修梵行　明遠清潔　是謂長老

生天人中，是謂為福。入地獄畜生，是謂為罪。其人已斷，更不復生，盡其根原，不種當來有。

是故，說曰：謂捨罪福。

賢聖八道，亦是梵行。依此梵行，得至善處，盡苦原底。

是故，說曰：淨修梵行。

彼長老者，成就老法。

昔，波斯匿王，治化無外，遠近敬附。

六師相率至王波斯匿所，切教王曰：沙門瞿曇，誇世自稱，謂為「第一獨步無侶」。王可造沙門所，語彼沙門：「汝今，瞿曇！審成無上等正覺道耶？」若彼報言「成等正覺」者，王當以此言報之：「不蘭迦葉等，少出家學道，年

在耆艾，形熟神疲，猶不得佛道。汝今學道以來日淺，二十九出家，自云六年苦行。云何能成等正覺乎？」

時，波斯匿王受六師教誡，往至世尊所，共相問訊，在一面坐。須臾退坐，前白佛言：瞿曇沙門！審成等正覺道耶？

佛報王曰：如王所言，成等正覺。

不蘭六師等，少出家學道。於今積年，形神俱乏，不能得成無上道，況瞿曇少在王宮，五欲自恣，不更寒苦，年二十九出家求道，誇世自稱「成無上道」耶？

佛告王曰：世有四事最不可輕。何謂為四？①毒蛇。瞋恚興盛，口吐毒火，焚燒山野。有形之類，皆被其毒。是謂一不可輕。②火。雖小，亦不可輕，焚燒萬物。是謂二不可輕。③比丘。年雖盛壯，亦不可輕。神足自在變化無常，權慧化人，亦無窮極。是謂三不可輕。④王子。雖小，亦不可輕。所以然者，斬斷自由，隨意出教，無不從命。是謂，大王！四不可輕。

時，波斯匿王聞佛教誡，歡喜踊躍，即從坐起，頭面禮足，便退而去。

是故，說曰：明遠清潔，是謂長老。

所謂沙門　非必除髮　妄語貪取　有欲如凡

昔，佛在羅閱祇城竹園迦蘭陀所。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摩竭國界，快得善利。遭遇如來，賢聖弟子圍繞。於此國界羅閱祇城，夏坐九十日。

爾時，名聲徹十六大國，聞「如來歎說賢聖弟子及比丘僧。」國界人民，倍懷歡喜，興敬供養，衣被飲食床褥臥具病瘦醫藥。

有無量眾生，在家窮乏，晝夜救命，不能自存。見諸比丘，受自然供，既自營已，復無官私。思惟權宜，各自相率，出家為道。既為沙門，不能纂修法教誦契經律阿毘曇，亦復不坐禪誦經佐助眾事。受人信施，論不要事。

佛告諸比丘：汝等本在家時，不理家業，乏於衣裳。見諸比丘得自然供養，汝等貪著故，出家為道。形如沙門，心如餓虎。有何道德，饒潤我法？

爾時，如來便說此偈：

世稱卿沙門　汝亦言沙門　形雖似沙門　如鶴伺於魚

佛告比丘：剃除鬚髮，著三法衣，受他信施，謂法應爾。報應一至，億佛不救。

其中利根捷疾智者，即自改往修來，承如來教。諸有鈍根，不能改更，遂自招禍。

是故，說曰：所謂沙門，非必除髮。

汝等比丘，與惡智相應，永離善法，實非沙門，自稱為沙門。外視法服，似如沙門。

如來復說此偈：：

如離實不離　袈裟除不除　持鉢實不持　非俗非沙門

重雲而無雨　苗茂不獲果　比丘離比丘　如晝燈無光

是故，說曰：妄語貪取，有欲如凡。

所謂沙門　恢廓弘道　息心滅意　粗結不興

昔，有愚人，志性遊蕩，不別是非好惡。見數十人，舁死者出城。復值眾人以香花散於死屍。

時，彼愚人，還家寢臥。先有欝金花裹懸於屋棟，繩解花散，墮於愚人上。愚人舉聲喚家室，告曰：吾今已死，何不舁我捐棄？

家人問曰：汝，云何為死？

報曰：汝不見花散我身上乎？

家室答曰：不以花散身上，謂以為死。所謂死者，無出入息，身如枯木，風去火棄，神識斷去，身體剛強，無所復任。如斯比者，乃謂為死。汝雖言死，像死而不死。

此比丘眾，亦復如是。汝今比丘，像比丘，非比丘也。

真實比丘者，威儀具足，見小隙畏懼，況於大者！眾行不闕，志趣三道，佛、辟支佛、阿羅漢道。具足威儀戒律，如此之比，乃謂沙門。

汝等！剃除鬚髮，外被袈裟，內懷姦宄。

是故，說曰：所謂沙門，恢廓弘道。

諸弊惡法，已盡已滅，更不復興。

粗者，謂結中根本。根本已除，則無枝葉。

是故，說曰：息心滅意，粗結不興。

謂能捨惡　是謂沙門　梵志除惡　沙門執行

自除己垢　可謂為道

已息諸惡，如契經所說。

佛告比丘：如人稱卿，皆云「沙門！沙門！」

諸比丘對曰：如是，世尊！愚人皆云「沙門！沙門！」

佛告比丘：若應爾者，當執沙門行。若為梵志，當持梵志行。

是故，比丘！行如沙門，亦如梵志。所以然者，沙門梵志，其行清淨，意欲所願，必如所念。

云何為沙門梵志法？所謂沙門梵志法，身行清淨。

是故，說曰：謂能捨惡，是謂沙門。

或復作是念：「我所作已辦已成，口意亦復如是，便得養壽。是謂修沙門梵志法。」

梵志修行，恒以貢高為首。自恃技術，自相謂曰「吾等婆羅門，從梵口生。剎利種者，從梵天臍生。毘奢種者，從梵天脇生。輸陀羅種者，從梵天脚生。以梵為父。」貢高誇說，自謂第一。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梵志法者，其實不然。修梵行人，至竟清淨，除不善法。今諸梵志，為身招禍，畜妻養子男女列堂，己行不純，反更稱說「吾從梵天口生」。

是故，說曰：梵志除惡，沙門執行。

修行比丘，自除己垢。諸惡不善法，永盡無餘，遊戲於賢聖八品道。

是故，說曰：自除己垢，可謂為道。

垢有三品，上中下垢。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如此纏結，染污人心，盡當捨離，修清淨行。

或有梵志，興邪見意，謂為「內無塵垢，病由外來。」或入江水，或入三花

池，或入人非人泉，沐浴澡洗，除去外垢，不能除心縛著。

世尊說曰：夫，人習行，至竟清淨，除塵垢者。當執無上等智，能去其垢。何以故？身外塵垢，為人所疾。以第一義，除心垢者，諸天世人，所見尊敬。人間塵垢，令人墮地獄畜生餓鬼。人間塵垢，雖以香花薰之，猶故復生。已捨諸結使，戒香所薰，終以戒香，莫不聞者。

是故，說曰：自除己垢，可謂為道。

八直最正道　四諦為法迹　是道名無為　以錠滅愛冥

云何名為正直？四諦，為義處為四，為緣果為四，以聚故為四。若義故為四者，是謂三也。記苦則無集，記集則無苦。是謂一盡二道三苦。緣果為四者，是謂五。由苦有緣，亦緣有果。道亦如是，盡諦為五。若以聚為四者，是謂八。先從欲界斷苦。後色界、無色界為二。乃至道亦如是。

立此義已，復有說者。從緣果義名為五。苦者，亦由緣亦由果。盡，名苦迹，有迹，貪迹，慳迹也。有難者，道亦有緣有果。盡，名苦迹，亦名有迹，亦名慳迹。何以故？此中，不立二諦。

答曰：制彼論故，亦有因緣也。於彼苦集，興二論，亦無苦，亦無集。欲制此二論，故有苦有集。道者，有緣有果，則生一論，言無道也。欲制此一論故有道。是故，說有四諦非五諦。

更有說者，以聚故立此論言有八。

答曰：以聚義一相，欲界苦，色無色界苦，盡集聚已。欲界行緣色，無色行緣盡，集已興出生相，欲界行盡，色無色行盡。盡集已，名休息相。欲界行對色，無色行對盡，集已名出要相。

是故，說名為四諦。

如慧所觀者，知有累無累，念知出要。

是故，說曰：四諦為法迹。

安隱泥洹，滅盡無為，盡捨諸苦。

是故，說曰：是道名無為。

愛有亦有三，欲有、色有、無色有。彼牢固愛，縛著愛，主生亂想，多諸苦惱，由何而斷？答曰：賢聖八道，永斷不生。

是故，說曰：以錠滅愛冥。

慧離諸淵　如風却雲　已滅思想　是為慧見

非圖一類，淵有若干。或言風塵，或言深水。塵者。污人身體，老少不別。令人目視不明，衣裳垢坋。上弊日月，使無精光。妨人遠視，真偽不別。

時，龍王慈愍，愍世愚惑。欲使離此諸難，便降涼風細雨，掩塵滅霧，曜然大明。

是故，說曰：慧離諸淵，如風却雲。

彼執行人，專精一意，滅內塵想。想者有三：欲想、恚想、癡想。此三想者亦不為塵，主生亂念，敗壞智慧不至究竟，遮智慧目，不覩四諦。垢染法身，使不清明。能制此意，不興諸想。

是故，說曰：已滅思想，是為慧見。

智為世長　惔樂無為　智受正教　生老死盡

為最為上，為微為妙，亦名三義。云何為三？一為事義，二為見義，三為緣義。亦名眼義、首義、道義、覺義、賢聖出要義。

以此普照諸法，猶如外物有所照明。

外物者，日月星宿，衣服宮殿，名入一界、入一入、入一陰、入一道。入一界，色界也。入一入，色入也。入一陰者，色陰也。入一道者，現在道也。

以此智慧光明，照十八界、十二入、五陰，當來過去現在世，以智慧普有所照，多所饒益，多所成就。

是故，說曰：智為世長。

乘此智慧，遠離生死。善能分別，不懷猶豫。亦復分別四諦，不懷狐疑。

是故，說曰：惔樂無為。

所以受苦者，由其有生。若無生者，何有苦哉？猶如培的，眾箭競射。是身如是，眾苦染著。

是故，說曰：智受正教，生老死盡。

道為八直妙　聖諦四句上　無欲法之最　明眼二足尊

外道異學，意欲習道，斷穀絕糧，以為淨行。或臥灰糞，不著文飾。或露形裸跣，形體不覆。或臥棘刺，枕石漱流。或編髮為衣。或觀樹葉，習算呪術。或事水火日月星辰。或投高山。或入深水。謂為成道。

世尊說曰：此非真道，非至要處，非善知識所習。此道非妙，非賢聖所習。如此眾道，賢聖八品道，為最為上。

是故，說曰：道為八直妙。

猶眾多外道異學，皆修妄諦，在閑靜處，日夜苦行。或事山鳥禿梟鵄鴞，或事獐鹿鷄狗蛇蚖，謂為真實，得至滅度。無為無作，得至泥洹。至解脫門，永離憂惱。

世尊說曰：此非真道，非至要處。真實諦者，四諦是也。得至無為，滅盡之處。

是故，說曰：聖諦四句上。

如契經所說：三事最第一：一為佛，二為法，三為眾。

所謂法者，有為法、無為法。愛盡無欲，滅盡泥洹。真實法者，最尊最上，

無能過者。

是故，說曰：無欲法之最。

諸有眾生，無足二足四足及眾多足、有色無色、有想無想，乃至非想非無想。如來於中，最尊最上，無能過者。

是故，說曰：明眼二足尊。

一切行無常　如慧所觀見　若能覺此苦　行道淨其迹

變易不停，不可恃怙。猶電過目，琢石見火，焰現已滅，

是故，說曰：一切行無常。

知之穢漏，非真非實，為磨滅法，皆歸滅盡。

是故，說曰：如慧所觀見。

厭患此苦，意不願樂，念求解脫，永欲捨離。

是故，說曰：若能覺此苦。

常念修持無上正道，見諦所斷，能淨其迹。

是故，說曰：行道淨其迹。

一切眾行苦　如慧之所見　若能覺此苦　行道淨其迹

從欲界上至有頂，斯是苦際。若在欲界，求離苦難。若在色界，數變易苦。若在無色界，受行為苦。是故，世尊說：生死熾然，一切為苦。流轉五趣，不免其苦。誰當樂此眾苦之中？

是故，說曰：一切眾行苦。

夫博學之士，探古知今，三世通達，如掌觀珠，皆悉分明。是故，說曰：如慧之所見。

以知此苦，欲得遠離，意常厭患，不與同處。是故，說曰：若能覺此苦。

唯有賢聖道，能淨苦迹，是故，說曰：行道淨其迹。

一切眾行空　如慧之所見　若能覺此苦　行道淨其迹

眾行轉變，不可恃怙，亦不常住。生生即滅，流逝不停。苦空無我，空性自爾，亦非不爾。

是故，說曰：一切眾行空。

猶如大士，觀彼淨水，自見其形，皆悉分明。彼修行人，亦復如是。觀諸眾行，起者滅者，無所罣礙。

是故，說曰：如慧之所見。

從初積行，乃至成道，其間涉苦，不自覺知。為苦所惑，不至究竟。如吾今日，成得人身，遭遇佛世，賢聖相值。長夜染著五盛陰身，今乃自覺，知為非真。如我今日觀此五盛陰，眾苦集湊。

是故，說曰：若能覺此苦。

以苦未知智，而滅其跡。至竟清淨，而無瑕穢，盡苦原本，令得清淨。

是故，說曰：行道淨其迹。

一切行無我　如慧之所見　若能覺此苦　行道淨其迹

無欲無作故，一切法無我。以不堅固故，一切法無我。不自由故，一切法無我。

是故，說曰：一切行無我。

慧之所鑒照察，三十七道品之法。猶如有人，照於明鏡。悉自見形，無所罣礙。此亦如是，以慧觀察，皆悉分明。

是故，說曰：如慧之所見。

彼修行人，長夜之中，為此五盛陰身所見侵欺，計是我有、我是彼所。以實觀之，便生厭患，能離解脫。

是故，說曰：若能覺此苦。

住十五心，以見諦道斷，無常苦空無我，永盡無餘。以其四行，由苦而生。苦諦所錄，苦未知智斷。

是故，說曰：行道淨其迹。

吾已說道　愛箭為射　宜以自勗　受如來言

或有眾生，懈怠慢惰。自相謂言：若使如來神力自在者，何能不使我等早成道果？又復不能躬自執道內我形中。

猶如契經所說。有異梵志來至世尊所，而問斯義，說偈曰：

我觀天世人　梵志行清淨　今我重自歸　解我狐疑滯

此為何義？說曰：彼梵志者，受性頑鈍，懈怠慢惰。欲使瞿曇沙門，與我說道，早成其果，使我體中結使，速得滅盡。

世尊說偈報曰：

吾不解脫卿　淨行世梵志　欲求極妙道　如是得度流

此為何義？報曰：梵志已欲求道，不假他得。若假他得者，我坐樹王下，則能滅一切眾生心意結使，亦以大慈加被眾生。梵志！當知：不究病根，錯投其藥，欲蒙祐者，其義不然也。

此亦如是，己不修道，望彼果報，除己結使，此義不然。

猶如梵志，良師達鑑，審病根原，隨病所生，而投其藥，便得瘳愈，終無錯

謬。

此亦如是，以賢聖道，觀病根原，而投其藥。身中結使，永得除盡。或有比丘內自思惟：如來出現於世，大慈大悲廣被眾生。何須勞苦，躬自行道，為結使所逼，不能得度？若使如來普慈一切，自當為我演說道教。何故不獨與我除去結使？

爾時，世尊知彼心中所念。是故，說曰：吾已說道。我先覺知，後與人說。猶如醫師，先學方略，審病根原，毫釐不失，然後投藥。此亦如是，先成道果。知已結使，永盡無餘。然後，與人說結使病，一一分別，乃投道藥，永無塵曀。以無上利箭，射彼結使。是故，說曰：愛箭為射。

演道之人，為人說道。直趣一向，不隨邪曲者，成道則易，得受果證。如來世尊，亦復如是。與人說道，道者無形，無為無作，安隱滅盡泥洹。出

言如教，亦無虛妄。

猶如父愛子，隨時瞻養，推燥去濕，復以甘饌飲食食彼諸子。諸子放逸，不從父教，貪著五欲，不從正教。

如來世尊，亦復如是。廣與眾生，演甘露法。復以善權方便，重說微妙法。眾生不肯承受。

是故，說曰：宜以自勗，受如來言。

吾已說道　除愛固刺　宜以自勗　受如來言

夫如來言教，終不復重。出言成教，更不重演。所說安詳，終不卒暴。所暢法本，與義相從。觀前受化應聞何法，輒往度之。已說當說，隨時布現。

是故，說曰：吾已說道。

愛之為病，墜人惡趣，不可恃怙。於中自拔，御以止觀，不興愛心。

猶如毒箭，入人胸腋，不可得拔。此愛箭亦復如是。入人心識，不可得拔。

是故，說曰：除愛固刺。

常念精勤，求其巧便，志趣無上，終不中悔，亦不退轉。

是故，說曰：宜以自勗。

如來出世，所演言教，上中下善，義理深邃，眾德具足，得修梵行。

是故，說曰：受如來言。

是道無有餘　見諦之所淨　趣向滅眾苦　此能壞魔兵

長阿含契經，說七佛如來等正覺，亦說七世父母種族姓號，壽命長短，翼從多少，神足智慧，遺腹兒息。

毘婆尸，如來．至真．等正覺，出現於世，人壽八萬歲，生婆羅門種。取要言之，侍者名無憂。集說戒時，「忍辱為第一」。廣說如契經。

式棄，如來．至真．等正覺，出現世時，生婆羅門種，人壽七萬歲。略說其要，侍者名吉祥行。集說戒時，「眼莫視非邪」。廣說如契經。

毘舍婆，如來．至真．等正覺，出現世時，人壽六萬歲，生剎利種。略說其要，侍者名休息。集說戒時，「不害亦不殺」。廣說如契經。

拘留孫，如來．至真．等正覺，出現世時，人壽五萬歲，生婆羅門種。略說其要，侍者名佛堤。集說戒時，「譬如蜂採花」。廣說如契經。

拘那含牟尼，如來．至真．等正覺，出現世時，人壽四萬歲，生剎利種。略說其要，侍者名吉祥。集說戒時，「亦不觸嬈彼」。廣說如契經。

迦葉，如來．至真．等正覺，出現世時，人壽二萬歲，生婆羅門種。略說其要，侍者名等覩。集說戒時，「諸惡莫作」。廣說如契經。

如我今日，釋迦文佛，如來．至真．等正覺，出現世時，人壽百歲，生剎利種。略說其要，侍者名阿難。集說戒時，「護口為第一」。廣說如契經。

爾時，世尊說七佛根原、七世父母、名號姓字、翼從多少，說戒本末。時，諸比丘聞佛所說，各生此念：過去諸佛，姓族名號各各不同，翼從弟子亦有多少，所行道禁亦有差別。道以不同，法亦當異。

如來世尊知比丘心中所念。即於大眾，而說斯偈：

是道無有餘　見諦之所淨　趣向滅眾苦　此能壞魔兵

過去恒沙諸佛，亦以此道，而自覺寤。將諸翼從，壞破結聚，豎解脫幢，擊

大法鼓，生死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更不受有，如實知之。已入無憂之境，無復生老病死，寂然泥洹，亦無起滅，無復往還。

是故，說曰：是道無有餘，見諦之所淨。

向斯陀含、得斯陀含、向阿那含、得阿那含，直行成就、覺行成就、等業成就，志不顛倒，漸至於道。

是故，說曰：趣向滅眾苦。

魔有諸縛。何者是？欲界行結，染著人者。於中求便，永斷無餘。滅重滅，壞重壞，盡重盡，打重打，剝重剝，越魔局界，入色無色界。

是故，說曰：此能壞魔兵。

唯是更無過　壹趣如淵流　如能仁入定　在眾數演道

直至無為，徑趣泥洹。越過生死，中不退還，住生死岸。顧瞻眾生，欲與同歸。已得至彼，更不還轉。

是故，說曰：唯是更無過。

猶如澄靜泉，深且清徹。億百千眾生懷飢渴者，皆能充足，亦無飢渴之想。以法味潤之，除去結使。

此亦如是，依賢聖道，億百千眾生飢渴於道，以甘露法味，充飽一切，永無飢渴想。兼除結使，終無熱惱。去不善行，更不復生。

是故，說曰：一趣如淵流。

釋迦文佛，如來·至真·等正覺，係意入定，有四事因緣。云何為四？①於現在法，而自娛樂。②遊戲法供。③扶危救羸，定意不亂。④勸進必至究竟。

是故，說曰：如能仁入定。

欲使弟子，不錯其眾，救拔生死，安處無為，沐浴清淨，不染塵垢，永離輪轉，不興八法，亦復不造四百四病。

是故，說曰：在眾數演道。

一入見生死　道為得祐助　此道度當度　截流至彼岸

誰能覺知生死原本？維衛世尊，本履菩薩行，乃能覺知生死原本，後與弟子

演說微妙法。

誰能分別滓濁法？唯有一入道，乃能覺知。

是故，說曰：一入見生死。

菩薩處眾，起大慈悲。愍一切眾生，如母愛子。演甚深道，令得解脫。

是故，說曰：道為得祐助。

於過去世，佛、辟支佛、聲聞，盡以此道，度愛欲海。

是故，說曰：道為得祐助。

當來諸佛世尊，如彌勒比，度不可計阿僧祇眾生。

是故，說曰：此道度當度。

現在釋迦文佛，如來．至真．等正覺，度不可計阿僧祇眾生。

是故，說曰：截流至彼岸。

究竟道清淨　以盡生死本　辯才無數界　佛說是得道

究竟有二義：①事究竟，②定究竟。

事究竟者，所作事辦，必然不疑。

定究竟者，遊戲諸定，從一定起，復入一定，如是經歷數千萬定，意欲有所感動，隨意成辦。是謂定究竟。

以此正行，蠲除心所念法，斷諸結使，令得清淨。

猶如塵垢衣，浣令清淨。

此亦如是，以八解脫清淨水，洗浴心垢，永無塵曀。

是故，說曰：究竟道清淨。

人有生分，必當有老死。亦由生分，眾生流轉，迴趣五道。亦由神識，遷轉不停。

是故，說曰：盡生死本。

如來神德，適化無方。以辯才慧，遊於無量無數剎土，觀察眾生，有利根鈍根，有虛有實，有修正真行者，不修正真行者，如來皆悉知之。

是故，說曰：辯才無數界。

夫言世界，皆有三義：①陰世，②器世，③眾生世。

陰世者，所謂五盛陰是。器世者，三千大千剎土是。眾生世者，謂有形之類乃至四生，皆名眾生世。

誰能分別了知此生？答曰：唯有如來．至真，乃能知耳。猶如有目之士，掌中觀阿摩勒果，斤兩大小，悉能了知。如來等覺，亦復如是。觀眾生類，心意根本，悉能分別。是故，說曰：佛說是得道。

駛流澍于海　翻水羨疾滿　故為智說道　可趣服甘露

有大河名曰恒伽，從阿耨大泉出，從牛口流。新頭大河者，亦從阿耨泉，從師子口出。婆叉大河，亦由阿耨大泉，從馬口出。私陀大河者，亦從阿耨達泉，從象口出。恒伽河者，梵志所事，以為師範。外道異學，自相謂言：若有學人，去恒伽河百由旬外，遙三稱揚恒伽名者，恒伽！恒伽！恒伽！雖住百由旬外，一切眾

惡盡，如蛇蛻故皮。恒伽水者，悉歸于海，澄淨無眾穢。是故，說曰：駛流澍于海。

以至于海，晝夜不息。從海，復至入焦炭山。從焦炭山，復至雪根本山。如是，漸漸還至本原，晝夜流逝，周而復始，海亦不滿，流亦不停。是故，說曰：翻水羨疾滿。

諸佛世尊，皆名善逝，至泥洹滅盡處。已得至彼，無有生老病死愁憂苦惱，亦復無有飢寒勤苦。盡離此苦，故曰善逝。是故，說曰：故為智說道。

可趣至泥洹境，涉求甘露。猶如江河駛流，皆名海，具成辦海業。此賢聖法律，亦復如是。漸漸得至泥洹境界。是故，說曰：可趣服甘露。

前未聞法輪　轉為哀眾生　於是奉事者　禮之度三有

昔，佛在婆羅梹國．仙人鹿野苑中。

河名婆犁。因彼名故，故名婆羅棕國。

仙人鹿野苑者。諸有神仙得道五通學者，皆遊學彼國。純善之人，非凡夫所住。

時，彼國王出野遊獵，值群鹿千頭，悉入網裏。王布步兵，圍繞一匝。群鹿驚懼，有失聲唐突於弶，或有伏地自隱形者。

釋迦文佛，昔為菩薩時，生彼群鹿中，為眾導首。告諸群鹿：汝等安意，勿懷恐懼。吾設方便，向王求哀，必得濟命，各令無他。

時，鹿王即向人王，下膝求哀。

王遙見之，勅諸左右：各勿舉手傷害此鹿。

鹿復舉聲，跪向王曰：今觀王意「欲殺千鹿，一日供厨。」今且盛熱，肉叵久停？願王哀愍，日殺一鹿，以供厨宰。不煩王使，鹿自當往，詣厨受死，肉供不斷，鹿得增多。

王問鹿曰：汝在群鹿中，最為長大耶？

答曰：如是。最為長大。

王復問鹿：汝審實不？

答曰：審實。

王即捨鹿，攝陣入城。

時，菩薩將鹿五百，調達亦將鹿五百。日差一鹿，詣王供厨。

時，次調達遣鹿詣王。值一鹿母，懷妊數月，次應供厨。

鹿母向王，自陳哀苦：次應供厨，誠不敢辭。今垂欲產，與子分身。我次應至，子次未至。願見差次，小聽在後。

調達恚曰：何不速往？誰能代汝先死？

鹿母哀泣，悲鳴喚呼。輒就菩薩，自陳啟曰：懷妊日滿，產日垂至。願王開恕，聽在後次。分身適訖，自當詣厨。

菩薩問鹿：汝主，聽汝自陳不？

答曰：主不見聽。

菩薩聞已，八九歎息。慰勞彼鹿：汝且自安，勿懷恐懼。吾今代汝，以供厨宰。

菩薩鹿王，即召千鹿，懇切誡勅：汝等各各勿懷懈慢，亦莫侵王秋苗穀食。調達聞已，瞋彼鹿母：汝死應至，何為辭訴，不時就死？時，菩薩尋語調達：止！止！勿陳此言！鹿母誠應次死，但為愍彼胎子未應死耳。吾今當代，濟彼胎命。

菩薩所念，群鹿跪向菩薩，各各自陳：吾等願欲代王受死。王在我存，得食水草，隨意自遊，無所畏忌。

王遂意盛，捨而詣厨。群鹿追逐，隨到王宮。鹿王就厨，自求供宰。厨士見鹿王分明識知，即往白王：鹿王入厨，次應供宰。不審，大王！為可殺不？

王聞斯語，自投床下。諸臣水灑，扶令還坐。王勅諸臣：速將鹿王來，吾欲見之。

尋將至王所。王問鹿曰：千鹿盡耶？汝何為來？

鹿白王言：千鹿孚乳，遂成大群。日有增多，無有減少。

復向人王說鹿根原。

王自墾責，自怨不及：吾為人王，不別真偽，枉殺生類，乃至於斯。王告大臣：普令國界，其有遊獵殺害鹿者，當取誅戮。即遣鹿王，將諸群鹿，還山自安。復令國內，不得食鹿肉。其有食鹿肉者，當梟其首。

因是，立名鹿野苑也。

爾時，世尊在鹿野苑中，而轉法輪。

是故，說曰：前未聞法輪。

最初與五人說法，及與八萬天人，反覆說「四諦真如法」。本所未聞，本所未見，亦非沙門婆羅門、釋梵諸天、魔若魔天所能轉者。

是故，說曰：轉為哀眾生。

諸天世人，所見恭敬，處閻浮利地，流化教授。從六天已下，皆蒙濟度。

問　何以故，但與天人說法，不與餘處說耶？

答　諸天及人，得成道果，越次取證，眾知自在。

除就八關齋法，除鬼神三自歸。猶如畜、獸、佉頻闍羅鳥，勤精梵行。

昔有三獸，處在深山。一者象，二者獼猴，三者佉頻闍羅鳥。象語二獸：「我等三獸，不相敬待，各無禮節。今當推讓，誰應耆舊，推為上首。」

時，有大樹，高而且廣，蔭五百車。

獼猴自陳：「吾昔食其栽。」

象言：「吾食其樹。」

獼猴言：「應推我為年耆。」

象即舉獼猴負於脊上。

佉頻闍羅鳥，復自陳曰：「吾昔遊雪山北，食甘美果。於此大便處，即生此樹。吾應宿舊，應在上首。」

獼猴復負脊上。

從國至國，從村至村，齋戒自守，共相敬待。設得飲食，推讓老者。

城郭村落人民見者，怪未曾有，四面雲集，問其原由。

三獸自陳昔所經歷。象雖形大，年幼處小，敬上二獸，如子事父。

人民感獸，各生善心：「鳥獸猶然，況我人乎！」共相勸勵，上下相事，舉國人民，孝敬者眾，自可有此孝順之義。但不能越次取證，成其道果。唯有天人，最可奉敬。

是故，說曰：於是奉事者。興敬眾生，在在處處，見如來形。承事禮敬，却行久久，乃迴心不離佛。三有者，欲有、色有、無色有。

誰能度此三有？唯有佛世尊，乃得度耳。次有聲聞弟子，承佛威神，得度三有。

是故，說曰：禮之度三有。

三念可念善　三念當離惡　從念而有行　滅之為正斷

隨時興念，食息不廢。常當念善，具眾德本。漸得越次，受諸果證，盡生死原，盡有漏成無漏。

是故，說曰：三念可念善。

已離惡念，獲何功德？

答曰：不為心垢所染污，除諸結使染著，亦不為彼結使所使。

是故，說曰：三念當離惡。

有覺有觀，遊戲初禪，乃至第四禪。除弊惡心諸不善法，日進其行，終不退轉。

是故，說曰：從念而有行。

以斷智慧智，以此滅之。

云何為滅？或為亂想抑制善心，不隨行三十七品，覆蔽諸道果，不得露現。猶如風塵卒起，覆蔽日月，不覩光明。龍降甘雨，隨時掩塵，便覩日月精光。此亦如是，以賢聖甘露，滅心塵垢，曜然大悟，無復微曖。賢聖道果，皆悉露現。

是故，說曰：滅之為正斷。

三觀為轉念　逮獲無上道　得三除三窟　無量修念持

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昔我未成佛道時，興三不善念，欲念、恚念、害念。

㊐ 爾時，菩薩云何生欲念恚念害念耶？

㊎ 菩薩苦行，六年勤勞，從苦起退。自還念「昔日所更，追憶本時，歌笑伎樂作倡。」由是便生欲想。

復聞「調達竊自興意，欲奪宮人婇女。」爾時，便生恚想。

二垢和同，於中，便生害想。

復次，菩薩從苦行起。難陀、難陀波羅二女，以蘇麻油，塗菩薩身。諸女天身，極自柔軟，狀如天女。於彼，便生欲想愛想。

時，菩薩便作是念：「設彼五人給使我，不捨吾去者，何由使此女以油塗吾身？」

爾時，菩薩便興恚想，亦興害想，二垢和同，於中便生害想。

爾時，菩薩復生是念：「我今已生欲想，自損亦損他人，二事俱損。」

自損者，諸善功德盡捨而去，是謂自損。云何損他人？若食他信施，衣被、

飯食、床臥具、病瘦醫藥，不能消化。遂增塵勞，不獲果實，眾德有闕。是謂損他也。

取要言之，二垢和同者，便生害想。是時，菩薩厭患二事，求滅不善想。以忍之力，降魔勞怨，永棄亂想，不生惡念，速成道果。

是故，說曰：三觀為轉念。

㊐ 云何為無上道？

㊎ 志求出要，無欲想無恚想。

菩薩坐樹王下，棄三十四意，成無上道。

所謂無上道者，出過世間天人上，三千大千剎土蜎飛蠕動之類，於中最上無有過者。

如彼契經所說，七微為一忽。所謂微者，不長不短，不圓不方，不高不下，無形不可覩，非眼識所攝。所以然者，以其微細不可見故。唯有轉輪聖王、補處菩薩、賢聖天眼通者，乃能見耳。正使有法過此極微細者，如來通達，即覺

即知。

是故，說曰：逮獲無上道。

住于四禪，入清淨定，不興想著，結使疾滅。係意不忘，進修不懈，遊志三四，專一除結。

是故，說曰：得三除三窟。

住初禪地，思惟念持。或於四禪，攝內外法，亦有念持。初禪，內有不定想，有覺有觀，熾燃似火，焚燒法體。外有不定想，為火所燒。

第二禪，內有不定想，意愛似水。外有不定想，為水所漬。

第三禪，內有不定想，猶風有出入息。外有不定想，便為風所動。

第四禪，內無不定想，不為外法所攝。

已得念護，除內不定想無量者，於諸初禪地無量地種所係，入此三昧定者，亦復如茲。無量無限不可稱計阿僧祇人，成就眾行。

是故，說曰：無量修念持。

能除三有垢　攝定用縛意　智慧禪定力　己定攝外亂

從欲界，至色界、無色界，名曰眾垢之室，眾生所居處也。能求巧便離三有者，是謂上尊道出過三界。

是故，說曰：能除三有垢。

不使粗心遊逸在外，恒專心意，不令外色得便，由其三昧難沮壞故。

是故，說曰：攝定用縛意。

以智慧利戟，無所不任，斷諸結使，盡其源本。

是故，說曰：智慧禪定力。

己身入定，能攝外人。

是故，說曰：己定攝外亂。

積善得善行　處處得名譽　逮賢聖八品　修道甘露果

夫，欲學道，當用漸漸。如初禪所行，二禪為妙。二禪所行，三禪為妙。三

禪所行，四禪為妙。

是故，說曰：積善得善行。

如彼晝度樹，契經所說。忉利諸天，遙觀世間，某村某落某甲弟子，以信堅固，出家學道，剃除鬚髮，著三法衣，生死已盡，所作已辦，梵行已立，更不受胎，如實知之。

是故，說曰：處處得名譽。

如彼學人，一趣賢聖八品道，滅盡泥洹，無為無作。

是故，說曰：逮賢聖八品。

彼修行人，躬自行道，欲至無上安隱之處，服食甘露，無終無始。所謂甘露者，滅盡泥洹是。若有學人，得至彼者，不生不老不病不死。

是故，說曰：修道甘露果。

⑭ 利養品

芭蕉以實死　竹蘆實亦然　駏驉坐妊死　士以貪自喪

昔，佛在羅閱城竹園迦蘭陀所。

爾時，有比丘名曰調達，聰明廣學，十二年中，坐禪入定，心不移易。十二頭陀，初不缺減。起不淨觀，了出入息，世間第一法，乃至頂法，一一分別。所誦佛經六萬，象載不勝。後，意轉轉退，漸生惡念，意望供養，深著世利。往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立。須臾退坐，前白佛言：唯然，世尊！願說神足之道，我聞此已，當善修行。使我得神足已，遊至他方，處處教化。

爾時，世尊告調達比丘曰：汝今且置神足。何不學四非常：非常義、苦義、空義、無我之義？

是時，調達比丘便生此念：如來所以不與我說神足義者，恐有勝己，耻在不如。

調達即捨如來，往至舍利弗所。白舍利弗言：唯然，賢者！願為我說神足之道。我聞此已，當善修行。使我得神足已，遊至他方，處處教化。

爾時，舍利弗謂調達比丘曰：汝今且置神足，復用學為？何不修四非常：非常義、苦義、空義、非身之義？

時，調達比丘內自思惟：此舍利弗比丘者，自稱智慧第一。如吾觀之，猶如螢火比於日月。吾所誦習，無與等者。猶尚不解神足之道，況復舍利弗比丘豈能解乎？

即便捨去，至大目揵連所，語目連曰：吾聞「族姓子神德無量，神足變化，無所罣礙。」願為我說神足道。我聞此已，奉而修行，遊至他方，處處教化。

目連語比丘曰：止！止！調達！何用此神足道為？吾聞始行之人，先學四非常，非常義、苦義、空義、非身之義，復當精修四禪。爾，乃得神足道耳。

調達聞已，即興恚怒：此目連者，自誇神足無與等者。所以不與我說神足道者，恐神足有勝。如我若得神足，彼便無有名譽。是故，不與我說神足道耳。

調達比丘內自思惟：吾今在在處處學神足道，人皆不肯教我。吾自有弟，名曰阿難，多聞博學，眾德具足，大慈四等，無所不覆，明古知今，三世通達。吾今當往問神足道。設授我者，當善修行。

是時，調達便至尊者阿難所，語阿難曰：吾聞「卿善解神足之道」。可與吾說。吾得神足已，遊至他方，處處教化。

是時，阿難便與說神足之道。

調達聞已，在閑靜處，專心一意，以粗入微。復從微起，還至於粗。以心舉身，以身舉心。身心俱合，漸漸離地。初如胡麻，轉如胡桃，漸離於地。從地至床、從床至屋、從屋至空。在虛空中作十八變，涌沒自由。身上出火，身下出水。身下出火，身上出水。東出西沒，西出東沒。四方皆爾。或分身無數，還合為一。

是時，調達復作是念：吾今已得神足，石壁皆過，無所罣礙。吾今寧可化作嬰孩小兒，形貌端正，頭上五處，面如桃花，在阿闍世太子膝上，或笑或號，現嬰兒能。

然，太子阿闍世，獨知是調達身。終日翫弄，無有厭足。或嗚嗽唾，或擎身傳左右手中。

時，太子阿闍世內自思惟：調達神足勝彼瞿曇沙門，能作無數變化。

時，阿闍世日給五百釜食，隨時供養，不令有乏。

爾時，眾多比丘，見阿闍世太子日給五百釜食，供給調達。共相率合，往至世尊所，頭面禮足，白世尊言：向者人間分越，見阿闍世供給調達五百釜食。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汝等諸人！勿興斯意，貪利調達供養。所以然者，調達所得供養，自陷於罪，亦陷他人，墮於深罪，二俱墮罪。比丘！當知：所謂自陷罪者，猶如彼芭蕉樹，愚人求實，不能尅獲。竹蘆亦復如是。駏驉懷妊，二命俱喪。夫，士貪貨，後自喪亡。調達比丘，亦復如是。貪著利養，由此利養，自致喪亡。

佛告比丘：今當為汝說譬，智者以譬喻自解。

昔，有群鷲遊在深山，各各孚乳。

鷲告其雛曰：「汝若學飛，玄在虛空，見地如槃，慎勿上過。所以然者，上有隨藍風，傷害於汝，頭腦支節，各在異處。」

時，雛兒不隨父母教誡，飛越過量，為風所吹喪命，支節異處。

汝等比丘！勿興斯意。調達比丘，如是受殃，近在不遠。

比丘！復當知之，猶如群龜告語諸子：「汝等自護，莫至某處。彼有獵者，備獲汝身，分為五分。」

時，諸龜子不隨其教，便至其處，共相娛樂，便為獵者所獲。或有安隱還得歸者。龜問其子：「汝等為從何來？不至彼處乎？」子報父母：「我等相將，至彼處觀。不見獵者，唯覩長綫而追我後。」龜語其子：「此綫逐汝後者，由來久矣，非適今也。汝先祖父母，皆由此綫而致喪亡。」

諸比丘！當知！猶如野狐，晝夜伺求大便。畜獸糞除，己自食訖，復自於此大便而去。

調達比丘，貪致供養，亦復如是。己自陷罪，復陷他人。

諸比丘！莫貪著供養，如彼調達比丘。

復引喻來。昔，大月支國，風俗常儀，要當酥煎麥飼猪。時，宮馬駒謂其母曰：「我等與王致力，不計遠近，皆赴其命，然食以草芻，飲以潦水。」馬告其子：「汝等慎勿興此意，羨彼酥煎麥耶？如是不久，自當現驗。」時，逼節

會，新歲垂至，家家縛猪投於鑊湯，舉聲號喚。馬母告子：「汝等頗憶酥煎麥不乎？欲知證驗，可往觀之。」諸馬駒等，知之審然，方知前愆，為不及也。雖復食草，時復遇麥，讓而不食。

時，諸比丘白世尊曰：調達為人，其德云何，乃能致斯供養？

佛告比丘：汝等！莫興意貪著利養。如是不久，自當見調達現驗之事。

爾時，世尊觀察此義。為後世眾生，示現大明。亦使正法，久存於世。

爾時，世尊處在大眾，而說斯偈：

芭蕉以實死　竹蘆實亦然　駏驉坐妊死　士以貪自喪
皮皮相裹，葉葉相連，欲求其實，終不可得。彼樹常宜，根生一芽，樹便輒死。竹蘆實亦然。

是故，說曰：芭蕉以實死，竹蘆實亦然。

猶如駏驉欲深，固情交通，自致其禍，既自喪身，復殺其子。不能自安，安能安人？

調達比丘，由此利養，身壞命終，入阿鼻地獄。所謂自陷於罪。

云何亦陷他人？使阿闍世太子，所施財貨，不可稱計。然，不致果報，不獲其福。是謂亦陷他人。

二罪交集，故致喪身。

是故，說曰：駏驉坐妊死。

所謂士者，勇猛大將，能却外敵，內姦不起。如此之比，乃名大將。然，彼大將思慮，不出眾人之表。貪入深陣，不能自出，於中自喪。或復有人。內實怯弱，外現勇悍。設遭戰鬥之日，見敵便懼。賞賜之際，思在上首。

調達比丘，亦復如是。受人信施，日啖五百釜食，自稱勇悍。能與結使眾敵共戰，反招禍患。

是故，說曰：士以貪自喪。

如是貪無利　當知從癡生　愚為此害賢　首領分乎地

調達比丘學致神足，為己招禍。設不得神足者，其罪蓋不足言。既貪利養，

不至究竟。

是故，說曰：如是貪無利。

皆是凡夫人，志不堅固。或從正入邪，不自覺知。設得信施，快自喜慶。不慮後緣，當受其報。

是故，說曰：當知從癡生。

諸善之法，皆是賢人所習，非是愚者所學。

是故，說曰：愚為此害賢。

調達比丘，通出入息，起不淨想。乃至頂法，亦復如是。以其神通，貪著利養，自陷乎罪。

是故，說曰：首領分乎地。

愚人貪利養　求望名譽稱　在家自興嫉　常求他供養

不能明鑑善法，內自興嫉，外望供養，欲使四部眾隨時致敬。

是故，說曰：愚人貪利養。

晝夜伺捕國王大臣一億居士，倚豪力勢，貪求名稱，觀察前意，隨形應適，趣欲悅彼，以獲利養。

或時在眾，虛談萬端，欲現己智，獨望尊貴，餘者處卑。內懷悕望衣被飯食床臥具病瘦醫藥，餘者不得利養。

調達比丘所誦經典，六萬象載不勝，十二年中，恒處巖藪空閑山間，持戒牢固，如護吉祥瓶。以其貪著利養故，所造功德，盡為恚火所燒。

是故，說曰：求望名譽稱。

或有在家居士，家累自隨，每興忌嫉，吾今不欲見持行清淨之人。設有梵行清淨人來至我家者，不經日夜，暫息便進，各還本居。復重生念，設欲住者，恒乏利養。

是故，說曰：在家自興嫉。

彼習行人，復作是念：我今名在道檢，行出人表。當令蜎飛有形之類，日來供養衣服飲食床臥具病瘦醫藥，使令餘者不得其養。設見餘人興致利養者，橫生妬嫉，如失寶藏。

是故，說曰：常求他供養。

勿倚此養　為家捨罪　此非至意　用用何益

彼執行之人，勇猛精進，少欲知足，志趣牢固。常樂閑靜，思惟惡露不淨之觀。其間思惟善念：夫，人處世，貪著利養者，自增慢惰，漸墜于罪。

是故，說曰：勿倚此養。

或在國王長者一億居士、比丘比丘尼沙彌沙彌尼，不令諸人知我在某處家，論說神德戒行備具。

是故，說曰：為家捨罪。

捐棄惡緣，修無量定。設遭遇惡，違本誓願，所行事業，不自為己。

是故，說曰：此非至意。

亦復自隱，不令人知「我持戒精進修阿練行」。一坐一起，復不使知。漏盡意解，勇猛強記，辯才捷疾，智慧無量，不欲聞人，稱譽己德。

是故，說曰：用用何益。

愚為愚計想　欲慢日用增　異哉夫利養　泥洹趣不同

愚人計想，念念興惡。但求他養，己行不均。在眾人中，獨尊獨貴，興致禮敬。願令餘者卑賤。

是故，說曰：愚為愚計想。

夫，中直之人，厭患利養。戒聞施惠，眾德具足，解脫知見，無觀不入。功德已具，堪任受養。福度前人，已能消化，復能濟彼。是謂續如來種，紹繼賢聖。

是故，說曰：欲慢日用增。

非法之義興利養者，日損日減，非至要處。捨正就危者，當知非賢聖道教。

是故，說曰：異哉夫利養。

至泥洹終，其道不同，先學俗中妙法，次習賢聖道法，以次得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羅漢。

是故，說曰：泥洹趣不同。

能諦知是者　比丘真佛子　不樂著利養　閑居却亂意

彼修行人，知人利養，至為難消。身有瑕隙，受彼重施，猶彼朽車，輪軸不牢，載以重載，必壞敗車，定矣不疑。

此亦如是，以無戒身，受人恩施，必自墜墮惡趣。

是故，說曰：能諦知是者。

過去諸佛，弟子翼從，成就此德。當來諸佛世尊，弟子亦當成就此德。

云何名為佛弟子耶？答曰：四也。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羅漢。

如斯四部弟子，一向承佛教誡。正使外邪眾惡，化作若干形像，來試四種弟子者，終不能得其便也。所以然者，以其真實諦故。

凡夫下劣，不得稱為弟子者何？

答曰：所以不稱者，以彼人心，猶豫不定故。或時承受佛教，或時著外道異學。如斯之類，不得稱為佛弟子。

此賢聖弟子，信根牢固，一向承受佛教，敬奉三寶。此乃得名佛弟子也。

或有說者，於如來所，得無疑信根。

是故，說曰：比丘真佛子。

何以故不樂著利養者？皆由如來，言無二故。如佛契經所說。

告諸比丘：利養甜美，內人惡趣，不得至道。能離此者，可成果證。

㊐ 已得阿羅漢果。有何不具，而復修道？

㊎ 根門未具分別故，於退轉法，當求方便，至不退根。不退根人，當求方便，進至念法人所。念法人，復當求方便，至護法人所。護法根人，當求方便，至定住根人所。定住根人，當求方便，至無礙根人所。

如是，漸進功德之業，猶如不動牢固之行。自致無願無相空定。

是故，說曰：不樂著利養。

常當五閑淨法：①喜。喜己所得。②安。安止眾生。③自守。守行不失。④念。念定不亂。⑤待。待善去惡。

所謂欲界者，眾亂之原。善求巧便，勤求解脫，願不生欲界。

是故，說曰：閑居却亂意。

夫欲安命　息心自省　不知計數　衣被飲食

安命有二事：一為身命，二智慧命。

有身命，則有慧命。設無身命，何有慧命？如是，行人常當自護將育慧命。

是故，說曰：夫欲安命。

息心，而自省己。所謂省己者，戒聞施慧，是為妙法。若在第一義，便逮須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羅漢果。

是故，說曰：息心自省。

昔，有一比丘，往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叉手白佛言：唯然，世尊！聽諸比丘露其形體，人間遊化，與世殊異，豈不快耶？

佛告比丘：咄！愚所白，不入聖律，違於道教。裸形露體者，外道異學尼乾子法，非我賢聖法律所應之行。設當我眾裸形遊世者，與彼畜獸，有何差別？則不知尊卑貴賤父母宗親。

復有異比丘，往至世尊所，白佛言：唯然，大聖！聽諸比丘著織髮衣。

佛告比丘：斯是外道異學所服衣被，非我賢聖法律所容受也。愚人！當知：著織髮衣者，有五瑕穢。云何為五？①臭穢，②難近，③饒蝨，④饒蟻，⑤熱時佐熱，寒時佐寒。夫為道士，披僧伽梨者，過去諸佛賢聖標式。是故，說曰：不知計數。

已說僧伽梨，復說衣被飲食耶？

報曰：所謂衣被者，泥洹僧、僧祇支、安陀衛、欝多羅僧。所謂飲者，甘蔗漿、黑石蜜漿、蒲桃漿、石蜜漿。所謂食者，食本有五：穄、粟、麨、麥麨、麥頭麩。正根本食者，粳米為首。

種種飲食者。惡生畏王請一比丘，勅太官：與比丘精細飲食，令如吾食。比丘食已，辭王出外。

王問比丘：飲食訖耶？

答曰：已訖。

王意自念：比丘所食，必當粗惡。觀色不悅，必然不疑。

重請明日更食。

比丘辭還精舍，明日更來。王躬自斟酌若干甘饌，食彼比丘已。

問比丘曰：云何，道士！食為甘美耶？

比丘答曰：如食所食。

王內興恚：吾躬自具食，道士故言如食所食。

王復重請比丘，明日更食以苦酒煮營豆食之。

食已問曰：云何，道士！食為甘美耶？

答曰：如食所食。

王問道士：食好飲食，言如食所食。得斯惡食，亦言如食所食。將有何故？願聞其意。

比丘答曰：

如笮瞻蔔花　出油用膏車　臭脂膏致遠　豈貴好以醜

百味食續命　支形得行道　苦酒營豆食　全命何假彼

時，王聞已，內自慚愧，無顏仰瞻：我之所為，極為可耻。乃興惡意，觸嬈

賢聖。猶如愚人，不自顧慮。便自興意，扠須彌山，不損於彼，而自傷手。以小升斗，欲量海水。我今所行，其猶如此。自以褊狹小意，量度賢聖。

王復思惟：夫，修行人，不自為己。但欲支命，得修行道。亦復不望現身受報。今身施好，後獲好報。施穢得穢，如影隨形。是以智者，當清淨施，莫懷妄想。

是故，說曰：衣被飲食。

不自望利　不諂於人　不依他活　守己法行

昔，諸比丘，初學日淺，貪著乞求。所在分越，得食皆惡，粗弊不甘。所遊乞處，正使得食，或遲或疾。意轉欲退，不堪習行。內懷憂慼，漸興權詐。轉習世法，不復論講契經律阿毘曇。

世尊告曰：汝等，比丘！當觀宿緣，皆有果報。猶如尸婆羅比丘、阿那律比丘，功德滿足，不求自至。餘雖有福，不相為譬。能知宿緣有高下者，不當興意，起憎嫉心。

是故，說曰：不自望利。行當專一，身心相應。外現愚惑，內智勇猛。心念口發，無所差違。姦偽邪意，常當遠離。

昔，罽賓國拘秀那羅村。時，有一人，好事諂偽姦者。彼有塔寺名婆槃那。有一比丘，恒給眾僧清淨水。此比丘皆欲現權詐，佯如姦宄，集聚阿練。比丘皆著百補納衣，其色若干，往至彼村，與主人相見。相問訊訖，各一面坐。其人悲泣，五體投地，謂諸道士：為從何來，而至貧家？為從蓮花池來？為從他方世界？為從神仙山來？

意甚愛敬，即請諸比丘：願明日於貧家食。諸比丘報曰：吾等所以來者，正為君一人耳。今以相造，豈得受餘人請耶？雖爾，欲求度人之首，良祐福田者，斯有爾許人，無有過者。即入家內，勅諸僕使：速辦種種甘饌飲食，有諸神人道士來造我家，吾欲食

之。

時，諸比丘報語主人：賢士竟為知不，我等涉學，積有年歲，經行進止，常有法則。六時行道，不與常同。意欲經行，清旦至暮，暮達平曉。日出則食，不違典律。

彼眾中上座入語檀越：吾一人者，名曰一坐一食。飯食諸饌，及以果菰，一時齎來，吾當呪願。

檀越聞已，歡喜踊躍，不能自勝。辦具種種諸饌飲食投於鉢中，別上果菰，前受呪願。復以酥餅蜜和麨別貢上座，望「道士食已，鉢中遺餘，吾得食之，必獲其福。」

比丘受食，呪願已訖，問檀越曰：頗有甘漿美飲不？

檀越報曰：如貧家中漿有數種，蒲桃甘蔗石蜜諸漿，種種皆有。不審尊者上座，為須何漿？

道人報曰：向所論漿，生來不飲，初不歷口。吾所問漿，淳清重甘，儲在積年，味不變者，吾乃飲耳。

檀越聞已，甚怪所以：咄咄禍災，乃置此變。吾生斯念，謂：「諸道士皆獲六通羅漢清澈」。今觀其蹤，正是大賊。

檀越尋語道人：自少以來，酒不過口。豈敢以酒施於道人？

道人即以奢勒裹錢，語檀越曰：家若無酒，可持此錢，為我酤來。

檀越聞已，以手掩耳：咄咄，甚為可怪！何意道士持生業自隨？此諸人等，皆是賴鞮道士，有何道心？

即語道人：別更使人，吾非汝僕使，乃令吾酤酒室賴鞮道人。吾先不諳，墮汝欺中。我今終不為汝所誑。

比丘報曰：止！止！檀越！勿興斯謗，吾等所以來者，欲覺寤卿一人耳。汝前後以來費耗財貨，施不值主。檀越若下意者，聽我說譬喻。

報曰：大佳，願欲聞之。

可善聽之。

猶如善射之士，百步射毛，時時乃中。或高或下，或左或右，不中其的。若以地為的，而取射者，高下東西南北，所射皆著，終不失地。

今此大眾，亦復如是。不選擇施者，必值真人。若選擇施者，時時乃值，多有空出，費而不益。大眾之中，四果備足，四雙八輩十二賢士，皆悉具有。欲取珍寶，當詣大海，至須彌寶山。欲求賢人得道羅漢者，當詣大眾。

檀越明聽，更說一譬，開意受持，明者以譬喻自解。

昔，此貴邦，有一僑士，適南天竺。同伴一人與彼奢婆羅呪術家女人交通。其人發意欲還歸家，輒化為驢，不能得歸。同伴語曰：「我等積年離家，吉凶災變，永無消息。汝意云何，為欲歸不？設欲去者，可時莊嚴。」其人報曰：「吾無遠慮，遭值惡緣，與呪術女人交通，意適欲歸，便化為驢，神識倒錯，天地洞燃，為一不知東西南北。以是故，不能得歸。」同伴報曰：「汝何愚惑乃至如此？此南山頂有草名遮羅波羅，其有人被呪術鎮厭者，食彼藥草，即還復形。」其人報曰：「不識此草。知，當如何？」同伴語曰：「汝以次啖草，自當遇之。」其人隨語，如彼教誡，設成為驢，即詣南山，以次啖草，還復人形。採取奇珍異寶，得與同伴，安隱歸家。

檀越當知，此亦如是。愚惑之人，一向直信施求羅漢得道者，何日可果？所

在推覓，終不可值。欲求真人羅漢者，當從大眾索之。以次供養，必值賢聖，獲果不疑。

檀越復當明聽。昔，佛在世，大愛道瞿曇彌，佛親姨母，以金縷織成衣奉獻如來。佛告大愛道：「夫欲施者，當詣大眾，何為獨向我耶？吾亦是大眾之一數，亦有微分。可持此金縷織成衣，往施聖眾。」如來三界特尊，猶尚不能偏受信施，辭讓聖眾，不自專己。

檀越！頗聞「此界南城內婆槃那寺主給施眾僧水者」不乎？

檀越報曰：久聞消息，生年已來，不覩其形，今方乃知賢聖之人。

比丘答曰：前後已來，姦偽虛詐，誑惑萬端。侵欺檀越，如我比者，非徒一人。自今已始，若欲設福，當詣大眾，所求果報，如願剋獲。

時，彼比丘即說頌曰：

毒蛇擎持頸　被服虎斑文　行如鶴伺魚　閉塞寂無聲
內無四等心　欺詐於主人　是故離諛諂　以真練精神
如來廣普教　三界廓然明　所以致利養　由有賢聖道

施者忘慳貪　盡心事三寶　是以離欺詐　以法成其性

爾時，檀越即從坐起，五體投地，敬禮聖眾，願受懺悔：今蒙潤澤，昔所未聞。雖言父母尊長，猶不能導引真要。遭蒙聖恩，永除心垢。自今已始，設當惠施，不問多少，盡當詣眾，不敢自專。今重自歸，願諸賢聖，盡為我師。當以四事供養衣被飯食床臥具病瘦醫藥。

是故，說曰：不諂於人。

昔，調達比丘將五百比丘，受王重養，供給什物，隨時瞻視，不失其意。此五百人，皆仰調達，得致利養。自無功德，不足為貴。要當己身，備具眾法，自致供養，乃可為貴。

是故，說曰：不依他活。

法者，諸善之法，恒念備具，不於餘人受教授。沙門白衣以己內教授，息心令常精勤，不失法度，恒隨正法，不墮邪部。

是故，說曰：守己法行。

自得不恃　不從他望　望彼比丘　不至正定

夫，人執德，而不見其德。為，而不見其為。自不恃德，陵彼無德。調達門徒，己實無德，虛受信施，皆興願求，獨尊無等。

是故，說曰：自得不恃。

調達弟子，各立限制，不得共相誹謗，稱嘆名譽。一人不說，逐出眾外。正說無德，強說有德。

是故，世尊告諸比丘：各各自守，慎莫虛稱功德。行不合己，則致其殃，不致究竟。

是故，說曰：不從他望。

意常僥倖，有所希望，心意不專，不履正行。於中，終不能得出受定意。夫人入定，要當專意，無他異念。

是故，說曰：望彼比丘，不至正定。

夫欲安命　息心自省　如鼠藏穴　潛隱習教

所謂安命者，眾善普集，闡揚幽玄以為營命，非但衣服飲食而已。

是故，說曰：夫欲安命。

戒、聞、惠施、智慧、解脫、解脫見慧，而自瓔珞。

是故，說曰：息心自省。

夫，穴處之蟲，深則牢固，無所畏懼。不為惡人弊蟲所見侵害，不為暴火溢水所見燒溺。

是故，說曰：如鼠藏穴。

盡具沙門內禁之法，潛居隱處，心意遊寂，節食知足。人若非人不得其便。

是故，說曰：潛隱習教。

夫欲安命　息心自省　趣得知足　念修一法

夫，人所以周流四海，超越嶮難，遂增艱苦，無毫釐之善。

是故，說曰：夫欲安命。

食知止足，不廣慇勤。設欲得衣被飯食床臥具，終無榮冀。

是故，說曰：趣得知足。

所謂一法者，於諸善法，而悉知足。

是故，說曰：念修一法。

約利約可　奉戒思惟　為慧所稱，清潔勿怠

謹慎其行，不為流邪所屈。設得利養，先勸施大眾，然後自受。當為四部弟子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或為國王大臣一億居士豪富長者，日夜咨受，恒以推讓為先，然後自表。

是故，說曰：約利約可。

專意奉戒，毫釐不犯。出入行來，不失威儀。持心修戒，如經火難。

是故，說曰：奉戒思惟。

諸有智人，志崇高顯，耻不上及。見有執行之人，共相扶佐，成就其行，便共稱歎，譽其名德。

是故，說曰：為慧所稱。

晝夜精勤，坐臥經行，不失本業。清旦至暮，暮經達曉，思惟止觀，食息不廢。

是故，說曰：清潔勿怠也。

比丘三達　解脫無漏　寡知勘識　智者憶念

利根高德，無疑解脫，棄八除入，是謂一明，亦名一達。

諸漏已盡，是謂二明。得諸神通，是謂三明。

復有說者。諸漏永盡，是謂一明。知所從生，是謂二明。自識宿命，是謂三明。

是故，說曰：比丘三達。

彼執行人，已去老死。死有四義：①結使死，②陰死，③至竟死，④自在天死。是謂四死。

三達比丘，永降二魔。云何降二魔？①結使魔，②天魔。

是故，說曰：解脫無漏。

己身智慧，廣普無崖。然，不與人間周旋，不與知識往反。唯有智者，乃能分別。

是故，說曰：寡知尠識。

為諸梵行所見愛敬，知其神力，信得自在，無所罣礙。

是故，說曰：智者憶念。

其於飲食　從人得利　而有惡法　從供養嫉

從人得利者，皆由前身，好喜惠施。顏貌端正，面如桃華，生豪族家，饒財多寶，先笑後言，和顏悅色。神識了朗，聰明智慧，高才博學，無事不知，所至到處，增益法事。

是故，說曰：其於飲食，從人得利。

或有學人，展轉相承，而得供養。互相法則，從一人得養，後人効之，復來供養。亦不能分別智慧深淺，道德多少。有智慧人，反更輕慢。巧詐虛名，反

更恭奉，以真為偽、以偽為真，轉相是非，共興誹謗：「我智慧才技，出過於人，汝所知淺。」各伺其便，枉殺良善，死者無限。令諸智人，隱而不出。愚惑惡人，在世縱逸。

是故，說曰：而有惡法，從供養嫉也。

多集知識　強服法衣　但望飲食　床臥之具

或巧偽之人，著補納衣。外陽下密，內共同情。人間同處安行法步，自不離前。

是故，說曰：多集知識，強服法衣。

其有清信士女，出逢見者，皆興恭敬，善心生焉。當見之際，如花敷開，見日鮮明。心意哀愍，不能去離。然，彼人雖被納衣，心如豺狼，如狸伺鼠，無戒受施，不惟道德，欺惑世人，不以經戒。眾生奔趣，如柱崩頹。猶渴須飲，裸者得衣。心意敬待，立望其福。謂為良祐福田，不復是過。

是故，說曰：但望飲食，床臥之具。

當知是過　養為大畏　寡取無憂　比丘釋意

利養為病，入骨徹髓，死墮惡趣，必然不疑。多諸恐畏，終已無安。若處人間，多諸危害。欲自防護，復無善助。住則畏死，去則畏賊。

是故，說曰：當知是過，養為大畏。

或有族姓男女，執信牢固，捐捨妻息，出家學道。剃除鬚髮，著三法衣，到時持鉢，廣福眾生。得食粗細，呪願施家，緣是蒙祐，盡得度脫。然，少於知識，不廣周旋。捷疾辯才，應適無方。復為天龍鬼神八部之眾，所見尊待，來聽正法，受三自歸。無數鬼神，諸塵垢盡，得法眼淨。

是故，說曰：寡取無憂，比丘釋意。

非食命不濟　孰能不揣食　夫立食為先　知是不宜嫉

一切眾生，有形之類，依食得全其命。或有貪著飲食，以其貪故，傷害眾生數千萬眾。復有眾生，心無慳恪，於諸飲食，不大慇勤。所以然者，皆由起八

大人念，飲食知足，取支形命。

是故，說曰：非食命不濟。

人得飲食，便有出入息，神識得定，進經行道。雖有四食，揣食為先，進趣行來，皆能成辦。

是故，說曰：孰能不揣食。

彼修行人，意常觀食：「食從何來？為從何去？」一一分別，由食成果。

是故，說曰：夫立食為先。

或有行人，深山隱處，獨樂閑靜，騏驎戴一，獨無伴侶。各住隻居，亦無徒眾。所以不樂貪在世者，見譏知微，防慮未然。患出於對，水溢於原。設無對者，則我無患。是以聖人，教人閑居，不處憒鬧，則無復有憎嫉之想。

是故，說曰：知是不宜嫉。

嫉先創己　而後創人　擊人得擊　是不得除

猶如有人，沒在淤泥，不能得濟，拔彼厄難。己不能度，安能度人？當求方

便，免濟其厄。

是故，說曰：嫉先創己。

己既得度，復求方便，濟彼未度。

是故，說曰：而後創人。

皆由人心，未去是非，此現法報。猶仰唾虛空，還下著面。不能計彼音響，寂靜無形。為人所罵，但有音聲。吾耳往聽，了無形質。何為空寂法中，橫生喜怒？愚人無慮，自生識想。互相是非，遂致喪亡。

是故，說曰：擊人得擊。

愚人執意，至死不改。設遇利養，計為己有。於中生嫉，不能廣及。

是故，說曰：是不得除。

⑮ 忿怒品

不怒而興怒　不造而行惡　彼受其苦痛　今世亦後世

昔，佛在拘奢彌瞿師園中。

爾時，彼村眾多比丘，好喜鬥諍。惡眼相視，共相毀辱。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止！止！比丘！勿共鬥諍。所以然者，比丘！當知：怨不息怨，忍乃息怨，是如來正法。何以故？

過去久遠，無數世時，迦尸國王名梵摩達，拘薩羅王名曰長壽。

時，梵摩達王，即集四兵，象兵馬兵步兵車兵，攻伐長壽王土界。

時，長壽王聞外境有軍馬至，復集四兵，象兵馬兵步兵車兵，出往迎逆，與共戰鬥。生擒梵摩達身，摧破大眾。語梵摩達曰：「赦汝生命，歸汝本國。自今以去，更莫叛逆。」

時，梵摩達得還本國，未經幾時，復集四種兵，象兵馬兵步兵車兵，往詣攻拘薩羅國，求共鬥戰。

長壽王內自思惟：「吾先與共戰鬥，擒獲己身，摧破大眾。不能自改既往之

失，今復來戰，侵我土境。」

長壽王輕將數騎，往與共戰，為梵摩達所破。輕走得脫，及將第一夫人，侍臣有一，隱處深山，無人之處。藏形滅跡，恐有知者。

時，長壽王復重思惟：「吾居深山，無方自存，當習詩頌歌詠，遊處人間，乞丐自存。」

如其所念，即習歌頌，兼學彈琴鼓瑟，音響流利，與琴相入。在在處處，以得自存。

時，梵摩達王第一大臣，出梵志種，聞「此國界，寒儉乞士夫婦二人，遊在人間，彈琴鼓瑟，乞丐自存。」即遣人喚，欲聽音樂。

乞者到家，共相慰勞，即設音樂。大臣聞已，歡喜踊躍，不能自勝。即告乞人：「汝等夫婦二人孤窮裸露，恒乏衣食。可住我家，教習後生，常當供給，不令乏短。」

時，彼乞士第一夫人垂月欲產，內生此心，語其夫曰：「我向生念，願得四種兵眾圍我數匝，得好幃帳，而寢其中，洗利刀汁，欲得飲之。君能辦不？」

夫報其妻：「我等二人，為梵摩達所壞，亡失國土，那得辦此四種兵眾，及好幃帳洗利刀汁？」

其妻語夫：「設不辦者，正爾取死。復用活為？」

爾時，大臣即喚乞士在前作樂。聲與琴合，琴與聲合。或時琴與聲違，聲與琴違。

大臣問曰：「觀卿作樂，而有不悅。身有患耶？心有所念乎？」

乞士報曰：「身無苦患，唯心有所念耳。」

問曰：「汝何所念？可說情故。」

答曰：「我所將妻，懷妊日滿，垂產在近。欻生此念：『欲得四種兵眾圍繞數匝，寢好幃帳。洗利刀汁，而欲飲之。得，便存活。不得，便死。』審當爾者，我用活為？」

大臣報語：「卿且自寧，勿懷憂慮。當設權計，辦四種兵。」

即如其語，辦四種兵，圍繞數重，寢好幃帳，飲洗刀汁。即生男兒，顏貌殊特，有豪貴相。

大臣見已，踈向夫人，三自稱善。舉聲說曰：「拘薩羅國，復生聖主，係嗣王位，自今熾盛。」

告己兵眾：「莫傳此語。及使彰露，當誅戮之。」

時，梵摩達窮聞「長壽彈琴鼓瑟，人間乞求。」即遣人捕得，閉在牢獄。長生太子，漸長成人。詣諸大臣、豪貴長者，自訴求願，口出斯言：「願諸賢士，行檀布施，分德立善。設有毫釐福者，盡施長壽王！早得解脫，畢此苦原。」

梵摩達王竊復聞知「長壽太子長生者，遊在人間，與父乞恩，勸人修善，願及父身，早免苦難。」

梵摩達王，瞋恚興盛，即出長壽王，詣於都市。長生後執利劍，高聲白父：「我堪此間，脫父厄難。」

長壽王報曰：「止！止！童子！夫，人立行，亦莫見短，亦莫見長。」

傍人聞之，謂為「長壽王知死逼近，狂有所說。」

長壽報傍人曰：「其中智者童子，乃當識吾往言耳。」

即於市上，斬為七段。

長生太子見已，身中沸血，遍滿身中，瞋恚內盛，不敢顯外。復詣諸大臣所，求哀請恩：「我父無過，橫為貴主所殺。形尸暴露，捐在都市，無人殯藏，收拾形骸。願諸賢士，與我收拾，起七偷婆，花香供養，如世常法。」

即如其語，收拾供養，起七偷婆。

長生太子，內自思惟：「梵摩達王，暴虐無道。侵我境土，奪我民眾。復取父王，都市斬殺。我宜逃走，出此國界。備得我者，不免此患。」即將夫人，出國逃走，到他方土，復習琴瑟，歌聲調和。在在處處，乞丐自存。漸漸以次，還入本國。

梵摩達王聞「有乞士，將母自隨。彈琴鼓瑟，家家乞索，音響清和，見莫不歡。」

即遣人喚將入深宮，晝夜聽樂，乃無厭足。形命相委，如同產子。

時，梵摩達出外遊獵，長生太子御車遊獵。恒導險難無人之處，不按正路，

不附兵眾。

太子自念：「昔破我國，劫奪我民，枉殺我父。今不報怨，何日可果？」

復御獵車，轉入深山。

時，梵摩達，疲頓，欲得懈息，即告御者：「可於此頓，吾今疲極，欲小止息。」

即如其言，住車止息。

王告御者：「汝坐，吾欲枕汝膝上。」

王即枕而眠。

長生太子，內自思惟，口發斯語：「此梵摩達王，暴虐無道，侵我境土，奪我人民，枉殺我父。思欲報怨，正是今日。若不殺者，何日可果？」

時，長生太子即拔利劍俟王頸項。退復追念：「昔，我父王臨終時，教誡我曰：『童子！當知：夫，人立行，宜唯貴信義。』違父遺意者，則非孝子。又勅我曰：『汝莫見短，亦莫見長。』設當殺此王者，違我父教。」

即還內劍，息恚不興。

時，梵摩達王於夢中驚，忽然覺寤，身體流汗，衣毛皆豎。長生太子問其王曰：「向如安眠，何為驚寤？」

王告御者：「汝欲知不，我向安眠，夢見長壽王兒長生，右手執劍，左捽吾髻，以刀俟我項，曰：『吾欲報怨，汝知不乎？』即於夢中復重悔責：『昔我父王臨欲終時，慇懃教勅：夫欲勝怨，唯當以忍。』以是之故，於夢驚覺。」

御者白：「王還安眠，勿復驚懼。王欲知不，長壽王子長生者，我身是也。昔，我父王，以法治化，不枉人民。王自暴虐，侵我境土，奪我人民，枉殺我父。思欲報怨，於此深山，正得王便。今不報怨，何日可果？向實拔劍俟王頸項。退復追念父王教誡：『童子！當知：夫人立行，唯貴信義，慎莫念惡。惡加人形，終不得解。』設我違父遺意者，則非孝子。欲崇父教誡故，即便內劍耳。今原前愆，不錄其罪。欲還將王早歸國界，得至彼已，任王刑斬。」

即共載車，還本宮殿。普集大臣，而告之曰：「卿等！云何，設見長壽王太子者，卿等如何？」

其中，或有說者：「設當見者，先截手足，却取殺之。」

復有說者：「當生剝其皮，爾乃却殺。」

復有說者：「當以火炙箭射之。」

異口論者，不可稱計。

時，梵摩達王告諸群臣：「長壽王太子者，今此人是。卿等勿興惡意生殺害心於此太子。所以然者，我由此人，得存命根。」

爾時，梵摩達王，即沐浴長生太子，著王者服，頭戴天冠，妻以一女，還立為拘薩羅國王。

佛告比丘：古昔諸王檢意自守，修忍如地，視怨如赤子，不造怨讎。況汝等諸族姓子，以信堅固，出家學道，剃除鬚髮，著三法衣，不能行忍，互相是非，以小致大，共相毀辱。於彼眾中鬥訟，為是宜不？

比丘前白佛言：惟願，世尊！暫屈威神，至彼比丘眾中，乃當知曲直耳。彼人自恣罵詈，不慮禁法。我等有何不如，能默然忍之？

爾時，世尊觀彼比丘不受其教。即騰上虛空，還本精舍。

復集聖眾，說斯頌曰：

不怒而興怒　不造而行惡　彼受其苦痛　今世亦後世無過而強生過者，今世後世，而受其痛。

先自漏罪　然後害人　彼此興害　如鳥墮網

或有眾生，心識倒錯，數興惡念，不能禁制。是故，說曰：先自漏罪。

夫，人興惡，結嫌積久，常求方便，思惟計數。然後，乃得發惡於外。已生惡念，不得思惟道德。是故，說曰：然後害人。

彼比丘興惡者，復以偈報之：

多結怨讎　禍患流溢　實無過咎　怨者何望

是故，說曰：彼此興害。

昔，有鷹王搏撮群鳥，獲得一鳥，名伽頻闍路，高飛遠翔，詣高山頂。時，伽頻闍路並說斯言：「是我身過，當復告誰？設我恒守本業舊居者，則

不為汝所擒。」

鷹王問曰：「本業舊居，在何所乎？」

雀報鷹曰：「高山絕岸深澗石聚，則我舊墟。若在彼者，終不為汝所擒。」

鷹告雀曰：「今且放汝，聽歸本居。觀吾力勢，為能獲汝身不？」

時，鳥雀得歸，住兩石間，遙語鷹王：「汝設可者，暫下共戰。」

鷹王聞已，恚怒熾盛，鼓翼奮勢，從空中下，欲搏撮之。

鳥入石間，鷹摧翅翮，於此命終。

是故，說曰：如鳥墮網羅。

害人得害　行怨得怨　罵人得罵　擊人得擊

眾生處世，志趣不同。己身行惡，自然不祐。舉手打人，仍更自害。

是故，說曰：害人得害也。

復有暴惡眾生，晝夜念惡，常伺人短。心常思惟：「某村某家劫奪我牛，強取我財，殺我知親，侵我田業。要當伺捕，方便報其重怨。」

思惟挍計，不去心懷。

設復出家，道心未固，學日既淺，內心思惟：「某甲比丘，曾共止住，取我坐具、針筒、鑰拇，沙門六物，至今不還。」

但思惟諸物，不念修道。不知後報卒至，為身招禍。

是故，說曰：行怨得怨。

若有罵詈，反得其辱，不自觀省。皆由愚惑，緣致斯罵。不知受報，亦復不久。

修行人所修：彼行人者，分別前人，計罵盡寂，了無形質。若人罵我，知之為空。吾耳往聽，悉無所有，彼虛我寂，誰有罵者？是故，我今忍而不起。

夫，人罵詈，法自有極。四大為形，不久居世。快意斯須，不知久久涉苦無量。

是故，說曰：罵人得罵。

夫，人相嫉，毀人善行。性無常，則喜怒無恒。

或有愚人，不遇師訓。既不廣學，志性闇鈍。結怨在心，終已不解。

如斯之人，不當與坐起、言語、飲食、歡醼。人欲之造，見則不吉。成事傾敗，不果本願。

是故，說曰：擊人得擊。

斯何沙門　不知正法　壽既短促　復結怨為

夫，言沙門者，履行清虛，離世八業，志崇清淨，乃謂沙門。如今，卿等沙門，荷珮法服。不能禪寂六情、閉塞五欲。世間榮寵，心求染著。設遭毀辱，悔欲就俗。

夫，為沙門，若遭榮寵，不以增歡。設遇毀辱，不以加慼。爾乃名為沙門。

是故，說曰：斯何沙門。

是時，世尊告諸比丘：汝等雖出家學，種姓若干，意行不同。或畏王法，而出家者。或避重役，而共出家。如斯之心，不可親近。已能出家，當修正業，六時行道，晝夜不廢。復當思惟福度眾生。設欲飲食，意願一切，不獨為己。汝等諸人，雖言為道，行與願違。過去賢聖所以教人法衣表識者，欲令除內穢

垢。卿等穢人，假被法服，污染真形，壞敗表識。

是故，說曰：不知正法。

佛告比丘：生處五濁。雖云百年，臥消其半。命多危險，受四大身，如蛇蟄聚。一增百病，共相危害。樂少苦多，憂患萬端，苦痛難量。不能端意思惟，以求真道，方更興起慢嫉，履凡夫行。

是故，說曰：壽既短促。

人身難得，佛世難值，佛法難遇。雖得為人，不能練精，進行禪燕，役神方便，隨時進趣。與世同流，又不廣顯三寶，訓悟後學。三塗八難，何日當空？

是故，說曰：復結怨為。

人相謗毀　自古至今　既毀多言　又毀訥訒

亦毀中和　世無不毀

昔，佛在羅閱城竹園迦蘭陀所。

爾時，調達往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立。

須臾，前白佛言：我觀如來，顏色變易，諸根純熟。年過少壯，垂朽老邁。惟願，世尊！自閉靜室，禪定自娛。四部之眾，願見付授，我當教誡，如世尊無異。隨時供養，四事不乏。

爾時，世尊告調達曰：咄！愚所啟，不慮後殃。舍利弗、目連比丘，猶尚不付授眾僧。況汝嗽唾弊惡之人，可付授聖眾耶？

爾時，調達內興妬嫉，聞世尊語已，倍生恚怒：如來今日讚歎舍利弗、目連比丘，而更輕賤小弟，要當求便，喪滅師徒。使此國界眾生，不覩其形，不聞其聲。

是時，調達比丘，即從坐起，禮足退歸。在在處處，巧言偽辭，誑惑於俗。勸誘世人得數十人，在在處處，共相勸勉，取要言之。

爾時，世尊，與無央數大眾圍遶，而為說法。

爾時，調達告己弟子曰：汝等莫聽瞿曇所說。所以然者。所說，不隨正法。吾有深經好義，當以相教。

恒求方便，欲壞亂如來聖眾。

爾時，世尊告調達曰：止！止！調達！慎勿興意，壞亂聖眾。後備受報，其痛難忍。

爾時，調達執意牢固，不改其行。

爾時，世尊知彼意正，終不可迴。便以宿命通，觀過去無數阿僧祇世因緣宿對所經歷事。

是時，調達將五百弟子。

如來自觀為菩薩身，復將五百弟子，俱遊寶積山側。菩薩門徒，寬仁柔和，教以正法，修持禁戒，出入進止，不越其序。

調達眾者，己行不均。門徒弟子，盡法師則，出言粗獷，語輒興恚。與弟子論，如怨鬥訟。弟子厭患，不堪侍從，盡捨調達，往就菩薩。

菩薩得已，歡喜踊躍，不能自勝。並自稱說：「吾有千弟子，眾德具足，與世殊絕，誰能及者？」

調達得是，極興恚怒，即發誓願：「此人，今日誘我弟子，壞我門徒。正使此人後成無上等正覺時，我當壞彼徒眾，如今無異。」

如來觀知調達比丘，必壞聖眾，定無有疑。

如來即從坐起，捨眾而去。

何以故？有五事，不得壞亂眾僧：

①如來目前，不得壞亂眾僧。如來威神，不捨本誓故。

②如來般泥洹後，不得壞亂眾僧。設有人言：「我今成佛，逮最正覺。」當以此問之：「釋迦文佛在時，汝為所在？」

③未曾有惡時，不得壞亂眾僧。

④比丘不競利養，不得壞亂眾僧。

⑤智慧神足弟子和合，不得壞亂眾僧。

諸佛世尊常法，神足智慧弟子一日之中，聖眾終不空缺。如來以宿命智觀，必知調達當壞亂眾僧。如來即捨而去。

調達在後，與眾說法：若有眾生事我為尊，承受教誡，當習五法。何以故？行此五法，早得解脫。何假沙門瞿曇說八直行？云何為五？①盡形壽常守三衣。②盡形壽常當乞食。③盡形壽不得食肉飲血。④盡形壽常當樹下露宿。⑤

盡形壽不得獲持金銀寶物。諸有比丘修此五法者，早得解脫，盡有漏成無漏，何假沙門瞿曇八直行耶？

調達說是語已，即從坐起，五百比丘尋從而去。左面弟子名曰鞞荼陀婆，右面弟子名曰瞿婆離，歸本所居，弟子前後圍繞而為說法。

舍利弗、目連比丘，後往彼眾。調達見已，舉聲稱善：善來！舍利弗、目連比丘！吾獲大利，知我成佛，三界獨尊，智慧神足弟子自然響應。

爾時，調達即移瞿波等左右弟子坐，舍利弗、目連安處左右。

爾時，調達像如如來，告舍利弗、目連曰：吾患脊痛，小欲安睡。卿等二人與聖眾說法。

爾時，調達右脇著地，欲得睡寐。天神強挽調達左脇在地。天神復厭，誑有言語，鼾聲現外，穢氣遠徹。

爾時，尊者目連以神足力，飛騰虛空，作十八變，坐臥經行，涌沒自由。或身上出火，身下出水。或身下出火，身上出水。東沒西涌，四方亦爾。

爾時，目連從空中還就本坐。

尊者舍利弗告眾會人：如來之身，神德無量，具一切智。前達無窮，却覩無極。如來法者，得現法報，快樂無為。智者之所修學，非愚者之所習。如來聖眾者，戒成就、定成就、智慧成就、解脫成就、解脫見慧成就。可敬可貴，承事供養，為眾生良祐福田。

爾時，諸比丘各生此念：我等愚惑，不識真正。捨實就花，棄本逐末。今日觀二賢所說，世之希有！我等寧可捨此調達，就如來眾，不亦快乎？

舍利弗知其心念，即從坐起，彼五百比丘亦皆俱起，隨舍利弗、目連後，追隨而去。

時，瞿波離比丘，以右脚蹋調達曰：弊惡調達，何為躭睡？舍利弗、目連二人，將汝弟子去盡。」

爾時，調達覺寤，甚懷憂慼。

是故，說曰：人相謗毀，自古至今，既毀多言，又毀訥訒，亦毀中和，世無不毀。

斷骨命終　牛馬財失　國界喪敗　復還聚集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昔長壽王，身分為七段，亡國失土，猶尚忍怨不起。共相尊敬，還立國土，如本無異。汝今比丘！當以道德自持，共相懺悔。大者以法、小者承受。汝等云何不知正法？當念忍辱、歎說忍力，所行真正，歎說真正。

比丘！當知：吾所以從無數阿僧祇劫積行已來，修六度無極，行檀修施，頭目髓腦、國財妻子，持戒、忍辱、精勤、一心，皆欲除貪，除瞋怒想。是故，說曰：斷骨命終，牛馬財失，國界喪敗　復還聚集。

若人罵我　勝我不勝　快意從者　怨終不息

人自思惟：彼人罵我，不隨禁律，枉侵良善。是故，說曰：若人罵我。

彼自思惟：我如法者，則我得勝。不如法者，則我不勝。是故，說曰：勝我不勝。

作是思惟者，遂增怨讎，不諦思惟。

是故，說曰：快意從者。

如此之人，心如剛鐵，不可沮壞。

是故，說曰：怨終不息。

不可怨以怨　終以得休息　行忍得息怨　此名如來法

是時，世尊告諸來會：吾自追憶無數劫已來，怨能息怨。人身難得，佛世難遇，猶如優曇鉢花，時時乃有。難得為人，出家學道，亦不可果。汝等已得人身，諸根不缺，堪任受化。何為於正法中，共相諍競？

是故，說曰：不可怨，以怨終，以得休息。

此名如來法者。夫，人行忍，寂默為首。聽彼已報，聞彼罵已，還以罵報。如是之比，怨終不息。弱名忍強，亦名為勝。

是故，說曰：行忍得息怨，此名如來法。

若得親善友　共遊於世界　不積有遺餘　專念同其意
或有眾生，禮儀成就，於行不缺。義味成就，忍行成就，皆由朋友成就身行。
是故，說曰：若得親善友。
如此善友，從劫至劫，共相追隨，不以為苦。
是故，說曰：共遊於世界。
夫，人意等，不計財貨，亦復不選擇知親。正使朋友出在卑賤，善色惡色，若好若醜，不得選擇。
是故，說曰：不積有遺餘。
發心起行，齊同其善，篤信向佛。
是故，說曰：專念同其意。

設不得親友　獨遊無伴侶　廣觀諸方界　獨善不造惡
所謂親友者，行齊德同，俱造於善，乃名親友。不造善行者，不名為親友。

如世常言：人無有伴侶，如驢牛俱。修不善行者，不得名為善友。

是故，說曰：設不得親友。

寧獨遊處，快修善行。不以弊惡，與人共俱。

是故，說曰：獨遊無伴侶。

人欲觀化，觸類所見，漸以益智，聞語不惑。

是故，說曰：廣觀諸方界。

是以智士樂靜，不居亂鬧。

昔，有敵國大王，興兵相攻。

鄰國聞之。

臣啟王曰：外有賊寇逼近土境。

王曰：無苦，無所堪任。

賊復前進。

臣復白王：賊已逼至，轉來到城。

王言：無能侵我。

賊遂入城，固守城郭。

臣復白王：賊寇逼近，王宜防備，出共鬥戰。

王言：無苦，終不害我。

外冠轉進，直趣宮殿。

臣復白王：賊今已至，王欲云何？

時，王沐浴更著新衣，自負糧食，出見敵國鄰王，而告之曰：城郭宮殿，是卿所有。吾欲入山，且修道德。食足支命，衣足蓋形。

爾時，王便說頌曰：

吾今此衣食　自求欲隱形　捨位卿為王　且欲求多福
寧處巖石間　粗衣弊惡食　食果數息定　麋鹿共相娛
不以處王位　拷掠苦毒痛　智者畏後世　終不造惡緣
觀卿興兵眾　欲來傷害吾　是身為朽器　時殺勿枉眾

時，彼敵國王聞是語已，熟自思惟。復以此偈報曰：

快哉大覺士　依法而自將　被一切德箭　摧破我兵眾

雖怨智慧勝　親友愚何益　是以慧為首　智慧廣濟度

時，敵國王即退軍馬。將己兵眾，歸還本國。宮殿屋舍，盡還本王。

是故，說曰：廣觀諸方界，獨善不造惡。

忍辱勝怨　善勝不善　勝者能施　至誠勝欺

兩劍所儗，必有傷損。遇毒毒治，必死不疑。唯有忍者，能去其怨。

是故，說曰：忍辱勝怨。

卿等！頗聞火之稟性，有冷義耶？對曰：無之。此亦如是，怨欲息怨，終不可得。何者能息？唯有善者，乃能息耳。

是故，說曰：善勝不善。

修善之人，行無缺漏，意不起想，果能惠施。

結怨之人，為身招禍，死入地獄，受苦無量，共相傷害，死而復生。

若生人中，顏貌醜陋，為人輕慢，所願不果。

是故，說曰：勝者能施。

智者行身，不犯口過，出言應律，無所觸嬈。正使身死，不以妄言綺語，而求苟活。經歷生老，涉苦無量。目見耳聞，怨讎最重。

是故，說曰：至誠勝欺。

學無朋類　不得善友　寧獨守善　不與愚偕

夫，人廣學，當憑善知識。從初發意至得道，皆憑善知識，乃得成就。若遇惡友，行必愚惡。

是故，說曰：學無朋類。

或復學人遇惡知識，晝夜鬥訟，行惡為業。

是故，說曰：不得善友。

設無朋類，當自建意，念在閑靜，去離憒亂。設聞鬥訟者，常當遠離，心不願樂。

是故，說曰：寧獨守善，不與愚偕。

樂戒學行　奚用伴為　獨善無憂　如空野象

夫，修行人，心樂閑靜，恒以禁戒，自纓絡身。

爾時，世尊告拘苫鞞比丘：諫諭止訟。

比丘聞已，不受佛教。佛知其意，即從坐起，飛騰虛空十二由旬，還本精舍至大眾中，而說頌曰：

樂戒學行　奚用伴為　獨善無憂　如空野象

爾時，世尊便作是念：拘苫鞞比丘，好憙鬥訟，各相謗毀，吾今已離之。正使我聞「拘苫鞞比丘在其方」者，吾當避之，而就他方。

爾時，有一象王，離諸群索居，獨遊曠野，心自思惟：得離諸象及諸宗親，獨遊在此，何以快哉？我在象中時，群多縱逸，蹋蹈水草，然後吾乃得食。今日獨行，得清水好草，亦無憂慮。

爾時，世尊見彼象心中所念，便於大眾，而說頌曰：

一象於象眾　六牙而備具　心念與吾同　獨善而樂靜

如來身者，亦名龍象。彼象者，亦名龍象。如來世雄，三界獨尊。象者，龍

中獨尊。

是故，說曰：一象於象眾。

牙者，象之威怒，自纓絡身。功德者，如來相好。如來見彼拘苦鞞比丘，自生厭患。象者，患厭群眾。

是故，說曰：獨善無憂，如空野象。

⑯ 惟念品

出息入息念　具滿諦思惟　從初竟通利　按如佛所說

安者，謂息入。般者，謂息出。彼修行人，當善觀察二廿露門：一者安般，二者不淨觀。或有行人，但修安般，或修不淨觀。

彼修安般者，思惟分別出息入息。息長亦知，息短亦知，息煴亦知，息冷亦知。意若錯亂，復從一始。從頭至足，分別了知。設復錯者，復從一始。如是經歷，返覆數過，自知意至。吾今捉息，皆得自在。欲使氣息，從左耳出，如意不難。從左耳入，亦復如是。從右耳出入，或從鼻出入，皆能隨意。最後迴息，從頂上出，隨意者，成數息法。設不成者，腦蓋發壞，即取命終。如是，學人經十二年，或有成，有不成者。

復次，行人分別思惟不淨觀。往至城外丘曠塚間，觀死人屍骸，諦熟分別：此屍我形，有何差別？復還至精舍，或坐床，或敷坐具，或復露坐，內自思惟：「經憶塚間，死屍暴露，我身與彼，等無差別。」如是，經歷過十二年，有得定者，不得定者。

是故，說曰：出息入息念。

夫，入定意，善察分別，一數二隨三止四觀五還六淨。

是故，說曰：，具滿諦思惟。

晝夜孜孜，初不懈息。數缺，則從一始。是通利，不受六情染外塵垢。

是故，說曰：從初竟通利。

如來所以遺十二部經，剖判要義。皆為後生，未開悟者。眾智自在，除去希望。

是故，說曰：按如佛所說。

是則照世間　如雲解日現　起止學思惟　坐臥不廢忘

猶如秋時明月，無有五蔽，在眾星中，光明獨照。此亦如是，得安般定者，在眾修行人中，威神獨顯，顏貌光曜，無與等者。

是故，說曰：是則照世間，如雲解日現。

以得安般定意，身意鏗然不動，不為外邪所沮。心亦如是，不隨外塵興于邪

念。

是故，說曰：起止學思惟。

彼修行人，已得三昧定意。亦常思惟：若坐若臥，終日學習，初不暫捨。

是故，說曰：坐臥不廢忘。

比丘立是念　前利後則好　始得終必勝　誓不覩生死

所謂比丘，永息萬想，意不馳騁，執志牢固，端攝諸情，意常在定，不求餘念。

是故，說曰：比丘立是念。

先得安般，數息禪定。後能越次取證，超過三界。身中諸結，永盡無餘。淨如真金，永無微翳。

是故，說曰：前利後則好。

已具知斷，化緣已遍。己身度有，更不受當來形。

是故，說曰：始得終必勝，誓不覩生死。

若見身所住　六更以為最　息心常一意　便自致泥洹

比丘、比丘尼，及新學者男彌女尼，優婆塞、優婆夷、剎利、婆羅門、長者居士種，執志堅固，趣道不難。

是故，說曰：若見身所住。

閉塞諸根，眼耳鼻口身意諸根，澄淨不亂，守護六情，不受諸見。

是故，說曰：六更以為最。

彼修行人，數出入息，觀諸毛孔。一一分別，終無錯謬。猶如明眼之士，於明鏡中，自覩面像。

是故，說曰：息心常一意。

斷諸使流，永離世俗，便逮泥洹，不動不變，無復往還，染著諸界。

是故，說曰：便自致泥洹。

以有是諸念　自身常建行　若其不如是　終不得意行

如彼執行之人，晝夜精勤，意不迷誤，進前求道，如遭劫燒，救護頭燃，初中竟夜，亦不廢忘。

是故，說曰：以有是諸念，自身常建行。生死長遠，亦無端緒。解知泥洹，已離三界過去未來現在。是故，說曰：若其不如是，終不得意行。

是隨本行者　如是度愛勞　若能寤意念　解脫一心樂
應時等行法　是度老死地

初入道者，或時先教安般守意，或時先教不淨觀，須觀彼行者心之好樂。是故，說曰：是隨本行者。

愛為病根，難掘難拔。何以故？愛難掘、愛難拔。由此愛本，涉歷生死，遍滿三界，增益四生，迴趣五道，誰能覺者？唯黠慧之士，乃能覺了三界五道受苦之惱！

是故，說曰：如是度愛勞。

彼修行者，係意在明，不敢睡寐。成諸道果，要由覺寤。不從睡寐，而得道也。雖復覺寤，係意不專，不成道果。意既覺寤，加心專正，便越三有，至無餘界。

是故，說曰：若能寤意念。

彼修行人，已得定意，眾德具足。不得定人，不能具諸德行。

昔，有婬逸之人，意專女色，不能去離。覺寤思女姿顏，欲與言語交通。眠寐夢想容貌，携手共遊。

時，婦遇疾，骨消肉盡，形骸獨立。

爾時，彼家恒有知識道人往返。

其婦白道人曰：我今所患，日夜困羸。將其意故，欲陳我情，為可爾不？

時，道人曰：但說無苦，設有隱匿之事。我當覆藏，不使彰露。

婦人白言：我夫稟性，婬欲偏多，晝夜役嬈，不容食息。由是生疾，恐不自濟。

時，彼道人告婦人曰：若汝夫主近汝身者，便以此語其夫曰：「須陀洹法禮

應爾耶？」

後果如所言。夫主來近，婦尋語曰：夫，為須陀洹道，為應爾耶？

夫聞婦言，甚懷慚愧，內自思惟：我將不審是須陀洹乎？即便息意，在閑靜處，思惟校計，成斯陀含、阿那含果。自知已得道迹，便不復與女人從事。

婦人問夫：汝今何故永息欲心，不與吾從事？

夫告婦曰：吾審見汝已，何由復共往反？

婦語其夫：汝言審見我，我有何咎？我恒貞良，不犯女禮。何以見罵，乃至於斯？

婦人即集五親宗族，告語之曰：今我夫主意見疏薄。永息親情，不復交通。復見罵詈，稱言見我，今於眾前便可說之。

夫言：且止！須我引證，乃得自明。

夫主還歸。

彩畫好瓶，盛滿糞穢，牢蓋其口，香花芬熏。還至彼眾，告其婦曰：審愛我

不？若愛我者，可抱弄此瓶，如愛我身。

婦隨其語，抱瓶翫弄，意不捨離。

夫主見婦已愛著此瓶，即打瓶破，臭穢流溢，蛆蟲現出。

復語婦曰：汝今故能抱此破瓶不耶？

婦答曰：我寧取死，終不能近此破瓶。寧入火坑，投於深水，高山自投於下，頭足異處，終不能近此瓶。

夫告其婦：前言見汝，正見此事耳。我觀汝身，劇於此瓶。從頭至足，分別思惟三十六物，有何可貪？

爾時，復重說偈曰：

勇者入定觀　身心所興塵　見已生穢惡　如彼彩畫瓶

是故，說曰：解脫一心樂。

夫修行人，憑善知識，或諸天衛護，外邪不入。求道甚易，無所畏難。猶如遠行之人，迷失大道，反從小徑。

惺寤之士，告其人曰：此非正道，時可變悔，從彼正路。

時迷路者，從其言教，還復大路，安隱得歸。彼修行人，亦復如是，憑善知識，獲致正道。是故，說曰：應時等行法。

猶人涉路，多諸恐畏。或遇虎狼盜賊，或遭姦邪惡鬼，或值道路嶮難側身傍過。如此眾難，數百千變。復值水漿乏短，其人自念：設道路有一難，猶尚叵過，況復多嶮！即自建意，晝夜不息。得越彼難，安隱得歸，不失財寶。彼修行人，觀察三界，皆悉熾燃。欲得遠離，求無為道。是故，說曰：是度老死地。

比丘寤意念　當令應是念　都佮生死棄　為能作苦際

昔，有商客經過曠野，道路疲極，竟夜眠睡。羣賊相率，欲來劫奪。時，彼虛空神天，於虛空中，以偈告商人曰：

覺者誰為眠　眠者誰為覺　誰知誰分別　見報如其義

爾時，商客中有優婆塞，是佛五戒弟子，即報之曰：

我覺我為眠　我眠我為覺　我知我分別　欲知此是義

天復問曰：

云何覺為眠　云何眠為覺　云何知分別　吾欲聞此義

時，優婆塞即報天曰：

覺聖八道者　三佛之所演　於彼覺寤法　我為在眠寐

不覺八道者　三佛之所說　於彼眠寤法　我為在覺寤

是謂，神天！我覺我為眠，我眠我為覺，我知我分別，欲知是此義。

天復說曰：

善哉覺為眠　善哉眠為覺　善哉知分別　善哉聞此義

時，優婆塞聞此義已，即報天曰：遭蒙天恩，安隱得歸。

天迷盜賊，不知商人止頓處所，令諸賈客，得度險路。

是故，說曰：比丘寤意念。

彼修行人，執意精勤，意之所願，無事不果。清淨無瑕穢，不行放逸。身著

精進衣，心懷慧明。愚癡闇冥，無由得現。

是故，說曰：當令應是念。

彼修行人，復以方便，斷諸結使緣著諸縛，棄重棄、剝重剝、打重打，去離生老病死。

是故，說曰：都佮生死棄。

於現法中，越凡夫法，不處中般泥洹、生泥洹、行無行般泥洹、不上流究竟般泥洹。如斯，學人於現法中般泥洹，捨此五泥洹。

何以故？佛契經《雜阿含》所說：我今比丘不說少許生分，下及彈指之頃，況復多乎！何以故？受生分苦，由是流轉，不免於苦。比丘當觀，猶如糞除，少許常臭，況復多耶！是故，比丘！當求方便，斷受生分，永離三有。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拔生根本，無令滋蔓。

諸修行人，聞佛所說，承受教誡，於現法中，拔其生本，不復受有。

是故，說曰：為能作苦際。

常當聽微妙　自覺寤其意　能覺之為賢　終始無所畏

與人說法，甚為難遇。具足諸根，亦復難得。遭賢遇聖，億世乃值。世尊說曰：吾昔積行，億百千劫，時乃聞法。雖得聞法，分別義味，復不可遭。告諸來會，專精一意，聽微妙法。

是故，說曰：常當聽微妙。

世尊在世，與無央數百千之眾，前後圍遶，而為說法。時，有一人，於彼大眾眠寐，睡徹於上。比丘一人告彼睡比丘曰：何不覺寤，聽如來說法？方更睡寐，驚動大眾。汝何不觀如來妙法，美於甘露，除人萬患。

其人聞已，默然不對。

是故，說曰：自覺寤其意。

覺此睡眠，猶天之與地，億千萬倍，不可以譬喻為比。或有行人，陰蓋所蔽，瞪懵著睡。諸天扶佐，數來覺寤：「伺命狂象，蹋三善根苗。無常熾火，燒生類根栽。人中尊者今日出現，普照三界，無不蒙光。

結使賊寇，盜竊善財。」如此眾變，不可稱記，皆由睡眠，不覺寤故。

是故，說曰：能覺之為賢。

夫，人覺寤，萬邪不能干。不但行道之人，覺寤為賢。世凡夫人，亦由覺寤成辦眾事。

或時俗人於眠睡中，忘失財貨，怨家債主盜賊水火所見侵欺。或時行人瞪懵睡眠。應聞法時，反更不聞。應成道果，反更不獲。應當誦習根義覺道，於睡眠中，皆悉亡失。

是故，說曰：終始無所畏。

以覺意得應　日夜慕學行　當解甘露要　令諸漏得盡

彼修行人，校計思惟，晝夜歎譽覺寤之德。慢惰之人，復自歎說睡眠之要。

是故，說曰：以覺意得應。

彼修行人，精勤自役，晝夜不息，前後中間，不失次第。

是故說，日夜慕學行。

賢聖八品道，謂之甘露。滅盡泥洹，亦名甘露。彼修行人，習學賢聖八道，進趣泥洹，離八不閑貪樂意欲，寂靜淡泊，無為無作。是故，說曰：當解甘露要。

漏義云何？以何故，名為漏義？答曰：住義為漏義，漬為漏義，滴為漏義，增上為漏義，非人所持為漏義。欲界眾生，以何制住？答曰：漏也。色無色界眾生，以何制住？答曰：漏也。是故說「住為漏義」。

云何漬為漏義？答曰：猶如以水漬，穀萌芽得生。此眾生類，亦復如是，以三有水，漬宿行本結使，萌芽得生。是謂「漬為漏義」也。

猶如涌泉屋漏，深渠溝澗。母人慈湩，自然流溢。是名「滴為漏義」也。

猶如人間，共相尊貴，尊卑貴賤各有所在。上有明主，下民不得東西縱逸。此眾生類，亦復如是，為結使所制持，不能得離三界四生五趣。是謂「增上為

漏義」。

猶如人，為非人所持，狂有所說，可避而不避，應離而不離，可持而不持，不可捉而捉。此眾生類，亦復如是。為結使非人所持，狂有所說。是故說「非人所持為漏義」。

能斷此諸漏者，於人天獨尊，意之所念，必成不難。而獲斷智，拔苦根本，至究竟處，不受當來有，得無生忍。

是故，說曰：令諸漏得盡。

夫人得善利　乃來自歸佛　是故當晝夜　一心當念佛

世間利者，象馬車乘，國財妻息，金銀珍寶，車渠馬瑙，水精琉璃，珊瑚琥珀。雖言是善利，非真正利。欺惑世人，由是致忿，亡國破家，無不由之，不免地獄餓鬼畜生。能投命自歸於如來所，便能得免地獄畜生之難。自歸佛者，斷有至無欲，越次取證，隨三乘行，各得其願。若生天上人中，受自然福。若初發意，志崇佛道者，復得四意止、四意斷、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覺意、

八賢聖道，是謂三十七品。

是故說，夫人得善利。

㊐ 何以故，但說人得果證。不說天龍阿須倫閱叉鬼神耶？

㊎ 人道，於諸趣最尊最妙。專心一意，便能斷漏盡結，越次取證。人道堪受賢聖道教，故說人也。

云何名為自歸？何以故說自歸？答曰：救護為歸義。復次，無畏為歸義、脫難為歸義。

是故，說曰：乃來自歸佛。

人心所念，流馳萬端，彈指之頃，造行無量，晝夜所思，無有停息。於中自拔，迴意向善。一心念佛，永無眾想。

是故，說曰：是故當晝夜，一心當念佛。

夫人得善利　乃來自歸法　是故當晝夜　一心當念法

所謂法者，滅盡泥洹。有恐懼者，令至無為。無恐懼者，取道有何難乎！

有為法者，為生老病死所見逼迫。滅盡泥洹，無生老病死者。

是故，說曰：夫人得善利，乃來自歸法。

夫，言法者，現在獲祐，除諸熱惱。智者所習，非愚所行。

是故，說曰：是故當晝夜，一心念法者。

夫人得善利　乃來自歸眾　是故當晝夜　一心念於眾

㊐　無畏為歸義。於大眾中，有恐怖者，何以故說「自歸於眾」？

㊟　或有大眾，已離五難，無復恐懼。云何五難？①生難，②老難，③病難，④死難，⑤不樂眾難。離此五難，乃可自歸。

㊐　云何名為眾？

㊟　諸有異眾，外道裸形，從一至十，乃至無數。如來聖眾，在諸眾中，為尊最上。

是故，說曰：夫人得善利，乃來自歸眾。是故當晝夜，一心念於眾。

能知自覺者　是瞿曇弟子　晝夜當念是　一心歸命佛

初自歸法，其義不定。今此念佛，乃名為定。向佛牢固，不可移轉。

是故，說曰：能知自覺者。

如來出瞿曇姓。觀察將來未然事，故說此義：「於將來世，當有眾生，姓婆嗟，無父母，忽然而生，豪尊自貴，在世自誇。」如來欲止彼謗。

是故，說曰：是瞿曇弟子。

一心念佛者，邪惡鬼眾，不敢侵近。

是故，說曰：晝夜當念是，一心歸命佛。

善覺自覺者　是瞿曇弟子　晝夜當念是　一心念於法

佛告諸比丘：當自觀察於諸法要，除去亂想。

是故，說曰：善覺自覺者，是瞿曇弟子。晝夜當念是，一心念於法。

善覺自覺者　是瞿曇弟子　晝夜當念是　一心念於眾

佛告諸大眾：汝等皆見一切大眾，以智而見，非為無智。以觀而觀，非為無觀。亦知我眾清淨不清淨。

是故，說曰：善覺自覺者，是瞿曇弟子，晝夜當念是，一心念於眾。

念身念非常　念戒布施德　念天安般死　晝夜當念是

彼修行人，持戒完具，清淨無穢。猶如金剛，不可沮壞。猶如須彌，不可移動。

是故，說曰：念身念非常，念戒布施德，念天安般死，晝夜當念是。

所謂念施者，施有二種：財施、結使施。結使施者，名曰究竟，施不變悔。財物施者，非至竟施，施已還悔。是故說念施也。

所謂念天者，賢聖弟子，晝夜念天。於此持戒，得生彼處。習行功德，不斷信根，具眾德本，成就禁戒。是故說晝夜當念天。

當念身者，常觀此身，成諸不淨瑕穢充滿。

是故說：當念身也。至死亡念，亦復如是也。

善覺自覺者　是瞿曇弟子　晝夜當念是　一心念不害

一切眾生，皆念其命，愛戀妻息，貪著家業。

身口意所修，不害人者，乃稱明智之士。

是故，說曰：晝夜當念是，一心念不害。

夫，人瞋恚，多起亂想。心如劍戟，難制難持。生恚者，不獲其果。

是故，說曰：晝夜當念是，不起瞋恚也。

願欲出家，不樂在家貪著五欲。彼修行人，雖在家內，觀欲如火，意常厭患。晝夜思惟，夢想出家。

是故，說曰：晝夜當念是，常念欲出家也。

晝夜當念是，坐禪一意定。初學三禪定為首，禪以攝意，不興結使。眾想寂定，念不流馳。

是故說，晝夜當念是，坐禪一意也。

常樂寂靜，不處人間。粗衣惡食，不著文飾，趣自支形，自足修道。

是故，說曰：晝夜當念是，念持不受塵也。恒觀五陰身，虛而不真，不可恃怙。為變易法，不得久停。計我無我，況有身耶！

是故，說曰：晝夜當念是，空不願無相。彼修行人，志求道德，不自為己，亦不願男相女形，亦不願色聲香味細滑法。

是故，說曰：晝夜當念是，去離願求意。晝夜當念是，習學無想心，學人得無想定，具足賢聖法律。

㊐ 學人在諸地，不見有我無我。何以故，不說具足賢聖法律，獨說無想定耶？

㊎ 無想定者，賢聖之奧室。入此室者，不聞凡夫雜糅之行。是故，說曰：晝夜當念是，習學無想心。

彼修行人，初入行時，學二思惟：一者斷結，二者於現法而自娛樂。是故，說曰：晝夜當念是，入定而思惟。

善覺自覺者　是瞿曇弟子　晝夜當念是　意樂泥洹樂

所謂泥洹者，終始無憂。亦復不見，起當有盡。永離眾患，亦無熱惱。無求無想，無復五陰名色，不我有我，不見名色。取要言之，虛無想像，智者教習。

是故，說曰：善覺自覺者，是瞿曇弟子。晝夜當念是，意樂泥洹樂。

⑰ 雜品

當念自覺寤　慎勿失其所　慮不失所者　失所懷痛憂

夫，人有施為，先當內思惟，校計熟思：

善思而思行　慎莫損其行　行要修亦安　不行行受報

是故，說曰：當念自覺寤。

夫，人有所施為，事情已彰，復還懈慢，不究其理，不禪思惟。或時諷誦亦不通利，臨欲試時，捨眾逃亡。是謂於學有損。

習禪之人，念不在定，流馳萬端，如彼猨猴，捨一趣一。於賢聖法律，乃有大累。是故，先達之人，教彼後生，卒成其道，不使漏失。

是故，說曰：慎莫失其所。

或有誦人，日誦十千，解義百千。晝夜諷誦，不失上下文句。一一分明，理不遠義。入禪之寂，天雷地震，萬響俱作，不能動其神。

是故，說曰：慮不失所者。

行不專己，俱興嫉意，自墜於淵，皆由行不正故。

是故，說曰：失所懷痛憂。

人當求方便　自致獲財寶　彼自觀其義　意願即果之

世人多慕，周旋四方，孜孜汲汲，求救形命，皆貪財貨。諸比丘等，復求方便，誦契經律阿毘曇及諸雜藏。坐禪比丘，禪定入微，小七大七，不失其次，耳錘法財。已得功德，增益其行。

是故，說曰：人當求方便，自致獲財寶。

世人思惟，誰有富貴積財千萬者，隨意所念，費耗財寶。學道之人，捐捨妻息，去離榮寵，自知功德具滿，分別義理，問則能答。彼坐禪人，復自觀見，禪定寂靜。得六神通，飛騰虛空，作十八變，踊沒自由。不信道者，覩已則信。已信道者，遂進不退。

是故，說曰：彼自觀其義，意願即果之。

坐起求方便　自求於定明　如工練真金　除去塵垢冥
不為闇所蔽　永離老死患

所謂坐起者，諸疑結使是。人懷懈慢，不究其業，彼懈慢人，雖言起立，與坐無異。精勤之人，雖言坐臥，與立無異。是故，說曰：坐起求方便，自求於定明。常當專意求於定，明光無盡，無處不照。是故，說曰：自求於定明。彼大眾中，工師巧匠，集在彼眾。猶如塵垢物，為塵所蔽，未被刈除，遂增污穢。今此人心，亦復如是。為婬怒癡垢所染，亦無精光，不得照曜。是故，說曰：如工練真金，除去塵垢冥。彼修行人，刈治塵垢，無諸結使。終不為生所屈、不為老所困、不為無常所召。是故，說曰：不為暗所蔽，永離老死患。

不羞反羞　羞反不羞　不畏現畏　畏現不畏

生為邪見　死入惡道

或有行人，年歲長大，不肯從小比丘承受教誡。小比丘所說隨順法教，長老羞耻，內自思惟：「為少年比丘所授，極懷慚愧，藏顏無處。」於彼不應起羞而羞。

是故，說曰：不羞反羞。

彼修行人，不誦習契經、律、阿毘曇、及諸雜藏。虛受信施：衣被、飯食、病瘦醫藥、床褥臥具。

是故，說曰：羞反不羞。

滅盡泥洹，淡然無為。反更畏之，不親其行。

彼泥洹中，無生、無老、無病、無死，亦復無天趣、人趣、地獄餓鬼畜生趣。反更畏之，如所說。

彼凡夫人，未曾聞此：本無今無，已無當無，亦無恐懼安隱，亦復無眾害諸

變，捨一切難。而更畏之。

是故，說曰：不畏而現畏。

五道生死，婬怒癡熾然，為火所燒。漸增生老病死愁憂苦惱，不可稱說。亦不畏彼，更著三有。

是故，說曰：畏現不畏。

所謂邪見者，可羞不羞，不羞反羞，可畏不畏，不畏反畏。此盡名為邪見。造邪見業，是謂生為邪見，死入惡道。作罪多者入地獄，作罪中者入畜生，作罪少者入餓鬼。

是故，說曰：生為邪見，死入惡道。

人前為惡，以善滅之　是照世間　如月雲消

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彼時，去國界不遠，有梵志子，名曰無害。常追逐師友，讀梵志經典。所事師者，耆舊長老，年過八十，所納妻婦：年幼少壯，顏貌端正。女之禮節，威

儀備舉。

無害梵志子，亦復端正，丈夫姿顏，世無雙比。時，彼女人婬欲熾盛，即捉梵志子無害手：「吾敬卿德，欲與情交，宜可爾不？」

無害聞之，以手掩耳：「我寧喪命，終不敢聽。」

女答之曰：「夫，人飢渴，給以食飲，豈不篤意耶？我今婬火熾盛，須卿婬水滅之，豈不適我情耶？設當由汝喪我命根者，於此經典，何用學為？」

無害答曰：「我從母意：犯梵志法，死入地獄。豈不扞乎？」

時，彼無害自拙，走出門外。

時，梵志婦蓬頭亂髮，以土自坌，裂壞衣裳，坐地嘷　哭。長老梵志行還見之，問其婦曰：「誰取汝打撲乃爾？」

婦答梵志：「是汝親信弟子。」

梵志聞已，內自思惟：「吾今不宜彰露此事。彼人備聞，害我不疑。當以權宜，微以誘進，乃獲其身，斷其命根。」

即呼梵志子，而告之曰：「汝前後已來，所學呪術，皆悉備具，無有缺漏。然，當選擇良日祭祠諸神，呪乃得行。左手援楯，右手援劍，詣彼要道嶮路，值人斬之，數滿千人，而取一指，如是成鬘，呪乃得行。」

是時，弊魔復遣鳩槃荼鬼，衛護其人，使得行惡。斷絕人路，無復行人。漸漸乃至闍梨違尼園中，人民丘曠，舉國被災。又少一指，不充其數。無害親所生母，每生此念：「吾子久在曠野，飢寒勤苦，必然不疑。」

時，母送餉，躬詣彼園。

無害遙見，便生此念：「吾受師訓，當辦指鬘。今少一指，不充其數。今值我母自來送餉。若我先食，呪術不成。若我先殺母者，當犯五逆罪。」

梵志子應從佛得度，如來三達見彼無害興五逆意殺母不疑。「若審爾者，億佛不救，吾今宜往，拔濟其苦。使母子俱全，豈不善乎？」

即化作比丘，手執應器，視地而行，循彼徑路，直趣彼園。路側行人諸牧牛者，語曰：「沙門！止！止！莫從此路。前有暴賊，名曰指鬘。前後已來，傷害人民，不可稱計。我等所忌，不從此路。沙門單弱，倘為賊所害者，不亦劇

耶？」

化人曰：「無苦，賊不害我。吾有禁呪，足能制彼，使不害我。」轉復前進，遂欲至園。

指鬘遙見有比丘來，歡喜踊躍，不能自勝：「吾願果矣，必成指鬘，又不害母，呪術成辦。權停我母及此餉食，殺彼比丘，然後能食。」執刀擎楯，往逆比丘。無害素是壯士，走及奔馬，馳趣向佛。佛以神力，令彼無害在地頓縮，佛地寬舒。如是疲極，不能及佛。

指鬘舉聲，喚沙門曰：「止！止！沙門！吾欲問義。」比丘答曰：「吾自久住，卿自不住。」

爾時，指鬘以偈向比丘說曰：

沙門行反言住　我住反言不住　沙門當說此義　云何汝住我不住

爾時，佛復以偈答曰：

指鬘我已住　無害一切人　汝為凶暴人　何不改罪過

廣說如契經偈。

爾時，指鬘賊即以劍楯、頭上指鬘，投於深澗。叉手合掌，向如來懺悔，復以偈讚曰：

自歸大聖雄　欲覲尊沙門　今欲自悔過　久來所作罪

爾時，世尊還現色相，威神炳著。手執指鬘，詣祇洹精舍，告諸比丘：「汝等將此指鬘，度為比丘。」

即如佛教，得為道人。清旦著衣持鉢，入舍衛城分越。

爾時，城門裏，有一牝象，懷妊欲產，不時得產。

象主遙見比丘來，即起迎逆：「比丘！若能使象時產者，可得入城乞。不能使象產者，不得入城分越。」

比丘答曰：「吾先不誦此呪，且小停住。須吾還至世尊所，受誦神呪，還當呪之，使象得產。」

時，指鬘比丘即至世尊所，頭面禮足，白世尊曰：「向者入城分越，值城門裏有象欲產，責我呪術。象得產者，然後得乞。惟願，世尊！願受神呪，使象得產，使得分越。」

佛告指鬘：「汝往彼所，當以此言，呪之：『今至誠呪，自生以來，初不殺生。持是至誠語，使象得產無他。』」

爾時，鴦掘魔從佛受呪術，即往呪象，安隱得產。

時，諸人民皆稱：「善哉！世間乃有此奇怪之事。此指鬘，前後殺生不可稱計。今方自呪：『從生以來，初不殺生。持是至誠語，使象得產無他。』」

便得入城，街巷人民見指鬘來。其中，或有父母兄弟妻息為指鬘所殺者，皆前報怨。或以刀杖瓦石打指鬘，極使牢熟，破頭傷體，裂壞衣被，鉢盂亦破。即走出城，竟不乞食。還至世尊所，頭面禮足，自說緣本。

佛知其意，指鬘受緣報，何其速哉？

爾時，世尊漸與說法。即於坐上得須陀洹果，乃至阿羅漢，六通清徹。

爾時，波斯匿王，即集四種兵，馬兵象兵車兵步兵，欲往詣彼園與鴦掘魔共鬥。

出舍衛城中，道聞行人說：「鴦掘魔大賊，受如來教，得為比丘。」即停兵眾，入祇洹精舍，與如來相見。

爾時，世尊知王當來，即以神足，隱鴦掘魔形，使不顯露。時，王波斯匿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

爾時，世尊即知而問曰：「王嚴備戰，具集四種兵，為欲何至？」

王白佛言：「界內有賊，名鴦掘魔，依嶮作賊，暴虐無道。故集兵眾，欲往攻伐。中路聞人說：『鴦掘魔受佛來化，得為道次。』不審其人今為所在？」

佛知王意，即攝神足，使王見鴦掘魔。

王見，恐懼，面投於地。諸臣扶起，以水灑之。

佛告王曰：「是王大幸，遇此小恐。其人已得阿羅漢果。設當王詣彼深園見其本形，頭戴指鬘，人血塗體，身執利劍，顏色隆怒。王當見者，心肝摧碎，即喪命根。」

王白佛言：「如來今日，未降者降、未度者度。云何，世尊！其人乃殺無央數人，云何得成羅漢果？」

佛言：「無苦，行有前後、有熟不熟、有初有終。」

爾時，世尊觀宿因緣，便於大眾而說斯頌：

人前為惡　以善滅之　是照世間　如月雲消

如彼指鬘，殺害無數千人。以賢聖八品道而滅其惡，諸惡已盡，永無根本，究竟清淨，得不起法。

是故，說曰：人前為惡，以善滅之。

世間者，其義有三：一名眾生世，二名器世，三名陰世。猶如秋月，眾星圍繞，於中獨明，光照遠近。弊惡比丘，諸惡已盡，修清淨行，便於大眾，廣有濟度。

是故，說曰：是照世間，如月雲消。

人前為惡　以善滅之　世間愛著　念空其義

夫，作惡，皆由愛著。彼梵志妻，興惡向無害，皆由愛心。

是故，說曰：人前為惡，以善滅之。

愛心深固，流轉三界。受四生分，迴趣五道。皆由愛著，不能捨離。行人分別，虛而不真。知皆空寂，不可恃怙。

是故，說曰：世間愛著，念空其義。

少壯捨家　盛修佛教　是照世間　如月雲消

佛契經說〈象師喻〉。時，象師教訓。少壯象，樂於曠野，不被調御，即於曠野命終。復有中象，不被調御，於彼取命終。少壯比丘，此亦如是，不被教訓，而取命終。長老比丘，不被教訓，而取命終。比丘！當知此亦如是。

少壯象，被調御而取命終。中年象，被調御而取命終。少壯比丘，被教訓而取命終。長老比丘，被教訓得賢聖法而取命終。

少壯比丘，盛修佛教，無所漏失，具足佛法。云何為具足？越次取證，成無上果。是故，說曰：少壯捨家，盛修佛教。猶如秋月，光明遠照。

是故，說曰：是照世間，如月雲消。

少壯捨家　盛修佛教　世間愛著　念空其義

欲斷愛著。

是故，說曰：少壯捨家，盛修佛教。

諸天、阿須倫所見敬侍。加留羅、乾沓和等，皆悉承事供養。

是故，說曰：世間愛著，念空其義。

生不施惱　死而不慼　是見道悍　應中勿憂

自生以來，不殺盜婬妖，不犯諸邪。臨命終時，神識澄靜。亦不驚懼，亦復不見地獄畜生餓鬼，不見弊惡鬼。但見吉祥瑞應。

是故，說曰：生不施惱，死而不慼。

彼見諦人，已離五難。雖在憂慼之間，淡然無為。亦不悲號哭泣生諸眾惱。

是故，說曰：是見道悍，應中勿憂。

生不施惱　死而不慼　是見道悍　在親獨明

自生已來，不由父母兄弟宗親五族而行惡法也。

是故，說曰：生不施惱，死而不慼。是見道悍，在親獨明。

斷濁黑法　學惟清白　渡淵不反　棄倚行止

不復染樂　欲斷無憂

云何名為濁黑法？

答曰：一切諸使，縛結塵垢。

一切諸不善法退墮法、諸染著生死者，當斷已斷永斷。

是故，說曰：斷濁黑法。

云何名為清白法？

答曰：意止、意斷、神足、根、力、覺意、八正道，三十七品。正使有法，離於生死得出要者，亦名清白法。

是故，說曰：學惟清白。

何以故名為淵？

所謂淵者，流在界趣，轉增生死。由此淵故，流轉生死，不可稱記，墮三塗八難。是故，世尊說：當滅四淵，求無上道。

是故，說曰：渡淵不反。

云何為倚？

所謂倚者，倚欲不善法。是故，如來說：棄倚無著，乃謂真行。

是故，說曰：棄倚行止。

不染五樂。親近賢聖律，終不捨離。

是故，說曰：不復染樂。

夫，人不至於無為，皆由有欲。染著女色，興意思想。念彼色貌，髮毛爪齒肥白端正。行人執意，除去彼念。欲想便息，不復熾然。

是故，說曰：欲斷無憂。

愛欲意為田　婬怒癡為種　故施度世者　得福無有量

猶如荒田穢地，不數修治，菅草競生，傷害良苗。穀子不滋，時不豐熟。人染著愛欲，亦如是。

是故，說曰：愛欲意為田。

夫，行人習行，常自觀察：若人種德，為施何處，而獲果報？

答曰：施無空入者少，施空入者多。

云何施無空入者少？

答曰：諸在外道異學，及裸形梵志尼乾子等，愚人好施，於中望福，於十六分，而不獲一。猶如穢田，傷害善苗。穢行梵志，傷害善根，為婬怒癡所覆，不生道果。

是故，說曰：婬怒癡為種。

嘆說如來聖眾，施福之報。於大眾之中，有斷欲人，所施雖少，獲福無量。所得果報，不可稱計，

是故，說曰：故施度世者，得福無有量。

猶如穢惡田　瞋恚滋蔓生　是故當離恚　施報無有量

何以故名為穢惡？

所以名穢惡者，亦自毀己，復毀他人。

所以自毀者，瞋恚熾盛，顏色變易，本性改異，是謂自毀。

復毀他人者，瞋恚熾盛，毀損他人，乃至失其命根。

是故，說曰：猶如穢惡田，瞋恚滋蔓生。

人由懷恚，後受恚報。人由瞋恚，亡國破家，皆由瞋恚。仁施福德，施無恚者，獲福無量。

是故，說曰：是故當離恚，施報無有量。

猶如穢惡田　愚癡穢惡生　是故當離愚　獲報無有量

猶彼盲人，目不覩高原平地，亦不見善色惡色青黃赤白。此眾生類，亦復如是。以無明闇法，而自纏絡。不覩四諦、善不善法，覆蔽慧明及三十七道品。

外道異學及諸梵志，癡所覆蓋，不識道真。如來聖眾，永無此患。是故，說曰：猶如穢惡田，愚癡滋蔓生。

彼修行人，欲求無愚者，當從何求？答曰：當從如來聖眾求。何以故？以其聖眾觀察本末，若大若小若好若醜，分別四諦，眼明智覺，毫釐不失。施彼如來聖眾無有愚癡者，獲報無量也。是故，說曰：是故當離愚，獲報無有量。

猶如穢惡田　憍慢滋蔓生　是故當離慢　獲報無有量

外道異學，憍慢最甚。是故，如來說偈曰：

婆羅門，憍慢滋多，從今世命終，當生六趣中。鷄猪狗狼驢五，泥犁六。施彼人者，不獲其報。

是故，說曰：猶如穢惡田，憍慢滋蔓生。

於如來大法中，除去憍慢。或時著衣持鉢，入村乞食。下意自卑，如旃陀童女，身被寶衣，價直百千。若詣他舍，倚門侍立，不敢入舍。

侮慢比丘，亦復如是。本出豪族，自苦其形，修乞士法。御心調意，如執利劍。手執鉢盂，如世窮人。閻浮利人以髮為飾，我沙門便取剃之。閻浮利人衣裳多貪白淨，沙門染污為色。閻浮利人諸犯罪者逐著深山，沙門山藪為家。無欲之人，執行如是，況得向果者心可移乎！

是故，說曰：是故當離慢，獲報無有量。

猶如穢惡田　貪欲為滋蔓　是故當離貪　獲報無有量

人懷慳貪，至死不改。或由慳貪，傷夭命根。是故，智者去離慳貪。是故，說曰：猶如穢惡田，貪欲為滋蔓。是故當離貪，獲報無有量。

六增上王　染為染首　無染則離　染者謂愚

所謂王者，何者是？曰意也。以次數者，則名六，逆數者，亦為六。增上者，意動則五，隨走作五情。設使諸入，盡意所造。如佛契經說：猶如五根，各各有境界，不相錯涉，亦不相侵。意者，至此五處，最為原首。侵彼

五界，役使五情，不得停住。於五事中，最勝最妙。是故名為王。

是故，說曰：六為增上王。

云何為染？所謂染者，染色聲香味細滑法。

是故，說曰：染為染首。

云何名無染？所謂無染者，阿羅漢是。雖言須陀洹諸塵垢盡得法眼淨，不永得淨。阿羅漢者，永已得淨。

是故，說曰：無染則離。

愚人所習，習著色香味細滑法。應思惟者，然不思惟。不應思惟者，反更思惟。

是故，說曰：染者謂愚。

骨幹以為城　肉血而塗之　根門盡開張　結賊得縱逸

所謂城者，以五陰身為牆，骨幹垣壁以血染之。若當以內物，現露於外者，便生惡露觀，不染著身，興不可樂想。以其皮膚覆骨，莊飾為形。智者觀察，

無一可貪。

是故，說曰：骨幹以為城，肉血而塗之。眼根開張，受於外色。曰：誰開乎？答曰：由不思惟，故使結賊得入，劫善根財貨。耳鼻口身心，亦復如是。意根開張，結賊得入。是故，說曰：根門得開張，結賊得縱逸。

有緣則增苦　觀彼三因縛　滅之由賢眾　不從外愚除

前有因緣，後生增苦。前無因緣，苦何由生？猶如泉源，出水成江河。此亦如是，因前有緣，則有苦際。漸漸增長，至四百四患。是故，說曰：有緣則增苦。

猶如遇事，人閉在作坊，役使不住。此亦如是，五盛陰身，以結使為縛。憂愁苦惱，役使心識，不得停住，復當經歷四百四病。是故，說曰：觀彼三因縛。

夫，欲信施，當詣大眾，施少獲福多。猶如勇健丈夫，能却外敵，摧敗彼眾，乃名勇健。加得賞賜，過出眾人。如來賢眾，亦復如是。如海納萬川，不拒細流。有來供養者，不存用喜。不供養者，亦不憂慼。

是故，說曰：滅之由賢眾。

世愚惑人，顛倒來久，計著吾我。著五陰身，計為實身。猶如有人，曾不被毒蛇螫，而不避之。曾不被結使縛者，而造其行，為外塵所染。

是故，說曰：不從外愚除。

何以故名為雜？所以言雜者，偈義種種，演說不同，餘偈單義，不與此同。

是故，說曰：雜品也。

心淨得念　無所貪樂　已度癡淵　如鴈棄池

係心於淨，恒求巧便，欲得出要。觀此生死，如幻如化，常懷恐懼，心如熾火。

是故，說曰：心淨得念，無所貪樂。

癡淵所蔽，入骨徹髓。便求方便，永滅無餘。

是故，說曰：已度癡淵。

知彼池水，多諸畏懼。又為獵者，數來驚怖。鳥即棄池高翔，避此眾難。

是故，說曰：如鴈棄池。

譬如鴈鳥　從空暫下　求出惡道　至無為處

畏諸眾鳥，飛在虛空。避此諸難，自求無為。

是故，說曰：譬如鴈鳥。

身能飛行，遠近無礙，去危就安。

是故，說曰：從空暫下。

賢聖弟子，如來．等正覺，為人除惡，求出惡道。修於善業，離一切結。

是故，說曰：求離惡道，至無為處。

亦名滅盡泥洹，無生滅著斷。恒不變易，亦不磨滅。彼得定修行人，為老病所逼，四百四病恒切己身，厭患四大身，捨五陰形，入無為處。

不修梵行　少不積財　愚者睡眠　守故不造

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到時，著衣持鉢。將侍者阿難，見閻浮界，二人耆老，形變色衰，僂步而行。見已，世尊便笑。

爾時，阿難更整衣服，右膝著地，長跪叉手。

白佛言：佛不妄笑。笑必有以，願說其意。

爾時，世尊告阿難曰：汝頗見此二耆舊長老不？形變色衰。若此二人，於此舍衛國，從少積財者。於舍衛國，第一豪富。若當捨妻子，棄捐居業，出家學

道，即成阿羅漢。若少積財，至足今日，於此舍衛城裡，復在第二家。若出家學道，得阿那含果。此二人，若在中年積財，至今日足，在第三家。若出家學道者，得斯陀含果。愍此二人，違前所願，捨本隨末，飢寒勤苦，萬患并至。

爾時，世尊觀察此義，為後眾生敷演大明，在於大眾，而說斯偈：

不修梵行　少不積財　如鶴在池　守故何益

猶如老鶴，伺立池邊，望魚上岸，乃取食之。終日役思，不果其願。用意不息，自致亡軀。

老有老法，壯有壯力。鶴以老法行於壯力，終日不果。但念少壯捕魚，不覺耆年已至。今此耆年長老，亦復如是。自念力壯，歌舞戲笑，博弈戲樂，不慮今日，年邁耆艾，抱膝蹲踞。憶彼所更，不行老法。但念少壯，欺詐萬端。是故，說曰：如鶴在池，守故何益。

莫輕小惡　以為無殃　水滴雖微　漸盈大器

凡罪充滿　從小積成

人為惡行，雖小，不可輕。蚖虵雖小，螫嚙人身，毒遍其身，以喪命根。毒藥雖微，人來得食，見毒便死。此亦如是，為惡雖小，妨人正行，不至究竟，不慮於後，當受其報。日復一日，不肯改更，不念遠離，惡遂滋長。

是故，說曰：莫輕小惡，以為無殃。

猶如大器，仰承水漏。滴滴相尋，溢滿其器。

是故，說曰：水滴雖微，漸盈大器。

愚人習行，從小至大，日日翫習，不覺殃至。

是故，說曰：凡罪充滿，從小積成。

莫輕小善　以為無福　水滴雖微　漸盈大器

凡福充滿　從纖纖積

如有善人，詣彼塔寺，禮拜求福。或上明燈，燒香掃灑，作倡伎樂，懸繒幡蓋，從一錢始。復勸前人，使發施心，一摶已上，供養聖眾。或以楊枝淨水，供給清淨，或脂燈續明。如此小小，亦不可輕。依彼心識，獲報無量。如燃一

燈，除捨闇冥，不知冥之蹤跡。如燒極微妙香，盡除臭穢，不知所在。利劍雖小，能斷毒樹。此亦如是，善行雖微，能除重罪。往來人天，不更苦惱。從此適彼，受福無量。現在可知：滴滴不絕，遂滿大器。勇者行福，漸漸成就。是故，說曰：凡福充滿，從纖纖積。

猶如人渡河　縛筏而牢固　彼謂渡不渡　聰叡乃謂渡

猶彼眾生，欲渡深淵。或筏而渡，或腰船而渡，或浮瓠，或載小船，或草木為筏。皆得至岸，而無罣礙。是故，說曰：猶如人渡河，縛筏而牢固。愛淵，猶如深淵，流出成河，彌滿世界，流向三界。趣四生，遍五道，復流至色聲香味細滑法。是故，說曰：彼謂渡不渡。所謂聰叡者，佛、辟支佛是。雖渡世淵，不足為奇。何以故？世淵無盡，渡愛欲淵者，乃謂為奇。

是故，說曰：聰叡乃謂渡。

佛世尊已渡　梵志渡彼岸　比丘入淵浴　聲聞縛牢筏

昔，有兩師大梵志，造立波羅利弗多羅大城，功夫已舉，莊飾成辦。便請佛及眾僧入城供養。

未與諸門立號。梵志內心作是念：若沙門瞿曇，從所門出，當名為瞿曇門。若復如來渡恒伽水，當名彼渡，為瞿曇渡。

爾時，梵志復生是念：不審如來，為欲載筏渡，腰船、浮瓠、小船，為載河渡？

爾時，世尊知彼梵志心中所念。即以神力及比丘僧，忽然而渡，在彼岸立。

爾時，世尊在大眾中，而說此偈：

佛世尊已渡　梵志渡彼岸　比丘入淵浴　聲聞縛牢筏

說此偈已，各還精舍。梵志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是泉何用　水恒停滿　拔愛根本　復欲何望

三有者，假謂為泉。愛，亦名為泉。水恒停滿，一切諸結，皆集愛泉。是故，說曰：是泉何用，水恒停滿。

行人，以能拔愛根本，無復生死。猶如毒樹，究盡其根。無復出生，亦無枝葉。愛亦如是，無復枝葉，拔其根本，復欲何望者？更不受有，更不復生。是故，說曰：拔愛根本，復欲何望。

水人調船　弓師調角　巧匠調木　智者調身

治牢固撐，治諸孔，不使漏水。使眾生類，從此岸得至彼岸。

弓匠修治筋角，調和得所，火炙筋被，用不知折。是故，說曰：水人調船，弓師調角。

墨縷絣直，高下齊平，意欲造立宮室成就。是故，說曰：巧匠調木。

恒以正教，不毀法律，搜求義味，求上人法。

是故，說曰：智者調身也。

猶如深泉　表裏清徹　聞法如是　智者歡喜

所以說偈，智者以譬喻自解。或有深泉，不清恒濁。或復有泉，深而且清。於彼自照，面像悉現。

是故，說曰：猶如深泉，表裏清徹。

昔，有國王，厭患世典，疲倦俗業。往至塔寺，欲聽正法。時，象力比丘得阿羅漢道，當次說法。時，彼國王以巾覆頭，脚著履屣，入眾聽法。阿羅漢比丘告彼王曰：「昔佛有制：『不得為著屣者說法』。王內恚隆盛，即脫履屣。阿羅漢比丘復告王曰：「昔佛如來亦說此限：『不得與覆頭者說法』。王聞是語，遂興瞋恚。內自思惟：咄！今為此比丘所辱。此比丘，故當見我頭白禿，故欲辱我耳。若此比丘說法，不入我耳者，當取斫頭。

爾時，國王即却頭覆：沙門！速為我說法。

比丘報曰：如來．至真．等正覺，亦說此教：「不得為瞋恚者說法」。王今瞋恚，何由得說法？王當正意，聽說譬喻。猶如濁泉，涌沸不停。王今如是，心意倒錯，何由聞法？

爾時，國王內自慚愧，即興敬心：此比丘必是聖人，乃能玄鑒，通達人心。即從坐起，右膝著地，頭面禮足。白比丘言：惟願，聖尊！與我說法。使此穢形，永蒙蔭覆。

王即就坐，欲得聞法。

爾時，比丘便以此偈，向王說曰：

猶如深泉　表裏清徹　聞法如是　智者歡喜

爾時，比丘重與王說法。令彼王心歡喜踊躍，道根信心，而不傾動。是故，說曰：聞法如是，智者歡喜。

忍心如地　不動安明　澄如清泉　智者無亂

猶如此地，亦受於淨，亦受於不淨。地亦不作是念：「我當捨是，受是。」智者執行，亦復如是。若人嘆譽，不以為歡。有毀辱者，不懷憂慼。見善不喜，聞惡不怒。

是故，說曰：忍心如地。

猶如安明，獨處眾山，不為暴風所傾動。賢聖之人亦復如是，不為缺四事，心有增減。

是故，說曰：不動安明。

猶如澄靜泉，表裏清徹，不為小流所嬈濁。智者，如是。內既無非，外姦不入，心如金剛，不可沮壞。

是故，說曰：澄如清泉，智者不亂。

孰能擇地　捨鑑取天　善說法句　如擇善花

如來所以演此偈者，欲以生言致難。然，無能致詰者，佛還自說：

孰能擇地　捨鑑取天　唯說法句　如擇善花

佛以偈報曰：

學者擇地　捨鑑取天　善說法句　能採德花

學者擇地者，所謂向阿羅漢。

云何名為地？所謂地者，愛種是也。

學者執信，擇選善地。除愛根本，自致成道。

是故，說曰：學者擇地。

學人修行，從此世間，上至諸天，披求愛本，永斷無餘。天龍鬼神、八部將軍，其有愛者，皆能除斷。

是故，說曰：捨鑑取天。

句身味身，分別義理，一一剖判。以無礙智，解諸縛著。猶如學人，採致眾

花，以為鬘飾。賣既得價，觀者無厭。善說法句，亦復如是。敷演玄微，廣採眾妙。

是故，說曰：善說法句，如擇善花。

斷林勿斷樹　林中多生懼　斷林滅林名　無林謂比丘

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與無央數眾說法，前後圍繞。

時，有一人，信心堅固，捨家妻子，捐棄六親，出家學道，求為沙門。

爾時，彼人在大眾中。心念宿舊五欲自娛，憶女顏貌如現目前，陰便動起。心懷慚愧，即詣靜處，以刀斷之，血流溢出，迷悶不自覺知。

爾時，世尊告大眾曰：汝等觀此愚人，應獲而不獲，不斷而便斷之。夫，欲斷者，當斷結使諸縛，何乃斷此形相？

由是如來，頻說二偈：

斷林勿斷樹　林中多生懼　未斷林頃　增人縛著

斷林勿斷樹　林中多生懼　心縛無解　如犢戀母

未斷結使，縛著諸想。心使流馳不能專一。

是故，說曰：未斷林頃，增人縛著。

如苦行人，常樂山藪。所以然者，皆由彼山，得成道故。

是故，說曰：心縛無解。

猶如新生犢子，其心終不離母。此眾生類，亦復如是。眾結未盡，為狐疑所追逐。

是故，說曰：如犢戀母也。

當自斷戀　如秋池花　息跡受教　佛說泥洹

愛之染神，病無端緒。猶如蓮花，色鮮且好。其有見者，莫不愛樂。及秋花萎，人心皆離，不復貪樂。

是故，說曰：當自斷戀，如秋池花。

息跡者，賢聖人。受正教誡，初無差違，善法日增，惡法日退。何以故？以

佛說泥洹樂。泥洹中，無苦惱眾患切身。是故，說曰：息跡受教，佛說泥洹。

如彼可意花　色好而無香　巧言善如是　無果不得報

爾時，世尊愍彼群生，欲演法教，故說斯偈。夫，說法人，上中下善，義理深邃。言行自違，不獲其報。是故，世尊說：「不得其果」。

如來所以說此偈者，欲訓後弟子。欲令師，教嚴切。現弟子，義承受教誡，或時弟子不堪教戒。是故，說曰：如彼可意花，色好而無香。巧言善如是，無果不得報。

如彼可意花　色好而香潔　巧言善如是　必得其果報

爾時，世尊為諸人前，頻而說斯法。彼說法人，聲響清徹，言無忌難。為眾生說法，上中下善，義味具足，淨修

梵行，義理深邃。智者分別，己行專正，訓彼亦爾，皆順於法，不違義理。世尊說：「具得果報」。

是故，說曰：如彼可意花，色好而香潔。巧言善如是，必得其果報。

如蜂集花　不擾色香　但取味去　仁入聚然

爾時，世尊，為分越比丘，而說斯偈。

彼與食人，與處求觀。見前人，善色惡色，若好若醜，見彼容姿熟視不離。見彼不端正者，目不視之。聞彼香者，以鼻嗅之。見彼穢者，背而捨之。憶彼善色善香，還至房中，晝夜思想。

爾時，世尊觀見比丘心各如是。

佛告比丘：汝等！何不如蜂採花？但取味去，不擾色香。汝，比丘！善香惡香，善色惡色，若好若醜，何所加益？大家小家，饒財貧賤。汝等如心，便負彼人。如仁所行，何不如是行？

是故，說曰：如蜂集花，不擾色香，但取味去，仁入聚然。

多作寶花　結步瑤琦　廣積德者　所生轉好

如彼工巧花鬘弟子，多集眾花作花鬘，價以自存活。

諸比丘見彼所行，便自造未曾有鬘。

世尊說：「各造花鬘，汝等如是。正是行時，造無數行，乃得人身。何不作福德，而自修習布施，思惟教誡，精進修戒，持淨梵行？

是故，說曰：多作寶花，結步瑤琦。廣積德者，所生轉好。

愚誦千章　不解一句　智解一句　即解百義

愚者，無智無行，無見無眼，不修聞思，但有淺智粗智。貪食彼千句，不解一句。

是故，說曰：愚誦千章，不解一句。

智者，有眼有見，能細思惟。彼一義，圍遶義如此，法應爾，不應爾。

是故，說曰：智解一句，即解百義。

猶如雨時花　萌芽始欲敷　婬怒癡如是　比丘得解脫

猶如雨時，天花得敷，開亦不減。花葉墮落，芽生益好。

是故，說曰：猶如雨時花，萌芽始欲敷。

汝等，比丘！不畏王故作道人，不畏賊故作道人，不畏責故作道人，不畏病故作道人，不畏役故作道人。汝等所以作道人者，患厭世苦作道人，欲離生老病死故作道人，為爾不？

比丘答曰：如是，世尊！

汝等！何不思惟去婬怒癡。遠離結使，不與從事。當吐當除，當滅當獲。何等當獲二業？自為己、為他人。自為己者，以善熏身。為他人者，若受人信施，衣被、飯食、床敷臥具、病瘦醫藥，則無有損。」

是故，說曰：婬怒癡如是，比丘得解脫。

如作田溝　近于大道　中生蓮花　香潔可意

所謂田溝者，不淨穢惡，盡順其中。人見患之，不肯親近。行則避之，目不欲視。

是故，說曰：如作田溝，近于大道。色成就，香成就，人見歡喜，當作是意，不問其地，但觀其花：「云何於此處，乃生極妙花？甚為奇特，世之希有。」

是故，說曰：中生蓮花，香潔可意。

有生死然　凡夫處邊　慧者樂出　為佛弟子

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一日一夜，六時觀察：頗有眾生，應從佛度，反更墜他凡夫地，則於佛法，有大缺減。

以天眼，見舍衛城裏，有一旃陀羅兒，客除糞以自存命。

爾時，世尊，到時，著衣持鉢，入舍衛城分衛。以次漸漸至彼旃陀羅家。

時，客除糞者，遙見世尊來，內懷慚恥。即避世尊，更詣餘巷。

如來忽然，復往逆之。

其人自念：吾擔糞穢，臭惡不淨。今日，何由得覲世尊？復欲避走，詣一澤地，索斷瓶破，穢污淨地。恐地主瞋，意欲馳走。

佛遙喚曰：吾今，故為汝來，復欲何趣？

其人報曰：身體穢污，不敢親近尊顏。是故，欲避之耳。尊！今當知，早喪父母，五親凋落，無有妻息，孤窮單立。客除糞以自存活。不審，世尊！何所教誡？乃能慈愍，與罪人共語。

爾時，世尊告曰：汝隨我來，欲度卿為沙門。

其人白佛言：云何，世尊！地獄餓鬼畜生，亦得為道乎？

爾時，世尊告彼人曰：吾今，永世以來，修無數行，求成佛道，正為罪苦人耳。

爾時，世尊即以神力，手執其人，上昇虛空，往至恒水側，沐浴彼人，身體香潔。復以神力，接至祇洹精舍，勅諸比丘：將此人度為沙門。

受教，即度為沙門。

其人已得為道，內自思惟：吾出寒賤，幸有微福，得染道味。今不自求求於道者，後墮凡細，復劇於今。

即自勸勵，精勤日新。未經旬日，便得須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羅漢果，六通清徹，涌沒自由。即詣一大方石，當中央坐，補納故衣。

爾時，王波斯匿，聞佛度旃陀羅兒客除糞者。王自思惟：佛出釋種，豪族姓家。左右弟子，皆出四姓，長者種、婆羅門種、剎利種，來入宮室，受人供養信施，五體投地，接足而禮。今聞「如來度旃陀羅種」。我等云何屈伏禮敬？吾今當往，責數如來。

王自嚴駕，出詣如來所。未到之頃，見一比丘，坐大方石補納故衣，有五百淨居天，圍遶禮覲。

王直前語比丘曰：今煩比丘往白世尊：「王波斯匿在外，欲覲世尊。」

比丘聞已，即沒入石中，從如來精舍地中出。前白佛言：王波斯匿在外，欲見世尊。

佛告比丘：汝今還從此地入，從彼石出。告王曰：「宜知是時」。

即如佛教，從石涌出，告語王曰：如來有教：「大王宜知是時」。波斯匿王復作是念：我今所以來者，欲問彼除糞人。今且捨置。先問「此比丘，云何得入是剛硬石裏，涌沒自由。」？亦當問「此比丘為是何人」？

爾時波斯匿王，即除王飾，前至佛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須臾退坐，前白佛言：向者比丘，為名何等？乃能有此神力，石裏往反，無有罣礙。

佛告王曰：此是客除糞人，今有神力如是。

爾時，世尊以此因緣，便說二偈：

猶如穢污惡地田溝深坑中，生香潔蓮花。云何，大王！有目之士，當取此花不乎？

王白佛言：唯然，世尊！花極香潔，當取莊飾。穢污，當觀如母胎。於彼胎中，生功德花。

時，波斯匿王叉手合掌，前白佛言：唯然，世尊！彼人，快得善利，蒙聖垂教，得在道次。既得為道，神足變化，不可思議。自今以始，終身請此比丘供養，四事不缺。

是故，說曰：慧者樂出家，為佛弟子。

如有採花　專意不散　村睡水漂　為死所牽

昔，有眾多人，在野採花。採擇妙者，競取好者。是故，說曰：如有採花，專意不散。時，彼人民採花疲倦，歸家睡眠。客水暴溢，盡漂殺之。是故，說曰：村睡水漂，為死所牽。

如有採花　專意不散　欲意無厭　為窮所困

是時，人民採致妙花，競取好者，奔趣東西，要獲妙香，以用歡慶。是故，說曰：如有採花，專意不散。所以採取花者，欲以五欲自娛快自縱恣，莫知來變，不觀未然。來變進趣，死日逼至，乃知為困。是故，說曰：欲意無厭，為窮所困。

如有採花　專意不散　未獲財業　為窮所困

是時，人民窮儉多乏，採花往賣，用自存濟。

是故，說曰：如有採花，專意不散。

其人慇勤，所在求財，不稱其願，不充悕望。便為窮所逼，捨此形，當更受身，皆由無慮故，捨形受形。

是故，說曰：未獲財業，為窮所困。

觀身如坏　幻法野馬　斷魔花敷　不覩死王

猶彼坏器，危脆不牢，必當敗壞。為磨滅法，不可恃怙，悉當歸盡。漸漸積聚，乃成堆阜。

此四大身，亦復如是。不可恃怙，皆當歸盡，為磨滅法。如是，不久當捐棄塚間。

是故，說曰：觀身如坏。

猶如野馬，光焰熾明，幻人眼目。人欲往就尋究，不知所在，徒自疲勞，無所剋獲。解知諸法，皆悉如是。無強無牢，不可恃怙。

是故，說曰：幻法野馬。

所謂魔者，稱為自在天子。彼所著結髮，以見諦思惟道往斷。斷，已斷，當斷。剝，已剝，當剝。打，已打，當打。

是故，說曰：斷魔花敷。

見諦思惟道所應斷結，已盡無餘。不復進趣向於自在天子，亦復不為天所牽連。

是故，說曰：不覩死王。

此身如沫　幻法自然　斷魔花敷　不覩死王

猶如聚沫，不得久停，不可恃怙。捉便消滅，不可護持。此四大身，亦復如是。無力無強，亦無堅固。

是故，說曰：此身如沫。

猶如幻化之物，誑惑他人，非真非實。愚人染著，謂為己有。智者觀察，無一可貪。

是故，說曰：幻法自然。

見諦思惟，所斷結使，永盡無餘。更不適彼言，而親近之。

是故，說曰：斷魔花敷。

見諦思惟，結使已盡，獨王三千，存亡自由，更不為自在天子所拘錄。

是故，說曰：不覩死王。

學能捨牢有　如選優曇鉢　比丘度彼此　如蛇蛻故皮

有中牢者，何者是？所謂五欲是。心意染著，不能捨離。令此眾生，興意染著，流轉五道，周而復始，一形毀壞，復受一形。

世間復有何者牢？所謂五盛陰身是。復使眾生類，終日翫習，不能去離。然彼學人，執意牢固。

能捨此牢有者，可謂賢聖。能捨五盛陰身及五欲者，是謂應賢聖行。

是故，說曰：學能捨牢有。善別之人，選擇妙花，求優曇鉢。形神疲勞，不能剋獲。意便疲厭，即捨而去。

是故，說曰：如選優曇鉢。所謂比丘者，破諸結使，毀辱形體，著衣持鉢，行乞度人。度彼此者，謂內外六情，內六入外六塵。

是故，說曰：比丘度彼此。賢聖人，三有牢者，為賢聖之道也。聖人能捨賢聖道，入無為泥洹城。

是故，說曰：如蛇蛻故皮。

⑳ 馬喻品

如馬調軟　隨意所如　信戒精進　定法要具
忍和意定　是斷諸苦

如有善調馬之士，以策御馬，隨意所如，不失本徹。馬性剛直，復恐鞭捶，恒自將護，以慮為失。

是故，說曰：如馬調軟，隨意所如。

比丘執行，亦如彼馬。內恒思惟，恐有過失。復恐諸梵行人，來見呵責。信心向佛法僧，精進牢固，不可沮壞。意常入定，分別諸法，亦不漏失。

是故，說曰：信戒精進，定法要具。

學人進行，調御諸根，不令放逸。於諸根門，悉得自在，忍力具足。若人毀譽稱譏苦樂，不興恚心，亦無是非。

是故，說曰：忍和意定。

有中，有餘無餘，盡能斷，入泥洹中。

是故，說曰：是斷諸苦。

從是住定　如馬調御　斷恚無漏　是受天樂

彼習定人，收攝諸根，執意不亂，心無他念。心所念法，亦不流馳。是故，說曰：從是住定。

如彼調馬人，見彼惡馬懻　戾不調。著之羈靽，加復策捶，然後乃調。隨意所如，無有疑滯。是故，說曰：如馬調御。

諸恚已盡，無復諸漏。更不受當來有，後不復生。是故，說曰：斷恚無漏。

諸天，晝夜衛護羅漢，說功德。捨天重位，來至人間，稱譽賢聖功德。展轉遠布，無不聞者。是故，說曰：是受天樂。

不恣在放恣　於眠多覺寤　如羸馬比良　棄惡乃為賢

如彼修行人，心無放逸，歎說不放逸之德。樂於閑靜，不處憒亂。見放逸者，勸使除貪。夫，放逸人，不獲善本，多失財貨。

憶佛契經，如來所說：若人睡眠，多有所損。應成之物，反更壞敗。不應成物，反更成立。皆由睡眠，而有此變。

是故，說曰：不恣在放恣，於眠多覺悟。

猶如兩馬，同趣一向。一馬肥良走速，一者羸劣走不及伴。然，彼羸者，先得正道，垂欲究竟。後良馬以進，超過於劣馬。此眾生類，亦復如是。有利根人，貪著睡眠，不肯修學。有鈍根人，意勤修學，不著放逸。

是故，說曰：如羸馬比良，棄惡乃為賢。

慚愧之人　智慧成就　是易誘進　如策良馬

如人習行，恥不及眾。得一望一，轉欲前進。於行缺一者，便自羞恥：「吾宿有何緣，習行而不果獲？」

煩惋自責，如喪二親，意常欲離惡不善法。

是故，說曰：慚愧之人，智慧成就。

盡能滅一切諸惡，永拔根原，無復塵翳。如斯之人，易進為道。

是故，說曰：是易誘進。

良馬者，彼御馬人，調御惡馬，能令調良，豫知人意之所趣向。

是故，說曰：如策良馬。

譬馬調正　可中王乘　調為人尊　乃受誡信

如彼王厩有三種馬：一者上，二者中，三者下，餧食養育，盡無差別。上馬者，王數觀視。中馬者，遣人看視。下馬者，遣奴看視。

是故，說曰：譬馬調正。

金銀校具，種種纓絡，乘有所至，行步安庠，如王所念，終不違錯。

是故，說曰：可中王乘。

處眾人中，為尊為上，無有過者。最為第一，無以為喻，亦無儔匹。

是故，說曰：調為人尊也。

聞彼譏謗，不懷憂慼。逆愍其人，後當受殃。已終不瞋，亦無恚怒。不生惡心，向於前人。

是故，說曰：乃受誠信。

雖為常調　如彼新馳　亦最善象　不如自調

猶如調馬人，少來知馬進趣。良善駑鈍，悉皆了知。某者易調、某者難調，某者性急、某者性緩。能別此者，乃謂善察。

是故，說曰：雖為常調。

復知惡馬，不可調御。方始教習，乘走東西。未經旬日，復得調良。若志固不可調者，即付外人，馱薪負草。

是故，說曰：如彼新馳。

最善象者，意伏心調，身體粗澁，獸中最大，為人所愛，觀者無厭。

是故，說曰：亦最善象。

人能自調御，除非去邪，為諸天世人、諸佛世尊、神通得道者，所見敬。

是故，說曰：不如自調。

彼不能乘　人所不至　唯自調者　乃到調方

不能乘此乘，至無畏境。亦復不能乘此乘，至安隱處。復不能乘此，至無災患處。

是故，說曰：彼不能乘，人所不至。

人能自調御，識神速到安隱處。不調者能使調，不正者能使正，永處無為，不復經歷憂悲喜怒。

是故，說曰：唯自調者，乃到調方。

彼不能乘　人所不至　唯自調者　滅一切惡

不能乘此乘，去離地獄餓鬼畜生。亦復不能超越八難。

是故，說曰：彼不能乘，人所不至。

人能自調，眾善普會。於諸結使，最得自在。盡能滅地獄餓鬼畜生蹤跡。

是故，說曰：唯自調者，滅一切惡。

彼不能乘　人所不至　唯自調者　脫一切苦

乘此乘，不能盡苦原本，從此岸至彼岸。何以故？乘者，非至竟乘、非第一義乘。

是故，說曰：彼不能乘，人所不至。

永盡於苦，無復生死。

是故，說曰：唯自調者，脫一切苦。

彼不能乘　人所不至　唯自調者　得至泥洹

不知蹤跡，況當知泥洹有可見耶？此事不然。

是故，說曰：彼不能乘，人所不至。

解知泥洹，亦自虛寂，專意一向，無他異念。

是故，說曰：唯自調者，得至泥洹。

常自調御　如止奔馬　自能防制　念度苦原

念自調御，去惡即善。如契經說，佛告呪那曰：「自不調御意，不專一故。調御餘者，此事不然。欲得調人，先當自調。」

是故，說曰：常自調御。

如彼調馬人，調和奔逸馬，避危就安。

是故，說曰：如止奔馬。

眾行已具，便不履苦，越過苦表。何者苦表？滅盡，泥洹是。彼無復眾苦熱惱。

是故，說曰：自念防制，念度苦原。

自為自衛護　自歸求自度　是故躬自慎　如商賈良馬

昔，佛在羅閱城竹園迦蘭陀所。

爾時，耆域藥王請佛及比丘僧，又除般特一人。所以然者，以彼般特，四月

之中，不能誦掃箒名得。

爾時，如來及比丘僧，往到彼家，各次第坐。耆域即起，行清淨水。如來不受清淨水。

耆域白佛言：不審如來以何因緣不受水？

佛告耆域：今此眾中，無有般特比丘。是故，不受水耳。

耆域白佛：此般特，四月之中，不能誦掃箒名得。行道放牛牧羊人，皆誦得此偈。何故請此人？

佛告耆域：汝不請般特者，吾不受清淨水。

時，耆域承佛教誡，即遣人往喚般特。

佛告賢者阿難：汝授鉢與般特。

佛復告般特：莫起于坐，遙授鉢盂著如來手中。

爾時，耆域見神力如是。乃自悔責：咄！我大誤，毀辱賢聖。今日乃知不可犯其口言。

即生恭敬心向般特比丘，乃不慇勤於五百人許。

爾時，世尊廣說曩昔因緣：

過去久遠無數世時，爾時，耆域身躬為馬將，販賣轉易。時，驅千疋馬往詣他國，中路有一馬產駒。其主，即以駒與人。驅馬進路。尋進他國，與國王相見。

王問馬將：「吾今觀此千疋馬，是凡常馬。然，其中有一疋馬，悲鳴聲不與常馬同。此馬，必生駃駒。其駒設長大者，價與此千疋馬等。若我得此駒者諸馬盡買。不得駒者，吾不買馬。」

馬將報曰：「自涉路已來，不憶馬產駒。」

王告彼人：「吾誦馬相，聞馬母聲，必知其駒好惡。」

馬將追憶，退還自念：「近於道路，此馬母如產駃駒，即與中路主人。」

其駒未經旬日，便作人語，語其主曰：「若使馬將來索我者，得五百疋馬持我身與。不得五百疋馬，莫持與之。」

數日之中，馬將自至。近留馬駒，以相付託：「君有養活勞苦，今以一疋好馬贖之，願見相還。」

其人答曰：「吾本不強從君索駒。自君去後，勤苦養活。若今，以五百疋馬贖，爾乃相還。」

即如其言，以五百疋馬贖，乃得本駒。

佛告耆域：汝昔先薄賤馬駒，用持與人。後以五百疋馬贖取，先賤而後貴。今亦如是。請五百比丘，留般特一人。今反貴重般特，薄賤五百人。斯緣久矣，非適今日。

是故，說曰：如商賈良馬。

㉑　恚品

除恚去憍慢　超度諸結使　不染著名色　除有何有哉

夫，人瞋恚，敗善行人。所以競利多少，亡家破國，種族滅盡，皆由瞋恚。以憍慢滅，已滅，當滅。

是故，說曰：除恚去憍慢。

瞋恚憍慢，結使為本。除本，則無有枝葉。

是故，說曰：超度諸結使。

名盡除，雖有名色存。眾生有樂想，皆由名色與共相毀訾。我色像名望勝卿，卿色像名望不勝我。

是故，說曰：不染著名色。

所謂有者，結使名號。未能度有至無，為使所使、為結所結、為縛所縛。彼修行人，以虛寂止觀。永盡無餘，度有至無。

是故，說曰：除有何有哉。

降恚勿令起　欲生當制之　漸斷無明根　修諦第一樂

恚熾如火，當念速滅。若令滋長者，多所傷敗。恚生，則禍至。猶人把火逆風，自燒身。

是故，說曰：降恚勿令起。

欲心適生，即求方便令不生。如彼毒蛇，方欲出穴，即當制御，令不暴逸。欲心如是，即生便滅，使不滋長。

是故，說曰：欲生當制之。

無明者，世間之大冥，覆蔽心識，不得開舒。當求方便，以勇猛心，斷根不生。

是故，說曰：漸斷無明根。

行者所以不速成道，由其婬怒癡，染污身心。此三結使，由四諦斷。不獲諦人，不能除此三事。從無數世以來，未曾獲無為樂。得四諦者，爾乃為樂。

是故，說曰：修諦第一樂。

斷恚得善眠　恚盡不懷憂　恚為毒根本　甘甜為比丘
賢聖能悉除　斷彼善眠睡

夫，人瞋恚，晝夜不睡。如遇蛇嚙、如病發動、如失喪財貨，此恚之相貌。人無瞋恚，不見眾惱。安臥睡眠，天曉不寤。如服甘露，心識淡然。

是故，說曰：斷恚得睡眠。

人懷恚怒，現在前時，晝夜愁慼，如喪親親、如失財寶。恚已得除，無復愁憂苦惱。

是故，說曰：恚盡不懷憂。

毒中根者，莫過於恚。人當恚盛，覆諸功德，不得露現。

是故，說曰：恚為毒根本。

已拔毒根本，無復毒栽，更生美藥。如彼甘露，去諸穢惡。

是故，說曰：甘甜為比丘。

所謂賢聖者，諸佛弟子，眾惡悉除，諸善普會，滅恚生本，更不造新。意不興念念此恚想，善得睡眠，無復憂慮。

是故，說曰：賢聖能悉除，斷彼善睡眠。

人興恚怒　作善不善

後恚已除　追念昔事　如火熾然

如人，為恚怒所纏，心意倒錯，無所識知。猶如盲者，不覩高岸平地。彼恚怒人，亦復如是。為恚怒所纏，不見善與不善、好之與惡。

是故，說曰：人興恚怒，作善不善。

猶如失道之士，時變為要。瞋恚之人，速悔為上。內懷慚愧，即自悔責：恚為虛詐，何為興怒？怒怒相報，終無休已，如火熾然。心意變悔，羞為恚所使。

是故，說曰：後恚已除，追念昔事，如火熾然。

無慚無愧　復好恚怒　為瞋所纏　如冥失明

人之恚盛，不別尊卑，無有慚恥，如顛惑狂。眾人圍繞，終日嗤弄，不自覺

知。匿事發露，誑言無本。

是故，說曰：無慚無愧。

彼恚怒人，行無清白，心懷穢濁，無由得修梵行。

是故，說曰：復好恚怒。

彼恚怒人，瞋怒熾盛，觀晝如闇，天地悉冥，無所復覩，己無身光，雖復千日競照，何益於己？

是故，說曰：為恚所纏，如冥失明。

彼力非為力　以恚為力者　恚為凡朽法　不覺善響應

所以瞋恚，由非義興。內自思惟：「吾所行是，彼所行非。」會至眾，詰問前却，乃為小兒所嗤。方自覺悟，退追不是，所謂貴勝，理直則勝。瞋恚力者，不可恃怙，亦無牢固，敗人善性。

是故，說曰：彼力非為力，以恚為力者。

盡滅善本，出語成惡，不慮前後，觸類興罵，語常粗獷，以瞋恚為首。

夫，人有德，遠近稱慶，必有善響，所在流布。今論此人，但聞惡聲，無有善響。雖少多有善，為恚所覆，不得顯露。

是故，說曰：恚為凡朽法，不覺善響應。

有力近兵　無力近軟　夫忍為上　宜常忍羸

自恃力勢，謂為第一。為弱者輕，忍不還報。設當打捶，亦不興恚。力力相從，羸羸相就。力者，終不設意。於羸羸者，反更舉意向強。

是故，說曰：有力近兵，無力近軟。

所謂忍者，不見過咎，是與不是，乃名為忍。不恃己強，凌易弱者。設當輕易弱者，便為眾人所見嗤笑。

是故，說曰：夫忍為上，宜常忍羸。

舉眾輕之　有力者忍　夫忍為上　宜常忍羸

或有一人，為眾所輕。其中有黠慧者，便能忍之。何以故？彼人單弱，無所

歸趣，豈復在是一人當興瞋恚？

是故，說曰：舉眾輕之，有力者忍。

忍為第一力，世間無過者。雖神通鑒照，成道相好，皆是忍力。達明今世後世，徹照無外，亦由忍力。

是故，說曰：夫忍為上，宜常忍羸。

自我與彼人　大畏不可救　如知彼瞋恚　宜滅己中瑕

夫，人思惟，先自察己，然後觀彼。相其顏色，即能分別，斯性弊惡、斯性良善。恒自謹慎，不造惡行。恐後世報，受苦無量。從今世，至後世，無有解脫。

是故，說曰：自我與彼人，大畏不可救。

知彼瞋恚，顏色隆盛，己便默然，內自思惟：設我與彼競者，則非其儀。我今宜默，與彼諍為？

是故，說曰：如知彼瞋恚，宜滅己中瑕。

二俱行其義　我與彼亦然　如知彼瞋恚　宜滅己中瑕

亦自為己，復為他人，亦自護己，復護他身。恒自思惟，避於二事：一者恐現身受殃，二者恐後得報。

是故，說曰：二俱行其義，我與彼亦然。

躬見前人，瞋恚隆怒，或見把持瓦石欲來見害。己亦防備瓦石拒之。如有一人，手執白杖，欲往鬥諍。手所執杖，即化為刀。其人見已，即投刀于地。

時，有國王在高樓上，遙見此人，始以把草，復化為刀，尋復見之，即投于地。

王尋遣信，喚來詰問：汝，何以故，前如把草，草化為刀？所以投刀於地？其人白王：曾聞佛經言，佛告侍者：「吾將淪虛，寂滅無為。時，後五鼎沸世，眾生共諍，捉推瓦石，即化為刀劍。」臣積善來久，不敢為惡原首，是故投刀于地。

王聞此語，大自感激，歎未曾有。即賞彼人，給與民戶。是故，說曰：如知彼瞋恚，宜滅己中瑕。

俱行二義　我為彼然　愚謂無力　觀法亦然

常護己身，亦護彼人，如護寶貨。內自思惟，降伏己心，不嬈前人。亦使彼人，不來得我。彼此將護，不令有失。是故，說曰：俱行二義，我為彼然。

愚者，意闇，不察來變。謂鬥者常鬥，未始有解。和者常和，未始諍說。智者觀見，非鬥者，必有損。雖得稱勝，莫若本無鬥。是故，說曰：愚謂無力，觀法亦然。

若愚勝智　粗言惡說　欲常勝者　於言宜默

常惡同友，壞敗良善。發言惡至，終日無善。惡惡相隨，積罪如山。同類歎譽，各諍勝如。此名穢濁，不至究竟。

是故，說曰：若愚勝智，粗言惡說。賢聖默然，智者所歎。惡來加己，不以為慼。若得榮寵，不以為歡。罵不報罵，行忍為業。若撾捶者，默受不報。是故，說曰：欲常勝者，於言宜默。

當習智者教　不與愚者集　能忍穢漏言　故說忍中上

觀勝己人，慎莫違彼教。猶尚不與卑賤共諍，況復與勝己者諍乎？此事不然。何以故？智慧之人，為尊為上，無有過者。是故，說曰：當習智者教。

以類相從，善入善聚，惡入惡友。善者聞惡，見則避之。惡者聞善，便欲毀蔑。諸佛賢聖及諸得道者，歎說不鬥諍之德。是故，說曰：不與愚者集。

弊惡之人，不自惜身，為人所憎，性行卒暴。與彼諍者，為人所嗤。既自毀辱，朋友不歡，為人所責：「云何以金寶身，貿彼瓦石？」是以智者，以忍為

默。

是故，說曰：能忍穢漏言。

賢聖之人，具足眾業。善本無漏，皆悉成就。見彼穢行，自攝其心：「我今何為復與彼同？」遇聖無數，由忍得成。晝夜防備，如處熾然。意念修善，日欲增多。若復過惡，日損使滅。

是故，說曰：故說忍中上。

恚者不發言　處眾若屏處　人恚以熾然　終己不自覺

受此人形，積無數行乃得成辦。既得人身，舌根具足，常當歎說佛法聖眾，承事二親，敬奉師尊，晝夜誦習深妙契經。何以故？佛亦引喻，舌為劍戟，招致殃禍。由舌嗤言，喪滅門族。舌有十號，言為殊異。為人重任，未始離舌。是故，說曰：恚者不發言。

夫習學人，常自謹慎，護口過失。若在大眾，及在屏處，出言柔軟，不傷彼意。前言覆後，理不煩重。

是故，說曰：處眾若屏處。

如彼惡人，喜怒發動，恚蓋所覆，不自照見，但自損辱，無益於世。垢膩自纏，不自拔濯。一日為惡，乃積億劫之殃，況復終身行惡。望欲得道，終已不可得。

是故，說曰：人恚以熾然，終己不自覺。

諦說不瞋恚　乞者念以施　三分有定處　自然處天宮

人行至誠，人所恭敬。為數千萬人，所見念待。斯由不瞋，致斯德也。

是故，說曰：諦說不瞋恚。

不懷慳悋。有來乞，亦不逆意者。此乃名曰開泰人也。

乞者，不為貪求欲後世緣。緣積善滿，自然得聖道。

是故，說曰：乞者念以施。

三業是行不枯朽，必生天上人中。往反周旋，不處卑賤。猶如有人，從觀至觀、從園至園，五樂自娛，終無憂慼。便能閉地獄餓鬼畜生門，開天人徑路。

轉進功業，便至無為。

是故，說曰：三分有定處，自然處天宮。

息意何有恚　自撿壽中明　等智定解脫　知已無有恚

學人息心，降粗弊意，心如死灰，身如朽木。見前恚樂，不以經懷。心如安明，不可移動。

是故，說曰：息意何有恚。

學人自檢，自養其壽，恒以無漏，而自榮護。不貪世榮，而有悕望。

是故，說曰：自撿壽中明。

彼修行人，平等解脫，不以無等。無等解脫者，斯是世俗斷欲人也。平等解脫人，終無恚怒。所有恚怒結使之垢，永已除盡。

是故，說曰：等智定解脫，知已無有恚。

夫為惡者　怒有怒報　怒不報怒　勝彼鬥負

行惡之人，彼此受殃。猶野火行，值前被燃。先恚怒者，令生恚怒。先惡心者，令生惡心。

是故，說曰：夫為惡者，怒有怒報。

昔，波斯匿王寵養諸奴，遣使攻伐他國，善解戰法，所往皆伏。後，諸妻婦請道人供養求願，復為說微妙法，皆得須陀洹道。後征人還，婦等語諸夫曰：君征去後，我等請諸道人供養求願：「願君安隱早歸」。為我說法，我等已得須陀洹道。君等更可請之。即如婦言，請諸道人供養說法。諸夫復得阿那含道。彼界復有賊寇，王教召諸群奴，令往攻擊。奴輩聞之，內自思惟：我等各各皆得道諦。慈愍一切，不害生類。云何當往攻伐彼敵？

復重思惟：設不應命，受王教者，身自喪滅，殃及妻息。寧就彼死，不在此存，罪及妻息。

即皆嚴駕，往向彼敵。諸天龍神感應，摧破彼眾，安隱還家。國主歡喜，四

遠寧泰。

是故，說曰：怒不報怒，勝彼鬥負。

忍辱勝怨　善勝不善　勝者能施　真誠勝欺

昔，阿闍世王集四種兵，往攻舍衛城。時，波斯匿王復集四種兵，出外戰鬥，摧破大眾。生擒阿闍世身，將至如來所，白世尊曰：姊子阿闍世，叛逆無道，橫興惡意，攻伐我國。本無怨讎，自生怨讎。本無鬥諍，自生鬥諍。今原赦其罪，放還本國。何以故？為我大姊，見放之。」

是故，說曰：忍辱勝怨。

無功德人，喜自稱說：「吾所知多，彼所知少。」實無技術，稱言有之。實無方略，自言多方。臨事之際，攝腹如步屈之蟲。若見智者，無然獨立，如死肉聚，無復神識。是以智者，勸人積學。學者，寧神之寶宅，心意自在，通達四遠，由學得成。營家立國，法度邪非，斯由學也。

是故，說曰：善勝不善。

所謂勝者，勝彼慳貪。人不立德本者，嫉彼妬賢。見人惠施，代惜財貨。恒作是念：「我施彼者，後何所望？」

唯有立信之人，乃能惠施。亦不選擇，不願果報。乞者填門，不立禁限。四遠雲集，不距微細。

是故，說曰：勝者能施。

真誠行人，宗室眷屬，所在稱揚，無不聞者。妄語之人，人見不歡，人所憎嫉。

是故，說曰：真誠勝欺。

無恚亦不害　恒念真誠行　愚者自生恚　結怨常存在

彼修行人，知時知法，可避知避，可就知就。所說真誠，為世人所敬，不誑惑人。

是故，說曰：無恚亦不害，恒念真誠行。

愚人所習，瞋恚為首，存在心懷，未始捨離。猶如鑿石作字，文章分明，不為暴風所滅。

是故，說曰：愚者自生恚，結怨常存在。

恚能自制　如止奔車　是為善御　去冥入明

恚怒即生，還能制者，此名人中雄也。猶如馬車奔逸，御者能止，此名善御。

是故，說曰：恚能自制，如止奔車。

此善御者，非御車御，亦非象馬御。所謂御者，能自攝意，念不分散，息心不起，志趣無為，不著世累。為人重任，作良祐福田。可敬可貴，為供養最。

是故，說曰：是為善御，去冥入明。

沙門及道　行斯愛念　新水花香　馬恚為十

最正覺自得　不染一切法　一切智無畏　自然無師保

昔，六師在世，貪著利養。競自稱己，獨謂為尊。聞佛出世，神德過人。六師雲集，各共結誓：我等六人，世無等倫。近聞有佛出世，神德威力，踰越我等。宜可同議，心齊意等，語不相違，然後乃得勝彼瞿曇。

即遣一人，往觀如來「顏色視瞻」為如人不？

即往觀見，視無厭足。還白六師，如其所見：「瞿曇顏貌，世之希有。威神光明，踰於日月。如我所見，無譬可喻。」

六人復念：其人出於王種，理應端正，何足復怪？今且更遣一人，往觀「瞿曇容儀無畏」，為躁疾局促耶？

即往觀相，如師子王，在群獸中，無所畏難。還告六師：「瞿曇在眾，如獸中王，無所畏難。」

六人復念：愚人希更事故，貪彼光明故，圍繞之耳。此是常宜，何足復怪？彼瞿曇者，出自王宮，六萬婇女晝夜娛樂，未更師法，曾不造學，更可遣人往

聽所說「頗有經理」為如凡夫耶？

即遣明達一人，往觀視之。

具聞所說。還白六人：「彼瞿曇所演，達古知今，前知無極，却覩無窮，判義析理，理不煩重。」

六師聞已，復作是念：世多有人，辯辭捷疾，悅可人心。然，不存理，不可尋究。復可遣人往觀瞿曇，眾人聞其所說，寂然聽受？為慣亂不聽耶？

即往觀聽。見諸大眾，渴仰聞法，專一心意。渴仰如來，目未曾眴。還白六師：「瞿曇所演，味如甘露，眾人渴仰，聽無厭足。」

六人復作是念：人集徒眾，初心極猛，久必退散，復何疑怪？更遣一人，往瞻瞿曇，義理深邃，「為淺薄無緒」耶？

即遣高勝一人，往觀瞿曇。

具聞所說，還白六師：「瞿曇所演，如海無涯。我等所見，如牛蹄水。今我一人，且欲就彼，求為弟子，焉知其餘者？」

前後使人，各共相將，詣如來所。復有無數眾生，雲隕競至，到如來所。即

聞佛說此偈曰：

最正覺自得　不染一切法　一切智無畏　自然無師保

覺悟一切諸法，無細不入，無微不察。以神通力，如實知之。

是故，說曰：最正覺自得。

利衰毀譽稱譏苦樂，不為此八法所染。

是故，說曰：不染一切法。

離一切患，無復眾惱。不為水火惡賊所見陷溺，超越厄難，獨善無憂。

是故，說曰：一切智無畏。

獨王三千大千國土，無有儔侶。等者猶無，況欲出耶？

是故，說曰：自然無師保。

志獨無等倫　自獲於正道　如來天人尊　一切智力具

我以天眼，觀三千大千剎土，頗有斯類與我等耶？遍而觀之，無有等者，況欲出耶？此事不然。

是故，說曰：志獨無等倫。

吾求於道，無師教授，自然獲之。亦無伴侶，獨步無畏。

是故，說曰：自獲於正道。

何故名為如來？如過去等正覺來，吾從彼來。於三阿僧祇劫，執行勤苦。或施國財妻子頭目髓腦，能自拔濟，從中來故，名如來。

復從如來法性，就世間義故，謂如來。如過去諸佛世尊，具足十力、四無所畏、十八不共殊勝之法，大慈大悲，廣度一切，不離如性。我今亦爾，故謂如來。

何以故，名為天人尊？曰：所以稱天人尊者，天人緣彼，得修善本，越次取證，成於聖道。盡有漏成無漏，三達神通，無所罣礙。

是故，說曰：如來天人尊。

如來遺體力者，體有百二十節，一節有百二十八臂。神力，是乳哺力，非神通力。

是故，說曰：一切智力具。

我為無著　斷漏無婬　諸天世人　一群從心

世者有三：一者陰世，二者器世，三者眾生世。

何以故名為無著者？三義故，名為無著：一者斷結故，謂無著。二者堪受人施故，謂無著。三者三界無種，亦無根本，亦不復生故。謂無著。

是故，說曰：我為無著。

無上義，無有過上者，亦無儔匹。覺悟一切諸法，無微不入，無細不達。復為坐中眾生，解狐疑故，說無上義。

過去無數恒沙諸佛，壽命極長。弟子徒眾不可稱計，國土清淨，無有瑕穢。謂為過佛神力，多我今日。莫作斯觀。所以然者，神通智力，一而不二，但眾生心，自有增減。

是故，說曰：斷漏無婬。

諸天世人，沙門婆羅門，魔若魔天，釋梵四王，吾為獨尊獨悟，無與等者。

是故，說曰：諸天世人，一群從心。

爾時，六師弟子，聞佛說此偈已，心堅固者，即求為道。心懷猶豫者，還至師所，具白所聞。三界獨尊，典領十方，實無等倫，宜各馳散，各求所安。

我既無師保　亦獨無伴侶　積一行得佛　自然通聖道

爾時，世尊於樹王下，為梵天所請，即從坐起，詣波羅榇國。

爾時，憂毘梵志，遙見世尊來，便作是念：瞿曇，今日，顏色容悅，內外清徹，將有何故？師為是誰？從誰學道？為學何法？修何技術？

爾時，世尊即向梵志，而說此偈：

我既無師保　亦獨無伴侶　積一行得佛　自然通聖道

如來．至真．等正覺，觀達三世，無事不知。為後眾生，未覺悟者，而說斯偈。

「吾善逝後，當有比丘，一名摩訶僧祇，二名婆蔡審鞞，稱言文殊師利。」

釋迦文佛，欲除彼猶豫故。是故，說此偈也。

復有說者，諸外道異學，各作是論：「沙門瞿曇，從阿蘭迦蘭聞法，然後成

道。」欲除彼猶豫。

是故，說曰：我既無師保。

如來．等正覺，觀達三世，當來過去現在，無事不察。當來二部比丘，一名摩訶僧祇，二名婆蔡審鞞。捨本就末：「有人界土，則佛出世。下方地獄畜生餓鬼，上方天樂自娛，終不出佛。」如來所化，無處不遍。若一處不遍，不名為佛。彼二部者，謂為不遍。如來神力，登一須彌頂，如是所經歷教化周旋，無有窮極。

是故，說曰：亦獨無伴侶。

於此三世，成最正覺。佛興出世，要在閻浮利地，生於中國，不在邊地。所以生此閻浮利地者，東西南北億千閻浮利地，此間閻浮利地最在其中，土界神力勝餘方，餘方剎土轉不如此。

是故，說曰：積一行得佛。

捨熱惱結使，冷而無煴。人有憂心，顏常不歡。無憂心者，顏常和悅。如來世尊亦復如是。眾患已盡，無復熱惱。

是故，說曰：自然通聖道。

爾時，憂毘梵志前白佛言：君今自稱，為最勝耶？

爾時，世尊以偈報梵志曰：

己勝不受惡　一切勝世間　叡智廓無壃　開蒙我為勝

能勝怨，世稱曰勝。此勝，非為勝。斷漏盡諸使，眾結永盡，乃稱為勝。獨王世界，無能及者。

是故，說曰：己勝不受惡，一切勝世間。

世間惡法，墜墮罪惡者，吾已永滅，得不起法忍。當來受有生愛十二牽連，永滅無餘。

是故，說曰：叡智廓無壃，開蒙我為勝。

爾時，憂毘梵志前白佛言：瞿曇！今日為欲何趣？

爾時，世尊復以偈報曰：

今往波羅棕　欲擊甘露鼓　當轉於法輪　未曾有轉者

梵志問佛：為審爾不？

佛告梵志：如來，言無有二。

梵志聞已，頷頭歎吒而去。

智人不處愚　觀世隨而化　說於無垢迹　永息無有上

佛及諸弟子，先觀世間：誰應得度、誰不應度。周遍觀察：誰堪受化、誰不受化，誰種解脫根栽、誰不種解脫根栽。

是故，說曰：智人不處愚，觀世隨而化。

無垢迹者，賢聖八道。永息者，滅盡泥洹。聖人降世，接度群生，恒以賢聖道，初不離無漏行。

是故，說曰：說於無垢迹，永息無有上。

勇猛大吼　正法如來　法說義說　覺者永安

勇猛者，佛及諸弟子。釋迦文佛，勇猛超越九劫，是故名為勇猛。

六師縱逸，好修非法，不按正律。如來所演，如法所行，越過世法。

是故，說曰：勇猛大吼，正法如來。

人法，非為法，人所嗤，眾所憎惡。如來所說，法說義說，聞者歡悅，除憂熱惱，永無苦患，常得安隱，心識淡然。

是故，說曰：法說義說，覺者永安。

勇健立一心　出家日夜滅　諸天常衛護　為佛所稱記

彼修行人，定意一心，無他餘念，眾德具足，意不可壞。入定之人，所願必果。

是故，說曰：勇健立一心。

所謂出家，不但捨妻息離五欲，求出欲界，修上界道。初禪休息行無起滅。

是故，說曰：出家日夜滅。

入定之人，諸天衛護，承事禮敬，欲使增其功德。

是故，說曰：諸天常衛護。

從此世界，上至淨居天，歎說立根人，閻浮利地眾生，快得善利，如來現在

廣說法味，所度眾生，不可稱限。

是故，說曰：為佛所稱記。

彼於天人中　歎說等正覺　速得而自覺　最後離胎身

諸天世人，恒詠佛功德，各獻善心，至于成佛，未曾違離。

是故，說曰：彼於天人中，歎說等正覺。

人民之類，歎未曾有，如來功德，甚奇甚特。我等眾人，謂為如來，在於斯坐，何圖如來，遊於無量百千世界，教化眾生，不以為倦。

是故，說曰：速得而自覺。

最後受身，臨欲泥洹，佛自歎說，告語阿難：「如來此身，更不受生，無為永寂，不復起滅。阿難！當知：吾觀方域及上空界，更不受之，生分畢矣。阿難！我更不染俗，俗中躁擾，吾不復更。」

是故，說曰：最後離胎身。

說諸過去佛　及已當來者　現在等正覺　多除眾人憂

彼雜阿鋡契經所說：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告諸比丘：世人共會，不相恭敬，甚為苦哉！我恒發此念：「世頗有人，沙門婆羅門，有勝我者，我當承事，供養禮敬。」然我觀察沙門婆羅門，可恭敬者乎？時，比丘！我復作是念：「昔我成佛，由四意止、四意斷、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覺意、八直行，我今承事供養，如敬尊長。過去恒沙諸佛世尊，亦由此法，成最正覺。當來恒沙諸佛，亦緣此法，而得成道。我今現在如來至真等正覺，亦緣此法，成於道果。我今躬自思惟，分別此法。」是故，說曰：說諸過去佛，及已當來者，現在等正覺，多除眾人憂。

盡共敬重法　已敬今敬者　若當甫恭敬　是謂佛法要

欲引三世恭敬，故說此偈。

若欲自求要　正身為第一　恭敬於正法　憶念佛教誡

人欲成道，必自求要。進趣於道，恭敬於諸法。追憶過去洹沙諸佛所說教誡，如現在前，亦不漏失。是故，說曰：若欲自求要，正身為第一。恭敬於正法，憶念佛教誡。

諸有不信佛　如此眾生類　當就於厄道　如商遇羅剎

閻浮利地，有眾多賈客，共相率合，入海採寶。正值迴波惡風，吹壞大船。復有諸人，乘弊壞船，順風流迸，墮羅剎界。

眾多羅剎女輩，顏貌端正，眾寶自瓔珞身，前迎賈客：善來，男子！此間饒財多寶，隨意明珠，無價雜珍，恣意取之，無守之者。我等既無夫主，汝無妻妾，可止此間，共相娛樂。後得善風良伴，歸家不遠。又，諸君當知！海水晝夜迴波，無有定方。若見左面有道者，慎莫隨從。設於夢中見左面道，亦莫陳說。

時，商客中有一智達者，內自思惟：此諸婦女所說左道，事不徒爾，會當有緣。

即設權詐，竊為陰謀。向暮，與女共臥交接，伺女已睡，竊即起，進涉左道行數里。中聞一城裏數千萬人，稱怨喚呼。或呼父母及己兄弟姊妹妻息：「云何捨閻浮利地，就此命終？」

賈客聞已，衣毛皆豎。還攝心意，直前詣城，周匝觀察。見城鑄鐵垣牆，亦無門戶出入處所。去城不遠，尸梨師樹高廣且大，即往攀樹。見城裏數千萬人啼哭號喚。遙問城裏人曰：「何為稱喚父母兄弟耶？」

城裏人報曰：「我等入海採致寶物，為風所漂。又，為羅剎女所誑，墮此鬼界閉在牢城。前有五百人，漸漸取殺。今有二百五十人在。君莫呼此女謂為是人，皆是羅剎鬼耳！」

其人聞已，即還下樹，詣彼女村，竊就女臥。

明日晨旦，語諸同伴：吾有匿事，欲共論說，各往閑靜處，慎莫男女自隨。諸人響應，各詣隱處。即便告曰：「卿等知不？昨夜，吾欻生此念：『斯女人等，何故慇勤說莫從左面道。』見女睡眠，竊起往觀，見大鐵城閉數百人，嘷哭喚呼。吾上樹頭，遙問意故。眾人報我：『為摩竭魚所見壞船，惡風吹浪

墮此鬼界，閉在鐵城高數十丈，勸我還家，善求方計。』卿等！今日，意欲云何？」

眾人答曰：「卿！昨夜何不重問彼人：頗有權宜方計，眾人及我身，得安隱歸家不乎？」

人即報曰：「我昨夜退不問此事，今暮竊起，當往重問之。」

說此語已，各還所在。

彼智達人向暮與女交接已，相女睡眠，竊起，詣彼樹上，問城裏人曰：「頗有權宜方計，卿等諸人，復及我身，得還閻浮利地不耶？」

城裏人報曰：「我等適生念欲還閻浮利地，此鐵城便作數重，不可敗壞。死者日次，無由得免。唯卿外人，少有權宜，可得度脫，還至本土。十五日清旦有一馬王，從欝單越食自然粳米，來至此鬼界，住高山頂，三自喚呼：『誰欲還歸閻浮利地？』卿等若聞馬王聲者，皆往禮敬，求還本鄉。」

其人聞是語已，即還伴中，具陳情狀。

眾人報曰：「今可去不？」

智者答曰：「須十五日至，馬王當來，乃得去耳。」

未經數日，馬王便至在高山頂，三自喚呼：「誰欲還歸閻浮利地？」聲極遠震。商客聞已，皆往至馬王所，前白王言：「我等咸欲還本鄉里，願見將接，得歸無為。」

馬王告曰：「卿等！專意聽我所說：各欲歸家，還本鄉者，心意專正，便得歸家。心不專正，不得歸也。此諸婦女，各抱男女，追逐卿後，啼哭喚呼。其中諸人，興戀慕心，正使在我脊上，猶不得去。若能捨恩愛，正心一意，無所戀著，至心捉我一毛，便得歸家。」

如其所語，諸婦女至。各語夫曰：「誠可捨我賤身，何為捐棄兒女？」先教兒女往抱父頸，啼哭喚呼：「捨我等，為欲何去？」心意戀著者，便不得還。唯有大智師子一人，即安隱還歸。

是故，說曰：諸有不信佛，如此眾生類，當就於厄道，如商遇羅刹。

諸有信佛者　如此眾生類　安隱還得歸　皆由馬王度

唯有師子一人，安隱得歸。餘者，由戀慕心，皆墮厄難也。

時，羅剎婦抱其男女，往逐師子商客。在在處處，告諸村落：「師子身者，是我夫主，共生男女，捨我逃走，不知所趣？」

諸人聞已，問師子曰：「觀卿婦女，體性容貌，人中英妙，兒女可愍，何為捨之？」

師子報曰：「此亦非人，是羅剎鬼耳。住海渚中，殺啖商賈，不可稱數。吾伴數百，閉在鐵城。唯我一人，幸得免濟。今此鬼女復逐我後，規欲害我，恐不免濟。」說此語已，轉復前行，還至本國。鬼亦逐後，到其國土。

鬼往白王：「我與師子，共為夫婦，生此男女，後望得力。非圖今日，永已見捨。師子意不用我身，當錄取男女。我故年少，豈更不能適趣耶？」

王召師子，問其情實：「卿婦幼少，顏貌端正。男子殊異，有君子相。何為捨之，不肯納受？」

師子白王：「此非人形，乃是啖人羅剎鬼，化作男女，追逐我後，望人意傾，欲取我殺。前將五百賈客入海採寶，盡為羅剎所啖食。唯我一人，得免濟

耳。今復見逐，將知如何？」

王告師子：「設卿不用，可持與我。」

師子報曰：「此實非人，是羅剎鬼。備有慾咎，後莫見怨。」

師子復語左右諸臣：「斯鬼至此間，必有傷害。王今不信，欲內深宮。如是不久，王及內宮，盡當灰滅。」

王復瞋恚，語師子曰：「女中姿容，如天玉女。何緣復稱為羅剎鬼耶？速出在外，吾自觀察之。」

王將鬼女，入內宮中，牢固門閣，已入一宿。明日食時，宮門不開，諸臣共議：「王新納妻，意相貪樂故，門不開耳。」

師子說曰：「不如來議。王及夫人并諸婇女，必為羅剎所食啖盡，故門不開耳。」

即施高梯，踰牆入內，見死人骸骨，滿數間舍。復見坑孔新出土壤。

諸臣問師子曰：「王今已死，內宮喪亡。骨成於積，不可識別。云何葬送王身？」

師子報曰：「盡聚諸骨，一處焚燒。但言葬王，餘者不在其例。」

葬送已訖，諸臣責師子曰：「正坐汝身，將羅剎鬼，殺王喪國，宮殿滅亡。卿！今意欲云何？」

師子答曰：「吾先有言契，此非人身，是羅剎鬼。備有愆咎，後莫見怨。卿等何為復見責數？」

諸臣人民前白師子：「王今已死，更無胤嗣。惟願，師子！當登王位，統理人民，永得康寧。使我諸臣，尊奉有處。」

師子告曰：「若欲舉我為王者，當隨我教。設不從我教，盡為羅剎所啖。」

諸人異形同響，咸皆稱善，即隨王教。

王告諸臣：「彼羅剎子女，睡眠有時，當共集兵乘船，入海攻擊。」

即往攻擊，殺羅剎男女大小，不可稱數，無有遺在。復往破壞鐵城，出其中人。因彼住止人民，熾盛富樂自然，珍奇異物，不可稱量。因名彼城，號曰師子。

迸落諸羅剎鬼，不在例者，移在山西。鐵圍東垂，土俗常法，若一人不事佛

者，當逶山西，付鬼啖之。自爾已來，佛法熾盛，得道無數。

是故，說曰：諸有信佛者，如此眾生類，安隱還得歸，皆由馬王度。

又，彼國常儀，國王生子，若十若百若至無數，盡出作道，誦習佛經，三藏備舉。還復罷道，登陟王位。梵語不通，經籍不舉，則不得陟王位也。住在外渚故，稱師子渚國。

如來無等倫　思惟二觀行　善觀二閑靜　除冥超神仙

如來處世，神德無量，行過虛空，所化無限。普引眾生，導示慧明。四等育養，見者得度。

是故，說曰：如來無等倫，思惟二觀行。善觀二閑靜，除冥超神仙。

善獲獲自在　愛盡無所積　解脫心無漏　恩惠天世人

眾生處在荼炭，流轉五趣，迴波七使。欲趣於道，不知何路得至？是故，如來不捨弘誓之心，拔濟苦難，普處眾生類，指示自在堂。

是故，說曰：善獲獲自在。

得四無畏，永盡於愛。

是故，說曰：愛盡無所積。

心永得解脫，無所罣礙。復獲無漏，永除諸垢。

是故，說曰：解脫心無漏。

一切眾生，皆來歸仰。是以聖人，應時適化，救濟無乏。

是故，說曰：恩惠天世人。

猶人立山頂　遍見人村落　審觀法如是　如登樓觀園

人憂除無憂　令知生死趣

如有目之士，遍見村落，行者坐者，出入行來，啼哭歌舞喜笑，皆悉觀之。

如來世尊，亦復如是，立智慧山頂，觀五趣眾生，黠者愚者，有至無至，皆能分別，而往化之。

是故，說曰：猶人立山頂，遍見人村落。

如來天眼，一切遍見，乘高樓觀，一一分別，難度易度。可與言者，與言。不可與言者，而自默然。隨其前人所念成道。

是故，說曰：審觀法如是，如登樓觀園。

如來觀察，有憂無憂，有少智多智，皆悉分別。教示眾生，令知生死之趣。

是故，說曰：人憂除無憂，令知生死趣。

㉓　聞品

善聞好行　善好閑靜　所行不左　安如沙門

多聞學士，為人所譽：善哉！善哉！人之有聞，所行必善。

是故，說曰：善聞好行。

求出欲界色界無色界，不樂憒亂，無所繫縛，志趣閑靜。

是故，說曰：善好閑靜。

身口意所行，常順正理，終不左也。最勝最妙，無有出者。

是故，說曰：所行不左。

順沙門行，不逆沙門行，如彼所行所修。

是故，說曰：安如沙門。

愚者不覺知　好行不死法　善解知法者　病如芭蕉樹

愚者所習，恒習弊行。不別善法惡法，若好若醜，盡不覺知。不計無常變易之法，營一身之資，謂千年不盡，保物久常，無有耗減。

是故，說曰：愚者不覺知，好行不死法。

雖善解於法，經耳便過。如芭蕉樹，遇風則葉落。病者頓極，加以毒湯。

是故，說曰：善解知法者，病如芭蕉樹。

猶如蓋屋密　闇冥無所覩　雖有眾妙色　有目不見明

猶如造屋舍，閉塞窓牖，內外緻密，冥然不見明。

是故，說曰：猶如蓋屋密，闇冥無所覩。

彼屋舍裏，雖有眾妙色，羅列姝好。有目者入中，永不見色。

是故，說曰：雖有眾妙色，有目不見明。

彼如有一人　智達廣博學　不聞則不知　善法及惡法

世倘有人，優婆塞優婆夷、剎利長者居士及諸庶人，心慧意朗，先不聞者，則知善惡之法。極智慧人，先不聞法者，則無所別知。

是故，說曰：不聞則不知，善法及惡法。

猶如人執燭　悉見諸色相　聞已盡能知　善惡之所趣

猶如智達之人，手執明燈，盡能分別好惡諸色。

是故，說曰：猶如人執燭，悉見諸色相。

彼知學人聞法，即知善惡諸法，近法遠法、有記無記，盡能了知。

是故，說曰：聞已盡能知，善惡之所趣。

雖稱為多聞　禁戒不具足　為法律所彈　所聞便有闕

多聞博智，善分別法，於禁戒不大慇勤。觸有所犯，戒律不具。

是故，說曰：雖稱為多聞，禁戒不具足。

戒律之人，以法彈舉。斯人犯律，不行正法。為人所譏，行慚愧事。

是故，說曰：為法律所彈，於聞便有闕。

行人雖少聞　禁戒盡具足　為法律所稱　於聞便有闕

持戒完具，無有缺失，不廣習學。

是故，說曰：行人雖少聞，禁戒盡具足。

彼持戒人，為人所稱：某甲某村，有持戒人，可敬可貴，晝夜精勤，行道不廢。不廣博學達古知今，於聞便有闕。

是故，說曰：為法律所稱，於聞便有闕。

雖少多有聞　持戒不完具　二俱被訶責　所願者便失

既自少聞、戒律不具，為眾多人民所見嗤笑。人修人本，必全一行。云何斯人盡拔善本？或有興念憐愍彼人，身後長夜受惱無量。

是故，說曰：雖少多有聞，持戒不全具，二俱被訶責，所願者便失。

智博為多聞　持戒悉完具　二俱得稱譽　所願者盡獲

多聞戒具足，不犯於眾惡，便為天、世人、龍、鬼神、阿須倫、真陀羅、摩休勒等，悉見恭敬，承事尊奉。

是故，說曰：智博為多聞，持戒悉完具，二俱得稱譽，所願者盡獲。

多聞能奉法　智慧常定意　如彼閻浮金　孰能說有瑕

思惟正法，無所缺漏。分別一句義，演出無量。復能略說，還至一句。

是故，說曰：多聞能奉法。

分別慧明，欲盡有漏，至無為處。亦無造作，成就賢聖無漏智。心常禪寂，而無亂想。

是故，說曰：智慧常定意。

餘弊惡金，多有瑕者。此閻浮金，內外無瑕，亦無塵垢。

是故，說曰：如彼閻浮金。

猶如戒行清淨人，內外清徹。行無玷缺，無所違失，無有能譏彼行人者。

是故，說曰：孰能說有瑕。

諸有稱己色　有歎說名德　斯皆謂貪欲　然自不覺知

佛契經說：如來世尊，先當成二業：一眼知色，二耳知聲。愚者錯聞，一者謂如來著色，二者謂如來貪聲。如來聲者，如梵羯毘鳥。佛言：「不爾。吾所說異，義不如此。智者分別解如來義。如來積行於阿僧祇劫，先淨眼色耳聲，然後方修餘行。」

是故，說曰：諸有稱己色，有歎說名德，斯皆謂貪欲，然自不覺知。

內無自知　外無所見　內不見果　便隨聲往

昔，王波斯匿集四種兵，夜非人時，出城遊行。時，有一比丘名羅婆那拔提，寂然閑靜，唄聲清徹，令四種兵莫不聞者。時，波斯匿王於彼眾中，便生此念：若我明日見此唄比丘者，當賜三百千兩金。

王復漸近，內自思惟：聲音如似近，然復不見。轉復前進見其人，身在一函裏，便賜三貝珠。是故說：

內既知之　外無所見　內見果實　便隨聲往

內既不知　外有所見　二果俱成

便隨聲往　內有所知　外有所見　彼有朗智　不隨聲往

時，波斯匿王前白佛言：向唄道人，今為所在？吾欲觀之。

佛告王曰：欲見者，勿興懈慢。

佛即遣信，喚比丘來。

王尋見之，生變悔心，悔夜所許極為奢侈。尋與三枚貝珠，意猶欲悔。

王白佛言：今此比丘，本行何德，得此妙聲？復作何行，受此小形？惟願，世尊！敷演其義。

爾時，世尊即以宿命智，觀察當來過去現在。便告王曰：往昔久遠世時，人壽二十千歲，人民之類，共相敬待，謙遜承事。時，世有佛，名曰迦葉，在世遊化，教誡周訖，便取滅度。是時，國王臣民興戀慕心，即起偷婆高而且廣。其人，爾時亦在其側，稱言：「造此偷婆，何為高廣？」即夜，以一鈴懸於佛圖竿，尋發誓願：「若我後生，在在處處，聲響清徹，上徹梵天。遭遇彼聖，得盡諸漏。於弟子中，聲響清徹。」緣昔吐言，嫌寺廣大。由此果報，受身極

小。復以鳴鈴懸寺上，蒙此果報，得致妙聲。

自觀己身，內無所有。若好，悉能分別。內自知者，知內六根。是故，說曰：內自知之。

便觀外身，一一分別。若見剝割斫刺，亦無所覺，解知虛詐。又，言外有所見者，外見六入。是故，說曰：外有所見。

分別內外身，一一思惟，善察無滯，解知所有。以智觀之，悉無所有。是故，說曰：彼有朗智。

人之聲響，亂人善念之原首。彼入定者，外聲不入，內亂不出。解知彼聲，猶如空等。是故，說曰：不隨聲往。

了知四偈，義各如是。

耳識多所聞　眼識多所見　聞見不牢固　事由義析理

或聞佛經，或外道異學、歌詠詩誦，好者便受、惡者捨離。

是故，說曰：耳識多所聞。

眼識亦多所見，若好若醜，善色惡色。

是故，說曰：眼識多所見。

若見聞念知，盡能了別。見，當說見。聞，當說聞。

是故，說曰：聞見不牢固，事由義析理。

智牢善說快　聞知定意快　彼不用知定　速行放逸者

彼善思惟、言不錯亂。承受不忘失，則應行此行。

是故，說曰：智牢善說快。

皆由聞故，然後得定。已得定意，所適無礙。

是故，說曰：聞知定意快。

放逸之人，輒能行惡，不顧後緣，不念後世。

猶如以穀子投火，欲望苗幹者，事終不然。

猶如小塊塞江，欲以止流者，終不可得。放逸之人，意行暴虐。欲求毫釐善者，吾亦不見。是故，說曰：彼不用知定，速行放逸者。

賢聖樂於法　所行應於口　以忍思惟定　聞意則牢固

樂應賢聖法，未始去離，終已翫習，意無厭足，皆是諸佛賢聖之所演說。是故，說曰：賢聖樂於法。

行如禁法，無所違失。是故，說曰：所行應於口。

受人教誡，一心奉行，不興憎嫉彼此之心。聞其善言，甘心稟受。晝夜誦習，不離定意。是故，說曰：以忍思惟定。

佛所說法，從初至竟，上中下義，終日諷誦，初不忘失。是故，說曰：聞意則牢固。

㉔ 我品

當學善言　沙門坐起　一坐所樂　求欲息心

晝夜誦習，善言好語，採取眾妙，度世之要。

是故，說曰：當學善言。

比丘常當作是念：「分別上下，不侵他坐。斯是食坐，斯是行道坐。吾當坐此，捨此。

是故，說曰：沙門坐起。

專其一心，求於定意，分別諸情，攝取諸根。

一坐心亂者，非為一坐。意不外馳，便能超越度魔境界。

是故，說曰：一坐所樂也。

藏匿心識，不攝心者，多諸思想。若更受形，趣三惡道，地獄畜生餓鬼中，不遇三寶諸佛世尊，不值清淨諸梵行人，不知慚恥，當從一生至百千生。求欲息心，則無生死。

是故，說曰：求欲息心。

一坐一臥　獨步無伴　當自降伏　隻樂山林

降伏內外生死熾然。雖復一坐一臥，心意不定，非為坐臥也。復當思惟三有之難，恒當繫意，使不分散。

是故，說曰：一坐一臥。

在眾若野，心恒一定，若行若坐，心不馳騁。如彼行人，隨時乞食，內自思惟「食所從來」。受施之人，求報其恩，自知止足。復當念佛身相功德。持意忍辱，亦不分散。有如是心者，便可入村，求度眾生，不興亂想。如彼山林，而不有異。

是故，說曰：獨步無伴。

恒自息意，令不馳散，常能挍計內外諸物。以能降伏，便為諸天世人，承事供養。八部鬼神，隨時擁護。為佛世尊，所見歎譽。

是故，說曰：當自降伏。

持心專意，恒樂空閑。雖入大眾，意如空無。天雷地動，心不錯亂，然後乃

應如來聖典。

是故，說曰：隻樂山林。

千千為敵　一夫勝之　莫若自伏　為戰中勝

或有眾生，一人勝千。不自降者，則非為勝，便為墮落，不至究竟。能自攝意，內外降伏，乃得越次，至無為境，勝諸怨讎，無所畏忌，乃謂為勝。能滅三界結使根本，永盡無餘，名為健夫。三界結本，已滅無餘，更不造新。或有眾生，一人勝千，或勝萬人，非為健夫。何以故？猶在生死不遠八難。是故，說曰：千千為敵，一夫勝之。莫若自伏，為戰中勝。

自勝為上　如彼眾生　自降之士　眾行具足

夫人在世，能自降伏，精神不錯。復為天、龍、鬼神、揵沓和、阿須倫、迦留羅、旃陀羅，所見供養。天魔波旬雖統六天，亦不能得其便。是故，說曰：自勝為上。

如彼修行人，既自慕學，復能使人執行。此心，內不興垢，外塵不入，乃應淨清無為處。

是故，說曰：如彼眾生。

人有十名，號亦不同，或言眾生。我人壽命，有形之類，皆名眾生。如斯之輩，能自降伏，不生外想。實諦第一義，無形不可見。欲求無為道者，念自降伏，不生十八本，持不漏諸界，斯亦復名自降之士。諸根具足，功德備具，隨時行道，不失時節。

是故，說曰：自降之士，眾行具足。

非天犍沓和　非魔及梵天　棄勝最為上　如智慧比丘

或有世人，祭祠諸天，欲求恩福。或事犍沓和，修其淨行。或事魔天，望得豪尊。或事梵天，謂天為道。

外道異學，心想梵天：「眾生根本，皆由梵天而生。」以是之故事於梵天。如來說曰：「此非真道。自既迷惑，復使他人內於邪逕，亦非堅固，不可恃

怙。所謂真正道者，智慧比丘是也。執心清淨，不漏諸結。為人說法，無彼此心。意如虛空，不可沮壞。利根速疾，亦不滯礙。意之所念，無往不剋。」

是故，說曰：非天犍沓和，非魔及梵天，棄勝最為上，如智慧比丘。

先自正己　然後正人　夫自正者　乃謂為上

夫，人修習，自守為上。晝則教誡，夜則經行。孜孜汲汲，終日匪懈。然後訓誨眾生，安處大道。

如佛契經所說。佛告均頭：「如人己自沒在深泥，復欲權宜拔挽彼溺者，此事不然。猶人無戒，欲得教誡前人者，亦無此事。」廣說如契經。

如器完具，所盛不漏。人神淡泊，堪受深法，亦能教化一切眾生。其聞法者莫不信樂。

是故，說曰：先自正己，然後正人，夫自正者，乃謂為上。

先自正己　然後正人　夫自正者　不侵智者

夫，人習行，不唐其功。畢竟其學，不辭勞苦。以己所信，平等無二，勤加精進，日有新業。附近明智，不親弊友。

夫，人有智，皆由明哲成人之慧，非師不剋。

是故，說曰：先自正己，然後正人。夫自正者，不侵智者。

當自剋修　隨其教訓　己不被訓　焉能訓彼

如人習行，備具諸行。戒聞施慧，以自莊嚴。念定三昧，盡諸有漏。然後乃得訓誨一切。其聞法者，自歸篤信，不懷狐疑。

是故，說曰：當自剋修，隨其教訓。

如人修學，素無善師，無有將導，便致躓礙。遇善師者，能自修責，必獲所願，無事不剋。猶如善御馬將，隨馬良善，善者育養、惡者加捶，然後乃知善惡有別。方之賢愚，亦復不異，善者生天、惡者入獄。方當經歷，畢諸罪苦，其間艱難，何能具宣？如人出行，必求良祐。意欲所至，無願不獲。

是故，說曰：己不被訓，焉能訓彼。

念自剋修　使彼信解　我已意專　智者所習

恒當專精，使意不亂。滅十跡行，應身口意，使無數眾生，莫不渴仰，遲聞所說，欲修奉行。

是故，說曰：念自剋修。

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剎利婆羅門長者居士，聞正言教，心意信樂，終不違逆。

是故，說曰：使彼信解。

如人習術，意專乃剋。若失良師，便自墜落，不能自拔。出入進止，為天世人，所見愛敬。若至他方異域剎土，見者心歡，終不中退。

是故，說曰：我已意專，智者所習。

為己或為彼　多有不成就　其有覺此者　正己乃訓彼

人之習行，以己所修邪見之業，復以己智授彼使學。此則墜墮，不至無為。

如復有人，己身專正，習正受行，以己所見，教訓前人。受者信解不唐其功。是故，說曰：為己或為彼，多有不成就。

明人所習，當究本行。如佛所說：「不能自利，焉能利人？」習行之人，當念觀察，思惟「非常、苦、空、非身。」悉解非有，彼無我空，豈有身也？是以聖人示人軌則，導以微教，布見切禁。是故，說曰：其有覺此者，正己乃訓彼。

身全得存道　爾時豈容彼　已以被降伏　智者演其義

由彼習行之人，專精剋己，為尊為貴，為無有成。進止行來，不逢凶虐。恒為諸天世人、天龍、鬼神、揵沓和、阿須倫、旃陀羅、摩休勒，所見供養。衛護其身，便不遭患。是故，說曰：身全得存道，爾時豈容彼。

如人慕修深奧之法，得第一義，越過三界，便得成就四意止、四意斷、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覺意、賢聖八品道。是謂如來甘露法門，所願者得，四事

供養，衣被、飲食、床臥具、病瘦醫藥。

是故，說曰：已以被降伏，智者演其義。

取要言之，偈成三句，其文一同，但益：

智者獲其法，此一句也。

法謂二義：①名字體義體，②所謂第一義，四沙門果是也。

智者得其戒。此二句也。

戒有二種：①二百五十戒，②無漏身戒。

智者被歎譽。此三句也。

此亦二義：①俗所歎譽，②為內藏所歎譽。

所謂俗者，言語辯才，和顏悅色，不傷人意。

其聞法者，歡喜承受，樂聞其法。

無漏身戒者，所行不左，常遇賢聖，離八不閑處。其有見者，心開意解，共相告令，歎說其德。

智者聞其名。此四句也。

或有學人，俗聞其名，道聞其名。

智者獲其樂。樂有二種：①俗樂，②道樂。

在俗受其福德，為檀越施主所見念待，受其供養衣被飯食床臥具病瘦醫藥。

道樂者，受禪定福，根力覺意賢聖八道。

智者獲其慧。慧有二種：或有俗慧，或有道慧。

所謂俗慧者，分別名字，眾不滯礙。所謂道慧者，得須陀洹道、斯陀含道、阿那含道、阿羅漢道，得諸根具足空無相願。

是故，說曰：智者獲其慧。

智者獲其心。心者眾行之本。若心不正，流馳萬端，外著色聲香味細滑法。若能降伏，攝心不亂，便能成就無為道果。然，彼行人服其心意，思惟曩昔為心所惑，劫數難量，經歷生死，皆由於心。然，我今日覺心所為，更不造新為心所使也。

智者獲其道。眾生流轉，從劫至劫，不可稱記。

如契經所說：「眾生入地獄者，多於大地塵土。如我今日，越過三界，以天眼觀眾生之類，蜎飛蠕動，共相傷害，無有竟已。猶如陶家，腳蹴輪轉，成其坏器，或輪上壞者，或在地壞者，或入陶壞者。人亦如是。是故，學人當念慕修。」

又復引經：「吾以天眼觀眾生，生天者如爪上土，蓋不足言。」

是故，說曰：智者獲其道，處天久遊觀。

若有眾生，久生天者，勝後生天三事。何謂三事？一者天壽，二者天色，三者福祿。

是故，說曰：處天久遊觀。

處天久受福，共相娛樂，視東忘西。

是故，說曰：處天久受福。

處在宗族中，如日貫雲。出為父母兄弟姊妹中外所見愛敬，斷諸一切縛，盡能斷一切，諸結使永盡無餘。縛著愛染，悉皆除棄。

是故，說曰：盡能斷一切，諸結使處憂。

不己憂心解是非，解知無常。恩愛別離，世之常法。有樂必苦，生當有死，不生則無，死豈可避。以是義推，憂為是誰？樂所從來？

是故，說曰：處憂無憂心，如死灰澹然。

無為盡滅一切惡趣。所以惡趣者，地獄餓鬼畜生。邊地夷狄之中，亦名惡趣。

是故，說曰：滅一切惡趣。

脫一切苦惱。脫八苦根，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怨憎會苦、恩愛別離苦、所欲不得苦。取要言之，五盛陰苦。行者於中，脫此眾苦。泥洹為第一，無為無作，無有眾變。是故，名為泥洹也。

㉕ 廣演品

雖誦千章　不義何益　寧解一句　聞可得道

夫，人在世，多誦廣學。不曉義理，亦復不了味義句義。猶如有人，多負草木至百千擔。正可勞苦，無益時用。

是故，說曰：雖誦千章，不義何益。

如昔有士，多貯財貨，饒諸穀食，意欲遠遊。便以家穀，糶之易寶。積珍無量，後復以珍寶多易好銀。意復嫌多，便以好銀轉博紫磨金。意復嫌多，時以好金轉無價如意摩尼寶。所願畢果，終不差違。此亦如是，雖多學問，不解句義。解一義者，所獲必剋。

是故，說曰：寧解一句，聞可得道。

雖誦千章　法義具足　聞一法句　可從滅意

人多修學，義味成就，然復不能思惟義趣，便自墜落，不至究竟。

是故，說曰：雖誦千章，法義具足。

世多有人，博學多聞。能思一句，至百千義，義義相次，不失其緒。以漸得至無為大道。

是故，說曰：聞一法句，可從滅意。

雖復壽百年　毀戒意不定　不如一日中　供養持戒人

夫，犯戒之人，不護三事，坐禪、誦經、佐助。如斯之類，不可親近。雖久在世，積惡無量，死入地獄，受無數苦，火車爐炭刀山劍樹。畜生餓鬼，亦復如是。

是故，說曰：雖復壽百年，毀戒意不定。

持戒之人，修行定意，一日功德，無數無量，不可以譬喻為比。久處於世，積德無量。若生於天，自然受福。

是故，說曰：不如一日中，供養持戒人。

雖壽百年　無慧不定　不如一日　黠慧有定

世多有人，不知慚愧，與六畜不別，猶如駱駝騾驢象馬猪犬之屬，無有尊卑高下。人之無智，其譬亦爾。愚闇纏裹，莫知其明。

是故，說曰：雖壽百年，無慧不定。

黠慧之人，深入法典，從一句義至百千義，思惟反覆，不以為難。

是故，說曰：不如一日，黠慧有定。

雖復壽百年　懈怠不精進　不如一日中　精進不怯弱

如世有人，意恒懈怠，所願不成。既自墜落，復使他人，沒在生死。

自陷溺者，失五分法身，不至無為大道之處。自迷於道，轉教他人，沒在生死。

若受檀越飯食床臥具病瘦醫藥，不能消化。從生至死，墮于地獄餓鬼畜生。

雖得為人，邊地佛後，世智辯聰八難之處。所以然者，皆由前身不積德也。

是故，說曰：雖復壽百年，懈怠不精進。

或有世人，勇猛精進，解世非常。人身難得，佛世難遇。生值中國，亦復難

遭。諸根完具，亦復難得。於賢聖法中，求作沙門，亦不可得。聞真法言，復不可得。有智之人，能解此者，當念精進，求於道果，得至泥洹，亦復不難。已以辦具，便能成就無漏法身。

是故，說曰：不如一日中，精進不怯弱。

雖復壽百歲　不知生滅事　不如一日中　曉了生滅事

人在世間，無明自纏，不能得解。計百年之中，積罪無量。亦復不知生者滅者。雖得出家為道，在如來法中，不了生滅，恒在凡夫之地，不至無為也。斯非比丘沙門之業，遠如來藏，不近佛篋。

是故，說曰：雖復壽百歲，不知生滅事。

人之在世，觀達諸法，一一虛無。生者不知所以生，滅者不知所以滅。一一別之，能知根本。臨死之日，亦不畏懼，無所怖難。所生之處，神識不錯。遭賢遇聖，聞法得度。

是故，說曰：不如一日中，曉了生滅事。

取要言之：

觀痛所從生。夫人處世，不知痛滅所興。雖為比丘，不達沙門之行。是故，說曰：觀痛所從生。

當觀有漏盡。

人之習行，不達有漏，便當留滯三界五趣，流轉生死，無有出期。智者習行，觀此有漏，知所從生，知所從滅。生，不知所以生。滅，不知所以滅。漸漸得至無漏境界。

復當觀察不動行跡。

若復有人，不能觀察不動行跡者，便自墮落，墜乎生死。雖處沙門，非沙門行。雖處婆羅門，非婆羅門行。由四事因緣，雖深奧法者，若復學人，觀察了知不動行跡，意不傾動，亦不移易。漸漸得至登無為岸。

復當觀察不死行跡。

如人在世，不知死生。死為神徙，風去火次，魂靈散矣。身體倨直，無所復

中。然，此習道之人，荷服法衣，剃除鬚髮，著三法衣，不能觀察死之為死，生之為生。亦復不能修清淨梵行。所謂不死行跡者，滅盡泥洹。是以得入中無為之處，不生不老不病不死，澹然快樂。

是故，說曰：當觀不死行。

復當觀察清淨行跡。

道之清淨，非穢濁。所學道，能去垢，非習垢所學。

次當觀察天形像。

法不可覩見，習上人跡。於一切諸法，最上最尊，無能及者，所謂滅盡泥洹是也。

行人觀察甘露行跡，無飢渴想，無煩熱想。其不覩者，永墜生死，不達本無。獲甘露者，福業具足。以己施彼，無所悋惜也。

雖復壽百歲　山林祭祀火　不如須臾間　執行自修慕

昔，有梵志，勞形苦體，在於曠野深山之中，祭祀火神，隨時瞻拜，不違其

文。選擇淨薪，採取好葩，燒種種香，以用供養，望得恩福。

時，彼梵志退自念言：我在此山，習學奇術，念事此火，以經百年。今當自試「知火恩福」。若識恩養，證驗當見。設不爾者，復祭祀為？

時，彼梵志，意不遠慮，即以兩手，前探熾火。尋燒手臂，疼痛難言。梵志自念：吾祭祀火，經爾許年，唐勞其功，損而無益。將是我身，招此患苦。

爾時，彼山有學道比丘，相去不遠，知而問曰：梵志！當知：火者體熱，不別恩養，尊卑高下。卿欲知者，吾有聖師，三界獨尊。行則躡虛，無所罣礙。坐則揚光，照徹十方。寧可與卿，往彼親覲，備得聞其深奧之法，從此岸得至彼岸。」

梵志聞已，心開意解，便與道人往至佛所，頭面禮足，在一面立。

爾時，世尊觀彼梵志應得度脫，在大眾中，而說斯偈：

雖復壽百歲　山林祭祀火　不如須臾間　執行自修慕

爾時，梵志，豁然心解，諸塵垢盡，得法眼淨。

佛告梵志：卿前在山，百年事火，祭祀諸神，唐勞其功，不至究竟。汝今乃知真道之處，不如須臾間，執行自修慕。

世人執愚，至死不剋。百年事火，不自覺寤。抱愚投冥，不能自改。若能自覺，知之非真，恒常思惟，知病所興，為所從來，為所從去，悉了非真實法。若復受他衣被飯食床臥具病瘦醫藥，便能消化，不令有失。承事供養名花擣香雜香繒綵幢幡，如是之福，不可稱計。百歲事火，不如須臾彈指之頃，一行慈心，其福最尊，為無有上，難稱難量，不可以譬喻為比。

猶如芥子仰比須彌，牛跡之水與海挹量，爪上末塵自稱勝地，螢火之蟲與日競明。慈心之德，其事如此，況復百年修德具足乎？乘此之福，經百千劫，未曾墜墮在凡夫地，眾人仰望，莫不敬奉，皆由前世積行所致。

是故，說曰：不如須臾，一行慈心。

從月至其月　愚者用摶食　彼不信於佛　十六不獲一

或有生類，貪著飯食，以養其形。不慮後世，殃禍之災。四大之體，其性不

同。神處其中，識別是非。智者識真，愚者倒見。不知今世後世善惡之行，展轉三塗八難，無有出期。

是故，說曰：從月至其月，愚者用摶食。若有眾生，一日半日、一時半時，彈指之頃，篤信於佛，意不移易。其福難量不可稱計，不可以譬喻為比。福至冥報，無形無像，忽然自至，功祚無窮。是故，說曰：彼不信於佛，十六不獲一。取要言之。彼不信於法，十六不獲一。億千萬劫，時聞法聲。所謂法者，滅盡泥洹是也。

如契經所說，告諸比丘：今當與汝說三「第一之尊」：①佛，為第一之尊。②法，為第一之尊。③僧，為第一之尊。

彼云何「佛為第一之尊」？諸有眾生之類，無足有足，一足二足四足，至眾多足，有色無色，有想無想，乃至非想非無想，如來於中，為尊為最，為無有上。是以比丘！其有眾生，篤信佛者，為信第一之尊。以信第一之尊，便受第一之福。以受第一之福，便生人天第一豪尊。是謂名曰：佛，為第一之尊。

彼云何「法為第一之尊」？所謂法者，有為法無為法，滅盡無欲無生滅法。泥洹法者，為尊為最，為無有上。其敬法者，為敬第一之尊。以敬第一之尊，便獲第一之福。以獲第一之福，便生天上第一豪尊。是謂名曰：法，為第一之尊。

彼云何「僧為第一之尊」？諸有大眾，大聚大會，翼從之徒，如來聖眾，為尊為最，為無有上。是以，比丘！其有眾生，篤信僧者，第一之尊。以信第一之尊，便受第一之福。以受第一之福，便生天人第一豪尊。是謂名曰：僧，為第一之尊。

不以慈心者，十六不獲一。眾生之類，晝夜含毒，瞋恚所纏，共相茹食。由懷忿怒，向乎二親，豈當有慈加被眾生乎？此事不然也。

是故，說曰：不以慈心者，十六不獲一。

不愍眾生者，十六不獲一。由如境界方域，其中眾生，名號姓字不可稱計。若有入慈定之士，於中教化，周窮濟乏，不擇好醜，亦不興想，斯可施與，斯不可與，平等無二，一而不異，乃謂真施。

是故，說曰：不以慈心者，十六不獲一。

或有國土，稱其眾生，名曰蠕動之類。於中勇猛，不辭勤勞，適彼國界，供給所須，不令缺減。是謂施心。蠕動之類，不以神祇故，十六不獲一。不以正法故，眾生自墜，墮外道異學。

尼犍子等，自稱為尊，以鐵鍱腹，跨行世間。自相謂曰：「此諸釋種沙門道士，世之狂夫，露頭左衽，自稱為尊。我等觀察，正是不祥之應。世人狂惑，何為尊事？若有眾生，施此人者，後得穢惡不淨之報。夢想見之，寤則遇惡，況當行道，與共相見！

是故，世尊告諸比丘：能於正法，信心不斷。遭遇百千艱苦眾難，心不變易，一意信向，不習倒見。爾乃名曰：如來正法。

其不信者，於十六分，未獲其一。其有信心向正法者，其福無量不可稱計，百倍千倍萬倍，巨億萬倍，不可以譬喻為比。

何以名曰「十六分不獲一」耶？所以論十六者，謂十六大國也。此閻浮境，仁義所居，無有出此十六大國，博古覽今，敷演深奧，隨時決斷，

永除狐疑，使無猶豫。十六國名，其號：①為鴦伽，②默偈陀薜沙王，③迦詩，④拘薩羅波斯王，⑤素摩，⑥須羅吒，⑦惡生王拔蹉，⑧拔羅憂填王，⑨遏波，⑩阿婆檀提憂陀羅延王，⑪鳩留，⑫般遮羅阿拘嵐王，⑬椓難，⑭耶般那，⑮劍桴，⑯（本缺）。此十六大國，包識萬機，眾事不惑，眾辯捷疾，學不煩重。暢達妙義，尋究本末，演布無量，尋之難窮。斯出十六大國之中。

夫，修行人，不能施心仰慕妙義者，但當遊行歷十六國，威儀禮節，自然修成，不加於師，無有摸則也。

若人禱神祀　經歲望其福　彼於四分中　亦未獲其一

外道異學，顛倒邪見，執愚不悟，祭祀神祠乃經一歲，其中費耗生民之貨，亦不可計。以若干種甘饌飲食，焚燒于火，謂為獲福，反更遇禍。斯由執愚，不自改更，至令死後入于闇冥，不覩大光智慧之明。

是故，說曰：若人禱神祀，經歲望其福，彼於四分中，亦未獲其一。

是故，聖人訓之以漸、導之以路，獲誘愚惑，至安隱處。須臾行善，勝彼一年也。

㉖ 親品

無信懷憎嫉　鬥亂彼此人　智者所屏棄　愚習以為樂

夫，人在世，信心不固，亦復不信佛法聖眾、真如四諦，苦集盡道。積財至天，猶不可恃怙。捨壽之日，財不自隨。皆由今身，不惠施故，不造功德，畢故不造新。

猶如有鳥，素貪肉食。山樹有葉，其像肉色，晝夜伺捕，延頸仰望。在樹像肉，墮即為葉，迷惑所纏，不自覺寤。如是不息，喪命於彼。所以然者，皆由貪心，不自改更故。

此間聞語，傳至於彼。設從彼聞，復傳於此。鬥亂彼此，使不成就。意中興嫉，轉生塵垢。

是故，說曰：無信懷憎嫉，鬥亂彼此人。

智人知禮節，避嫌遠疑，不處惑亂之中。彈指之頃，不與從事，況當至竟，與共遊乎！

所謂智者，明古知今，博通眾事，防慮未然，所行不左。心口相應，言無有

失。分別深義，意不倒錯。從一句義，演布無數，愚者所惑。

是故，說曰：智者所屏棄。

設復有人，善心勸諫，誘進童蒙，訓之以道，使見道門。不從其教，反更疑惑。以地獄為堂室，不慮後世殃禍之根。教行惡業，不從善教，轉復墮落地獄餓鬼畜生之中。

是故，說曰：愚習以為樂。

有信無憎嫉　精進信多聞　智者所敬待　賢聖以為樂

如復有人，篤信佛法聖眾，至意信解苦集盡道，不懷諛諂，心意柔軟，承事敬待諸梵行人。晝則勤受，夜則經行。孜孜汲汲，不失威儀。和顏悅色，先笑後言，不傷人意。

是故，說曰：有信無憎嫉。

人之修行，精進為上，況復廣學，採取多聞。戒聞施慧，廣布一切，安處無為，寧處道場，以己所見，演示前人。

是故，說曰：精進信多聞。

常當親近，承受不及。戒身不具足者，令使具足。定身慧身見身見解脫身不具足者，令使具足。

是故，說曰：智者所敬待。

夫，人修行，追賢逐聖，不辭寒苦。正使遭遇百千億難，能捨身命。雖遭斯苦，不分其意。

是故，說曰：賢聖以為樂。

不親惡知識　不與非法會　親近善知識　恒與正法會

彼修行人，遭惡知識者，日增惡行，墮入地獄餓鬼畜生。正使行清意潔，隨惡染其素，猶若有人愛犬猪羊，心不遠離。猪犬隨逐，亦不相離。猪犬所樂，糞除為上。廁溷為浴池，共相染污。親惡知識者，亦復如是，共相追逐，終以無善。

是故，說曰：不親惡知識。

非法人者，五無救罪，無戒無信無聞無慧無施。如此之人，不可親近。其有追逐以為伴者，墮入惡趣，不至善處。

是故，說曰：不與非法會。

學有日新，出言柔和，心意相應。設有之造，不傷人意。先笑後言，文句相應。

是故，說曰：親近善知識。

所謂正法會，佛、辟支佛、聲聞是也。更無眾生，出於佛者。除佛，以更無眾生出於辟支佛者。除佛、辟支佛，更無眾生出於聲聞者。其有信心，向此三者，得至究竟，不墜三塗厄難之處。

是故，說曰：恒與正法會。

行路念防慮　持戒多聞人　思慮無量境　聞彼善言教　各各知差別

群徒在途，出言防慮：曠野之中，多諸鬼神。若論惡語，神即得便。論說善者，鬼神營護。所至到處，不遇惡人，亦復不逢劫盜人者。

是故，說曰：行路念防慮。

受佛言教，不去心首。如佛所說，告諸比丘：「當修三昧，正受定意，若行若坐，無令違失，便為諸天鬼神所見營護。所以然者，皆由承受正佛言教。」

是故，說曰：持戒多聞人。

晝夜思慮，坐禪誦經，戒聞施慧。

是故，說曰：思慮無量境。

如彼學人，聞彼善教，意不錯亂，文句相應，便成道果。須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羅漢果。增益善根，至無為道。

是故，說曰：聞彼善言教，各各知差別。

近惡自陷溺　習善致名稱　妙者恒自妙　此由身真正

如復有人，親近惡友，但有日損，不至究竟。猶若半月，日有闇冥，無有大明。親近惡友，亦復如是。日損善根，增益惡法。

是故，說曰：近惡自陷溺。

勝人所習，日有名稱。猶如月欲盛滿，日有光明，遠照無外。修善之人，亦復如是。善名廣著，名稱遠布。

是故，說曰：習善致名稱。

所行專正，修無上道。猶如須陀洹家，仰修斯陀含道。斯陀含家，仰修阿那含道。阿那含家，仰修阿羅漢道。阿羅漢家，轉自增益諸善功德。

是故，說曰：妙者恒自妙。

當求巧便，求諸功德，瓔珞其身。意中，欲得名稱廣布者，欲得諸天世人敬待，當自謹慎，不與塵勞懷來道故。

是故，說曰：此由身真正。

善者終以善　斯由親近善　智慧為最上　禁戒永寂滅

智人求於智，以成其聖道。猶如紫磨真金，內外清徹，造作器皿，無不成就。智者亦爾，賢聖相習，留教在世，永世不朽，。

是故，說曰：善者終以善，斯由親近善。

夫，人習行，先當求上人之法。

是故，說曰：智慧為最上，禁戒永寂滅。

如魚湍聚湊　人之貪著取　意著不覺臭　習惡亦如是

猶如群魚，集聚一處，穢污難近。人意貪著，不顧臭穢，愚人執意，謂為甘美。不知久久，不便於身，臭氣流溢，布見於外。習惡之人，亦復如是。與親近者，即成其惡。損減善根，增益惡部。

是故，說曰：如魚湍聚湊，人之貪著取，意著不覺臭，習惡亦如是。

木槾葵霍葉　眾生往採取　葉薰香遠布　習善亦如是

如有善察之人，往採其香。雖不得根，而獲香葉，香氣芯芬。正使捨彼，故處猶香。善知識從事者，亦復如是。成人之德，功德日積。

是故，說曰：木槾葵霍葉，眾生往採取，葉薰香遠布，習善亦如是。

己自不習惡　親近習惡者　為人所誣笑　惡名日增熾

世多有人，不行惡事婬姝盜竊，性不飲酒、不博弈戲樂。然，彼眾生，或在酤酒家坐，或入婬種村中，或在博弈家坐。為主人所見，謂為斯人習此非法，興猶豫想：「此人，先自貞潔清淨，今日何為習此非法？」惡聲遂顯，流聞四遠。百千眾生，共相告語，誹謗之名，從是日滋。

是故，說曰：己自不習惡，親近習惡者，為人所誣笑，惡名日增熾。

觀習而習之　知近而親近　毒箭在其束　淨者被其污

勇夫能除污　去惡不為伴

世多有人，未在道撿，意不堅固，與惡從事。不被教訓，見物而習。見惡習惡，見善習善。以己所見，示見於人。身自不正，焉能正人？猶如毒箭，污染餘者。己身行惡，教人習之。智者觀察此已，終不行其惡。

是故，說曰：觀習而習之，知近而親近，毒箭在其束，淨者被其污，勇夫能除污，去惡不為伴。

聖人知果報　智人悉分別　非親慎莫習　習當近於賢
比丘行於道　忍苦盡諸漏

眾生造行，果報不同。或疊輕而藥妙，或罪重而易療。唯有覺者能消滅耳。智人所習，自審明矣。設有愆咎，即能悔過。猶馬蹶躓，加之杖策，然後調伏。智人習行，亦復如是。尋隙所生，自悔不及。

是故，說曰：聖人知果報，智者悉分別。

所謂非親，所行非義，口吐言教，終無善響，布毒於人，以為快樂。其有眾生，翫習此者，便為長夜流轉生死，受惱無量，神識倒錯，心意煩熱。

所謂賢者，包識眾事，萬機不惑，為人師範，辯才無礙。以己明慧，演示眾生。其聞音者，斯蒙度脫。

是故，說曰：非親慎莫習，習當近於賢。

行人執意，眾業備具，賢聖八品，如來聖道，諸佛世尊，常所修行。復以賢聖苦忍之法，盡諸有漏，成乎無漏。

是故說曰，比丘行於道，忍苦盡諸漏。

愚者盡形壽　承事明智人　亦不知真法　如瓢斟酌食

愚者處世，雖壽百年，與智者同俱。然，意矇矇，不別真法。是以聖人，以瓢為喻，終日酌物，不知鹹酢。喻彼愚者，雖遇賢聖，意迷心惑，不達正教。寄生於世，無益於時。

是故，說曰：愚者盡形壽，承事明智人。亦不知真法，如瓢斟酌食。

智者斯須間　承事賢聖人　一一知真法　如舌知眾味

智人所學，意志捷疾，聞一知萬，豫達未然。隨時之行，亦不錯謬。悉能分別，亦無滯礙。猶舌嘗味，甜酢鹹淡，悉能知之。

學人所習，究暢本末，別白黑法。知病所興，知病所滅。斯非顛倒，斯是顛倒。皆能別了，投之聖藥。

是故，說曰：智者斯須間，承事賢聖人，一一知真法，如舌知眾味。

略說其事。彼不解慧，愚人所習。唯有智者，能究其事。彼無眼目，所謂愚者是也。眼目者，賢聖眼目是也，唯有智者而有此耳。彼不知真法，三耶三佛說。所謂不知真法者，愚者是也。

智者尋一句　演出百種義　愚者誦千句　不解一句義

智者執意，明達道術，禪燕不亂，練精神識。永無塵垢，四辯具了，聞一句之義，達百千之章。

是故，說曰：智者尋一句，演出百千義。

愚者意迷，從冥至冥，不覩大明。雖誦千章，不解一義。是以智人，常當遠之，不與從事。

是故，說曰：愚者誦千句，不解一句義。

一句義成就　智者所修學　愚者好遠離　真佛之所說

昔，有比丘往至佛所，前白佛言：唯然，世尊！大慈垂愍，開悟未及。願為

說法，應適人意。我聞法已，心意開悟，得蒙度脫。

爾時，世尊略說其義，告比丘曰：非汝，則捨。

比丘白佛：我已知矣。

佛告比丘：我義，云何，汝以知乎？

比丘白佛：色，非我有。我，已捨矣。

佛言：善哉！如汝所說。

是故，說曰：一句義成就，智者所修學。

聖人處世，教誡眾生，平等大道。

愚者意迷，神識難革。或見如來，而掩目者。或聞說法，而塞耳者。或見如來行跡輪相在地，而蹋壞者。斯等之類，罪垢深固，難可改更。過去恒沙諸佛世尊，終訖說法於無餘境。然，眾生類，執愚積久，甘露滋降，不覩不聞，捨形受形，輪轉生死，無有出期。斯由愚惑無明所纏故也。

是故，說曰：愚者好遠離，真佛之所說。

怨憎有智勝　不隨親友義　愚者訓非道　漸趣地獄徑

怨憎之人，自知隙咎，本性明達，防慮未然。恒自思惟：設我今日行非法者，便自陷溺，不毀彼人也。知有怨讎眾多，思欲報怨，力所不至，知當如何？不如行慈，乃可得勝。是故，說曰：怨憎有智勝。

親友之人，心意欵到。意之所好，教授前人，與共同歡。惡則同惡，好則同好。後受報對，入地獄中。是故，說曰：不隨親友義，愚者訓非道，漸趣地獄徑。

愚者自稱愚　當知善黠慧　愚人自稱智　是謂愚中甚

愚自思惟，悔本不及。我本所行，實為非法。種諸罪根，開地獄門，塞泥洹路，晝夜懇責。我今處世，眾結自纏，塵垢污染。捨身受身，輪轉生死，不離三有。便自悔責，追師逐侶，漸漸得至無為之處。是故，說曰：愚者自稱愚，當知善黠慧。

愚人生世，恒自歎譽：我為尊貴，餘者不如。不達今世後世殃疊之罪。我所知見，世之希有。自揚其名，抑彼之德，不知生死之難，修凡夫行。是故，說曰：愚人自稱智，是謂愚中甚。

若復歎譽愚　毀呰智者身　毀智猶有勝　歎愚不為上

愚者所習，見物歎譽，不別尊卑善惡之行。所可歎者，反更毀呰。是故，說曰：若復歎譽愚。

雖被誹謗，不以憂慼。自知果報，緣對所至。是故，說曰：毀呰智者身，毀智猶有勝。

眾生處世，群愚黨惑，聞彼稱名，歡喜踊躍，不能自勝。不知久後，於身不便。是故，說曰：歎愚不為上。

莫見愚聞聲　亦莫與愚居　與愚同居難　猶如怨同處

當選擇共居　如與親親會

昔，佛在羅閱祇。將侍者一人，名曰阿難，在路遊行。

爾時，世尊遙見調達，逐路前進。

佛告阿難：我等可共就餘路行，何為與此愚人相見？

爾時，阿難前白佛言：云何，世尊！如來今日畏此調達乎？何為欲避就於餘路？

佛告阿難：我自憶念，本所造福，自致無上等正覺。亦復不見魔若天外道異學沙門梵志，能使如來有恐怖者。此事不然。吾昔在樹王下，眾結未盡，弊魔波旬將十八億眾，人身獸頭，猨猴師子，虎兕毒蛇惡鬼形貌，擔山吐火，把持刀劍戈矛鎧鉀，揚聲哮吼，填塞虛空，時來恐我，猶尚不能動我一毛，況今我身成等正覺三界獨尊，豈當畏於愚調達耶？此事不然。

爾時，世尊便說此偈：

莫見愚聞聲　亦莫與愚居　與愚同居難　猶如怨同處

當選擇共居　如與親親會

夫，人處世，當與黠慧之人共居，出則和顏，入則同歡，共相敬待，如父如兄，如身無異。猶如親親，心意欵至，如此相敬，皆至無為。

是故，說曰：當選擇共居，如與親親會。

是故事多聞　并及持戒者　如是人中上　猶月在眾星

多聞眾生，解世非常，明鑒三有。知今世後世之報，自知眾德具足。恒親近賢人戒成就者，定成就、慧成就、解脫成就、解脫見慧成就。

是故，說曰：是故事多聞，并及持戒者。

五分法身未具，令使具足。在大眾中，獨尊隻步，無有儔匹。猶如明月，在眾星中，光明遠照，無有及者。

是故，說曰：如是人中上，猶月在眾星。

㉗ 泥洹品

如龜藏其六　比丘攝意想　無倚無害彼　滅度無言說

猶彼神龜，畏喪身命。設見怨讎，藏六甲裏。內自思惟：「若我不藏六者，便為獵者所擒，或梟其首，或傷前左右足，或斷後左右脚，或毀我尾。今不防慮，定死無疑。」

比丘習行，亦復如是。畏惡生死，攝意亂想。恒自思惟：「雖得為人，寄生無幾。今不自攝者，便為弊魔波旬及欲塵魔自在天子，使得我便。」

是故，說曰：如龜藏其六，比丘攝意想。

不得倚於眾結縛著邪業顛倒。欲有所倚者，唯依於聖諦。欲有所至，安隱達彼。喻如久病，羸瘦著床，臥大小便，不能動搖。或老羸極，不能起居，要須健夫，扶持兩腋，意欲所至，安隱至彼。眾生之類，其譬亦爾。諸根闇鈍，於諸深義，不大慇勤。設遇良友，憑仰有處，漸漸得免生死之處。是以世尊演教後生，無倚生死起謀害心。無倚無所害，乃成道跡。

是故，說曰：無倚無害彼也。

猶如熾火，光焰赫赫。焚燒山野樹木枝葉，無有遺餘。火滅之後，更無赫焰之兆。凡夫之士復如是。以貪熾火、瞋恚熾火、愚癡熾火，焚燒功德善根，永盡無餘。既自喪福，復使他人不至究竟。若得阿羅漢，諸塵垢盡，婬怒癡火永不復見，己身得道，復能度人。

是故，說曰：滅度無言說。

忍辱為第一　佛說泥洹最　不以懷煩熱　害彼為沙門

釋迦文佛，昔為菩薩時，處在深山，無人處。勞神苦體，修行忍辱。內自繫意，眾相不起。

時，有迦藍浮王，出行遊戲。將諸宮人婇女，五樂自娛，彈琴鼓瑟，作倡伎樂，恣意自由。聞樂疲厭，即便睡眠。宮人婇女，各各馳散，採拾妙花。遙見菩薩在樹下坐，顏貌端正，如桃花色。其有覩者，莫不喜踊。如日初出，靡不普照。如月在空，眾星嶽峙。諸婇女見，奔趣向跪，各一面立。

是時，菩薩徐開目視，威儀庠序，漸漸導引，與說妙法：「欲不淨行，漏為

大患。夫，人貪欲，染污形者，後墮鳥獸鴿雀之中，臭穢不淨，墮入惡趣。非是賢聖真人所學。諸妹！當知：夫婬欲者，當受火車爐炭之報。」

如是，菩薩無數方便說欲穢污。

時，迦藍浮王從睡而覺，左右顧視，不見諸婇女眾。即拔利劍，輕乘疾馬，馳奔求覓，良久乃見。遙覩菩薩顏色縱容，婇女圍繞。

王意自念：「此人端正，世之希有。必與我婇女，欲情交通。」內興恚怒憎嫉之心，瞋恚赫熾，不顧其理。直前問曰：「卿為仙士，在此習術，卿為得第一禪耶？」

對曰：「不也。大王！」

復重問：「頗得第二、第三、第四禪、空處、識處、不用處、有想無想處耶？」

對曰：「不也。大王！」

王告之曰：「卿今在此學於道術，於此諸德，不獲其一。何為在此，喪其日月？」

菩薩報曰：「吾所以捐棄家業，在此學者，欲修忍辱之定。」

王復自念：「此人在此，學來積久，向瞻我色，知我瞋盛。是以報我修行忍辱。吾今試之，為審爾不？夫，試忍之法，不可飲食餚饌作倡伎樂乃得知之。要用威怒，切痛傷肌之惱，乃知現驗。」

王語仙士：「設卿行忍辱者，速舒右手，吾欲試之。」

是時，菩薩歡悅舒之。

時，王恚盛，不顧後世。尋拔利劍，斫右手斷，次斫左手。復斫右脚，次斫左脚，截耳截鼻。

王問仙士：「汝今何所志求？」

仙士報曰：「吾今行忍辱，不捨斯須。正使王今取我身體碎如芥子，終不退轉失慈忍辱。夫，人瞋恚污染之心，形毀之後，漏血無量，我今得忍，加被毀形，諸瘡孔中，悉出乳汁，以此為驗，故行忍辱。」

去彼不遠，復有仙士數百之眾，在彼學道。聞此菩薩為王所毀，皆來奔趣，圍繞問訊：「不審仙士疼痛不至劇耶？」

對曰：「非也。」

諸賢諸仙復問曰：「汝今形體，分為七分，豈得復言無疼痛耶？」

菩薩報曰：「心痛，形不痛者，便墮地獄餓鬼畜生。形痛，心不痛者，便成無上為最正覺。」

爾時，諸仙士各各歎曰：「善哉！善哉！神仙忍之為妙，無有過者。捷疾利根，長養其福。必果其願，將至不久。」

是故，說曰：忍辱為第一。

法中之微妙者，莫過泥洹。夫，泥洹者，不生不老不病不死，澹然無為，無起滅想。法中之上，無復過者。

是故，說曰：佛說泥洹最。

所以捨家捐棄妻子，除去五欲，捨世八業，不顧俗榮，出家修道，何為於中惱熱眾生？

是故，說曰：不以懷煩熱。

夫，為沙門，應第一義，隨沙門法，不越次序，無有憎嫉詐誑於人。護彼如

視己，不從教令進學。

是故，說曰：害他為沙門。

言當莫粗獷　所說應辯才　少聞共論難　反受彼屈伏

佛在世，與大目揵連說法：「卿！今日，目連！夫，為說法，當如法說。其間不容雜糅之義。說正法時，心意端正，不得左右顧視，豈當浮說不急之事。何以故爾？夫，粗言者，多諸瑕隙，後更受形一身百頭，如彼迦比羅比丘不異。」

是故，說曰：言當莫粗獷。

知天文地理星宿變異，災怪所出，六藝通達，博練典籍。造作無端，便為智者所見嫌疑。若喚責數，倍增恚怒。如斯之徒，不可親近。

是故，說曰：所說應辯才。

人相是非，此來久矣。我所說是，汝所說非。互相高下，遂生忿怒。猶如二人謗毀於佛。一人有信，受教不審。一人無信，諸根闇鈍。如斯二人，受地獄

餓鬼畜生根栽。若生為人，六情不具，言語謇吃。是故，說曰：少聞共論難，反受彼屈伏。

數自興煩惱　猶彼器敗壞　生死數流轉　長沒無出期

如人執愚，至死不改，結使縛著，顛倒亂想，邪見貿誠，而自纏絡。猶若破器，漏出所盛，無所復中。塵土垢坌，而自污染。是故，說曰：數自興煩惱，猶彼器敗壞。人不豫慮，必受其殃。猶若陶輪，輪轉不停，久處生死，求出難剋，無以為喻。是故，說曰：生死數流轉，長沒無出期。

若不自煩惱　猶器完牢具　如是至泥洹　永無塵垢翳

若能自專，不興諸著，去諸縛結，便當獲致無漏慧根。四意止、四意斷、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覺意、賢聖八品道。猶如完器，堪任受盛。眾人見者，

莫不愛樂。

是故，說曰：若不自煩惱，猶器完牢具。人無此瑕滓，得至滅盡泥洹之處，永寂永息，無所起滅。是故，說曰：如是至泥洹，永無塵垢翳。

無病第一利　知足第一富　知親第一友　泥洹第一樂

世多有人，宿少疹患，皆由前世報應之果。

昔，有二商客，冒涉危嶮，他國治生。未經幾日，積財無數。一人緣至，卒遇重患，所有財貨，療患亦盡，窮困頓篤，不蒙瘳除。一人無病，不費財貨。雖獲大利，猶懷怨訴：我今所得，蓋不足言。安隱歸家，無所損失。晝夜怨訴：「不獲財利」。親族勸諫，語商人曰：卿今無病，安隱至家，何為嘩吐，言「不獲利」？有身全命，寶中之上。是故，說曰：無病第一利。

如佛律藏所說，世有二人，難可厭足。云何為二？一得財而費耗，二者得財而深藏。

若使閻浮地內，天降七寶，滿此世界，與此二人者，猶不知足。未斷欲之人，貪著財貨，得而復求，不知厭足。唯有履道之人，明知非常，解釋非真，不顧其珍。解知幻化，不得久停。猶若琢石，見火電之過歷目，如斯之變，遷轉不住。

是故，說曰：知足第一富。

人共知親，以欵到為本。先信後義，乃可同處。猶昔有一人，情愛至深，但與朋友從事，不與兄弟言談。官遣禁防，來召此人。其人醉酒，殺官來使。尋走奔向歸趣朋友，以己情實，具向彼說：「我今危厄，投足無地，唯見容受，得免其困。」朋友聞之，皆共愕然：「咄！卿大事，難可藏匿，直可時還，勿復停此。設事顯露，罪我不少。卿有兄弟宗族昌熾。何為向我，叛於骨肉？」其人聞之，尋還歸家，投歸兄弟，五體歸命，以實自陳所作愆咎。宗族聞之，皆共慰勞：「勿為懼怖，當設權計，使免此難。」五親雲集，嚴駕行調，各各

進路，適他國界，更立屋宅，共相敬待，倍勝本國，財寶日熾，僕從無數。

是故，說曰：知親第一友。

泥洹之中，終無患苦。塵勞眾結，永無復有，休息滅盡。

是故，說曰：泥洹第一樂。

飢為第一患　行為第一苦　如實知此者　泥洹第一樂

昔，薜沙王，為兒阿闍世，閉在深牢。人信斷絕，糧餉不通。在彼飢困，告訴無所。王欻思惟，念佛在心，憶本所說，尋於獄中，而說斯偈：

最勝言教　流布無際　世共傳習　實無有厭
如無等倫　所說善教　身苦所逼　何過飢患

患中之苦者，莫過於飢。

是故，說曰：飢為第一患。

夫，人處世，志趣不同，所習各別。飢寒勤苦，切身之酷。若人受形，當有處胎冥室之患。設復降形，有析體之惱。諸情具足，當有衰喪老病所困。形受

神從，便當受彼善惡之報。斯由造行之所致也。

是故，說曰：行為第一苦。

人之修行，求於永寂，永離眾患。安處無為，無復眾惱苦痛之患。

是故，說曰：如實知此者，泥洹第一樂。

趣善之徒少　趣惡之徒多　如實知此者　速求於泥洹

人在世間，修善者少。雖復行善，願不從意。設當眾行具足，是時，諸天惟人為善處，人以天為福堂。猶如雜契經所說。

佛告比丘：諸天自知五瑞應至，皆共雲集。語彼天子曰：「汝從此沒，願生善處。至彼善處，快得善利。以得善利，安處無為。」

爾時，比丘前白佛言：云何，世尊！諸天善處，快得善利，安處無為。此三句義，何者是也？

佛告比丘：道根具足，於正法中，剃除鬚髮，著三法衣。不樂家屬，出家學道。是謂，比丘！諸天之善處。

云何安處無為？

佛告比丘：得四聖諦，思惟分別。是謂，比丘！諸天安處無為。

在世行道，修善者少，趣善之徒少也。

趣惡之徒多者，所以然者，眾生之類，修惡者多，不識佛、不識法、不識比丘僧。亦復不分別善惡、好之與醜，但種地獄餓鬼畜生之根栽，從冥入冥，無復出期。猶盲執燭，照彼不自明。

是故，說曰：趣善之徒少，趣惡之徒多。

人有利疾，俱寤不同。或有聞而自寤，或有覩形而解者。是以聖人之布教若干，應病適前，投藥不虛。其中利根之徒，觀世萬變，難可同處，上求無為，如救頭燃。所以者何？彼處虛寂，閑靜安樂，永合虛表，澄神不動。

是故，說曰：如實知此者，速求於泥洹。

有因生善處　有緣生惡趣　有緣般泥洹　如斯皆有緣

云何為緣？所謂「緣」者，施戒聞慧思惟，清信士威儀，出家威儀，大道人

威儀，捨善行跡。是謂因緣趣道之基。

是故，說曰：有因生善處。

有何因緣生惡趣？喻如有人，內懷憎嫉，施心不開。犯戒殺生不與取。如此十惡之行，不能改更，遂致墜墮，趣於三塗。

是故，說曰：有緣生惡趣。

所說泥洹，皆用賢聖真道，斷諸結使，前趣無為。離此聖品，則不可獲。猶如外道梵志自相謂言：「世無因緣，亦無本末。有者，自然而有。無者，自然而無。何以知其然？猶若曠野荊棘，生其棘針。豈有巧匠削利針乎？如鹿百獸群鳥樹捨，衣毛雜色，形像不同，豈復有人彩畫其體乎？論其品類，受性不同，地性素硬，石性素堅，豈復有人造堅硬耶？斯皆無因緣而自然生。

如此之類，執迷來久，共相教授，至今不絕。

是故，世尊說曰：其事有緣，不唐苦爾。復何因緣？

眾生修行十善。眾生所處，其地平正。爾時，坑坎高岸荊棘逆草自然平整。

其有眾生，修行惡者。是時，普地盡生荊棘高岸絕坑，蚖蛇毒蟲孚乳滋多。

皆由先身，積惡所致。

是故，說曰：有緣般泥洹，如斯皆有緣。

鹿歸於野　鳥歸虛空　義歸分別　真人歸滅

昔者，世尊在摩竭界甘果園側因帝石室。

爾時，世尊以天眼，清淨寂然無塵垢，見有眾群鹿，遇彼獵師，懷驚愕，馳奔嶮岨之中。

爾時，世尊復以天眼，見有群鳥，避羅高翔，馳趣虛空。

如來天眼，復見比丘言辯義趣，柔和暢達。

尋即其夜，思惟十二因緣，反覆究悉逆順本末。

如來天眼亦復覩之，復見異比丘，通夜之中，反覆思惟，入解脫禪定，夜將欲曉，闇復欲盡，於無餘泥洹界，而般泥洹。復是如來神眼所監。

爾時，世尊觀此義因緣所起，欲使弟子演布其教，復使正法久住於世，使後群生覩其大明。爾時，世尊便說此偈：

鹿歸於野　鳥歸虛空　義歸分別　真人歸滅

不以懈怠意　怯弱有所至　欲求至泥洹　焚燒諸縛著

如佛契經《中阿鋡》所說。佛告比丘：此法，精進者所修，非懈怠者所修。然，性懈怠，不能自進，焉能巧便，得至泥洹？猶如有人，素性怯弱，素無兩目，豈能設意露宿曠野？多諸盜寇，路難得越，欲求度彼嶮難處者，以有健夫勇猛之士，乃得自濟，安身無為。懷愚性邪，意信倒見，終不得越嶮難之處。要有智慧之目賢聖之術，然後能到無為之場。

是故，說曰：不以懈怠意，怯弱有所至，欲求至泥洹，焚燒諸縛著。

比丘速抒船　以抒便當輕　永斷貪欲情　然後至泥洹

昔，有比丘欲渡江河，值有弊船，朽故不治。

是時，船師報比丘曰：「道士！欲有所之，可以己功抒此儲水，船輕身全，何往不剋。」

爾時，比丘盡其乳哺之力，抒其船水窮，乃得越至彼水岸。收攝衣服，整頓威儀，漸漸往至親近世尊。到已，頭面禮足，在一面坐。

如來知彼應得濟渡，是以顧眄熟視而已，非是辟支阿羅漢之所及也。

爾時，世尊便說此偈：

比丘速抒船　以抒便當輕　永斷貪欲情　然後至泥洹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汝今乃慮目前之難，乃更反懼後世之忌。船者，危嶮世之常法，權渡群生，不以為倦。形如真器，純盛不淨，何不遺棄，抒穢漏病，斷婬怒癡，乘賢聖船，得至泥洹者也。」

我有本以無　本有我今無　非無亦非有　如今不可獲

外道異學，所見不同，各自為正。我本姓某字某，雖有而無，雖無而有。無有，而自生。

是故，說曰：我有本以無，本有我今無。

非無者，過去也。亦非有者，當來也。如今不可獲者，現在也。執愚之士，

豈離沙門梵志，行此邪徑，不自改更。所以爾者？不解第一之義泥洹之道，信於邪見，不信泥洹。

是故，說曰：非無亦非有，如今不可獲。

難見諦不動　善觀而分別　當察愛盡原　是謂名苦際

滅盡泥洹，極為微妙，無形而不可見。有為之法，動轉不停。無形法者，不可移轉，唯有如來、辟支佛及聲聞等，以智慧眼善觀而分別，一一決了。

是故，說曰：難見諦不動，善觀而分別。

知愛根本，興病若干，於中自拔，永斷無餘。

是故，說曰：當察愛盡原，是謂名苦際。

斷愛除其欲　竭河無流兆　能明此愛本　是謂名苦際

愛之為病，眾患之本，以拔愛本，枝葉不滋。於中自拔，永斷無餘。欲本自

滅，更不復生。由愛生欲流，猶如駛河，漂溺生類，億千萬眾，喪其命根，不得全濟。河竭之後，眾生往來，無形傷害。

是故，說曰：斷愛除其欲，竭河無流兆。

愛為形質、欲為枝葉、癡為潤津。若彼學人，思惟妙觀，能斷此者，超越苦際。

是故，說曰：能明此愛本，是謂名苦際。

見而實而見　聞而實而聞　知而實而知　是謂名苦際

何以故說「見而實而見」？

如復有人，若眼見色，分別色本，思惟識緣，不起想著。

何以故「非見實而非見」？

如彼愚惑之人，眼見色而生眼識。此雖見，不如非見。何以故？由其眼見，而興眼識故也。

是故，說曰：見而實而見。

若人聞微妙之聲，不興識著。

是故，說曰：聞而實而聞。

如復有人，分別識身，採取善根，捨棄不善根，諸垢永盡，更不造新。

是故，說曰：知而實而知，是謂名苦際。

伊寧彌泥　陀俾陀羅俾　摩屑姤屑　一切毘羅梨　是謂名苦際

昔，佛世尊與四天王說法。二人解中國之語，二人不解。

二人不解者，與說曇密羅國語，宣暢四諦。

雖說曇密羅國語，一人解，一人不解。

所不解者，復與說彌梨車語。摩屑姤屑，一切毘利羅。

時，四天王皆達四諦，尋於坐上，得柔順法忍。

無身滅其想　諸痛得清涼　眾行永休息　識想不復興　是謂名苦際

是身無牢，為磨滅法。是身不堅，必當離散。唯有五分法身，乃謂牢固。意

從想生，想興萬病。能滅其想，乃應道真。

是故，說曰：無身滅其想。

此眾生類，流轉生死之海，江湖四瀆，投之無厭。斯由痛本，以受其困。眾生相殘，共相殺害，皆由於痛而致此患。唯有智者，不造其痛。

是故，說曰：諸痛得清涼。

人之受識，由行而生。行以滋長，以成萬病。善行趣善，惡行趣惡。智人習行，不造行本。

是故，說曰：眾行永休息。

識想流馳，興病萬端，是以聖人攝識不散。人之興識，多起癡根。以三百藥滅百識，晨用百藥，中用百藥，暮用百藥，而滅識想。復以無漏聖行頂忍之法而滅識想。

是故，說曰：識想不復興。

有依便有動，有動便無滅。已無滅，則知無厭。以知無滅，則不見去來今。以無去來今，則無生死。以無生死，則無愁憂苦惱。由此苦陰，生諸眾病。斯

由習興，眾結纏裹。

人之修行，必有所依。所謂依者，山河石壁，有形之類，目所覩者，皆謂依也。能滅此者，乃應第一義。於第一義，不見來往周旋。以無來往周旋，則無生死。不解此者，則興塵勞，生老病死，日日滋長，從是生憂愁惱萬端。尋之不見其緒，展轉相生，成其五陰苦形。能滅此者，唯有泥洹之道也。

或有比丘，有生有實有為。或有比丘，無生無實無為。比丘不為無為者，亦不有生。

設不有生不有實不有為者，則因生因實因有為，而說無為也。

設當眾生無此患者，如來終不說「滅盡泥洹之樂」。

知生之本末　有為知無為　生老所纏裹　衰者甚難制

如彼契經《中阿鋡》所說。大愛之本末所說。

佛告阿難：若生，無有生者。則不告人說「生之法」。下至群徒魚水之類，設龍有龍性，鬼有鬼性，天有天性，人有人性。如是，阿難！我知有生，故說

生矣。

是故，說曰：知生之本末。

無形無像，不可覩察於變易法。

是故，說曰：有為知無為。

人之處世，衰老則知死。二事見逼，不免其患。

是故，說曰：生老所纏裹。

斯由眾行婬欲、瞋恚、愚癡、憍慢、嫉妬、恚癡，為老病所使，由此而起。

是故，說曰：衰者甚難制。

非食命不濟　孰能不揣食　夫立食為先　然後乃至道

眾生之類，悠悠在世，皆由於食。人不得食，無以行道。

是故，說曰：非食命不濟。

覺此非常，知食所出，審諦無疑。受者施行，非有狐疑。

是故，說曰：孰能不揣食。

食之為物，生死滓濁之法。有形，則累其食。

是故，說曰：夫立食為先。

佛告諸比丘：我知諸入，非地非水非火非風。所以非識，非空，非不用。非識，非有想無想，非今世後世，非及日月所照處。如斯之類，非緣所及。其中倒見之人，求日解脫。尼揵子等，自相教訓求解脫者，要當入六十肘百由延，其入此室者，便得解脫。

佛觀此義已，欲斷生死狐疑，欲遮尼揵子顛倒之想，故說此事。欲斷後世狐疑故，故說斯事。日月不俱明，邪正不競興，此事明矣。

是故，比丘！我亦不說周旋往來生死起滅，此謂苦際之本也。

地種及水火　是時風無吹　光焰所不照　亦不見其實

應化之人，或憑所豪，或因有所濟。應豪貴度者，不加言聲。所憑度者，豁然自寤，不須師匠。謙恭卑下者，自然得寤。

是故，說曰：地種及水火，是時風無吹，光焰所不照，亦不見其實。

非月非有光　非日非有明　審諦觀此者　乃應梵志行

猶如日月之光，眾塵自蔽。不能廣布，宣其教命。猶若忉利天上，及一究竟天，光光自照，無有日月光明，皆由曩昔，積行所致。

是故，說曰：非月非有光，非日非有明。

所謂梵志者，越過三界，行充德滿，故曰梵志。

是故，說曰：審諦觀此者，乃應梵志行。

端正色縱容　得脫一切苦　非色非不色　得脫一切苦

有色無色，生於苦本。能脫此苦者，諸苦中得脫。

是故，說曰：端正色縱容，得脫一切苦。非色非不色。得脫一切苦。

究竟不恐懼　越縛無狐疑　未斷有欲刺　豈知身為患

究竟有二事：一者用意究竟，二者自然究竟。心正而不畏其曲。

是故，說曰：究竟不恐懼。斷諸結縛，永盡無餘。生死久長，輪轉五道，輪轉無際。不知慚愧、恥辱之法。

是故，說曰：越縛無狐疑。

夫，人處世，行法不同。未得斷有欲者，其事有三：一者欲有，二者色有，三者無色有。所謂欲刺者，邪徑之刺。打捶，而重捶。損，而重損。

是故，說曰：未斷有欲刺，豈知身為患。

所謂究竟者　息跡為第一　盡斷諸想著　文句不錯謬

所謂究竟者，法中之上，無有過越。病中之重，縛著欲心，永盡無餘。

是故，說曰：所謂究竟者，息跡為第一。

所謂想者，興欲是想、瞋恚是想、愚癡是想。如彼雜契經所說。

佛告比丘：「瞿多！當知：欲怒癡想，此為行本。彼諸眾想，永盡無餘。亦不興想念彼欲意。所說言句，終不錯謬。所以然者，行，有究盡，有不盡者。

是故，設教訓彼後生。」

是故，說曰：盡斷諸想著，文句不錯謬。

知節不知節　最勝捨有行　內自思惟行　如卵壞其膜

節，為有為之行。不知節者，久抱疹患，不容思惟道，六情閉塞，不通道義。

是故，說曰：知節不知節。

至真等正覺，是為最勝。捨其三有，不造其行。

是故，說曰：最勝捨有行。

猶若入定不定，得其定意，成其道果。猶如孚乳之類，捨皮而就其形。今亦如是，捨其本行，而就無漏之行。

是故，說曰：內自思惟行，如卵壞其膜。

眾施法施勝　眾樂法樂上　眾力忍力最　愛盡苦諦妙

眾施之中，何以故說法施為勝？

所謂法施者，為良為美，為無眾患。其中眾生所聞法者，心意開寤，靡不解脫。

所謂財施者，一人足充，二者嫌恨。施意高下，其事不同。

猶如與洴沙王說微妙之法。八萬諸天萬二千摩竭眾生，復與釋提桓因，在石室之中，說微妙法。八萬諸天，皆得微妙法，諸情通達，無所罣礙也。

是故，說曰：眾施法施勝。

所謂財施者，今日受施，明當更求。其中，至求天上道者，彼人聞法，從劫至劫，無有窮盡。

是故，說曰：眾施法施勝。

在俗處樂，亂想之本。至趣此正，造地獄行。夫法樂者，暢達演說，聞則不滯，暢達觀意，洋洋入耳。

是故，說曰：眾樂法樂上。

昔，有鄰國之王，興兵起眾，往攻敵國。

左右諸臣，語其王曰：鄰國興兵，今來逼近。願王自備，共相攻擊。

王語諸臣：此是閑事，何必須吾，公自臨敵？

賊以逼近，攻伐城門。

諸臣啟王：賊今在外，明王宜當深慮斯理。

王告諸臣：賊雖在外，不足遠慮。但自營私，何慮公務？

時，賊暴虐轉入城裏。

左右啟曰：賊今逼近，不審明王竟何備慮？

王告諸臣：此事微細，何足上聞？

鄰國大王，轉進至殿。

諸臣啟曰：鄰國之王，今以見逼。不審聖尊，有何思慮？

其王告曰：我今處世，變易不停。興者必衰，合會有離。宜可脫服，更改形容，如乞士法，磨何自退，往適深山，思惟道德，可以自娛。設此暴王，欲獲我身，擒殺形體者，不辭其愆。所以然者，亡國失土，皆由一人。我今受死，萬民無患，豈不於我有大幸乎？

時，彼敵國之王，歎未曾有。舉聲唱言：善哉！善哉！大王！自古迄今，未有斯比。我雖得勝，未如王比，開懷大通，不顧世榮。自今已往，還治本國，與王治化，共相接待，如己無異。

是故，說曰：眾力忍力最。

愛之為本，眾結之本。學人習道，先斷愛結，然後漸進，無漏道撿。

是故，說曰：愛盡苦諦妙。

㉘ 觀品

善觀己瑕隙　使己不露外　彼彼自有隙　如彼飛輕塵

人，但見彼惡，不見己愆，互相是非，共相誹謗。

猶如典場之人，抄穀高揚，輕者在遠，重者在近。

是故，說曰：善觀己瑕隙，使己不露外，彼彼自有隙，如彼飛輕塵。

若己稱無瑕　二事俱并至　但見外人隙　恒懷危害心　遠觀不見近

夫，人在世，多自矯譽，自稱功德「與世無雙」。我之所行「戒聞施慧」，為尊為特，為無儔匹。

是故，說曰：若己稱無瑕。

此自博掩之人，逆者得勝，順者恒負。執行之人，修德亦爾，自知己愆，不露見彼。

是故，說曰：二事俱并至。

人不自審，但見外事諸不善法弊惡之患。墮入惡趣，不至善處，種地獄畜生

餓鬼之苦。

是故，說曰：但見外人隙，恒懷危害心。

虛空與地，各各離別，不見真法，不見非真法。

是故，說曰：遠觀不見近。

知慚壽中上　鳶以貪掣搏　力士無畏忌　斯等命促短

人之處世，不知慚愧，無所畏難。猶如暴逸之牛，無所畏難。彼愚駿人，亦復如是。出意造行，無所畏忌。

是故，說曰：知慚壽中上。

猶如飛鳶，貪餮無厭，掣搏人物，無有忌度。眾生之類，亦復如是。貪著財色，無有厭足。

是故，說曰：鳶以貪掣搏。

如彼力人，無所畏難。在大眾中，恣意所作，無有及者。其有呵諫，來勸喻者，尋懷瞋恚，斷其命根。

是故，說曰：力士無畏忌。

夫，人處世，輕人貴己。但執顛倒，迷惑不寤，侵三尊物，強梁自恃。如斯之類，命不久停。

是故，說曰：斯等命促短。

知慚不盡壽　恒求清淨行　威儀不缺漏　當觀真淨壽

彼慚愧之人，於諸衣食，不大慇勤。所得財貨，分布與人。粗衣惡食，不著莊飾。唯存命於世，無所榮冀。

是故，說曰：知慚不盡壽。

所行清淨，不造邪部。身口意淨，應無上行。亦知外淨，出言適前，無所傷害。

是故，說曰：恒求清淨行。

收攝諸根，不使流逸。

是故，說曰：威儀不缺漏。

進止行來，出口言語，飲食取以養其壽。是故，說曰：當觀真淨壽。

世間普盲冥　有目勘勘耳　群鳥墮羅網　生天不足言

猶如盲人，不見善色、惡色、平地高岸。此眾生類，亦復如是。為婬怒癡所覆，不見善惡之行，不知好醜，亦復不知白黑之法。意自迷惑，不求善處。是故，說曰：世間普盲冥。

猶若《長阿鋡》契經所說。

佛告長爪梵志：世皆修善甚少少。取要言之：懷倒見眾生，多於大地之土。不識佛、不識法、不識比丘僧、不識父母，亦復不別尊卑高下。

懷正見眾生者，如爪上土。見雖不錯，願求不同。猶如外道梵志尼揵子等，出家學道，各自謂尊。書籍別異，求於解脫。執愚意迷，不達大道。正見之人，蓋不足言。

是故，說曰：有目眇眇耳。

猶如獵者，施張羅網懸弶捕鳥，剋獲無數鳥獸之屬。其得脫者，若一若兩。生天之眾，亦復如是。若一若兩，得受天福。

如《雜阿鋡》契經所說。

佛告比丘：眾生入地獄者，多於地土，從地獄終，還生地獄。餓鬼畜生，亦復如是。生天眾生，如爪上土。

是故，說曰：群鳥在羅網，生天亦復爾。

觀世衰耗法　但見眾色變　愚者自繫縛　為暗所纏裹

亦不見於行　觀而無所有

夫，人處世，千轉萬端，所行不同。

世有三事：一者器世，二者陰世，三者眾生世。

所謂器世者，三千大千剎是。眾生世者，三界眾生四生五趣是。陰世者，色陰無色陰是。

於三世中，取眾生界。

何以故說「衰耗之法」？所謂衰耗法者，為婬怒癡所衰耗。猶如商賈，遠涉塗路，遇賊亡失所獲財寶，為賊所劫。此眾生類，亦復如是。為婬怒癡所劫，劫斷善根財貨。眾人皆見，知其衰耗。億千萬眾，時有脫者。

是故，說曰：觀世衰耗法，但見眾色變。

世多有人，行跡不同，恒為二縛所繫：一者結使，二者陰縛。為此二事所縛，無明所陰，蓋亦不堪任越次取證，盡有漏，成無漏。

猶若有罪之人，閉在牢獄，不覩日月光明。此眾生類，亦復如是。以無明暗室所見纏裹。夫，為欲怒癡所繫縛，欲求解脫，難可得也。

是故，說曰：愚者自繫縛，為暗所纏裹也。

以性觀察，都不見功德之本。復以知他人心智，欲免此難者，無一善根可濟免也。

猶若有人，沒溺深廁，糞除所污。復有慈愍之人，欲得免濟彼難，求覓淨處欲往手捉。遍悉觀之，無一淨處，便捨而去。

無漏之人，觀察眾生，頗有毫釐善本可療治乎？遍觀察之，無有善本可療治者。聖人自念：「咄嗟！衰耗群徒，罪重乃至於斯。」是故，說曰：亦不見於行，觀而無所有。

眾生皆有我　為彼而生患　一一不相見　不覩邪見刺

世多有人，性懷顛倒。眾生之類，我所造、為從我而生。復有說者，從他而生、從他而有。是故，說曰：眾生皆有我，為彼而生患。一一者，所謂外道梵志是。不思惟正見，信邪顛倒。是故，說曰：一一不相見，不覩邪見刺。

觀此刺因緣　眾生所染著　我造彼非有　彼造非我有

所謂刺者，邪見之刺也。因緣者，地獄餓鬼畜生人道人天，各各別異，所種不同。

是故，說曰：觀此刺因緣。

外道異學，晝夜孜孜汲汲，各自謂真。信邪倒見，不能捨離就於正路。

是故，說曰：眾生所染著。

各自謂正，共相干錯。眾生之類，我作我造，非彼所有。復自思惟：「彼造彼作，非我所有。」

是故，說曰：我造彼非有，彼造我非有。

眾生為慢纏　染著於憍慢　為見所迷惑　不免生死際

彼人自念，意性憍豪：「我今在眾，最尊最上。宗族姓望，屋宅田業，僕從家產，無及我者。」心意堅固，不能捨離。

是故，說曰：眾生為慢纏，染著於憍慢。

計常見，不與斷滅見相應。斷滅見，不與計常見相應。不能免此生死，至無為岸。

是故，說曰：為見所迷惑，不免生死際。

已逮及當逮　二俱受塵垢　習於病根本　及學諸所學

觀諸持戒者　梵行清淨人　有目者所見　是謂至邊際

世有眾生，邪見心盛，貪著愛欲，不能捨離。潔欲清淨，翫而習之。於中興起憍慢，不自改更。是謂第二邊際，是謂諸賢增益諸著。

得陰持入，或有不得陰持入者，此二俱受塵：一者邪見塵，二者愛欲塵。為結所使，不能捨離。

是故，說曰：已逮及當逮，二俱受塵垢。

習於病根本者，外道異學是。習彼技術，而自榮己。

及學諸所學者，諸有眾生，學其技術，乘馬御車，造作無端，皆能備悉。具此行者，乃得解脫。

是故，說曰：習於病根本，及學諸所學。

或有梵志，奉持禁戒。或持烏戒，舉聲似烏。或持禿梟戒，隨時跪拜，効禿梟鳴。或持鹿戒，聲響似鹿。

是故，說曰：觀諸持戒者。

彼外道異學，自相謂言：「其有兩兩行淨行者，便得解脫，至清淨處。若復事火日月神珠藥草衣服宮殿屋舍，然後乃至無為之處。」是謂名曰一邊際也。

世有眾生，邪見心盛，貪著愛欲，不能捨離。計欲清淨，外人習之，犯欲無隙。是謂名曰第二邊際。

是謂諸賢增益諸著，能得知此者，亦不隨流轉。

是故，說曰：梵行清淨人。

所謂有目者，諸佛世尊是。信能觀察，流轉停息。

是故，說曰：有目者所見。

解此二邊者，無所染著，不興塵勞。

是故，說曰：是謂至邊際。

當觀水上泡　亦觀幻野馬　如是不觀身　亦不見死王

如彼水泡，不得久停。

昔，有國王女，為王所愛，未曾離目。時，天降雨，水上有泡。女見水泡，意甚愛敬。女白王言：「我欲得水上泡以為頭花鬘。」王告女曰：「今水上泡，不可獲持。云何得取以為花鬘？」女白王言：「設不得者，我當自殺。」王聞女語，尋召巧師，而告之曰：「汝等奇巧，靡事不通。速取水泡，與我女作鬘。若不爾者，當斬汝等！」巧師白王：「我等不堪取泡作鬘。」其中有一老匠，自占堪能取泡，即前白王：「我能取泡，與王作鬘。」王甚歡喜，即告女曰：「今有一人堪任作鬘。汝可自往，躬自瞻視。」女隨王語，在外瞻視。時，彼老匠白王女言：「我素不別水泡好醜。伏願王女，躬自取泡，我當作鬘。」女尋取泡，隨手破壞，不能得之。如是終日，竟不得泡。女自疲厭，而捨之

去。

女白王言：「水泡虛偽，不可久停。願王與我作紫金鬘，終日竟夜，無有枯萎。」

水上泡者，誑惑人目。雖有形質，生生便滅。

盛焰野馬，亦復如是。渴愛疲勞，而喪其命。人身虛偽，樂少苦多，為磨滅法，不得久停。遷轉變易，在世無幾，不為死王所見。

是故，說曰：當觀水上泡，亦觀幻野馬，如是不觀身，亦不見死王。

當觀水上泡　亦觀幻野馬　如是不觀世　亦不見死王

五盛陰身，如是不久，當復消滅。設能滅此五陰身者，不與死王相見也。

如是當觀身　如王雜色車　愚者所染著　善求遠離彼

如國王車，雜色莊嚴。雖有形色，亦不牢固，不任重載。

是故，說曰：如是當觀身，如王雜色車。

愚人所貪，翫而習之。智者所棄，若捐糞除。

是故，說曰：愚者所染著，善求遠離彼。

如是當觀身　如王雜色車　愚者所染著　智者遠離之

智人知動搖，心不願樂。常意欲遠離，如避火災。

是故，說曰：愚者所染著，智者遠離之。

如是當觀身　知病之所因　病與愚合會　焉能可恃怙

人出胞胎，由前世因緣，多病少病，形貌好醜。

是故，說曰：如是當觀身，眾病之所因，病與愚合會，焉能可恃怙。

當觀畫形像　摩尼紺青髮　愚者以為緣　不求越彼岸

眾香芬薰，沐浴其髮，眾香沐浴，香氣遠布。

是故，說曰：當觀畫形像，摩尼紺青髮。

愚者所纏裹，不能得遠離，無有巧便得至彼岸。所謂彼岸者，滅盡泥洹。是故，說曰：愚者以為緣，不求越彼岸。

當觀畫形像　摩尼紺青髮　愚者以為緣　智者所厭患

智慧之人，分別妙觀思惟挍計，不興想著。是故，說曰：愚者以為緣，智者所厭患。

強以彩畫形　莊嚴醜穢身　愚者以為緣　亦不自求度

昔，有豪族之家，饒財多寶，七珍具足。長者自念：「今時年少道人，情欲未斷。我今宜請來在家，使諸婦女，擎食供養。設有欲情者，我當知之。」

即往在寺請。諸年少道人詣長者家。莊嚴婦女，更著新衣，盡出禮拜，興恭敬意。

時，有六通阿羅漢，尋而覺知。即化死人，骸骨血肉消盡，髑髏手脚，各自

一處。

爾時，阿羅漢告諸比丘：「當自專意，以求度世。莫視女色興穢污心。」

時，彼長者覩彼瑞應，歎未曾有。內自剋責，知為不是。五體投地，自求悔過：「我今乃知法之微妙。」

諸婦女，各各慚愧，即還入舍。

是時，阿羅漢告長者曰：「佛法寬博，汪洋無涯。卿今以凡夫之智，量度聖人，斯非正理。猶若拳許土塊，仰比須彌。升合之器，欲量海水。」

爾時，比丘便說此偈：

強以彩畫形　莊嚴醜穢身　愚者以為緣　亦不自求度
分髮為八分　雙部眼耳璫　愚者所染著　亦不自求度

爾時，比丘說此二偈已，便從坐起而去。

時，彼長者及諸婦女，善心自生，恭敬三寶。後日各各成其道跡。

著欲染於欲　不究結使緣　不以生結使　當度欲有流

群徒在世，志趣不同。或有少欲，或欲意偏多。欲偏多者，不達聖賢之法。是故，說曰：著欲染於欲。

貪嫉慳結，病中之重者，入骨徹髓，醫所不療。積財億萬，不肯惠施。至其壽終，不能持一錢自隨。其有眾生修行貪嫉者，身無威神，遂致貧窮。宗親不和，為人所輕。

是故，說曰：不究結使緣。

流有四品，其事不同。云何為四？一者欲流，二者有流，三者無明流，四者見流。眾生之類，沉溺生死，皆由此四。流浪四使，不能自免，方當涉歷流轉五道。

是故，說曰：不以生結使，當度欲有流。

上一切無欲　當察此大觀　如是有解脫　本所未度者

上者，色界無色界。欲者，欲界也。於此三界，無復三毒，於中永得解脫。是故，說曰：上一切無欲。

無欲之人，是佛第一弟子。佛有四弟子，阿羅漢，為勝為尊為貴為無有上。是故，說曰：當察此大觀。

聖人執行，不自為己。於諸四駛，永得自在，更不著有在身口行。是故，說曰：如是有解脫。

昔所經歷生死之難，未曾為度。當求方便，度此三有，更不受有造四大身。是故，說曰：本所未度者。

非園脫於園　脫園復就園　當復觀此人　脫縛復就縛

昔，佛在釋翅搜迦維羅竭國尼拘類園中。

爾時，世尊，到時著衣持鉢，將侍者阿難入迦維羅竭城乞食。

爾時，童子難陀，在高樓上，遙見世尊入城乞食。速下高樓，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啟世尊言：「如來之姓，國中豪族。轉輪聖王所至之處，何為自辱持鉢乞食？」

爾時，難陀取如來鉢入內，盛甘饌飲食。

佛見難陀入舍之後，告阿難曰：「我今向尼拘類園。難陀出者，勿復取鉢。汝語難陀：『躬自送鉢，還于如來。』」

難陀受教，從後送鉢。婦復隨後，語難陀曰：「速還勿久，須來乃食。」前進未久，婦重遣信：「時還勿停。」所以鄭重者，恐捨家學道。

難陀持至世尊所，手自擎鉢授與如來：「惟願時受，今欲還家。」佛告難陀：「卿已至此。今宜遠家，剃除鬚髮，著三法衣。何為復辭，欲還到家？」

是時，如來以威神力，逼迫難陀出家為道。閉在靜室，不使還家。如是經歷日月之數，次第當直，遂至難陀。

難陀聞之，內自歡喜：「我今當直，事得從容。因此閑暇，逃走還家。」是時，難陀受直，使辦水掃地，事事不缺。

是時，天神侍衛難陀。汲水至滿，自然翻棄。淨地之中，草土更滋。關閉門戶，戶自然開。

難陀思惟：「我家王者之種，饒財多寶，無所乏短。我今逃走向家。設有漏失，以物償之。今當竊逐細徑，按大途者，備值如來。」

爾時，難陀脫三法衣，更被白服，磨何而去。

行未經時，正值如來從彼而進。難陀見已，奔趣大樹，欲自隱形。

如來神力，反使大樹在難陀後。難陀周憧，安身無處。

爾時，世尊復以神力，拔彼大樹，懸在虛空。

爾時，難陀入樹根處，隱形自蔽。

如來尋往，與共相見。「難陀！何為乃來至此？」

難陀默然，慚愧不對。

如來再三，告難陀曰：「汝欲何趣，默然不對？」

難陀言：「還家，與婦相見。」

佛告難陀：「夫，人學道，心不自專。貪著欲心，不顧後世燒身之禍。」

爾時，世尊便說偈言：

非園脫於園　脫園復就園　當復觀此人　脫縛復就縛

「我今將汝，天上遊觀，宜當自專，勿懷恐怖。」

是時，世尊以神足力，手接難陀，將至天上。見一宮殿，七寶所作，金銀刻鏤，玉女營從，不可稱計。純女無男，亦無夫主。

是時，難陀前白佛言：「是何天宮殿，快樂無比？七寶殿堂，彈琴鼓瑟，作倡伎樂，共相娛樂，昔所未聞。然，此天女無有夫主，惟願世尊解我狐疑。」

爾時，世尊告難陀曰：「汝自往彼，問其情實？天女自當與汝說之。」

難陀受教，至彼天宮，以其情實，問天女曰：「汝等天女，自然受福，七寶殿堂，五樂自娛。汝等夫主，竟為所在？」

天女報曰：「汝不知乎，閻浮利地迦維羅竭國，釋迦文佛並父弟名曰難陀，命終之後，當來生此，處在天宮。彼人，即我等夫主。」

難陀聞之，密自歡喜：「今所論者，正是我也。」

即還佛所，具以此情，白世尊言：「此諸宮殿玉女營從，盡是我許。」

佛告難陀：「快修梵行。如是，不久當來至此，受福自然。」

是時，世尊以神足力，手接難陀將至地獄。路經鐵圍山表，見一獼猴，瞎無

一目。

佛語難陀：「汝孫陀利婦，何如是瞎獼猴乎？」

難陀白佛：「止！止！世尊！勿復說此！豈當以此方之彼人？孫陀利者，女中英妙。六十四術，無事不閑。」

爾時，世尊告難陀曰：「瞎獼猴，比孫陀利。復以孫陀利，比諸天女，億千萬倍，不以譬喻為比。」

是時，世尊即接難陀將至地獄，示彼苦痛拷掠搒笞酸毒難計。八大地獄，湯煮罪人。一大地獄，十六鬲子圍繞其獄，刀山劍樹，火車爐炭，燒炙煮，苦痛難陳。有一大鑊，獄卒圍遶，湯沸火熾，不見罪人。

難陀白佛：「不審，世尊！斯諸地獄，皆有罪囚。斯是何鑊，不見罪人？」

佛告難陀：「汝躬自往，問彼獄卒。自當為汝，說其本末。」

是時，難陀受佛教誡，往問獄卒：「斯是何鑊，空無罪人？」

獄卒報曰：「閻浮利地，真淨王家兒得成道，並父弟甘露王兒，名曰難陀，為人放逸，婬欲情多，自恃豪族，輕忽萬民。彼命終之後，當來入此鑊中，經

歷劫數，乃得免脫。卿欲知者，其事如是。」

難陀聞已，衣毛皆豎，形體戰慄，顏色變異。往趣世尊，前白佛言：「唯然天師，三界大護，今覩此變，倍懷恐懼。」

尋於佛前，而說此偈：

今捨天上位　不造生死本　求離地獄苦　願說泥洹滅

爾時，世尊漸與難陀說微妙法，安處無為，令至道場。

青衣白蓋覆　御者御一輪　觀彼末塵垢　永使斷縛著

人多求自歸　山川樹木神　園觀及神祠　望免苦患難

人懷恐懼，意迷不寤，值前禱祀，不別真偽。

昔，月支國有王名惡少，王此天下，莫不靡伏。

母教勅王：設卿有臨死之難，慎莫左旋佛寺，當念右旋，慎莫違吾此教。

是時，惡少王大出兵眾，攻純西城。手自執劍，殺三億人，不滿四億，規滿五億。後戰不如，乘象奔走。顧見佛圖，憶母教誡，便迴象右旋。敵國見之，

皆伏還國。王見賊退，尋後追攝，即還壞賊，擒獲王身。便憶佛語：「自歸佛者，為尊為上，無有及者。」設我不右旋者，豈能壞此賊乎？

是故，說曰：人多求自歸，山川樹木神，園觀及神祠，望免苦患難。

此非自歸上　亦非有吉利　如有自歸者　不脫一切苦
若有自歸佛　歸法比丘僧　修習聖四諦　如慧之所見
苦因苦緣生　當越此苦本　賢聖八品道　滅盡甘露際
是為自歸上　非不有吉利　如有自歸者　得脫一切苦

人之修道，唯有信戒。信根以全，戒則不毀。諸有眾生，能自歸此三寶者，無願不成，為天人所供養。自致得道，亦復受永劫之福。人之無怙，猶樹之無根，若有所憑，何事不果也。

觀已觀當觀　不觀亦當觀　觀而復重觀　觀而不復觀

所謂觀者，苦集盡道真如四諦。彼執行人，以觀苦集盡道真如四諦。觀者現在，已觀過去，當觀未來，興於塵勞，皆由三世，墜墮生死，不至于道。

是故，說曰：觀已觀當觀。

所謂不觀者，不見苦集盡道。如是，當觀深察分明，知為不見苦集盡道真如四諦。

是故，說曰：不觀亦當觀。

信能分別苦集盡道，一一思惟，究暢其義。已觀已知，不復思惟。

是故，說曰：不觀亦當觀，觀而復不觀。

觀而復重觀　分別彼性本　計晝以為夜　寶身壞不久

觀有二種：一者財觀，二者第一義觀。

夫，財觀者，增益結使。第一義者，盡有漏，成無漏行。

是故，說曰：觀而復重觀。

或有人性，造行不同，國界若干，法教非一。聖人在中，一一分別。或有意

開寤者，或有意不開寤者，或有開寤不開寤者，眾生受性，寤有遲疾。是以聖人訓之以道，勤加修行，晝夜匪懈。

是故，說曰：分別彼性本。

眾生之類，性行不同，或思善本，或不思善本，

是故，說曰：計晝以為夜。

世間財貨，世之常法，終日聚集，要當消壞。善根財貨者，終不腐敗。

是故律本說曰：「當以不寶之身，易寶身。不寶之財，易寶財。不寶之命，易寶命。」

是故，說曰：寶身壞不久。

觀而不重觀　雖見亦不見　如見而不見　觀而亦不見

彼修行人，思惟妙觀。道者觀察，知彼行人，亦無妙觀。

得思惟定者，有二種人：一者得觀，一者不得觀。

復更有導師觀察行人，頗有應於聖諦者不？遍思觀之，不應聖諦。

是故，說曰：觀而不重觀，雖見亦不見，如見而不見。多有思惟修集道行，復觀久遠過去世事，或有達者，或有不達者，一一分別亦不錯亂。

是故，說曰：觀而亦不觀。

云何見不見　何說見不見　因何見不見　因為出何見

行人修法，計有是常清淨之法。所謂不見者，不見苦集盡道。是故，說曰：云何見不見。

行人唯見一緣，或緣色，或緣色聲香味，或有思惟，或不思惟。是故，說曰：何說見不見。

猶如二人，眾行以具，功德備悉。雖在生死，不懷怯弱。意求斷結，亦無疑滯。一人意偏，不達究竟。一者不見，斷諸有漏。一者不見，在諸生死。是故，說曰：因何見不見。

由賢聖法，自見出要義，所願必剋，無所畏忌。

是故，說曰：因為出何見。

猶若不觀苦　常當深自觀　以解苦根源　是謂明妙觀

如彼學人，不見苦空非身無我，亦不分別於諸行陰，便為墮落。自觀身中，污穢不淨，從頭至足，無一可貪。我自我有，色自我色，亦不分別色之本末。是故，說曰：猶若不觀苦，常當深自觀。

所解苦空無常非身之義，身之為患，流溢萬病。行人思惟，意不亂錯，深知病之根源。身寄於世，四大合成，從無數劫以來，不覩大明。斯由癡惑所纏裹故，我今以脫，不造彼緣。

是故，說曰：以解苦根源，是謂明妙觀。

誰令凡夫人　不覩眾行本　因彼而觀察　去冥見大明

世間盲冥不，覩大明，誰之所造。眾生遊遊，不識正路，現有四大，陰持入苦。愚者染著，不信為患，興諸邪見，遂增塵勞。因彼行人，而自觀察，晝夜

思惟，斷結為業，去冥見大明。大明之本，無冥根是。不識佛、不識法、不識比丘僧，亦復不識真如四諦苦集盡道，不修境界清淨之行。

是故，說曰：誰令凡夫人，不覩眾行本。因彼而觀察，去冥見大明。

㉙ 惡行品

諸惡莫作　諸善奉行　自淨其意　是諸佛教

諸佛世尊，教誡後人三乘道者。不以修惡而得至道，皆習於善自致道跡。

是故，說曰：諸惡莫作。

彼修行人，普修眾善。唯自瓔珞，具足眾德。見惡則避，恒修其善。所謂善者，止觀妙藥，燒滅亂想。

是故，說曰：諸善奉行。

心為行本，招致罪根。百八重根，難解之結，纏裹其心。欲怒癡盛，憍慢慳嫉，種諸塵垢，有此病者，則心不淨。行人執志，自練心意，使不亂想。如是不息，便成道根。

是故，說曰：自淨其意。

如來演教，禁戒不同。戒以檢形，義以攝心。佛出世間，甚不可遇。猶如優曇鉢花，億千萬劫，時時乃有。是故，如來遺戒教化，聖聖相承，以至今日。禁戒不可不修，惠施不可不行，吾所成佛王三千者，皆由禁戒惠施所致也。

是故，說曰：是諸佛教。

惠施獲福報　不藏恚怒懷　以善滅其惡　欲怒癡無餘

昔日，大目揵連同產弟，饒財多寶，七珍具足，金銀珍寶、車渠馬瑙、真珠虎珀，庫藏盈溢，僕從奴婢，不可稱計。

是時，目連往到弟家，而告弟曰：聞：「卿慳嫉，不好惠施。」佛常演說：「夫，人惠施，獲報無數。」卿今施者，得福無量。

弟聞兄教，開藏惠施。更新立庫藏，欲受其報。未經旬日，財寶竭盡，故藏悉空，新藏無報。甚至懊惱，向兄說曰：前見告勅「施獲大報」。不敢違教，竭藏惠施。當來過去諸貧窮者，靡不周遍。然，財寶貨盡，舊藏空竭，新藏無報。將無為兄所疑誤乎？

目連告曰：止！止！族姓子！莫陳此語。無使異學邪見之士聞此粗言。若使福德，當有形者，虛空境界，所不容受。吾今權且，示汝微報。若欲見者，隨從我來。

爾時，目連以神足力，手接其弟，至於六天。彼有宮殿，七寶合成，前後浴池，香風遠布，庫藏盈溢，不可稱計。玉女營從，數千萬眾。純女無男，亦無夫主。

弟白目連：是何宮殿，巍巍乃爾？不見有男，純是女人。

目連告弟：汝今往問，自當知之。

即往問之：天女！當知，我有所問，願見發遣。

天女問曰：有何狐疑，而欲見問？

其人報曰：是何宮殿，七寶合成，巍巍堂堂，懸處虛空？誰有斯德，於中受福？願解我疑，永無猶豫。

天女報曰：汝不知乎，我等在此，積有年歲。食福自然，無復是過。欲知我夫主者，施在心懷，今當與說。閻浮利內迦比國界釋迦文佛神力弟子，名曰目連，彼有賢弟大富長者，好喜惠施，周窮濟乏。彼命終之後，當來生此，與我等作夫主。七寶宮殿，及我等身，惠施之報。

其人聞喜，善心生焉。還至兄所，具白其情。

目連告曰：云何，族姓子？夫，人惠施，當有報耶？為無報耶？

弟懷慚愧，頭面懺悔，還至世間，廣施不倦。

是故，說曰：惠施獲福報。

夫，人懷毒，藏匿在內。伺人之惡，惱人之善。如斯之類，不可與親。如灰覆火，目雖不覩，蹈則燒脚。身無防備，唐突禁戒，當時意勇，不覺傷損。人之傷害，自古有之。或先懷嫌，或卒興怒。卒興怒者，猶尚可恕。先懷嫌者，斯意難親。所以然者，夫，人陰謀，必有傷剋。群愚相逐，遂致惡災。外揚不密，內共情通，共相稱譽，成惡朋友。事與願違，遂致喪沒。家屬財產，斯皆入官。人所憎嫉，惡聞其聲。

是故，說曰：不藏恚怒懷。

所謂善者，賢聖道品是也。乘此道品，猶四瀆水，斷流而渡，無所畏難。滅諸惡部，使不復生。有災吐毒，欲怒癡生，拔三根栽，種其三業，仰修道觀，進趣四道，有何難受？

是故，說曰：以善滅其惡，欲怒癡無餘。

隻行勿逐愚　欲群當逐智　智者滅其惡　如鶴擇乳飲

所謂隻行者，在閑靜之處，意不分散。思惟善本，繫念在前。設欲同處，當與善知識從事，莫與惡知識從事。

是故，說曰：隻行勿逐愚。

世多有人，慕及上賢。追逐有智，持戒精進，辯才深邃，堪說道教，不懷疲勞。

是故，說曰：欲群當逐智。

智慧之人，明古達今，出言所說，必有所濟。晝夜孜孜，思惟道術。承受明智所吐言教，以善功德，消滅眾惡。

是故，說曰：智者滅其惡。

如昔，有人多捕群鶴，孚乳滋長。展轉相生，其數無限。養鶴之法，以水和乳，乃得食之。鶴之常法，當食之時，鼻孔出氣，吹水兩闢，純食其乳。鳥之頑鹵，猶能分別去水食乳。今之比丘，能不爾乎？當選其善，蠲除其惡，如彼

鳥鶴，深知好惡也。

是故，說曰：如鶴擇乳飲。

觀世若干變　知法起滅跡　賢聖不樂世　愚者不處賢

所謂世者，世有三品：一者器世，二者陰世，三者眾生世。此三世者，貯病之牢室，內外堅固，非醫所療治。內者，四百四病，同時俱作。外者，含毒之類，蚖蛇百足蝮蠍虎狼所見噬螫。眾變若干，其事不同。水火盜賊怨讎之類，竊來傷害。

是故，說曰：觀世若干變。

知跡起滅，其事有二：一者結跡，二者陰跡。能滅其事，乃應無為。

是故，說曰：知法起滅跡。

賢聖永滅諸惡，不處群俗。鶴飛則高，不樂丘塚。猩猩好淨，不處廁溷。賢聖之人亦復如是，不處群俗與共同光。愚者好惡，不處賢眾。

是故，說曰：賢聖不樂世，愚者不處賢。

解知念待味　思惟休息義　無熱無飢想　當服於法味

經歷無數生死已來，未曾得此念待之味。世多甘美殊勝之味，甘蔗葡萄，如此之比，不可稱數。晝夜享之，無有厭足。然，不從此得至無為。念待味者，未曾經口，設當一遇，永無飢渴。其餘味者，展轉生死墜墮三塗。欲求出期，實為難矣。

是故，說曰：解知念待味。

彼修行人，專精一已，思惟禪定。心所念法，終不錯亂。從初至竟，不識其緒。

是故，說曰：思惟休息義。

貪欲是熱、瞋恚是熱、愚癡是熱、飢渴是熱，能斷此飢渴熱者，其事甚難。正使飲此四大海水，欲消其渴者，未始見也。欲除其渴，永使不生，唯有八解澄淨之味，乃得消此眾渴之本。

是故，說曰：無熱無渴想。

所謂法味，眾施法施勝，眾味法味勝。得此味者，法身不離善本，斷諸世俗飢渴之患。人欲修學，求其解脫。不得甘露至要之味者，安坐無為？不自慇勤欲求得道跡者，甚為難矣。

是故，說曰：當服於法味。

人不損其心　亦不毀其意　以善永滅惡　不憂墮惡道

人初立行，先習善法。初意猶豫，乍信乍不信。其意勇者，聞輒信解。意狐疑者，不達於法。此人，必當經歷生死，億佛超過，不蒙得度。設不損其心，不毀其意，欲得至道，取之甚易。人欲修學，專意乃獲，如匹夫聞彼有法，中路多難，無由經過。一意念彼，形意以達。何以故知？如彼得通之人，心念形以隨。

是故，說曰：人不損其心，亦不毀其意。

夫，人習行，敦崇道業。世俗見根，而現在前。雖有善根，斯是世俗有漏之行。不興想著，求於上及。斯人，終不憂墮惡趣。

是故，說曰：以善永滅惡，不憂墮惡道。

人欲練其神　要當數修琢　智者易彫飾　乃名世之雄
能親近彼者　安隱無憂惱

舊學之人，外虛內實。或有潛隱山藪，或有佯狂遊世。行雖不同，所濟等一。此不取形器，此純練精神，定意不錯。行人權現千轉百化，要設方便，導引眾生，至百練室。所謂室者，泥洹虛寂無為城是。

是故，說曰：人欲練其神，要當數修琢。

捷疾利根之人，出言成律，必欲所度，得四辯才，義辯、法辯、辭辯、應辯。義辯、法辯者，此二攝內法。辭辯、應辯者，此二攝外法。

是故，說曰：智者易彫飾，乃名世之雄。

人執威儀，進止去來，周旋往返，皆執威儀，不失其節。猶如眾花競敷，香氣遠布。履行之人，亦復如是。戒聞施慧諸總持門定意不散者，能親近此，無所違失，便能成就無漏聖行。

是故，說曰：能親近彼者，安隱無憂惱。

永息無過者　柔和不卒暴　吹棄諸惡法　如風落其葉

諸根具足，無所流溢。所說專正，言不卒暴。威儀禮節，無所漏失。如斯之人，無有儔匹，亦無過者。

是故，說曰：永息無過者，柔和不卒暴。

行人執意，鏗然不動，執信堅固，毫釐不犯。去諸惡法，日進其善。晝夜挍飾，不令有塵。如鐵生垢，瑩治乃明。人心重垢，須慧乃照。

是故，說曰：吹棄諸惡法，如風落其葉。

無故畏彼人　謗毀清淨者　尋惡獲其力　煙雲風所吹

人之修學，除穢為上。行人除垢，唯修清淨。功德充滿，何懼不達。心無慳嫉者，崇其道根，豁然自悟。斯由通達了深要故。清淨之人，無有結使。愚者謗毀，謂為不淨。謗毀聖者，受無擇罪。斯由福報積行所致。

是故，說曰：無故畏彼人，謗毀清淨者。
世人執迷，以惡為妙。由是殃禍，漸入泰山，造地獄餓鬼雜畜生之罪。
是故，說曰：尋惡獲其力，煙雲風所吹。

人之為行　各各自知　善之為善　惡之為惡

人之修行，志趣若干。惡者自知惡、善者自知善。雖為善惡，不自知者，受報一倍。善者，受福無窮。惡者，受罪一倍。淨者，受淨行。不淨者，受不淨行。臨終之時，善惡然別。若神來迎，見宮殿屋舍園觀浴池，神不錯亂。衣被服飾，自然著體。天女圍遶，共相娛樂。還自見光，所照無礙。積惡之人，臨死之日，神識倒錯，但見大火劍戟，見蹲鴟野狐羅剎妖魅虎狼惡獸，復見刀山劍樹，荊棘坑坎，惡鬼圍遶。
是故，說曰：善之為善，惡之為惡。

人之為惡　後自受報　已不為惡　後無所憂

夫，人為惡，自招禍患。非有父母兄弟宗族，代受其罪。自不為惡，後不受報。如此之人，生則遇聖，當受其福，非父母兄弟，代獲其慶。意自清潔，不累於人。自行清淨，自受其報。

是故，說曰：人之為惡，後自受報，已不為惡，後無所憂。

達己淨不淨　何慮他人淨　愚者不自練　如鐵鑽純鋼

己自清淨，亦能使彼行清淨。己行不均，焉能使彼得清淨行？

是故，說曰：達己淨不淨，何慮他人淨。

愚人所習，終日不窮。一日所造，墜墮永劫。雖遇賢聖，不蒙濟度。猶鐵鑽純鋼，功至不可獲。

是故，說曰：愚者不自練，如鐵鑽純鋼。

若眼見非邪　黠人求方便　智者善壽世　亦不為眾惡

夫，人習行，專精為要。若眼見色，不起眼識，若好若醜，意悉平等。設見

好色，不興染著。設見惡色，亦不懷感。

是故，說曰：若眼見非邪。

見彼眼色，知為非真，為磨滅法，遷轉不住。生者有盡，常者亦滅。愚者翫習，智者所嗤。

是故，說曰：黠人求方便。

智人所施教，權化非一。防惡於無形，養福於自然。執行不累於世，言教不損於形質。在世周旋，未幾彼壽，見短如有恥，見長不自稱。在世訖其壽，終不為惡行。

是故，說曰：智者善壽世，亦不為眾惡。

商人在路懼　伴少而貨多　經過嶮難處　然有折軸憂

昔，有眾賈商人，冒涉途路，經過曠野。嶮難之中，路多盜賊，無由自免。所齎財寶，無有資糧。同伴行人，無有器仗用自防備。行人既少，財寶極多，心懷恐懼，神識熾然。有一黠者，告其同伴：「勿生恐懼，吾當設計，得免此

難。」眾人意正，便得無他。

是故，說曰：商人在路懼，伴少而貨多。道路嶮難，不遇良伴。捨其大道，隨其細徑，不達所至，中道車壞。前伴不顧後伴，共相捐棄。是以世尊借此為喻，欲使後生，深識罪福。受化者，無毫釐之礙。演教者，不捐其功。

是故，說曰：經過嶮難處，然有折軸憂。

有身無瘡痕　不為毒所害　毒無奈瘡何　無惡無所造

猶如調達在羅閱城，興謀害心。後事彰露，舉國聞知。時，王阿闍世語調達曰：汝宜出國，不須住此。十六大國，莫不聞知。云：「此有調達，造作眾惡。起傷害心，向於如來。」

調達聞已，內懷憂慼。心不自寧，便還本國。宿怨不盡，為恚結所纏。唐突菩薩宮內，語瞿夷曰：我今取汝，拜為第一夫人。不審聖女，為可爾不？

瞿夷聞之，語調達曰：前汝右手，吾欲把之。

調達尋舒手使把，扼腕骨碎，五指血出，當時迷悶，良久乃穌。瞿夷語曰：除悉達力，更無有人出我上者。設當與汝相把持者，身體碎爛，劇於塵霧。猶如力人，指壞千樹，隨意碎之，有何難乎？

是時，調達轉進入宮殿，坐菩薩床。宮人見之，悉共嫌恨。即前競捉，擲于床下。即傷左臗，不堪行來。家人輿還歸本舍。

諸釋皆嫌，皆來告語：汝今，調達！宜可改更，向佛懺悔。

調達聞之，私設巧詐。密作鐵爪，害毒塗之，外形柔和，內懷瞋恚。

爾時，調達憶佛所說：瞿曇沙門恒陳此言：「有身無瘡痏，不為毒所害。毒無奈瘡何，無惡無所造。」我今當往，佯如懺悔，以爪摑壞其脚，毒氣流溢，自當取死。

諸人輿輦，往詣世尊。去世尊三七仞，語左右人：下我在地，吾欲步往。尋下在地。尋時，地中勇火沸出，纏裹其身，將入地獄。

是故，說曰：有身無瘡痏，不為毒所害，毒無奈瘡何，無惡無所造。

多有行眾惡　必為身作累　施善布恩德　此事甚為難

世多有人，布惡自侵，不合聖諦。屠割魚獵，養猪畜雞。張施懸弶，以捕群鹿。為賊殺賊，縛就獄卒。真陀羅種，絃索飛綸。如是惡行眾生，不可稱說。如斯之類，必為身作患。死入地獄，受痛難量。

是故，說曰：多有行眾惡，必為身作累。

人能自察前世後世善惡報應，廣施周窮。侵肌之貨，以施於人，此事甚難。

是故，說曰：施善布恩德，此事甚為難。

善哉修善者　善哉為甚惡　惡惡自為易　惡人為善難

善人修善，行應自然。為惡之徒，不可親近。為善之人，諸佛衛護，諸天世人所可愛敬。所至之方，終不離善知識。

是故，說曰：善哉修善者。

人之為惡，日增無損。猶如蔓草，不種自滋。正使鏟其地淨，故處，猶生不息。

是故，說曰：善哉為甚惡。

猶如真陀羅種，恒擔死人，捐棄塚間。心恒喜歡，無所畏忌。心倍歡喜，以自娛樂。猶若典獄之人，守護杻械，晝夜行惡，自謂為尊。賢聖之人，觀此眾變，以為大患。應死之人，將詣都市，舉足下足，以近死地。三界酸楚，何可貪慕？

是故，說曰：惡惡自為易，惡人為善難。

愚者自謂正　猶惡未成熟　惡以成熟滿　諸苦亦復熟

愚人自念「所行專正」。餘者所作，皆為非法。見行善者，共憎嫉之。罪根已具，癡心純熟。然後乃知「我所作非」。今我造惡，非父母為，亦非兄弟宗親所造。分受其罪，悔無所及。非天非鬼非沙門梵志之所造，我今自知「罪之根本」，上不怨天，下不尤地，甘心受罪，知復奈何。

是故，說曰：愚者自謂正，猶惡未成熟。

積罪之人，入獄受報。十三種焰，纏裹其身。死而復穌，求死不得。要償故

罪，已盡無餘，然後乃出。若在畜生，愚癡所蔽，不識真道，領腫脊壞，穿鼻羈頭，枷鎖手脚。若生餓鬼，晝夜飢渴，腹若泰山，咽細若針，身長四十里，一寸千隔。若在人中，貧賤困悴，衣不蓋形，食不充口。

是故，說曰：惡以成熟滿，諸苦亦復熟。

賢者見於惡　不為惡所熟　如惡以不熟　惡者觀其惡

彼執行人，見其行惡，隨時訶諫：「此非妙行，輪轉生死，求出甚難。於三惡道，造罪根本。」

是故，說曰：賢者見於惡，不為惡所熟。

如人作惡，後尋懷悔：咄！我所作，將非其宜。人之所嫉，我今習之。將非是我執意誤乎？自今改悔，觀惡穢污。

是故，說曰：如惡以不熟，惡者觀其惡。

賢者觀其惡　乃至賢不熟　設以賢熟者　賢賢自相觀

賢人守戒，眾德具足。多聞辯慧，言無缺漏。出言柔和，常行真誠。行四等心，慈愍一切。見小過隙，便懷恐懼，況當造無擇之罪！

是故，說曰：賢者觀其惡，乃至賢不熟。

賢者自察，自觀性行：我今所致供養者，皆由前身積學所致。宿不種福，布恩施德，今日何緣得此福報？今不謹慎重行其德者，後更受形，無福可憑，復當流浪經歷生死。方便積行，久乃成就。其間艱難，非度所知，非算所籌。過佛恒沙，不覩不聞。由行自墜，至今不度。

是故，說曰：設以賢熟者，賢賢自相觀。

人雖為惡行　亦不數數作　於彼意不樂　知惡之為苦

人為惡行，當自改更。備受三塗八難之苦，於中求出，亦甚難得。是故，智者制以禁法，防以未然。設受，其報猶輕。若在地獄，湯冷水微，受苦無幾。斯由悔過，知罪根本。若作畜生，負擔不重，食以隨時，不加苦痛。

若為餓鬼，鬼有四種，生作豪尊餓鬼，衣食自然。若處人間，豪富大族，無所渴乏。若生於天，微福之報，食以覆口，自恥福少。是故，說曰：人雖為惡行，亦不數數作。學人見惡，意不願樂。自攝其意，不使分散。罪雖微細，報如泰山。猛火雖小，焚燒山野。是以智者常當防慮，知惡根源，眾苦之首。是故，說曰：於彼意不樂，知惡之為苦。

人能作其福　亦當數數造　於彼意願樂　善受其福報

人生一世，所以致貧窮者，皆由前身，慳結所誤。是以聖人觸類所說：「先以施惠為首」。雖復貧窮，要當少多減損，以補曩愆。雖無財貨，當自役己出力作使，修補神祠，佐助眾事，不使日夜，闕其福業。彈指之頃，念善亦是，況復躬自行功德乎！

是故，說曰：人能作其福，亦當數數造。

人之修福，多所潤及。見行善者，代其歡喜。輒自出財，勸助為福。見身獲祐，善名流布。見者心歡，靡不致敬。生輒遇聖，不墮八無閑處。

是故，說曰：於彼意願樂，善受其福報。

先當制善心　攝持惡根本　由是興福業　心由樂於惡

善心具足，勿令分散。執意在前，如擎油鉢。戰戰兢兢，如避劫燒。當以無常苦空非身，除心穢垢，沐浴使淨。

是故，說曰：先當制善心，攝持惡根本。

人不行善作後世資糧者，命終燒身之患。日夜為惡，不能自改。

是故，說曰：由是興福業，心由樂於惡。

為惡雖復少　後世受苦深　當獲無邊報　如毒在心腹

人意不固，所行無記。少多為罪，或覺不覺，要當受報，不免其對。無慚無愧，不求出要，求度世道。

是故，說曰：為惡雖復少，後世受苦深。

少多有隙，塵垢染意，便當受於無邊之罪。或觸嬈人使興惡行，由是自致墮無邊罪。或離別眷屬，鬥亂家室，如此之苦，眾惱無數。

是故，說曰：當獲無邊報，如毒在心腹。

為福雖少　後受大福　當獲大報　如種獲實

人之為福，唯存在心，不在財物，有多有少。設施物多，內心慳惜，後獲其福，亦不足言。施物雖少，心意普等，廣及一切，不自為己，後獲其福，不可稱限。

是故，說曰：為福雖少，後受大福。

後受天人，自然之福，顏色從容。恒處中國，不在邊境。言從語用，不傷人意。饒財多寶，不懷憎嫉。在家修德，宗族和穆。設當出家，捐棄恩愛，剃除鬚髮，著三法衣，苦形學道，除榮冀心，越次取證，盡其有漏，成無漏行。眾德普備，功福具滿。猶如田夫，多種獲報，倉庫盈滿，意志歡喜。內自慶賀，

功不唐舉。

是故，說曰：當獲大報，如種獲實。

無過而強輕　無恚而強侵　當於十品處　便當趣於彼

如彼有人，無有恚嫉憍慢之心。然，愚駭之人，興意向彼起謀害心。諸佛世尊，慈愍一切，見有哀苦，拔濟其難，興念生類，如母愛子。

是故，說曰：無過而強輕，無恚而強侵。

所謂十品者：①無救，②焰，③大焰，④黑繩，⑤啼哭，⑥大啼哭，⑦等害，⑧等命，⑨畜生，⑩餓鬼。其有眾生惡心熾盛，壽終之後，不離此十處。

是故，說曰：當於十品處，便當趣於彼。

痛痒語粗獷　此形必壞敗　眾病所酷切　心亂而不定

宗族別離散　財貨費耗盡　王者所劫掠　所願不從意

或復無數變　為火所焚燒　身壞無智慧　亦趣於十品

此上諸偈，盡是如來神口所說。調達愚，教阿闍世酒飲暴象，醉向如來。是時，世尊尋向彼象，而說斯偈：

作惡勿言無　久作言無罪　屏隈言無罪　斯皆有證驗

夫，人作惡，事有輕重。意盛不捨，不能去離，不求出要，藏隱自匿。亦復不能向人陳說。是以世尊，教誨後人，新作舊造，下至屏隈之處，善惡冥報，不可藏匿。

是故，說曰：作惡勿言無，久作言無罪。

人欲設意在屏隈處，造諸罪根。當時雖可免萌類謗，然復不免後世報對。

是故，說曰：屏隈言無罪，斯皆有證驗。

作惡言有憂　久作亦言憂　屏隈亦言憂　彼報亦有憂

人之造惡，初意赫熾，不自覺知。當時心勇，謂為應爾。

爾時，世尊便引其喻。如日初沒之際，山川樹影，皆各垂陰，遂至於冥。今此群惑之徒，執迷亦爾。造身口行，不善之本。臨終之日，諸惡重陰，各各自

隨，漸漸將至，冥室受報。

是故，說曰：作惡言有憂，久作亦言憂，屏隈亦言憂，彼報亦有憂。

此憂彼亦憂　惡行二俱憂　彼憂彼受報　見行乃知審

所謂此憂者，今現世憂。所謂彼憂者，後世之憂。所謂此憂，不死不命終。所謂彼憂者，已死已命終。

是故，說曰：此憂彼亦憂，惡行二俱憂，彼憂彼受報，見行乃知審。

此喜彼亦喜　福行二俱喜　彼喜彼受報　見行自清淨

昔，琉璃王興兵，攻伐迦維羅竭國，摧破人民，擒獲七千。聖人見道跡者，悉埋其足，使暴象蹋蹈殺之。略說其義。

佛告比丘：拘薩羅王，現無反復，違聖叛真，興無擇罪。斯等之類，却後七日自當受報。拘薩羅國，王種當絕，無復繼嗣。無擇地獄，火焰當出，纏裹王身及諸侍從，悉入無擇地獄之中。

琉璃聞之，即日嚴駕四種之兵，宮人、婇女，出城避災。尋詣恒水，張帆乘船，謂為免難。

時，阿鼻地獄火焰來接。及諸群眾，翼從多少，悉入地獄，無得脫者。

琉璃王，先未避災之時，來至舍衛城內，遙聞作倡伎樂歌舞戲笑五樂自娛。

王問左右：斯是誰家，戲笑之聲，乃徹於此？

諸臣白曰：此是祇頭太子家中音樂之聲。

王尋遣信，速喚使來。

我今征伐，與賊戰鬥，憂慮國事。祇頭今日方更歡樂，以五樂自娛。設我戰鬥，不如賊者，此人必望得王尊位。

祇頭太子聞王召喚，尋出奉迎。

王告太子：吾與賊戰，心憂萬國。汝今方更五樂自娛。

即拔利劍，斬而捨去。

祇頭捨身，即生天上，內宮妓女，五樂自娛，不覺失主。天上婇女，前後圍遶，亦復作倡伎樂，共相娛樂。

爾時，世尊以天眼，觀見祇頭王子二處受福。在大眾中，而說斯偈：

此喜彼亦喜　福行二俱喜　彼喜彼受報　見行自清淨

爾時，世尊復與琉璃王，而說斯偈：

此煮彼亦煮　罪行二俱煮　彼煮彼受罪　見行自有驗

爾時，世尊以天眼觀見琉璃王處在地獄，拷掠榜笞，五毒酸楚。是故，世尊而說斯偈：

作福不作惡　皆由宿行法　終不畏死徑　如船截流渡

昔，佛先世，未成等正覺。時，為菩薩身，號曰一切施。為婆羅門故，自縛詣闕。敵國王曰：汝今畏吾？

爾時，一切施而說斯偈：

作福不作惡　皆由宿行法　終不畏死徑　如船截流渡

昔，有啖人鬼，在人中作王，恒食人肉，以為厨宰。

鄰國征伐，得九十九王。二十一人，以為常則。

九十九王白羅剎王曰：鄰國有王，名曰善宿，好行施惠，修菩薩德。有所求索，不逆人意。大王設能擒獲彼者，我等甘心受死，萬無一恨。

爾時，羅剎人王即起鬼兵，往伺其便。正值善宿大王，在外園觀浴池遊戲。有一梵志，辭家外學。夫，梵志之法，臨辭去時，白父母言：「我今離家，追伴學問。計還之日，且未有期。設財貨窮乏，從王舉貸，我還當償。」

其人學問，以得成就。來至家中，但見空屋，不見人眾。即問鄰比：「我今父母兄弟姊妹，竟為所在？」

鄰比報曰：「汝學之後，舉王財賄，無以當償。為王所繫，今在牢獄。欲往看者，宜知是時。」

其人自念：「家窮事狹，無有財寶。設我詣獄親覲父母，復當拘執，同受其苦，不免王法。宜令在外，改形易服，竊行求索，畢償官物，乃得出身耳。」

其人復念：「鄰國有王，號善宿，修行道德，施心不絕。當往至彼，至誠告情，必不見違，足償王物。」

尋往至彼，隨王乞索。

王言：「大佳！當相供給。須吾沐浴，訖當惠施。小停勿憂，不負言信。」

王詣浴池，為鬼兵所擒。王尋還顧，悲慼涕零。

鬼王問曰：「我等聞王仁和博愛，靡不周濟。雖遭厄困，何為悲慼？」

王報鬼曰：「我生惠施，未曾有悔。向有梵志，在外乞索，許而未與。是以憂慼耳。」

鬼王白王：「王守誠信，由來不改，如今放王，施訖時還。」

乃知王心不失誠信。王得還宮，開藏惠施，恣彼人意。尋還就信詣鬼王所。

鬼王告曰：「汝不畏吾乎？何為受死而來？」

爾時，善宿大王向彼鬼王，而說斯偈：

作福不作惡　皆由宿行法　終不畏死徑　如船截流渡

鬼王聞之，內懷慚愧，改心易行，思修善本。即告善宿王曰：「今聞所說，人中難有。今放九十九王，我捨此位。願王統領，以法治化。我領鬼眾，還歸本居住。若俱健者，自當數覲。」

即共離別，各還所在。萬民稱慶，國界清泰。共行十善，不修惡業，善宿積行不息，後得成佛於樹王下。復說斯偈：

作福不作惡　皆由宿行法　終不畏死徑　如船截流渡

夜光照於冥　至日未出間　日光布大明　夜光便黽黽

觀此義已，如來引喻，欲使後生，明達其事。猶若夜光之虫，處在幽冥，布其光明，遠有所照，謂為己明無有及者。值日天子，放百千光明，昇于東方。爾時，無復有夜光虫明，顏色黽黽，像如純墨。

是故，說曰：夜光照於冥，至日未出間，日光布大明，夜光便黽黽。

察者布光明　如來未出頃　佛出放大明　無察無聲聞

外道梵志，所行不同。或有察而知者，或有入定而知者，或有聞教而悟者。此三種人，在世跨行，各自謂尊。所以然者，蓋由如來未現於世。設如來降神於世，放大光明，流教布化。爾時外道梵志自然消歇，其道不行，無復威神。

是故，說曰：察者布光明，如來未出頃，佛出放大明，無察無聲聞。

不牢起牢想　牢起不牢想　彼不至於牢　由起邪見故

此眾生類，戀慕生死。若自生念：「人處世間，樂著五欲，以自娛樂者，乃為牢固。」

是故，說曰：不牢起牢想。

邪見之人，執意來久，共相指授，乃興此論：竊聞「佛家稱說泥洹，無生無滅，無起滅想，亦復無有歌歎喜舞宗親五族。」行來進止，園觀浴池，都無此者。有何牢固？

佛言：不爾。斯等顛倒，邪心不滅。牢而固者，莫過泥洹。反更毀呰，以為不牢。

是故，說曰：牢起不牢想。

滅盡泥洹，無有眾患，澄然無為，凝神不動，亦不變易。愚者不解，以為非真。

是故，說曰：彼不至於牢，由起邪見故。

牢而知牢者　不牢知不牢　彼人求於牢　正治以為本

若有眾生，解滅盡泥洹無生無滅，亦不欺詐誑惑於世，諸佛世尊永息之室。其有眾生，入此室者。寵位至，不以增歡。毀辱逼，不以加慼。與倒見異其辭、邪部殊其趣。冥然太虛，永息不起。智者之所慕，非愚之所習。欲至彼室者，要涉八正之徑路，求度十二之洪崖，以渡生死之嶮岸，安神無為之澹然，顧眄悠悠之楚酷，苦哉愚惑之滋甚。

是故，說曰：牢而知牢者，不牢知不牢，彼人求於牢，正治以為本。

愚意以為牢　反被九結縛　如鳥投羅網　斯由愛深固

夫，人在世，意愚難革。或言陰聚為牢，或言結本為牢。於中興想，不別真偽。雖復出家學道，反習邪行。

是故，說曰：愚意以為牢。

人之修道，要當捨家。遇惡知識，指授邪徑。捨故結縛，反被九結。如蛾投火，不顧後慮，斯由愛深固。

是故，說曰：反被九結縛，如鳥投羅網，斯由愛深固。

諸有懷狐疑　今世及後世　禪定盡能滅　無惱修梵行

彼修行人，思惟惡露不淨之想，除去狐疑憎嫉之心。聞則得信，不重思惟。是故，說曰：諸有懷狐疑。

今者現身，後者後身。今者現世，後者後世。於中，不興猶豫生狐疑者，乃應定意。

是故，說曰：今世及後世。

入定之人，心意堅固，盡能消滅，不興想著。是故，說曰：禪定盡能滅。

不為結使所煩惱，執意清淨，常如一心。所修德本，超越人上。是故，說曰：無惱修梵行。

無塵離於塵　能持此服者　無御無所至　此不應法服

人之修道，常懷染污。婬怒癡垢，不去于心。雖披袈裟，不去三毒，此則不

至於道。

是故，說曰：無塵離於塵。

唯有賢聖之人，防塞眾惡，能服此真法之服。無有此者，則不應服。

是故，說曰：能持此服者，無御無所至，此不應法服。

若能除垢穢　修戒等慧定　彼應思惟業　此應服袈裟

人之修學，除穢為本。三毒結使，永盡無餘。雖得阿羅漢，不入定意，無記對至，乃知謬誤。修戒除垢穢，不失其道心。

是故，說曰：若能除垢穢，修戒等慧定。

入定之人，必有所益。心有所念，無事不果。諸天世人，魔及魔天、釋梵四天王，靡不宗奉而承事者。

是故，說曰：彼應思惟業，此應服袈裟。

不以柔和言　名稱有所至　人有善顏色　乃懷巧偽心

世多有人，與人言談，內懷姦宄，外如現愚。是故，說曰：不以柔和言，名稱有所至。

往昔，波斯匿王園觀遊戲。見二梵志，苦形學道，仰事日月，祭祀水火。王見此人，學道志苦。尋往佛所，白世尊言：向行遊觀，見二梵志，苦形學道，至為難及，亦無儔匹。

佛告王曰：人之修德，持戒完具。欲得知者，要當同止，觀察威儀，尋省來語。然後乃知有戒無戒。

王聞斯語，內懷慚愧。即從坐起，頭面禮足，辭退而去。還至宮殿，告語傍臣：汝速詣彼，喚二梵志，在我後園。吾觀察之，審有苦行求於道德？為虛稱詐逸，行不合己？

臣受其教，即喚在園。王自樓上，遙觀其行。知彼巧偽，詐稱為道。重懷慚愧，思心自悔。信心隆盛，貪樂佛道。即令國界人民之類：其有供事外學異道者，皆受誅戮，不得從容。

王至佛所，頭面禮足，悔本不及，自今以往，四事供養恭敬三寶，盡其形壽

不違此誓。

是故，說曰：人有善顏色，乃懷巧偽心。

有能斷是者　永拔其根本　智者除諸穢　乃名為善色

世人多懷姦宄之心，雖披法服，內行不真。能斷此者，乃應道門。

是故，說曰：有能斷此者，永拔其根本。

智人習法，要應為道。非法不行，學者所貴。顏色怡耀，眾人敬仰。

是故，說曰：智者除其穢，乃名為善色。

不以色從容　暫覩知人意　世多違行人　遊蕩在世界

如彼虛偽鍮　其中純有銅　獨遊無畏忌　內穢外不淨

世多有人，顏色從容。與人言談，辭義辯美。然，內心虛偽，心口相違。雖名為人，性行不均。外如賢士，內懷毒行。雖暫相見，賢愚不別。猶夜覩火，遙見光明，若當往捉，便燒其手。此亦如是，雖有顏色，內懷熾焰。

是故，說曰：不以色從容，暫覩知人意。

當來愚人，巧詐滋繁，漸漸遂至，謗賢毀聖。姦宄萬端，幻惑世人。與人言談，顏色不正。出言成章，辯聰無礙，堪在大眾，為無軌事。眾人覩者，莫不拭目。

是故，說曰：世多違行人，遊蕩在世界。

巧詐之人，多諸方略，以烟熏銅，色勝真金，誑惑世人，貪取財貨。是以如來引此為喻，如彼偽鍮，獲世重利。姦宄之人，亦復如是。甘言美辭，誘進檀越。獲致供養，四事不乏，衣被、飲食、床褥臥具、病瘦醫藥。雖獲其供養，後當償之。報受烊銅，經歷苦惱，罪積未畢。

是故，說曰：如彼虛偽鍮，其中純有銅。

如彼姦宄之人，多將翼從人間遊處。眾人見者，莫不興敬。如賊暴虐，多壞村落，然後乃知非是真人也。

是故，說曰：獨遊無畏忌，內穢外不淨。

貪餮不自節　三轉隨時行　如圈被養猪　數數受胞胎

如彼愚癡之人，為人標首，受人供養。自養其形，身體肥盛，不能轉側。檀越施主，隨時禮覲。愚人佯坐，入定思惟。由是自致得大供養。是以世尊，假以為譬。如被養猪，臥食不動。不知久久，當受屠割。捨身受身，無有休已。

是故，說曰：貪餮不自節，三轉隨時行，如圈被養猪，數數受胞胎。

人能專其意　於食知止足　趣欲支其形　養壽守其道

昔，佛與波斯匿王而說此偈。

波斯匿王宿殖德本，福嚮自應。於後園中，自然生甘蔗之樹，流出甘漿，晝夜不絕。於彼園中，自然生一株粳米，垂穗數百，取之無盡。王受其福，食之無厭。身體肥重，喘息苦極，不能轉側。時，往佛所，低身揖讓，在一面坐。

爾時，世尊便說此偈：

人能專其意　於食知止足　趣欲支其形　養壽守其道

王聞斯語，歡喜踊躍，不能自勝。即從坐起，辭佛還宮。即勅厨宰作食之人：設汝擎食在吾前者，先說斯偈，爾乃得食。自是以始，常以為法，王轉減食，身體輕便，進止行來，無所患苦。

觀淨而自修　諸根不具足　於食無厭足　斯等凡品行

轉增於欲意　如屋壞穿漏

初履行人，意不堅固。內自思念「髮毛爪齒」，愛著清淨，興著欲想。增益瞋恚，愚癡滋長。不攝諸情，根門不定，放逸自恣，遂失道明。猶火赫熾，復益酥油，深明此理，豈是滅火之兆乎！夫，欲息婬怒癡火，永不生者，當興惡露不淨之想。是故，說曰：觀淨而自修，諸根不具足。彼修行人，乞求無厭，得而藏囊，慳心不捨。若後命終，受凡品行。

是故，說曰：於食無厭足，斯等凡品行。

行人執愚，不修善根，欲意熾盛，不自改更，當復經歷生死之難。

猶若蓋屋，覆治不牢，天雨則漏。澆瀆衣服，淨者使污。人情如是，意不堅固，漏婬怒癡。

是故，說曰：轉增於欲意，如屋壞穿漏。

當觀不淨行　諸根無缺漏　於食知止足　有信執精進

不恣於欲意　如風吹泰山

行人御意，不暇食息，觀察此身，漏出不淨，一一分別。料簡身中，三十六物，穢污不淨。從頭至足，無一可貪。收攝諸根，不使漏失。

是故，說曰：當觀不淨行，諸根無缺漏。

行人執意，得無漏信，多食薑　薑，不容入定。信心勇熾，堪行精進，超群獨邁，尋受其證。

是故，說曰：於食知止足，有信執精進。

行人用意，眾想不亂。欲為禍根，主生災患。見身神慌，不受慧明。死則對至，燒身之痛。料別此理，悉為苦患。制意，不興色聲香味細滑之法。外御六塵，內攝六情。內外清淨，不漏欲意。猶若泰山，安峙堅固，不為飄風之所吹動。心如金剛，不可沮壞。

是故，說曰：不恣於欲意，如風吹泰山。

空閑甚可樂　然人不樂彼　無欲常居之　非欲之所處

所以聖人論此語者，欲使行人速獲其法。閑靜之中，意得專一。思惟挍計，不移時節，意念響應，如人呼聲。

是故，說曰：空閑甚可樂。

如此之徒，皆是凡夫，意著愛欲，不能捨離。意著女色，以為實用。一旦亡歿，乃知非真。

是故，說曰：然人不樂彼。

所以言聖人者，無婬怒癡。諸結縛著，豁然除盡。淨如天金，亦無微翳。若

在人村，周遊教化，到時持鉢，福度眾生，隨施多少，呪願施主。檀越施主，值聞聲者，則聞道教，貫徹心懷。設值辟支佛者，飛鉢空虛作十八變，形雖在眾，心存曠野。

是故，說曰：無欲常居之。

著欲之人，心意有在。猶人墮罪，閉在牢獄。官不決斷，遂經年歲。望欲求出，良難得矣。婬泆之人，亦復如是。癡心所裹，閉在欲獄。不遭無漏聖叡之藥，欲得免濟，甚復難剋也。

是故，說曰：非欲之所處。

在村閑靜　高岸平地　應真所過　莫不蒙祐

真人所居，必有善應。地主四王，常來擁護。所居之方，不被災患。福能抑惡，眾害不生。由聖居中，威神所致。

是故，說曰：在村閑靜，高岸平地，應真所過，莫不蒙祐。

難移難可動　如彼重雪山　非賢則不現　猶夜射冥室

賢聖之人，心不可移動。意欲所規，必剋不難。猶若眾山，競出好藥，隨意取之，分別毒害。是故，智者說「眾德具足」。

是故，說曰：難移難可動，如彼重雪山。

不以善知識，不親近善知識，聞惡不出其本，聞善不歎其德。猶若冥室之中闇射其矢。

是故，說曰：非賢則不現，猶夜射冥室。

賢者有千數　智叡在叢林　義理極深邃　智者所分別

所謂賢者，有所分別。聞一句義，暢演無數辯才之法。思惟分別，皆由觀練。

是故，說曰：賢者有千數，智叡在叢林。

分別諸法，不失次第，義理深邃，究暢其法，知所從生，知所從滅。分別義理，一一不失。

是故，說曰：義理極深邃，智者所分別。

多有眾生類　非射而不值　今觀此義理　無戒人所恥

所謂值者，所修非法之人是也。

是故，說曰：多有眾生類，非射而不值。

利根捷疾，觀是常非常，有淨無淨。戒德具者，歎說其淨。犯戒之人，聞彼教訓，謂為誹謗，不說真誠。自不稱名姓號之本，亦不自卑歎譽彼者。猶若善射之人，分別善者，而効其矢。所以然者，欲使惡者，改修其行。修善者，敦崇正法。

是故，說曰：今觀此義理，無戒人所恥。

觀有知恐怖　變易知有無　是故不樂有　當念遠離有

有者恐怖，不可恃怙，如實而不去離。

是故，說曰：觀有知恐怖，變易知有無。

夫，人不樂眾苦之本，亦不思惟本業所造。是故，說曰：是故不樂有，當念遠離有。

無信無反復　穿牆而盜竊　斷彼希望意　是名為勇士

如有諸佛弟子，無有篤信之意。何以故？彼人不信佛不信法不信比丘僧，亦復不信苦集盡道。盡者，為滅盡泥洹是。彼人不信，亦不恭奉。是故，說曰：無信無反復。

彼執行人，穿壞有漏三界之牆。於中貿易，望其福慶。是故，說曰：穿牆而盜竊。

斷其利養之想，無有悕望，人中之士，無有過者。是故，說曰：斷彼悕望意，是名為勇士。

除其父母緣　王家及二種　遍滅其境界　無垢為梵行

如來所以說是者，現其愛心，永盡無餘，更不復生。

是故，說曰：除其父母緣。

所以論王，現其憍慢。二種者：①戒律，②邪見。除此憍慢，更不復興。

是故，說曰：王家及二種。

如來所以說此者，欲見己慢，永盡無餘，修其淨行。

是故，說曰：遍滅其境界，無垢為梵行。

若人無所依　知彼所貴食　空及無相願　思惟以為行

修行之人，無眾結使，亦不藏貯。

是故，說曰：若人無所依。

世人依食，以存其命。知其摶食，所出本末。更樂食者，興意想著，如彼生牛之皮。意想食者，如彼火聚。識想食者，猶如劍戟。如彼摶食之人，觀食本末，或自手執，或在鉢中，思惟翻覆，食所從生？為從何滅？觀諸惡露，不可貪樂。（更樂食，即觸食。）

是故，說曰：知彼所貴食。

如彼眾生，入三解脫門，思惟念道，不去心首。是故，說曰：空及無相願，思惟以為行。

鳥飛虛空　而無足跡　如彼行人　說言無趣

虛空飛鳥，悉名鳳凰。虛空之中，不見足跡，周旋往來，都無處所。是故，說曰：鳥飛虛空，而無足跡。彼修行人，觀此義理，都不知東西南北所趣之方。是故，說曰：如彼行人，說言無趣。

諸能斷有本　不依於未然　空及無相行　思惟以為行

諸有行人，斷有根本。所論有者，欲有色有無色有，永盡無餘，更不復興。是故，說曰：諸能斷有本。不知未變之事，興衰之變。是故，說曰：不依於未然。

著三解脫滅盡之門，以自娛樂，不能捨離。是故，說曰：空及無相行，思惟以為行。

希有眾生　不順其徑　有度不度　為死甚難

希有眾生，生於中國者。復有眾生，遇賢聖者，亦復少耳。是故，說曰：希有眾生，不順其徑。多有眾生，求度世者，亦復少耳。不知生死根栽，有無是非，斯由鄙濁，不達性行。是故，說曰：有度不度。人之貪生，但見目前。不知趣死眾苦之患，亦不思惟度世之業。是故，說曰：為死甚難。

諸有平等說　法法共相觀　盡斷諸結使　無復有熱惱

夫，人處世，觀察是非，法法成就，無有高下。

是故，說曰：諸有平等說，法法共相觀。

如彼行人，思惟挍計，斷諸結使，去諸想著，無復熱惱之患。

是故，說曰：盡斷諸結使，無復有熱惱。

行路無復憂　終日得解脫　一切結使盡　無復有眾惱

履行之人，修德自然，畢眾苦惱，不興塵垢。

是故，說曰：行路無復憂，終日得解脫。

如彼行人，執意牢固，結使永盡無餘。

是故，說曰：一切結使盡，無復有眾惱。

無造無有造　造者受煩熱　非造非無造　前憂後亦然

人前為罪，深知非法，向人布現，求改懺悔，不自隱藏。若更生受形，不受苦惱。

是故，說曰：無造無有造，造者受煩熱。

人前為過，尋時改悔，壽終之日，神不錯亂，善神衛護，不至惡道。是故，說曰：非造非無造，前憂後亦然。

造者為善妙　以作不懷憂　造而樂而造　生天受歡樂

人修善行，眾德具足。眾人所敬，莫不宗奉，壽終之後，生善處天上。是故，說曰：造者為善妙，以作不懷憂，造而樂而造，生天受歡樂。

亦復不知論　賢聖不差別　若復知論議　所說無垢跡

如彼行人，不解議論，不別句義。若在大眾，不知威儀禮節，賢愚不別。是故，說曰：亦復不知論，賢聖不差別。

無垢之論，去諸想著，內懷歡喜，稱慶無量。所聞法味，充飽一切。不趣惡道，餓鬼畜生地獄之惱。是故，說曰：若復知論議，所說無垢跡。

說應法議說　當豎仙人幢　法幢為仙人　仙人為法幢

昌熾法味，與人演布，文句具足，展轉相教。

仙人者，諸佛世尊也。說名身句身，一一分別，無有錯謬。欲使正法，久存於世。

是故，說曰：說應法議說，當豎仙人幢，法幢為仙人，仙人為法幢。

或有寂然罵　或有在眾罵　或有未聲罵　世無有不罵

心內熾然，呪詛不息，欲使彼人遭水火盜賊。內心思惟，不彰露在外。

是故，說曰：或有寂然罵。

高聲大喚，不避尊卑。

是故，說曰：或有在眾罵。

權在眾中，亦不高聲對面相罵。

是故，說曰：或有未聲罵，世無有不罵。

一毀一譽　但利其名　非有非無　亦不可知

諸善功德，育養其身。設得供養，不以為歡。若彼毀辱，不以為慼。過去已滅，善心不絕。當來未至，未有生兆，現在不住，當復漂轉。是故，說曰：一毀一譽，但利其名，非有非無，亦不可知。

叡人所譽　若好若醜　智人無缺　叡定解脫

如紫磨金　內外淨徹

覺見廣見，敷演一義，而不可及，皆蒙得度，濟神離苦。猶如如來，行則履虛，離地四寸，地上印文，炳然自現。其中虫蠡有形之類，蒙光得度。七日安隱，永無眾苦，無能傷害。猶如紫磨純金，內外清淨，無有瑕滓。是故，說曰：叡人所譽，若好若醜，智人無缺，叡定解脫，如紫磨金，內外清徹。

猶若安明山　不為風所動　叡人亦如是　不為毀譽動

如彼安明山，峙立安固，終不為風所動。如來處世，去世八法，不為毀譽所動。

有一梵志，多聞廣見，無事不苞。聞「佛出世，不為毀譽所動，持心如地，不記好醜。」往至佛所，以百種罵毀呰如來，後復以百種語讚譽如來。如來心意，鏗然不動。

是故，說曰：猶若安明山，不為風所動，叡人亦如是，不為毀譽動。

如樹無有根　無枝況有葉　健者以解縛　誰能毀其德

無明根本，眾患之源。愛生枝葉，以興邪見。

是故，說曰：如樹無有根，無枝況有葉。

所謂健者，謂佛世尊。脫諸縛著，更不受胞胎之形，亦復不從今世至後世。

是故，說曰：健者以解縛，誰能毀其德。

無垢無有住　身塹種苦子　最勝無有愛　天世人不知

去諸結使，永盡無餘。有結則有住，無結則無住。亦無身塹，亦無苦子。是故，說曰：無垢無有住，身塹種苦子。

如來坐禪，寂然入定，三昧正受，滅形自隱。諸天聖人，欲得知如來者，此事不然。

是故，說曰：最勝無有愛，天世人不知。

猶如網叢林　無愛況有餘　佛有無量行　無跡誰跡將

佛告比丘：今當與汝說「愛根本，枝葉滋蔓。」善思念之。

廣說如契經，流轉生死，分著五道。

是故，說曰：猶若網叢林。

如來成道，永無有愛。永斷五道，不處三界，不受四生。

是故，說曰：無愛況有餘。

所謂佛者，教悟一切諸法。無事不知，無事不達。

修四意止、四意斷、四神足、根、力、覺、道。

廣布演說，無有窮極。高而無上，無能量度。深邃無下，深不可測。有結則有跡，無結則無跡。

夫，人有足，便得遊行東西南北四維上下。有結有跡者，將入三界，遊馳五道，不離生死。無結無跡者，則不至三界八難之處。是故，說曰：佛有無量行，無跡誰跡將。

若有不欲生　以生不受有　佛有無量行　無跡誰跡將

捨身受形。經歷生死，億千萬身。生死無量，不可稱計。今得成道，畢故，身更不受形受諸苦惱。是故，說曰：若有不欲生，以生不受有，佛有無量行，無跡誰跡將。

若欲滅其想　內外無諸因　亦無過色想　四應不受生

所謂想者，欲想色想無色想。行人永滅，亦不使生，亦復不造三界結使。內

外清淨，不造塵垢。

是故，說曰：若欲滅其想，內外無諸因。

如彼行人，觀過去色過去造色，未來色未來造色，現在色現在造色。一一分別，四無有色。如彼轉輪聖王，統四天下，身有大人之相，眾好具足。行人觀彼，如己無異。不以色好，而興好想。不以色醜，而興惡想。不見我是彼非、彼是我非，我亦復不見是、非、是是、非非，都無好醜之想，永斷四應，不與從事。

是故，說曰：亦無過色想，四應不受生。

捨前捨後　捨間越有　一切盡捨　不受生老

所謂前者，捨過去陰持入結使縛著。捨後者，捨未來陰持入結使縛著。捨間越有者，捨現在陰持入結使縛著。

捨一切者，於現身中，得虛無道。王三千，典十方，由意自從，所作已辦，更不復受胎，如實知之。

是故，說曰：捨前捨後，捨間越有，一切盡捨，不受生老。

勝則怨滅　負則自鄙　息則快樂　無勝負心

如彼怨家，晝夜伺察彼人。於彼，有大怨嫌，從世至世，不捨罪怨。如是，經歷數百千身，報怨乃息。負者自鄙。

是故，說曰：勝則怨滅，負者自鄙。

一切結使，永盡無餘。更不復起想著之念，亦復無勝負之心。我勝彼不如、彼勝我不如，都無彼此之心。

是故，說曰：息則快樂，無勝負心。

若人嬈亂彼　自求安樂世　遂成其怨憎　終不脫苦患

世多有人，執迷惑意。怨讎心深，觸嬈於人。自望快樂，宗族蒙慶。如種苦栽，冀望甘果。唐喪功夫，無益於時。

是故，說曰：若人嬈亂彼，自求安樂世。

卒鬥殺人，猶尚可恕。懷毒陰謀，乃不可親。如斯之類，必趣惡道。所以然

者，由其執愚，不捨故也。

是故，說曰：遂成其怨憎，終不脫苦患。

善樂於愛欲　以杖加群生　於中自求安　後世不得樂

一切眾生，皆貪樂樂，不樂苦惱。見苦，則群心不願樂。己自行殺，教人殺生。己自婬泆，教人婬泆。己自妄言綺語，復教人妄言綺語。己自不與取，復教他人竊盜他物。

是故，說曰：善樂於愛欲。

所行非法，濫扞百姓。意之所存，以傷為本。

是故，說曰：以杖加群生。

人作惡行，皆自為己。捨身受形，遭諸苦惱。經歷生死，沉漂五道。所生之處，罪苦自隨。

是故，說曰：於中自求安，後世不得樂。

人欲得歡樂　杖不加群生　於中自求樂　後世亦得樂

一切眾生，皆貪於樂，不樂於苦。見彼苦者，興慈愍心。四等平均，視彼如赤子，初不起怨捶杖眾生。處世皆求安身：「設我今日觸嬈彼者，後世之中，受對無數。」

是故，說曰：人欲得歡樂，杖不加群生，於中自求樂，後世亦得樂。

樂法樂學行　慎莫行惡法　能善行法者　今世後世樂

夫，人在世，務行於法。選擇善法，去其惡者。周旋往來，追善知識，採取善教，所至到處，興布法事。

是故，說曰：樂法樂學行，慎莫行惡法，能善行法者，今世後世樂。

護法行法者　行法獲善報　此應法律教　行法不趣惡

能自擁護法，不使漏失，後獲其福。

是故，說曰：護法行法者，行法獲善報。

彼執行人，以法自護，所生之中，不遇惡災。從小至大，悉受其對，天受福盡，下生人間，復重受福。

是故，說曰：此應法律教，行法不趣惡。

護法行法者　如蓋覆其形　此應法律教　行法不趣惡

彼修行人，擁護深法微妙之教，去諸陰蓋。如猛赫熱而獲好蓋，得蒙濟度。

是故，說曰：護法行法者，如蓋覆其形。此應法律教，行法不趣惡。

惡行入地獄　所至墮惡道　非法自陷溺　如手把蛇蚖

人為惡行，非父母兄弟宗親所為，皆由己身，為罪所致。作罪自受其殃，無能代者。

外道異學所見不同。外道所見：己身作罪，他人受報。

是故，說曰：惡行入地獄，所至墮惡道。

猶如彼人，手把蛇蚖。或以呪術而取者，或以藥草而取者，或被師教而手翫

弄惡蛇。呪罷之後，為蛇所嚙，死入地獄餓鬼畜生，經歷生死，無有休已。

是故，說曰：非法自陷溺，如手把蛇蚖。

不以法非法　二事俱同報　非法入地獄　正法生於天

此眾生類造善惡行，不自覺知殃福之報。為善者，不知善之有報。為惡者，不知惡之有報。

如彼有人，得雜毒之食，得而享之，不知食中有毒。毒氣流熾，不便其身。行惡之人，亦復如是。當時甘口，後受其殃，遂喪其命，不至善處。有目之士，觀食知之，斯是清淨，其中無毒，便取食之，後無苦患。是故，說曰：不以法非法，二事俱同報。非法入地獄，正法生於天。

施與戰同處　此德智不譽　施時亦戰時　此事二俱等

昔，舍衛城內有一長者，名曰最勝。更有長者，名曰難降。二人慳貪，國中第一。饒財多寶，七珍具足，象馬車乘，僕從奴婢，穀食田業，不可稱計。

二人門戶，各有七重。勅守門者，無令乞兒入我門戶中庭之中。鐵籠覆上，恐有飛鳥啄拾穀食。屋舍四壁，鑄鐵垣牆，恐鼠穿鑿，嚙壞器物也。

是時，五大聲聞，各以次第，詣彼教化。從地踊出，教以法施。長者二人聞之，各不受化。後佛自往，坐臥虛空，放大光明。佛與長者說微妙法。

長者雖聞，心猶不達。內自思惟：「佛來至舍，不可虛爾使還精舍。宜入藏裏，取一白氎布施如來。」

即起入藏，選一惡者，反更得好。捨而更取，倍得好者。心意共諍，不能自決。

當於其日，阿須倫與忉利天共鬥。或天得勝、阿須倫不如。或阿須倫得勝、諸天不如。

爾時，世尊以天眼觀見長者心，或時慳心得勝、施心不如，或時施心得勝、慳心不如。

爾時，世尊便說斯偈：

施與戰同處　此德智不譽　施時亦戰時　此事二俱等

長者遙聞，內懷慚愧：如來所說，正謂我身。即出好氈，持用為施。難降長者，出五百兩金，持用惠施。心開意解，各見道跡。

人遭百千變　等除憍慢怨　時施清淨心　健夫最為勝

學人在家，戀著財業。眾事慣亂，心不一定。人欲修道，當離家業，除去憍慢，不興想著。乃得惠施，不望其報。謙恭卑下，修德之本。輕人貴己，殃禍之災。是以教人閑靜之處，然後乃得修於道真。

是故，說曰：人遭百千變，等除憍慢怨。

施有五時，獲五功德，除去憍慢自大之心。意常清淨，不懷穢濁。是故，說曰：時施清淨心，健夫最為勝。

忍少得勝多　戒勝懈怠多　有信惠施者　後身受善報

多有眾生，信心極少，瞋恚隆熾。持戒忍辱，亦復少少耳。以能行忍，則勝

怨讎。持戒之人勝懈怠者，猶如阿那律，有一施德與辟支佛，九十劫中，未曾趣惡道，後生釋種家，佛並父弟，出家學道，成其道果。

是故，說曰：忍少得勝多，戒勝懈怠多。有信惠施者，後身受善報。

快哉大福報　所願皆全成　速得第一滅　漸入無為際

人之修福，皆由前身，立行所致。值良福田，種子雖少，獲報無量。若復前身觸嬈賢聖，施心不純，無平等意，設受人形，形狀醜陋，為人所輕。作惡受惡作福受福。

是故，說曰：快哉大福報，所願皆全成。

眾結除盡，諸德普具。淨如光明，內外清徹。

意欲所求第一義者，尋時即獲。欲得永入虛無之處，尋時即得，無有疑滯。

正使外邪弊魔之徒，欲來毀壞為福之人，尋時自壞，無奈之何。

猶昔魔王將十八億眾，百頭一身，形像可畏，虎狼師子毒蛇惡蚖來恐如來。如來福力，使魔斷壞，魔王退後。

爾時，世尊便說斯偈：

快哉大福報　所願皆全成　速得第一滅　漸入無為際

若彼求方便　賢聖智慧施　盡其苦原本　當知獲大幸

學人欲習賢聖法者，勇猛精進，意不分散。然後乃應賢聖之法。是故，說曰：若彼求方便，賢聖智慧施。所謂苦者，五盛陰是。能滅此者，乃應道教。是故，說曰：盡其苦原本，當知獲大幸。

愛法善眠寤　心意潔清淨　賢聖所說法　智者所娛樂

學人習行，達了深法。曉了分別義句所趣，心意澹然，無餘異想。入定一意，不為眾邪之所傾動。賢聖所言教，翫而習之，不能捨離。智者所習，非愚所論。

是故，說曰：愛法善眠寤，心意潔清淨，賢聖所說法，智者所娛樂。

若人心樂禪　亦復樂不起　亦樂四意止　并及七覺意
及彼四神足　賢聖八品道
彼修行人，所以樂禪者，欲於無餘泥洹界而取滅度，不起不滅。
是故，說曰：若人心樂禪，亦復樂不起。
止結不起，謂之意止。有所覺悟，故謂覺意。
是故，說曰：亦樂四意止，并及七覺意。
夫，神足法，亦斷結使。於現法中，快樂無為。賢聖八品道，於現法中，亦斷結使，快樂善利。
是故，說曰：及彼四神足，賢聖八品道。

善樂於揣食　善樂攝法服　善樂於經行　樂處於山藪
如彼行人，以獲斷一切之智。分別食想，意不染著起於食想。食若好若醜，意無是非。法服齊整，不違先聖所制服飾。

是故，說曰：善樂於揣食，善樂攝法服。

如佛契經所說。夫，經行之人，獲五功德。

云何為五？①堪任遠行。②多力。③所可食啖，自然消化。④無病。⑤經行之人，速得禪定。

習道之人，得真如四諦微妙之法，聞法意悟。即入深山，無人之處，禪定習道，即於無餘泥洹界而般泥洹。

是故，說曰：善樂於經行，善樂於山藪。

以逮安樂處　現法而無為　以越諸恐懼　超世諸染著

如彼修行之人，於有餘泥洹界，真法自娛樂，漸漸乃至滅盡泥洹界。

是故，說曰：以逮安樂處，現法而無為。

以見道跡，越諸苦難，超世諸染著，行過三界，為眾祐福田。

是故，說曰：以越諸恐懼，超世諸染著。

善樂於念待　善觀於諸法　善哉世無害　育養眾生類
世無欲愛樂　越諸染著意　能滅己憍慢　此名第一樂

如來降神，來適王家。觀世非常，万物如幻。捨世王位，深山學道，積年苦行，坐樹王下，成等正覺。七日七夜，觀樹不眴。

如來，爾時，即從坐起，詣文鱗龍王所，至彼宮殿而說斯偈。

龍聞此偈，心開意解，眼目得開，覩如來形。愴然揮淚，自鄙宿豐。

是故，說曰：

善樂於念待　善觀於諸法　善哉世無害　育養眾生類
世無愛欲樂　越諸染著意　能滅己憍慢　此名第一樂

耆老持戒樂　有信成就樂　分別義趣樂　不造眾惡樂

夫，學道之人，年雖耆艾，不辭勞苦，中有退心。雖復年盛，目覩世榮，而復懈怠。道之在心，不問老少。唯在剛烈乃至於道耳。信心以存，何往不剋。

是故，說曰：耆老持戒樂。

人有信心，四事難動。正使化作佛形，現諸光相，欲來詭調者，不能使心移轉。

是故，說曰：有信成就樂。

人之辯才，皆由宿行，億千万劫，乃獲其辯。雖出言教，分別諸義，一一所趣，不失次緒。從一句義，演至百千，終不吐出粗獷之言。

是故，說曰：分別義趣樂。

夫，人無惡，則生天上人中受福。

是故，說曰：不造眾惡樂。

世有父母樂　眾聚和亦樂　世有沙門樂　靜志樂亦然

如佛契經所說。父母恩重，不可得記。若使孝子欲報其恩，右肩負父，左肩負母，從生至長，周行天地，經百千劫，亦不能報父母一日之恩。何以故？皆由父母長養五陰，敷張六情，使覩光明。推燥居濕，隨時扶侍。是以孝子雖欲報恩，百千分未獲其一。

是故，說曰：世有父母樂，眾聚和亦樂。出家學道，斷諸恩愛，離棄家業，恒行三業，不失其操。復為百千群生，所見愛念，隨時供養，供給所須。出家梵志，勤身苦體，求斷縛著。所行清淨，不造惡本。

是故，說曰：世有沙門樂，靜志樂亦然。

諸佛興出樂　說法堪受樂　眾僧和亦樂　和則常有安

如來出現，甚不可遇。猶若優曇鉢花，數千万劫，時時乃出。爾時，群生見優曇鉢花，各各歡喜，自相謂言：如來降世，將在不久。瑞應已現，豈有虛乎？古昔經籍自有成文：「若有此花出現世者，如來出世亦復不久。」

諸天世人，共相慶賀，皆設供養之具，遲覩如來光相形容。

是故，說曰：諸佛興出樂。

佛初得道，眾相具足。七七四十九日，寂然入定，不與眾生敷演法味。後為

梵天所請，便與四部之眾，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諸天龍神、揵沓和、阿須倫、旃陀羅、摩休勒、人與非人，暢演善法。群生蒙恩，靡不濟度。

是故，說曰：說法堪受樂。

眾者，其事非一。或四或八，或至無數。如來眾者，為最第一。如來眾中，有四雙八輩十二賢士。諸有眾生之徒，競來供養。修敬聖眾者，獲福無量。如斯福田，出生道果，為良為美，為無旱霜，隨意所願，靡不剋獲。聖眾所貴，唯和為上。

是故，說曰：眾僧和亦樂，和則常有安。

持戒完具樂　多聞廣知樂　覩見真人樂　解脫行跡樂

其有眾生，遇持戒者，承事供養，隨時瞻視，後獲其報，安處無為，快樂自由。

是故，說曰：持戒完具樂。

復有眾生，遭遇多聞之人，承受其教。一一不失，名身句身味身，義理通

達，尋究暢義，聞便即悟，不復重受。

是故，說曰：多聞廣知樂。

設有眾生，宿殖德本，遭遇賢聖，值彼羅漢，得滅盡定，及空寂定。其有眾生施真人者，現身獲報，錢財集聚，所願從意，無願不果，於諸結使，永無所染。

是故，說曰：覩見真人樂，解脫行跡樂。

駛水清涼樂　法財自集快　得智明慧快　滅慢無邪快

猶若駛河，澄靜清涼。聲響微細，不傷害物，甘甜極美。學者所貪，多所成就。

是故，說曰：駛水清涼樂。

所謂法財者，以法合集，不枉物理，不為縣官盜賊水火災變所見侵欺。何以故？皆由正法，獲其財利，不枉人物，故使其然。

是故，說曰：法財自集快。

如彼學人，得世間第一智，盡能分別一切眾法，普於光明，有所接悟。是故，說曰：得智明慧快。

人懷憍慢，必欺蔑人。從永劫以來，懷善德不究竟，皆由興怒。是故，說曰：滅慢無邪快。

得覩諸賢樂　同會亦復樂　不與愚從事　畢故永以樂

賢聖之人，道果以具，眾德悉備，曩所修學，積行乃致。其有恭敬承事賢者，後受其樂，財業無數，家人和穆，宗族日熾。是故，說曰：得覩諸賢樂，同會亦復樂。

善人修德，慕求良伴。見惡知識，終以遠離。所以然者，惡人所稟，終無善行。墮人在冥，不覩大明。是故，說曰：不與愚從事，畢故永以樂。

如與愚從事　經歷無數日　與愚同居難　如與怨憎會

與智同處易　如共親親會

若彼行人與愚從事，晝夜墮落，墜在生死。億佛過去，不蒙濟度。

是故，說曰：如與愚從事，經歷無數日。

怨憎會苦難，皆由無明故，不逐良師，不與善知識從事。

是故，說曰：與愚同居難，如與怨憎會。

智人所學，必當上及，相見同歡，先笑後語，和顏悅色。內外清泰，無有諍訟。

是故，說曰：與智同處易，如共親親會。

人尊甚難遇　終不虛託生　設當託生處　彼家必蒙慶

億千万劫，不可遭遇，所謂人尊者，諸佛世尊是。所謂生之處，其種清淨，父母真正，其家饒財多寶，七珍具足，金銀珍寶、車渠馬瑙、真珠虎珀、象馬車乘，無所渴乏。所生國土，上下和穆，共相順從。

是故，說曰：人尊甚難遇，終不虛託生。

眷屬成就，處在中國，不在邪僻。是故，說曰：設當託生處，彼家必蒙慶。

一切得善眠　梵志取滅度　不為欲所染　盡脫於諸處
盡斷不祥結　降伏內煩熱　永息得睡眠　心識悉清徹

昔，佛成道未久。初度五人，次後五人、江村十三人、賢士眾中三十七人，通佛六十一人。

爾時，世尊告諸弟子：汝等各各四面教化，度閻浮利地人。吾欲獨往詣江水側。

度三迦葉師徒千人，次度舍利弗、目揵連。

次度拼沙王，在羅閱城迦蘭陀竹園所。

爾時，阿那邠坻長者，有少俗緣，來至羅閱城中，造大長者，欲得寄住。正值彼家，男女僕從，各各作役。或破薪燃火，或炊生熟食，或有布置坐具氍毹。

是時，長者躬敷高座，懸繒幡蓋，香汁灑地。

是時，阿那邠坻長者問彼長者：貴家今日辦具待賓之調，亦非小節。為欲請國王過舍？為是貴家男欲娶婦？女欲嫁乎？願聞其意。

其主報曰：我今所辦餚饌之具，亦非天及世人所能測度。亦非國王、群臣、百僚，男不娶婦，女不出門。我所以辦具甘饌飲食者，清旦請佛及比丘僧在家供養。

阿那邠坻聞佛名號及比丘僧，衣毛悚豎，悲而且喜。

尋往佛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斯須退坐，前白佛言：伏惟，天尊！興居輕利，遊步康強。聞僑在此，得善眠乎？

爾時，世尊與阿那邠坻，而說斯偈。

一切得善眠　梵志取滅度　不為欲所染　盡脫於諸處
盡斷不祥結　降伏內煩熱　永息得睡眠　心識悉清徹

慎莫著於樂　當就護來行　當念捨於世　觀於快樂事

夫人學道，不苦不成。要當須苦，然後乃成。捨世俗禪，及俗解脫。修無漏禪，無漏解脫。

是故，說曰：慎莫著於樂，當就護來行。人遇小樂，當更求索，增其樂本。是故，說曰：當念捨於世，觀於快樂事。

如世俗歡樂　及彼天上樂　此名為愛盡　十六未獲一

世俗樂者，欲界之樂。及彼天樂者，色界之樂。眾生之類，長夜之中，迷惑五趣，不知稟真。貪著世俗禪福之報，流轉五趣，周而復始。謂為得道，永滅不起。

是故，說曰：如世俗歡樂，及彼天上樂。

其有行人，先斷愛根，永去枝葉，執意懷懼，防惡未然。後得無漏之樂，遊心自然。於十六分中，未得其一。

是故，說曰：此名為愛盡，十六不獲一。

能捨於重擔　更不造重擔　重擔世之苦　能捨最快樂

如人負重擔，經過嶮難處。所負，既不是世俗不急貨，亦非金銀珍寶、車渠馬瑙、真珠琥珀，乃是世俗不要之貨。

傍人諫語：觀君所負，非是真寶。何不捨之，更求真者？

其人即捨，更求真者。觀此眾生，亦復如是。負五陰身，遊處欲界，宛轉生死，不能得出。

聖人告曰：汝今所負五陰之形，穢漏臭處，荷負是為？宜可速捨，更求輕者。

爾時，眾生即設方便，捨欲界形，受色界身。

已受色界之形，聖人復往就彼教化，使令捨身，就無漏智五分法性。

是故，說曰：能捨於重擔，更不造重擔，重擔世之苦，能捨最快樂。

盡斷諸愛欲　及滅一切行　并滅五陰本　更不受三有

如彼行人，以無漏慧觀，滅欲愛、色愛、無色愛。身行口行意行，除身三口四意三，永盡無餘。解知五陰興起本末，更不復著三有之行。是故，說曰：盡斷諸愛欲，及滅一切行，并滅五陰本，更不受三有。

義興則有樂　朋友食福樂　彼滅寂然樂　展轉普及人　苦為樂為本

猶若商賈之人，勞形苦體，冒涉危嶮，採致重寶。安隱還家，宗族慶賀。男女大小，靡不歡喜。朋友同伴，悉皆蒙恩。若使開意惠施，普及一切，無復眾苦，以樂為本。宗族娛樂，不能捨離。是故，說曰：義興則有樂，朋友食福樂，彼滅寂然樂，展轉普及人，苦為樂為本。

猶彼火爐　赫焰熾然　漸漸還滅　不知所湊

如是等見人　免於愛欲泥　去亦無處所　以獲無動樂

猶若彼匠，火燒鐵丸，極自熾然，甚難可近。

是以聖人觀眾生類婬怒癡火，而自燒炙，不自覺知。

是故，說曰：猶彼火爐，赫焰熾然。

如彼熱鐵丸，漸漸至冷。不知熱之所湊，亦復不知冷之所在。

是故，說曰：漸漸還滅，不知所湊。

彼修行人，得等解脫，無復罣礙，免於愛欲之深泥。便得離於生死之岸。

是故，說曰：如是等見人，免於愛欲泥。

如是之類，神與冥合，識與空體，亦復不知東西南北四維上下。來亦不知所從來，去亦不知所從去。猶如熱鐵丸，漸漸欲冷，不知熱之所湊，亦復不知冷之所在。

是故，說曰：去亦無處所，以獲無動樂。

中間無有恚　有變易不停　除憂無有愁　寂然觀世有

所謂恚者，染污人心，不至于道。唯有無垢之人，乃能免此恚怒之心。

是故，說曰：中間無有恚。

世多有行，行有輕重舉操不同。或有冥契運至，不造結使。或有知而故犯，以興塵勞。是以聖人布誡後生，欲令執行之人，改既往之失、絕將來之禍。貪學之人，翫之寶之。未墜于心，便能進適賢聖之室。然後方知聖法之可崇，穢法之叵近。

是故，說曰：有變易不停。

如彼修行人，永拔愁憂之本，與樂根共相應，寂然觀世變，如彼幻野馬也。

是故，說曰：除憂無有愁，寂然觀世有。

有樂無有惱　正法而多聞　設見有所損　人人貪於色

如彼入定人，晝夜禪寂，不離定意，空無相願，以為遊觀。當時雖復身遭苦行，神寂無為，無所傷損。如彼行人，無瞋怒心，慈愍群萌與己無異。

是故，說曰：有樂無有惱，正法而多聞。

如彼學者，觀彼根原。婬怒癡病眾禍之首，皆起欲怒心意，共相染污，以成大患，便不能脫生老病死愁憂苦惱眾患之原。

是故，說曰：設見有所損，人人貪於色。

無結世善壽　大法知結原　人當明結瑕　人人心縛著　亦縛於色本

無結之人，婬怒癡盡，不復樂俗眾結之本。怨讎恚心，亦復不興。明人所鑒能斷斯病。既自去病，復治他人使無有病，亦復不念著於眾色，利衰毀譽，其心不動。

是故，說曰：無結世善壽，大法知結原，人當明結瑕，人人貪縛著，亦縛於色本。

一切受辱苦　一切任己樂　勝負自然興　竟不有所獲

人遭困厄，意不得舒。瞻人顏色，恒恐失意。自恣之人，隨意所欲，如念即至，如響應聲。

是故，說曰：一切受辱苦，一切任己樂。

如人處世，貴賤無常。或為轉輪聖王，後便為粟散諸王。一尊一卑，或高或

下。唯有賢聖之道，無有尊卑高下。

是故，說曰：勝負自然興，竟不有所獲。

諸欲得樂壽　能忍彼輕報　忍者忍於人　不忍處諸有

取要言之，略說其義。無害而生害，無惱而生惱，無恚而生恚，無怨而生怨，如上無異。

諸欲得樂壽　於惑而無惑　惑者惑於人　我斯無有惑

諸欲得樂壽　終己無結著　當食於念食　如彼光音天

恒以念為食　意身無所倚

村野見苦樂　彼此無所燒　雖值更樂跡　無跡焉有更

人之修道，或在城傍依村而住，或在曠野無人之處。或時遇苦，眾人痛心。時復遭樂，不以為歡。不興更樂，起十二緣病。彼者彼六塵，此者此六情。

是故，說曰：村野見苦樂，彼此無所燒。人之處世，心恒放逸。先更後樂，遂增罪根，或時生彼地獄更樂。無更則無跡，亦復無有地獄更樂。

是故，說曰：雖值更樂跡，無跡焉有更。

所在有賢人　不著欲垢穢　正使遭苦樂　不興於害心

聖人處世，多自隱遁。不著欲想，不興欲垢。所謂賢人，阿那含、阿羅漢。

是故，說曰：所在有賢人，不著欲穢垢。

雖遭苦樂，不興想著。

是故，說曰：正使遭苦樂，不興於害意。

㉜ 心意品

輕難護持　為欲所居　降心為善　以降便安

所以如來世尊出現於世，正欲降伏人心，去穢惡行。如彼修行之人，恒自思惟，興心設論。所謂心者，招致眾禍，使人入地獄餓鬼畜生之道。

是故，說曰：輕難護持也。

彼修行人，觀病所興，皆有因緣。究欲之原，斯在心意。猶若盜賊，依嶮劫盜。設無嶮者，無由生患。欲亦如是，心為窠窟，展轉流馳，以成災患。

是故，說曰：為欲所居。

人能降心，不記彼壽。所至到處，為人所敬。壽終之後，漏盡意解，得滅盡泥洹。

是故，說曰：降心為善，以降便安。

如魚在旱地　以離於深淵　心識極惶懅　魔眾而奔馳

猶如彼魚，以失于淵，宛轉于地。心意煩惱，不得自在。

是故，說曰：如魚在旱地，以離於深淵。猶彼岸上魚跳踉，不得自在。心亦如是，馳趣諸結使，不能自止，便為眾邪所得便。

是故，說曰：心識極惶懅，魔眾而奔馳。

心走非一處　猶如日光明　智者所能制　如鉤止惡象

如彼日光，初出之時，悉照四方，靡不通達。心亦如是，奔趣色聲香味細滑之法，不能自制使不流馳。如彼惡象，兇暴難御，以得鋼鉤，然後乃制。是故，說曰：心走非一處，猶如日光明，智者所能制，如鉤止惡象。

我今論此心　無牢不可見　我今欲訓誨　慎莫生瑕隙

彼修行之人，專其一意，繫心在前，以若干方便，誨責其心：由汝心本，無數劫中經歷生死，捨身受身，不可稱記。或在三塗八難之處，或在天上人中往來。我今為人，遭佛聖法，宜可捨本染著之想。

以無數方便誨責心已，復更告心：汝今輕脆，不可恃怙。於此現身，當盡愛結。

是故，說曰：我今論此心，無牢不可見，我今欲訓誨，慎莫生瑕隙。

汝心莫遊行　恣意而放逸　我今還攝汝　如御暴逸象

心之為物，猶豫不定，著色聲香味細滑法。猶如猨猴貪著果蓏，捨一取一，意不專定。心亦如是，橫生萬端，造作眾患，不能捨離。

是故，說曰：汝心莫遊行，恣意而放逸。

我當以不淨觀，攝此心意，使不流馳。如御暴象，不使放逸。

是故，說曰：我今還攝汝，如御暴逸象。

生死無有量　往來無端緒　求於屋舍者　數數受胞胎

人處生死，經歷劫數不可稱記。或在地獄畜生餓鬼，其中受苦，甚難可計。

是故，說曰：生死無有量，往來無端緒。

不滅行跡，往來不息，繫於肥白，貪著形色，數數受胎。是故，說曰：求於屋舍者，數數受胞胎。

以觀此屋　更不造舍　梁棧已壞　臺閣摧折

危脆不牢，要當壞敗，為磨滅法。正使安明巨海，盡當融爛。更不造舍者，所以然者，以知根原，病之所由，更不受形造五陰室。是故，說曰：以觀此屋，更不造舍。

所以論梁棧已壞，臺閣摧折者，乃論結使之原本。身壞四大散，萬物不久合，此乃論成道之人，捨形神逝，澹然虛空，支節形體，各歸其本，地還歸地、水還歸水、火還歸火、風還歸風，神逝無為，不復懼畏更來受形。是故，說曰：梁棧已壞，臺閣摧折。

心已離行　中間已滅　心為輕躁　難持難護

所謂行者，眾結之首。所以群萌沉湮生死者，皆由造行，致斯災變。聖人降世，精勤自修，斷諸行本，使不復生。

是故，說曰：心已離行。

三世之法，永盡無餘。

是故，說曰：中間已滅。

如佛契經所說：我今說心之本，輕躁速疾。一日一夜，有九百九十九億念，念念異想，造行不同。

是故，說曰：心為輕躁。

發心之頃，造善惡行。念善之心，尋響即至，間無滯礙。念惡之心，如響應聲。欲令守護者，未之有也。猶若惡獸之類，虎狼蛇蚖蝮蠍之屬，欲使將護其意，使不行惡者，亦未前聞。

是故，說曰：難持難護。

智者能自正　猶匠搦箭直　有恚則知恚　有恚知有恚

夫，人習行，先正其形。恒知苦空非身無我之法。六思念行，以自誡身，使不邪曲。猶若巧匠，善能治箭，端直無節。堪任御敵，亦無所難。

是故，說曰：智者能自正，猶匠搦箭直。

怨怨自茲，為怨息怨者，自古未有。要當息怨滅怨，然後乃知無怨。

是故，說曰：有恚則知恚，有恚知有恚。

是意自造　非父母為　除邪就定　為福勿迴

意造眾行，為惡招患，斯惡由心造，亦非父母兄弟宗族僕從奴婢之所為也。明審此者，乃知從邪，生此塵勞，復不守護使心不亂。

是故，說曰：是意自造，非父母為，除邪就定，為福勿迴。

蓋屋不密　天雨則漏　人不惟行　漏婬怒癡

猶若世人，造作宮殿屋舍，亦不至密，天雨之日，無處不漏。人不正其行，便漏色聲香味細滑法，亦不思惟不淨之觀，漏出三毒暴溢之水。

是故，說曰：蓋屋不密，天雨則漏，人不惟行，漏婬怒癡。盡應為偈，略說其要：愚癡亦爾、瞋恚亦爾、慳嫉亦爾、憍慢亦爾、愛結亦爾。

蓋屋緻密　天雨不漏　人自惟行　無婬怒癡

猶如至密之人，造作宮殿屋舍緻密，天雨不漏。人自惟行，去婬怒癡，不漏諸患盡。

應為偈略說其要：愚癡亦爾、瞋恚亦爾、慳嫉亦爾、憍慢亦爾、愛結亦爾。

心為法本　心尊心使　中心念惡　即言即行

罪苦自追　車轢于轍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自今以後，先說觀食偈，然後乃食。

舍衛城里有二乞兒，至眾僧中乞食，正值聖眾未說觀食之偈。其中有一乞兒，嫉妬心盛，便發惡心：設我後得自在為國王者，當以車輪轢

斷爾許道人頭。

說偈之後，乞兒乞食，得貲無央數，出在路側，飽滿睡眠。數百群車，路由其中，轢斷其頭，死入地獄，受苦無量。

心為法本　心尊心使　中心念善　即言即行

福慶自隨　如影隨形

彼第二乞兒內心自念：設我後得富貴為王者，盡當供養爾許聖眾使不渴乏。時，彼乞兒乞充本意，尋出臥在樹下睡眠。神識澹靜，無有亂想。

爾時，彼國喪失國主，更無復嗣繼王者種。群臣百僚雲集共論：今國無主，復無繼嗣。將恐人民散在不久，亡國破家。由是而與君等，各各欲何方謀，令國全在，民無異趣？

中有智臣，明達第一，告諸人民：我等失主，且無繼嗣。宜可遣使，巡行國界，若有威相福祿足者，使紹王位。

即遣按行，見一樹下，有人眠睡。日光以轉，樹影不移，蔭覆人身，如蓋在

上。使者見之，即往觀視：「人中奇異，何復過是。此人正應紹繼王位。」即喚使覺，扶輿輦載，前後圍繞，將詣王宮。人稱萬歲，國界清泰。

爾時，世尊觀此二義已，即說斯偈：

心為法本　心尊心使　中心念惡　即言即行
罪苦自追　車轢于轍
心為法本　心尊心使　中心念善　即言即行
福慶自隨　如影隨形

念無適止　不絕無邊　福能遏惡　覺者為賢

夫，修行人，縱意遊逸，不能專一。正使聞法，不貫心懷。所謂不絕無邊者，戒盜身邪也。是故，說曰：念無適止，不絕無邊。

夫，積善之人，永去婬怒癡憍慢之心。如斯之人，履道則易。從是福慶，漸至道場。

是故，說曰：福能遏惡，覺者為賢。

不以不淨意　亦及瞋怒人　欲得知法者　三耶三佛說
諸有除貢高　心意極清淨　能捨傷害懷　乃得聞正法

諸佛世尊，恒以天眼觀三世事，知將來世愚惑眾生，自憍蔑人，不事三寶。吾身去世，遺法存在。族姓子傳吾經誡，演布後人。眾生聞者，靡不蒙濟。有一比丘，在波羅梨大國鷄頭園中。為數千萬眾，前後圍遶，昇于高座，敷演法教。其聞法者，靡不蒙濟。隨行所趣，各充其願。

外國舊典內法之儀，入寺聽法，及禮佛者，皆當脫帽。時，有國王，頭素少髮，加復有瘡，又且脚著履屣。自恃豪尊，以氈裹頭，入內聽經。

王曰：比丘！與我說法。

比丘告曰：如來有教：「其有眾生，脚著履屣者，不與說法。」

王聞懷恚，即脫履屣。語比丘曰：卿速說法，稱悅我情。違我本意者，當梟

汝首。

比丘告王：又復如來禁戒所忌：「不得與覆頭者說法。」

王聞斯語，倍復瞋恚，奮赫天威。語比丘曰：卿欲辱我，今故前却。我今正爾露頭，聽卿說法。若不解吾疑結者，當取汝身分為三分。

爾時，比丘尋向彼王，而說斯偈：

不以不淨意　亦及瞋怒人　欲得知法者　三耶三佛說
諸有除貢高　心意極清淨　能捨傷害懷　乃得聞正法

王聞斯偈，慚顏愧影，即起于坐，五體投地，自歸懺悔，求滅身口意過。長跪叉手，白比丘言：不審此偈，為是如來神口所說？為是尊人知我心意，然後說乎？

比丘告王：此偈乃是如來神口所說，此來久矣，非適今也。

王自思惟：善哉！大聖！三達之智，靡所不通，乃知將來有我之徒，有恚害心。今重自悔，更不造新。

爾時，比丘漸與說甚深之法。即於坐上，諸塵垢盡，得法眼淨。見法得法，

無所畏難。

心無住息　亦不知法　迷於世事　無有正智

心如馳流，難可制還。水出泉源，晝夜下流。欲使還入泉源者，斯難獲也。如此之人，不知正法，亦復不知「可就知就，可捨知捨。」譬如有人，聾聽五音，盲執於燭。是故，說曰：心無住息，亦不知法。

如彼行人，貪樂於世，信邪倒見。或事諸神水火日月，祭祀先祖父母兄弟，意中望得正法功德。如人空中，欲安宮宅者，甚為難也。如經文說：「殺生祀生，交受害也。」是故，說曰：迷於世事，無有正智。

三十六駛流　并及心意漏　數數有邪見　依於欲想結

三十六駛流者，三十六邪。

身邪有三，三界各有一。

邊見有三，欲界一，色界一，無色界一。

邪見有十二，欲界四，色界四，無色界四。

見盜有十二，欲界四，色界四，無色界四。

戒盜有六，欲界二，色界二，無色界二。

取而合者，合三十六。使世人迷惑，不覩正見。是以智人，防慮未然。

是故，說曰：三十六駛流。

三十六邪，由心而生，流溢萬端，遂成邪見。

是故，說曰：并及心意漏。

此邪見者，乃論計常見斷滅見。此二邪見，不與相應。計常見，不與斷滅見相應。斷滅見，不與計常見相應。二人所見，各各不同，緣是邪見，牽致地獄餓鬼畜生。復起三想，貪想恚想無明想。

是故，說曰：數數漏邪見，依於欲想結。

捨意放其根　人隨意迴轉　為少滅名稱　如鳥捨空林

世多有人，好喜五音。若眼見色，起于眼識，遂成眼根。若耳聞聲，起于耳識，遂成耳根。若鼻嗅香，起于鼻識，遂成鼻根。若口知味，起于口識，遂成口根。若身知細滑，起于身識，遂成身根。若意知法，起于意識，遂成意根。是故，說曰：捨意放其根，人隨意迴轉。

人之為過，不顧後慮，積日為善，失在斯須。

為諸檀越施主所見譏論：「我等本呼戒具清淨，何圖今日，乃見瑕隙？」皆共薄賤，不復興敬。

猶如群鳥，恒宿茂林，貪五果香花氣味，花果適盡，各捨而逝。

犯戒之人，其喻如此，福盡罪，至自當除散。

是故，說曰：為少滅名稱，如鳥捨空林。

在靜自修學　慎勿逐欲跡　莫吞熱鐵丸　嘿哭受其報

常當端執，意心之行，不為欲意所見鉤連。欲者，令人迷惑，不別尊卑。

是故，說曰：在靜自修學，慎勿逐欲跡。如火所燒，痛徹骨髓，死入地獄，酸楚萬端，抱熱銅柱，吞熱鐵丸，嘩哭受報，靡知所訴。

是故，說曰：莫吞熱鐵丸，嘩哭受其報。

應起而不起　恃力不精勤　自陷人形卑　懈怠不解慧

形謂起者，佛伴善知識。然不造善功德，生雖遇時，無益人行。天雨七寶遍滿世界，愚者意惑，不收其寶。恒受人形，無有遠慮。雖名為人，無益於時。此亦如是，遭遇佛世，暢演深法，愚人執惑，不肯承受。

是故，說曰：應起而不起。

如有行人，氣力強壯，堪任受化。然復懈怠，不大精勤。

是故，說曰：恃力不精勤。

自陷於生死，不顧後世殃。雖遭佛世，遭善知識，與賢聖相遇，不肯受慧分別義趣。

是故，說曰：自陷人形卑，懈怠不解慧。

亂觀及正觀　皆由意所生　能覺知心觀　愚心數數亂

所謂亂觀者，欲觀恚觀無明觀。行人離此諸觀，習於正觀。正觀定意超越殊勝，眾定中尊，自非聖人漏盡無著，得此觀定。

是故，說曰：亂觀及正觀，皆由意所生。

進學之人，當習出要之觀，空無相無願觀，洗除心垢，捨世八事。修清淨心，解諸相好，一一虛寂。所說教誡，殊勝難及，四諦如爾，晝夜修習。愚人執惑，數數意亂。猶甘美漿，愚謂辛苦。豈須聖人擘口與之，執意迷誤，難革如斯。

是故，說曰：能覺知心觀，愚心數數亂。

智者如是觀　念者專為行　咄嗟意無著　唯佛能滅此

所謂智者，演說微吐。或暢疑遣難，豫明人情，處在大眾，獨步無侶。數問

群黨：「誰有疑惑，吾當以大慧之火，焚燒汝等猶豫之聚。」隨時觀察，意不錯亂。學人所修，以此為業。

是故，說曰：智者如是觀，念者專為行。

彼修行人，得定三昧，盡捨世俗有漏之行，亦復捨於世俗善本。解脫定意，此者是誰？唯佛世尊能捨之耳。

是故，說曰：咄嗟意無著，唯佛能滅此。

觀身如空瓶　安心如立城　以叡與魔戰　守勝勿復失

猶如朽故之瓶，內外不牢，雖可受盛，亦不久停。此四大身，亦復如是。恒苦敗壞，不得久停。如彼朽弊，亦盛於好，亦盛於醜，會歸磨滅，就彼灰聚。此危脆身，亦復如是。亦受於好，亦受於醜。所受善者，諸善功德瓔珞其身。所受惡者，捨於善行，染污其心，命終之後，浪在丘塚。

是故，說曰：觀身如空瓶。

所以立城，牢固深塹者，但厭患群賊盜竊民物。心亦如是，厭患諸結使所纏

裏故。

城則牢固，賊不得便。心正不邪，結不得便。

是故，說曰：安心如立城。

伎術以備，六藝具足，則能與彼自在天子共戰。

是故，說曰：以叡與魔戰。

以勝婬怒癡，無復餘想，恒繫意在前，無他異心。

是故，說曰：守勝勿復失。

取要言之，觀世亦爾。

觀身如聚沫　解知焰野馬　以叡與魔戰　守勝勿復失

猶若聚沫，生生便滅，不得久停。此四大身，亦復如是。聚則為人，散則為氣。本由父母，得有四大。推其本末，皆虛皆寂。推之不見其前，尋之不見其後。生生而滅、生生而生，滅滅而滅、滅滅而生，生不見生、滅不見滅，凡夫所習，顛倒不悟。

是故，說曰：觀身如聚沫，解知焰野馬，以叡與魔戰，守勝勿復失。取要言之，觀世亦爾。

心念七覺意　等意不差違　當捨愚惑意　樂於不起忍
盡漏無有穢　於世取滅度

如彼修行之人，修習覺意之法，晝夜思惟，不捨于懷。是故，說曰：心念七覺意，等意不差違。若有眾生，不起慈心向一切眾生，則不至道有所成就。要當捨愚惑之意，不著色想，乃應道真，樂捨不起法忍。無生滅意，乃入道室。是故，說曰：心念七覺意，等意不差違。

彼修行人，盡有漏成無漏，心得解脫，叡得解脫，於現法中，而得自在。如斯之人，入無為境，取般泥洹，永寂永滅，更不復生。是故，說曰：盡漏無有穢，於世取滅度。

當自護其意　若犛牛護尾　有施於一切　終不離其樂

心為行道，造作無端，常當攝意，使不有失。猶彼犛牛，晝夜護尾，恐有斷絕。寧喪命根，失其妻息。不使尾毛，墜落于地。

比丘學道，亦復如是。寧喪身命，不犯於戒。

是故，說曰：當自護其意，若犛牛護尾。

要當興意愍慈一切，視怨家如赤子。阿須倫、迦留羅、旃陀羅、摩休勒、人若非人，不能得其便。自然受福，快樂無極。

是故，說曰：有施於一切，終不離其樂。

一象出眾象　象中六牙者　心心自平等　獨樂於曠野

昔，拘深比丘，好喜鬥訟，未曾歡樂。不樂山野閑靜之處。

爾時，世尊，數往呵諫。不受如來言教。如來數與說法。不肯承受。便捨而去。

去彼不遠，見有一象，獨在空山閑靜無為。象自念言：我在大眾中時，為眾

象所撓。逐群食草，則得弊惡草食，飲水得濁。今日在此，不為眾象所撓，何乃快哉？

爾時，世尊便說斯偈：

一象出眾象　象中六牙者　心心自平等　獨樂於曠野

如來說此偈已，便捨而去。

不以無害心　盡為一切人　慈心為眾生　彼無有怨恨

盡當除棄怨憎恨心，慈愍一切眾生之類。是故，說曰：不以無害心，盡為一切人。視己如彼身，而無有異。若聞好語醜語，不經心懷。無有怨恨、無復害意向一切眾生。戰戰兢兢，終不捨離。是故，說曰：慈心為眾生，彼無有怨恨。

慈心愍一人　便獲諸善本　盡當為一切　賢聖稱福上

如佛契經所說：若有人施一切眾生，加以慈心施一人者。其福，何者為多？比丘報曰：行慈之人，愍念眾生者，其福甚多。

是故，說曰：慈心愍一人，便獲諸善本。惠施一人，其福難量，況施一切眾生之類乎？其福，無限無量，不可稱計，巨億萬倍不可以譬喻為比。

是故，說曰：盡當為一切，賢聖稱福上。

普慈於一切　愍念眾生類　修行於慈心　後受無極樂

人之行慈，發意平等，眾生之類，多於地種。能普慈心愍一切眾生者，後受人身，受樂無厭。

若生天上，受福自然，視東望西，玉女營從，不可稱計。

若生人中，豪族富貴，生四姓家，七寶具足，無有減少，父母真正，不處卑賤。

是故，說曰：普慈於一切，愍念眾生類，修行於慈心，後受無極樂。

若以踊躍意　歡喜不懈怠　修於諸善法　獲致安隱處

彼修行人，息婬怒癡，執意剛強，不捨本願，所獲功德，盡施於無上正真道等正覺。不持此福求轉輪聖王、粟散諸王，亦復不求帝釋、梵天，亦不求作魔若魔王。彼盡求作滅盡泥洹、無為無作無生滅法。

是故，說曰：若以踊躍意，歡喜不懈怠，修於諸善法，獲致安隱處。

息則致歡喜　身口意相應　以得等解脫　比丘息意快

一切諸結盡　無復有塵勞

人意以息，眾病都廢，不復造於身口意行。若布施持戒，攝意受齋，皆求無為之道。正使出家，修習福業，捨世辯聰，習四辯才，以得八解脫法。比丘習法，不離賢聖。

是故，說曰：息則致歡喜，身口意相應。

所謂結者，結縛人心。結結相纏，如蛾自裹。纏縛人心，不見大明。除彼塵

勞，乃自照見。

是故，說曰：一切諸結盡。無復有塵勞。

正使五樂音　不能悅人意　不如一正心　向於平等法

彼修行人，志在禪定，分別五陰，成敗所趣。正使諸天作倡伎樂，欲使此人心意動轉，此事不然。何以故？由心正見，無顛倒故。

是故，說曰：正使五樂音，不能悅人意。不如一正心，向於平等法。

最勝得善眠　亦不計有我　諸有心樂禪　不樂於欲意

如修行人，不計吾我染著榮職。寧取冷石宛轉土中，不以縛著之心，臥於高床幃帳之內。

是故，說曰：最勝得善眠，亦不計有我。

入定之人，心不移變。當入定時，寂無音響。千車同響、萬雷同震，不能令入定之人離於正受。所以然者，由其心意得普慈故。

是故，說曰：諸有心樂禪，不樂於欲意。

最勝踊躍意　亦不見有我　諸有心樂禪　不樂於欲意。

見無我之人，分別內外所出四大。一一解了，虛而不真。

是故，說曰：最勝踊躍意，亦不見有我，諸有心樂禪，不樂於欲意。

諸結永已盡　如山不可動　於染無所染　於恚不起恚

如彼行人，諸結永盡，內外清淨，無有瑕穢。意猶金剛，不可沮壞。亦如泰山，不可移動。何以故？由其執心，甚牢固也。處欲不污，在禍不懼，形神俱虛，無可戀著。

是故，說曰：諸結永已盡，如山不可動。於染無所染，於恚不起恚。

諸有如此心　焉知苦蹤跡　無害無所染　具足於戒律

於食自知足　及諸床臥具　修意求方便　是謂諸佛教

如彼行人，練精其心，去諸穢著。意存斷結，日進不怠。爾時，焉知有苦蹤跡？

是故，說曰：諸有如此心，焉知苦蹤跡？

亦不自害，復不害人，戒律所說，不失次緒。既自修德，復以此德，轉教人民。

是故，說曰：無害無所染，具足於戒律。

如彼行人，量食而進，亦不貪餐，趣支其命，行道而已。所以取膏，而膏車者，欲使重載有所致也。如人瘡痍，以膏傅之。所以傅者，欲使新者不增、故者除愈。

是故，說曰：於食知止足，及諸床臥具。

修行之人，採取要義。行中所急者，增上心是。

是故，說曰：修意求方便，是謂諸佛教。

行人觀心相　分別念待意　以得入禪定　便獲喜安樂

如彼行人，知心根源，適生即滅，不使滋長。知念待之進退，分別善惡，永劫以來所修行事。

是故，說曰：行人觀心相，分別念待意。

入定之人，何以故說入定之人？定有三義，禪最為首。猶如國王統領四方，正可富於世財，無有道財。禪定之人，當富道財，無有世財。所謂道財者，三十七品、禪定三昧、諸善之本。

樂有二義：或有淨樂，或有不淨樂。

不淨樂者，飲食衣被服飾之具，香花脂粉繒綵幡蓋。斯謂不淨樂也。

有淨樂者，入禪正受，澹然無為，無他異想。是謂有淨之樂也。

是故，說曰：以得入禪定，便獲喜安樂。

護意自莊嚴　嫉彼而營己　遭憂不患苦　智者審諦住

彼修行者，恒護結使，縛著色聲香味細滑之法。不使眾想，雜錯其間。復以三十七品、七覺意花，而自莊嚴。

是故，說曰：護意自莊嚴，嫉彼而營己。

彼修行人，以得入無畏之處。智者神審諦，而不移動。

是故，說曰：遭憂不患苦，智者審諦住。

人不守護心　為邪見所害　兼懷調戲意　斯等就死徑

行人不守護色聲香味細滑法，其有眾生修習邪徑，便當趣於地獄餓鬼畜生之道。不習邪見者，生天上人中，處在中國，不在邊地八不閑處。

是故，說曰：人不守護心，為邪見所害。

行人所以迷於道者，皆由陰蓋所覆。不得闚看智慧光明，加復調戲、五蓋所覆、重雲所翳。欲得見慧明者，此則不然。命終之後，必趣死徑。

兼懷調戲意，斯等就死徑。

是故當護心　等修清淨行　正見恒在前　分別起滅法

彼修行人，恒常擁護心意。行威儀法，捨於非法。可行知行，可坐知坐。進

止行來，不失其儀。

是故，說曰：是故當護心，等修清淨行。

人之修德，深自知己。如家有財，主自能別。行道之人，亦復如是。涉八直之正路，御四駿之穢濁，執智慧之庭燎，照三毒之冥室，分別起滅之所由，歸之一定而無礙。於中取道，有何難乎？

是故，說曰：正見恒在前，分別起滅法。

比丘除睡眠　盡苦更不造　降心服於藥　護心勿復調

觀行比丘，除去睡眠陰蓋之患。盡諸苦際，更不造新。

是故，說曰：比丘除睡眠，盡苦更不造。

常當擁護心，所願必剋，則能及聖，修無漏行。斯由降心去穢所致也。行不放逸，不嬈於人，復是行者深要之業。

是故，說曰：降心服於藥，護心勿復調。

眾生心所誤　盡受地獄苦　降心則致樂　護心勿復調

迷誤為心所使，種地獄根栽，經歷無數億千萬劫，屠割剝裂，受苦無量。是故，說曰：眾生心所誤，盡受地獄苦，降心則致樂，護心勿復調。

護心勿復調　心為眾妙門　護而不漏失　便在泥洹門

心正則道存。邪者有高下，眾生愚惑，不別真偽。是以墜墮不至于道。惑者意迷，謂道在空，乃不自覺心為道本，虛無寂寞。法之極尊，眾行究竟，永離三有，不處三界，度眾苦惱，畢壽不生。是故，說曰：護心勿復調，心為眾妙門，護而不漏失，便在泥洹門。

㉝ 沙門品

比丘乞求　以得無積　天人所譽　生淨無穢

乞食比丘，恒作是念：我今所求索者，自足而已。不留遺餘，計為財貨。設有遺餘，尋施與人，不留遺長。

如佛律禁所說：「父母年邁，老病著床，及同學比丘，久抱重患，不堪行來，聽使乞索。不問多少，供養老病。」

是故，說曰：比丘乞食，以得無積。

比丘執行，少欲知足。到時乞求，無所藏積。諸天衛護，稱歎其德。名聞四遠，靡不聞知。論此比丘生淨無穢，所以諸天稱歎其德者，持戒之人，死必生天，增益諸天眾，減損阿須倫眾。

是故，說曰：天人所譽，生淨無穢。

比丘為慈　愛敬佛教　深入止觀　滅行乃安

比丘執意，行四等心，慈悲喜護，愍念一切。愛敬三寶，信心不斷。深入分

別，止觀所趣。在在乞求，處處留化。所以除貪制意者，欲除世榮不貪利養。究盡生死，滅諸惡行，度有至無，乃謂永安。

是故，說曰：比丘為慈，愛敬佛教，深入止觀，滅行乃安。

比丘盡諸愛　捨愛去貢高　無我去吾我　此義孰不親

彼苦行比丘，滅諸想著。欲色、色色、無色色，欲愛、色愛、無色愛，三界憍慢，眾邪顛倒，泓然除盡。

是故，說曰：比丘盡諸愛，捨愛去貢高。

苦行比丘，不滯三界。解知內外，悉無有主。計我之人，橫來求福，雖得從願，後必墮落。在凡夫地，不見吾我之人者，解知內外萬物虛寂，孰者吾我？吾我是誰？為人所繫及得罵詈，悉虛悉寂，都無所有。為人所罵，音聲來往，中間內外，悉無所有。

是故，說曰：無我去吾我，此義孰不親。

當知是法　身之出要　如象御敵　比丘習行

習行比丘，得博採眾要，擇善修德，以補不及。如人欲所至，必由其徑。求道窠窟，必有其路。出要路者，四諦真如是。

是故，說曰：當知是法，身之出要。

如彼暴象，飲以醲酒，奔逸向敵。雖被刀射，至死不退。要有所擒，乃還本營。所以然者，畏上御者，不畏外寇。習行比丘，亦復如是，要從導師，承受苦教，隱在心懷，反覆思惟，不失義跡。

是故，說曰：如象御敵，比丘習行。

人不壽劫　內與心諍　護身念諦　比丘惟安

夫，修學之人，得四神足，晝夜修習，意欲住壽一劫若過一劫，隨意所念，則無有難。離諸縛著，常與心諍。不使流馳斷諸悕望。去是非意，與欲永別。亦復不見三界窠窟，然後乃應無虧損行。

是故，說曰：人不壽劫，內與心諍，護身念諦，比丘惟安。

念親同朋友　正命無雜糅　施知應所施　亦令威儀具
比丘備眾行　乃能盡苦際

行人成就，皆由朋友。功成德滿，稱過四遠。稟受之人，日有其新。所行真正，不著外部。所出惠施，施佛比丘僧與師及諸尊長。所以然者，斯等諸人，皆有威儀，執諸禮節，知苦之所由。

是故，說曰：念親同朋友，正命無雜糅，施知應所施，亦令威儀具，比丘備眾行，乃能盡苦際。

手足莫妄犯　節言慎所行　常內樂定意　守行謂比丘

世多有人，凶暴為惡。手拳相加，遂致傷害。內恣六情，著色聲香味細滑之法。如斯之人，雖得為道，不應法行。進無修道之法，退失賢聖之儀。如擔死人種，無所復中直。此比丘等，亦復如是。能自專意，所行隨順，坐禪定意，六時行道，不失本行。

是故，說曰：手足莫妄犯，節言慎所行，常內樂定意，守行謂比丘。

樂法欲法　思惟安法　比丘依法　正而不費

學人修行，分別諸法，見法得法，深入觀法。若坐若臥，眾神往來，思惟安法。比丘依法，乃得滅度。於諸聖道，益而無費。日有增益，終無減損。亦使正法，久存於世。

是故，說曰：樂法欲法，思惟安法，比丘依法，正而不費。

當學入空　比丘靜居　樂非人處　觀察等法

執行之人，觀此五陰，計為是常，牢固不敗。不能捨離，興於塵勞。然執行之人，分別五陰，內外悉空。正使在于曠野之中，樹下塚間，思惟法本，求於道果，先當習空，乃應道真。

昔，諸道人室內坐禪空行。須菩提在外求索開門。

內人應曰：汝是誰乎？

須菩提對曰：世人假名須菩提者也。人所樂者，彈琴鼓瑟，作倡伎樂，此是人所樂。非人所樂者，禪定數息，繫意在一，非人所念。

是故，說曰：當學入空，比丘靜居，樂非人處，觀察等法。

當制五陰　服意如水　清淨和悅　為甘露味

初學之人，觀此五陰，皆當壞敗，無一可貪。分別諸持，悉不牢固。意均平等，顏色和悅。清淨無瑕，盡諸苦際。

是故，說曰：當制五陰，服意如水，清淨和悅，為甘露味。

如彼極峻山　不為風所動　比丘盡愚癡　所在不傾動

猶若安明山，不為四種風所傾動。盡癡比丘，亦復如是。不為色聲香味細滑之法所動。

是故，說曰：如彼極峻山，不為風所動。比丘盡愚癡，所在不傾動。

一切名色　非有莫惑　不近不愛　乃為比丘

名色六入，行者之所棄。我所非我所，都無所有，不近於危嶮之法。法有種種，或有真正，或有危嶮。所謂真正者，諸度無極。所謂危嶮者，世俗常則。比丘具足此者，乃謂應真。

是故，說曰：一切名色，非有莫惑，不近不愛，乃為比丘。

比丘非別　慢誕無戒　捨貪思道　乃應比丘

息心非別　放逸無信　能滅眾苦　為上沙門

爾時，世尊，到時持鉢，整頓衣服，徑向乞求婆羅墮者婆羅門所。爾時，梵志遙見世尊。梵志自歎說曰：

我亦乞士　君亦乞士　二乞士中　何者為勝

爾時，世尊便說此偈：

比丘非別　慢誕無戒　捨貪思道　乃應比丘

息心非別　放逸無信　能滅眾苦　為上沙門

爾時，梵志聞斯偈已，即以所有財貨施於世尊。

爾時，如來尋不受之。語梵志曰：我今所說，非歌頌所讚。何緣取汝所施之物？

梵志白佛：不審今者，以此所施，為付何人？

世尊告曰：汝今持此所施，持著淨處，若著無草之地，若著清淨水中。

爾時，梵志受如來教，即以所施，瀉著水中。

是時，水中自然涌出，作若干種聲，漸漸於中，出大光明。

梵志見已，踊躍歡喜，不能自勝。

如來即說真如四諦。

尋於坐上，諸塵垢盡，得法眼淨。

比丘得慈定　承受諸佛教　極得滅盡跡　無親慎莫覩

比丘得慈，所在解脫，分別萬行，無事不達。設復有人，見眾生之類，步兵

象兵馬兵車兵，共相鬥訟。入慈之人，愍彼不及，拔濟眾生，至無為岸。猶如平秤，平等無二。於如來所，得四堅固之心，不可傾動。猶如最勝長者及以比丘，覩佛無厭足。正使化佛在其前者，亦不能使心有所傾動。

行人得滅盡之跡，無復眾惱，可近知近，可從知從，如是行蹤跡，滅行則為本。

略說其要：如是結使本為火之所燒，如是漸以次斷諸結使源，如是頗有梵志無乃至於泥洹。

心喜極歡悅　加以愛念者　比丘多熙怡　盡空無根源

彼修行之人，歡喜踊躍，無有懈怠。聞喜不以為歡，聞惡不以為慼。比丘入定，無有錯亂。

恒自思念：從無數劫以來，修行眾德，不失行本，究盡空源，無邊無崖。

是故，說曰：心喜極歡悅，加以愛念者，比丘多熙怡，盡空無根源。

息身而息意　攝口亦甚善　捨世謂比丘　渡淵無有礙

彼修行人，執持威儀，不失其則。護口四過，無所違失。不使心有所流馳。所說言教，無有粗獷。先笑後言，適可人情。

捨世，謂比丘。何者為比丘？所謂比丘者，離色聲香味細滑法，去婬怒癡。是故，說曰：息身而息意，攝口亦甚善，捨世謂比丘，渡淵無有礙。

無禪不智　無智不禪　道從禪智　得近泥洹

夫，人學問，先從誦四阿含三藏具足，然後乃名稱為禪定，此是世俗之智。無漏慧觀，必有所至，無有罣礙。設有禪智二事具足者，便近於泥洹。是故，說曰：無禪不智，無智不禪，道從禪智，得近泥洹。

禪無放逸　莫為欲亂　無吞烊銅　自惱燋形

如彼修行之人，攝身口意，少欲知足，不大慇勤。雖得衣被飲食床臥具病瘦醫藥，趣自支形，不慕世榮。威儀禮節，不失其度。床臥坐具，恒知止足。莫

受後世烊銅灌口。

是故，說曰：禪無放逸，莫為欲亂，無吞烊銅，自惱燋形。

能自護身口　護意無有惡　後護禁戒法　故號為比丘

夫人習行，身不行惡、口不罵詈、意不妬嫉。具此三者，乃為比丘。

是故，說曰：能自護身口，護意無有惡。後護禁戒法，故號為比丘。

諸有修善法　七覺意為本　此名為妙法　故曰定比丘

如彼行人，善修其法，先得無漏，盡苦之源，便得七覺意花，漸至無為，得近泥洹。

是故，說曰：諸有修善法，七覺意為本，此名為妙法，故曰定比丘。

如今現所說　自知苦盡源　此名為善本　是無漏比丘

於現法中，而自觀了，求其巧便，盡於苦際。所謂盡苦際者，滅盡泥洹。是

故，諸根具足，成就無漏行。所行如意，無所違失。

是故，說曰：如今現所說，自知盡苦源，此名為善法，是無漏比丘。

不以持戒力　及以多聞義　正使得定意　不著於文飾
比丘有所持　盡於無漏行

夫，人習行，不但精進、忍辱、一心、智慧，求於解脫。亦復不以多聞、解慧知內外法，至於無為。要得世俗定意，然後至於妙際。或在山野空閑之處，與善知識相遇，說其正徑，不說邪路。比丘當知此行，習無漏法。所以盡苦際者，皆是漏盡阿羅漢。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猶尚涉諸苦惱。

是故，說曰：不以持戒力，及以多聞義。正使得定意，不著於文飾，比丘有所持，盡於無漏行。

當觀正覺樂　勿近於凡夫　觀此現世事　分別於五陰
如彼學人，觀正覺樂，以自娛樂，不近於凡夫。所以然者，非彼境界所有。

觀此世事者，知眾生之類，生者滅者，進退所趣，知苦所由。分別五陰成敗所趣。

是故，說曰：當觀正覺樂，勿近於凡夫，觀此現世事，分別於五陰。

為之為之　必強自制　捨家而解　意猶復染
行懈緩者　勞意弗除　非淨梵行　焉致大寶

執行之人，興諸想著，起結使本。或有分別，計有今世後世之累。於苦而不自免。比丘莫著此，自謂清淨之行。諸有沙門婆羅門，不知出要之法，我不說此人應得度也。所以然者，不離縛著之所致。

比丘！當知：非有而言有，此習邪見，非真諦法。何以故？皆由五陰身本，而興此病。以有此病，復生惡行。由此諸病，不得盡苦際。

比丘！當知：究盡其源，解知無常為變易法。

夫學之人，觀此法者，無堅無牢，為無有要。解知無身，則知生死，不以為死魔之所沮壞。以得勝彼，更不造有。盡一切之有，此名苦際，更無有上。

心得永休息　比丘攝意行　以盡老病死　便脫魔縛著

如彼行人永盡諸結，意所染著，不復造行。色聲香味細滑之法，不復在懷。自知罪畢，更不受胎。永離魔界，亦不與欲塵相應。

是故，說曰：心得永休息，比丘攝意行，以盡老病死，便脫魔縛著。

心以得永寂　比丘攝意行　以盡老病死　更不復受有

有者，生死之累。所以沉漂周旋五道者，皆由意惑，不盡其源故。是故，說曰：心以得永寂，比丘攝意行，以盡老病死，更不復受有。

行人執意，多有所濟，常求方便，以自濟渡。

以斷於愛根　比丘攝意行　以盡老病死　更不復受有

愛之為病，多所危害。

欲界愛者，其事有二：一者食愛，二者欲愛。色界無色界，禪味愛。

是故，說曰：以斷於愛根。

無有結使心　比丘攝意行　以盡老病死　更不復受有

所謂結使者，眾行之本，漏諸穢濁。

是故，說曰：無有結使心，比丘攝意行，以盡老病死，更不復受有。

不以斷有根　比丘攝意行　以盡老病死　更不復受有

以度生死，更不受有。

比丘攝意行　以盡老病死　更不復受有　以脫於魔界

永離於魔界，更不處於欲界。已脫永脫，更不受有。

以勝叢林刺　及除罵詈者　猶如憑泰山　比丘不受苦

叢林刺者，為色聲香味細滑法。所謂林刺者，婬怒癡病，最為根本。唯有諸

佛世尊，乃能除耳。

設彼罵我，解知無形，內自思惟：身為苦器，內外無主，分別此身，何可貪樂？

一病以發，四百四病同時俱作，此名身之內患。

所謂外患者，荊棘叢林，誹謗之名，毀形污辱，或被撾打。如斯之類，從外而至。或被蚖蛇毒害百足之虫，此皆外事來逼其身。

猶若泰山，不用幻呪奇術之法所可移動。是以比丘欲得離眾苦之本，唯有真如四諦。

彼比丘不知苦樂。所謂不知苦樂者：苦至，不以為酸楚。樂到，不以歡娛。是故，說曰：以勝叢林刺，及除罵詈者，猶如憑泰山，比丘不受苦。

不念今後世　觀世如幻夢　比丘勝彼此　如蛇蛻故皮

猶若明行人，意知今世後世變易不停。

是故，說曰：不念今後世，觀世如幻夢，比丘勝彼此，如蛇蛻故皮。

能斷愛根本　盡竭欲深泉　比丘勝彼此　如蛇蛻故皮

所以說此喻者，欲使行人知其深淺，料量正行，皆順於法。

爾時，世尊訓以道德，恐後眾生不別愛本。是故，演說知其出源。

是故，說曰：能斷愛根本，盡竭欲深泉，比丘勝彼此，如蛇蛻故皮。

略說其要：欲怒癡憍慢，亦復如是。著欲者，說其欲。著瞋者，說其瞋。著駃者，說其駃。

能斷於五欲　斷於欲根本　比丘勝彼此　如蛇蛻故皮

猶如有人，身被五繫，愁憂苦惱，無復情意。後得蒙赦，得免危厄。

是以如來為喻，欲使後生審知明白。

是故，說曰：能斷於五欲，斷於欲根本，比丘勝彼此，如蛇蛻故皮。

能斷於五結　拔於愛欲刺　比丘勝彼此　如蛇蛻故皮

所謂五結者，貪欲結、瞋恚結、睡眠結、調戲結、疑結。覆蓋人心，使不覩慧明。使人盲冥，不覩光明。滅於智慧，永斷諸趣，不得至於泥洹。是故，說曰：能斷於五結，拔於愛欲刺，比丘勝彼此，如蛇蛻故皮。刺有三義：欲刺、恚刺、無明刺。盡斷無餘，更不復生。無起滅法，見斷五蓋。是故，說曰：拔於愛欲刺。

諸有無家業　又斷不善根　比丘勝彼此　如蛇蛻故皮

彼修行人，執苦來久。修菩薩德，終日不捨。捨家出學，不貪世榮。是故，說曰：諸有無家業，又斷不善根，比丘勝彼此，如蛇蛻故皮。

諸不有熱惱　又斷不善根　比丘勝彼此　如蛇蛻故皮

所謂熱惱者：一者欲熱惱，二者瞋恚熱惱，三者愚癡熱惱。三熱惱中，恚最為上。火所焚燒，從欲界乃至初禪地。三毒熾火燒欲界至無色界。能滅此三毒界者，乃為第一無為之樂。

是故，說曰：諸不有熱惱，又斷不善根，比丘勝彼此，如蛇蛻故皮。

斷欲不遺餘　如拔不牢固　比丘勝彼此　如蛇蛻故皮

人之著欲，無不喪命。所以然者，皆由意斷心惑之所致。是以聖人先制婬欲。是故說曰，斷欲不遺餘，如拔不牢固，比丘勝彼此，如蛇蛻故皮。略說其要，貪欲瞋恚愚癡憍慢，亦復如是。

愛生而流溢　猶蛇含毒藥　比丘勝彼此　如蛇蛻故皮

人隨愛意，不自禁制，漸從欲界乃至三有，流轉五趣，不離四生。所以論比丘勝彼此者，彼者六塵，此者六情。比丘能滅彼此者，如蛇蛻故皮。

諸有斷想觀　內不造其心　比丘勝彼此　如蛇蛻故皮

觀有三觀：欲觀、恚觀、無明觀。能滅此者，乃謂為道士。是故，說曰：諸有斷想觀，內不造其心，比丘勝彼此，如蛇蛻故皮。

持戒謂比丘　有空乃行禪　行者究其源　無為最為樂

比丘執行，以威儀為本，戒以檢形，服以法衣。所行法則，不違先聖。有空定意，然後名為禪，不捨假號。如彼行人，受則信解，分別其義。求於無為快樂之處，無有飢寒苦惱之患。

是故，說曰：持戒謂比丘，有空乃行禪，行者究其源，無為最為樂。

比丘憂忍憂　分別床臥具　當念無放逸　斷有愛無餘

比丘修行：處樂，不以為歡。遭難，不以為苦。利衰毀譽，無增減心。在閑靜處，一意端坐，心不流馳，斷諸結使，念無想著。

是故，說曰：比丘憂忍憂，分別床臥具，當念無放逸，斷有愛無餘。

㉞ 梵志品

所謂梵志　不但裸形　居嶮臥棘　名為梵志

爾時，有一比丘至世尊所，頭面禮足，白世尊言：唯然，世尊！自今以後，聽諸弟子，皆悉裸形，不著衣服。

世尊告曰：咄！愚所戾，不應法律，此梵志之法，非是內藏所修行也。人懷慚愧，便有尊卑高下，知有父母兄弟，何為復說裸形行世？

爾時，復有一異比丘詣佛所，頭面禮足，白世尊言：唯然，世尊！自今以後，聽諸道人，各留頭髮。

佛告比丘：咄！愚所戾，不應法律，此梵志之法，非是內藏所修行也。

復有異比丘詣世尊所，頭面禮足，前白世尊言：唯然，世尊！聽諸道人，皆白灰塗身。

復有異比丘白世尊言：自今以後，聽諸道人，服氣不食。

復有比丘白世尊言：自今以後，聽諸道人，裸形露地臥。

世尊告曰：咄！愚所戾。

復有異比丘頭面禮足，白世尊言：唯然，世尊！自今以後，聽諸道人，在浴池沐浴清淨。

佛告比丘：不以此法，得至于道。

棄身無倚　不誦異言　兩行以除　是謂梵志

昔，佛在波羅奈國仙人鹿野苑中。

爾時，世尊度五比丘，未經數日。

爾時，波羅奈國，有一長者，名曰夜輸，種姓豪族，饒財多寶，顏貌端正，世之無雙。

歎一日之中，得非常觀。自觀家裡男女之屬，斯如死身，無一可念。視己形體，塚間無異。即從坐起，並作是說：惑愚至深，不別幻化。

爾時，長者即自捨家，逃走出城，脫琉璃履，價值一萬。即渡江水，奔趣世尊，頭面禮足，在一面立。

尋白佛言：世尊！世事多故，變易非一，萬物幻化，不可恃怙。我今自歸，

欲求無為安樂之處。

佛告長者：善哉！善哉！族姓子！賢聖法中甚大寬弘，正是汝身之所願樂。

爾時，長者聞如來教，歡喜踊躍，不能自勝。

爾時，世尊漸與說法。所謂論者，施論、戒論、生天之論，欲不淨想，漏為大患。

爾時，長者聞斯法已，即於坐上，諸塵垢盡，得法眼淨。彼以見法得法，成就諸法。即從坐起，重自歸命，頭面禮足，白世尊言：唯然，天中天！聽在道次，出家學道。

佛告長者：善來比丘！

鬚髮自落，自然法服。重聞說法，得阿羅漢道。

爾時，長者家中父母兄弟男女，儀從嚴駕，象馬追跡，求覓夜輸長者。到江水側，見琉璃履。

父自思惟：我子將渡江水，必然不疑。所以知其然，今脫此琉璃履，價值億萬。吾今渡江，所在求覓。

即渡江水。遙見世尊，光相炳然。至世尊所，頭面禮足。白世尊言：唯然，世尊！頗見夜輸童子遊此過乎？

佛以神足，隱彼夜輸比丘，使父不見。

佛告長者：汝今求子，不如自求。汝但速坐，吾與汝說法。

長者尋坐，佛為說法。即於坐上，諸塵垢盡，得法眼淨。

爾時，世尊即捨三昧，使父見子。

父告子曰：汝速還家，汝母愁苦，恐汝不還。

佛告長者：止！止！長者！勿作斯語。云何，長者！如有修行之人，本在學地，愛欲未盡。後得無學，離於學地。欲使無學之人，習於學法。於長者意云何，為可爾乎？

長者對曰：不也。世尊！

佛告長者：汝子今日以得無著，住無學地。長者！當知：以得無著，焉得還家，習於五欲？

長者聞之，歡喜踊躍。即起禮子，五體投地。自歸真人，永無所著。

爾時，世尊即與長者，而說斯偈：

棄身無倚　不誦異言　兩行以除　是謂梵志

今世行淨　後世無穢　無習無捨　是謂梵志

人執邪見，至死不改。計常之人，不與斷滅見相應。斷滅見，不與計常見相應。能捨此見，不著三世。

是故，說曰：今世行淨，後世無穢，無習無捨，是謂梵志。

若倚與愛　心無所著　已捨已正　是滅終苦

初習行之人，雖在學次，未能分別思惟道果，一一明了，不失其緒。未獲者獲、未得者得。

是故，說曰：若倚與愛，心無所著，已捨已正，是滅終苦。

諸有無所倚　恒習於正見　常念盡有漏　是謂為梵志

猶如大象，從寸孔出。欲得出城，門不容象。眾人見之，各各驚愕，謂彼象曰：汝今出於寸孔，往來無難。然欲出城，反更不受。

是以聖人借以為喻。眾生之類，雖得出家修習道法，不能盡有漏成無漏，心解脫智慧解脫。

是故，說曰：諸有無所倚，恒習於正見，常念盡有漏，是謂為梵志。

愚者受猥髮　并及床臥具　內懷貪濁意　[13]文飾外何求

愚者不自覺，長養其髮。所以剃髮者，剃其結使，非但剃髮。愚人執迷，長養其髮，以為文飾。

過去，恒沙諸佛之法，各各相授，剃除鬚髮，法服齊整。自古有之，非適今日。今日，愚人貪著臥具。然，我法中，制以三衣，不畜遺餘。樹下塚間，以此為常。廣說如其本。內懷邪見，興貪濁意。外自文飾，謂為無瑕。捨迷就道，其法不惑。

是故，說曰：愚者受猥髮，并及床臥具，內懷貪濁意，文飾外何求。

被服弊惡　躬承法行　閑居思惟　是謂梵志

修行之人，被服粗惡，不著文飾，思惟法行，無所貪求。節言省語，不鬥亂彼此。

是故，說曰：被服弊惡，躬承法行，閑居思惟，是謂梵志。

見癡往來　墮墜受苦　欲單渡岸　不好他語

唯滅不起　是謂梵志

夫，人執癡，意不開悟，亦復不能越次取證，恒在嫌疑不淨之地，此則非淨行之人。斷諸有漏，永盡無餘，是謂梵志。

是故，說曰：見癡往來，墮墜受苦，欲單渡岸，不好他語，唯滅不起，是謂梵志。

截流而渡　無欲如梵　知行以盡　是謂梵志

若使以水，沐浴其身，得至於道者。水性之類，皆稱於道。但非沐浴而至於道，分別諸法，審諦其義，清淨無瑕，眾結智行永盡無餘。是故，說曰：截流而渡，無欲如梵，知行以盡，是謂梵志。

不以水清淨　多有人沐浴　能除弊惡法　是謂為梵志

夫，人沐浴，不能去腹裏垢。盡除惡法，更亦不造，乃名為梵志。是故，說曰：不以水清淨，多有人沐浴，能除弊惡法，是謂為梵志。

非剃為沙門　稱吉為梵志　謂能滅眾惡　是則為道人

所謂沙門者，未必剃除鬚髮。內有正行，應於律法，乃應為沙門。夫，為梵志，終日稱吉，得生梵天者。現人盡當生於彼處，但彼稱吉，生於梵天。謂能滅眾惡，修清淨行。是故，說曰：非剃為沙門，稱吉為梵志，謂能滅眾惡，是則為道人。

彼以無二　清淨無瑕　諸欲結解　是謂梵志

盡捨一切弊惡之法，出入行來周旋之處，言不及殺、不害一切，無所傷損，清淨無瑕，永無諸縛。

是故，說曰：彼以無二，清淨無瑕，諸欲結解，是謂梵志。

出惡為梵志　入正為沙門　棄我眾穢行　是則為捨家

梵志之行，去諸惡法，內外清徹，眾穢永盡。不懷悕望，貢高於人。意定不移，覺悟一切，諸法之本。梵行已立，所作已辦，更不復受有。修清淨行，無所遺失。

是故，說曰：出惡為梵志，入正為沙門，棄我眾穢行，是則為捨家。

人無幻惑意　無慢無愚惑　無貪無我想　是謂為梵志

人之在世，不懷幻惑。

梵志自謂言：百劫一過，大海之中，自然有幻惑，食啖天下人。

去諸憍慢，不興著想，如來．至真．等正覺，離世八法，不染於世。亦名為比丘，亦名為沙門，亦名佛。

是故，說曰：人無幻惑意，無慢無愚惑，無貪無我想，是謂為梵志。

我不說梵志　託父母生者　彼多眾瑕穢　滅則為梵志

所謂梵志。從父母生，多諸瑕穢。或復出家，離諸世俗，修清淨行，無選擇施。平等無二，不雜想施。

或復施時，求作國王生天，此名雜想之施。

無雜想施者，盡為一切，不自為己。

是故，說曰：我不說梵志，託父母生者，彼多眾瑕穢，滅則為梵志。

身口與意　淨無過失　能攝三行　是謂梵志

出言柔和，初無罵詈。分別義趣，如掌觀珠。音響清淨，聽者樂受。多所成就，淨無過失，不觸嬈人。

是故，說曰：身口與意，淨無過失，能攝三行，是謂梵志。

見罵見擊　默受不怒　有忍辱力　是謂梵志

擊人得擊，罵人得罵，皆由不忍，致此患害。

夫，能忍者，戰中為上。忍為良藥，能愈眾病。若有罵者，默然不對。

是故，說曰：見罵見擊，默受不怒，有忍辱力，是謂梵志。

若見侵欺　但念守戒　端身自調　是謂梵志

若復有人所見侵欺，不興惡懷有瞋怒意，守戒多聞，降伏意識。身正影直，心平道存。

是故，說曰：若見侵欺，但念守戒，端身自調，是謂梵志。

世所善惡　修短巨細　無取無與　是謂梵志

世俗方略，事有若干。欲察人情，先採其語。說善說惡，不記于懷。不見有

長短廣狹，亦復不見有取有與。具足如是行者，是謂梵志。

是故，說曰：世所善惡，修短巨細，無取無與，是謂梵志。

身為行本　口意無犯　能辦三處　是謂梵志

身不行殺、口不惡罵、意不嫉妒，於五鼎沸世能具此三行者，乃名為梵志。

是故，說曰：身為行本，口意無犯，能辦三處，是謂梵志。

來不作歡　去亦不憂　於聚離聚　是謂梵志

彼習行人，持心牢固，毀譽不動。見有來者，不孚用歡。設見去者，亦不用憂。若在大眾，若復離眾，心恒平等，亦無高下。

是故，說曰：來不作歡，去亦不憂，於聚離聚，是謂梵志。

來亦不歡　去亦不憂　無憂清淨　是謂梵志

若見愛念不愛念者，亦不用作歡。所以然者，恐心染著，興起因緣。

設見去者，便自念言：我於彼人，各無所犯。內外清淨，息意不起，亦名為梵志。

是故，說曰：來亦不歡，去亦不憂，無憂清淨，是謂梵志。

以斷恩愛　離家無欲　愛有已盡　是謂梵志

如彼行人，修習於道。永斷恩愛，離家無欲，遠遊無礙。盡諸有愛，缺三界漏。能具足如此者，乃名梵志。

是故，說曰：以斷恩愛，離家無欲，愛有已盡，是謂梵志。

適彼無彼　彼彼以無　捨離貪欲　是謂梵志

所謂彼者，外六入也。所謂無彼者，內六入也。行人執意，觀內外諸情，斯悉虛寂。捨離貪淫，不興六情，具足如此眾行之本者，乃名為梵志。

是故，說曰：適彼無彼，彼彼以無，捨離貪欲，是謂梵志。

適彼無彼　彼彼以虛　不染三處　是謂梵志

彼習行人，解知內外，皆無結使。不著欲界、色界、無色界，能具足如此眾行者，乃名為梵志。

是故，說曰：適彼無彼，彼彼以虛，不染三處，是謂梵志。

能捨家業　拔於愛欲　無貪知足　是謂梵志

夫，人離家，莫與世俗從事。正使出家，不修其法，毀戒、不精進，亦不多聞。亦不應與坐起從事，更不思惟當來利養。能具如此者，乃名梵志。

是故，說曰：能捨家業，拔於愛欲，無貪知足，是謂梵志。

如今所知　究其苦際　無復有欲　是謂梵志

於現法中，能分別微妙，無有眾惡。知苦是眾病之原首。能斷此者，乃應於妙。

於現法中，不與欲意共相應。瞋恚愚癡，永盡無餘，離諸縛著。能具如此者

故，名為梵志。

是故，說曰：如今所知，究其苦際，無復有欲，是謂梵志。

於罪與福　兩行永除　無憂無塵　是謂梵志

正使有福，世俗有漏善本功德，得為人身，猶故不脫生老病死。

又復作罪，種三惡本，經歷生死。

罪之與福，二不足貪，兩行永除，無復塵垢。能具此行者，是謂梵志。

是故，說曰：於罪與福，兩行永除，無憂無塵，是謂梵志。

於罪與福　兩行永除　三處無染　是謂梵志

福之與罪，無欲無染。中間禪樂，無色禪樂，行人盡捨，無所染著。不著三界，欲界色界無色界。能解此具足者，乃名梵志。

是故，說曰：於罪與福，兩行永除，三處無染，是謂梵志。

猶如眾花葉　以針貫芥子　不為欲所染　是謂名梵志

猶如蓮花之葉，不受塵水。彼修行人，亦復如是。以離於欲，不復著色聲香味細滑法。

猶若以針，欲貫藍豆，及與芥子，難可獲也。彼修行人，無有婬欲，略說其要，不為惡所染。

是故，說曰：猶如眾花葉，以針貫芥子，不為欲所染，是謂名梵志。

心喜無垢　如月盛滿　謗毀已除　是謂梵志

猶如月盛滿，清淨無瑕穢，無有五翳。眾星圍遶，放大光明，靡所不照。彼比丘清淨行人，永除五翳，無復五結，心得解脫諸覺道品。眾定正受，而自圍遶。於中獨尊，無有眾瑕，捨世八法，毀譽已除。能具此行者故，名為梵志。

是故，說曰：心喜無垢，如月盛滿，謗毀已除，是謂梵志。

如月清明　懸處虛空　不染於欲　是謂梵志

如秋時月，不為五事所翳。清淨無瑕，放大光明，靡所不照。修行比丘，亦復如是，不為婬怒癡五結所翳。能具此行者故，名為梵志。

是故，說曰：如月清明，懸處虛空，不染於欲，是謂梵志。

避諍不諍　犯而不慍　惡來善待　是謂梵志

彼入定人，不起諍訟，禪定一意，念待喜安。自守五行具足，乃名為定。設有惡意來相向者，恒以善待。

是故，說曰：避諍不諍，犯而不慍，惡來善待，是謂梵志。

解微妙慧　辨道不道　體行上義　是謂梵志

諸有人聞籌量算計圖度萬物，分別義趣，一一分明，辨其道趣，可就知就，可捨知捨，體行上義。所謂上義者，滅盡泥洹是。能具足此法者故名為梵志。

是故，說曰：解微妙慧，辨道不道，體行上義，是謂梵志。

諸在人間　乞索自濟　無我無著　不失梵行
說智無崖　是謂梵志

或有貴族姓子，從四姓中出家學道。捨憍慢意，去高就下，不著榮冀。在在處處，周旋往來。興有佛事，恭奉三寶。若得衣食床臥具病瘦醫藥，便為呪願使彼施家世世受福。或以神足，騰在虛空，作十八變。施主見者，莫不歡喜。便從受法，皆得開悟。能具此行者故，名為梵志。

是故，說曰：諸在人間，乞索自濟，無我無著，不失梵行。說智無崖，是謂梵志。

若能棄欲　去家捨愛　以斷欲漏　是謂梵志

如彼行人，盡能斷欲。親近道門，愛而不捨。或有梵志，未盡究竟，欲意未斷，貪著五樂。雖稱梵志，不離於欲。諸有學人，永滅欲漏，不習恩愛。能具足此行者故，名為梵志。

是故，說曰：若能棄欲，去家捨愛，以斷欲漏，是謂梵志。

慈愍於人　使不驚懼　不害有益　是謂梵志

眾行之要，四等為本，恒當慈愍加被眾生。見有恐懼懷憂惱者，便往恤化，永處安隱。無害於人，興致供養。能具此行者，名曰梵志。是故，說曰：慈愍於人，使不驚懼，不害有益，是謂梵志。

避怨不怨　無所傷損　去其邪僻　故曰梵志

行人執意，志操不同，用心平等。設見怨家，視如赤子。慈心普等，平均無二。猶若忍心如地，平等如秤。蜎飛蠕動，蚑行喘息，視如己身。念之如父、念之如母、念之如子、念之如身，而無有異。能具此眾行者，名曰梵志。是故說曰，避怨不怨，無所傷損，去其邪僻，故曰梵志。

于後于前　及中無有　無操無捨　是謂梵志

猶如有人，於未來世，不作眾惡行，已不作，當不作。

於過去世，不作眾惡行，已作眾惡行，已不作，當不作，現不作。及其中間作眾惡行，不作眾惡行，已不作，當不作，現不作。能捨此眾惡行者，故名為梵志。是故，說曰：于後于前，及中無有，無操無捨，是謂梵志。

去婬怒癡　憍慢諸惡　針貫芥子　是謂梵志

如彼行人，欲為污心，不得至於虛寂之道。除去憍慢諸不善法，便得漸進至泥洹境。猶若針貫芥子，終不可得。彼心亦復如是，不為婬怒癡繫所拘礙。能具此行者，是謂梵志。是故，說曰：去婬怒癡，憍慢諸惡，針貫芥子，是謂梵志。

城以塹為固　往來受其苦　欲適渡彼岸　不肯受他語

唯能滅不起　是謂名梵志

生死久遠，涉苦無數。唯有禪定之人越此生死之難。去邪疑意，無復猶豫。

捨煩惱結使，受清淨結使。能具此者故，名為梵志。

是故，說曰：城以塹為固，往來受其苦，欲適渡彼岸，不肯受他語，唯能滅不起，是謂名梵志。

人能斷愛　今世後世　有愛已盡　是謂梵志

愛根未盡，則不至道。愛根已盡者，乃能為道。欲求道者，不斷三界結使，則不至於道。能斷愛根，然後乃至於道。能具足此者故，名為梵志。

是故，說曰：人能斷愛，今世後世，有愛已盡，是謂梵志。

人無希望　今世後世　以無希望　是謂梵志

所謂希望者，天下萬物，皆人之所希望。然，此希望，故未斷絕。如今現身未死，見存於世。正使後世，取其命終，身死神逝，無復希望。能如此功德具足者，名曰梵志。

是故，說曰：人無希望，今世後世。以無希望，是謂梵志。

自不識知　天捷沓和　知無量觀　是謂梵志

當佛如來坐禪之時，諸天世人竟不知佛今為所在。有一比丘，名曰多耆奢，往至世尊所，便以此偈，而讚如來曰：

歸命人中尊　歸命人中上　不審今世尊　為因何等禪

惟願天中天　敷演其教義

如來自說：梵行之中，無有出我者。所以知其然，禪解脫正受定意，猶是世之常法。諸天龍神不能知我之所在，況我當行佛事眾智之妙門，天龍鬼神能知我處乎？是故，說曰：自不識知，天捷沓和，知無量觀，是謂梵志。

自識宿命　見天人道　知生苦源　智心永寂

自識宿命無數劫事，觀知地獄天上之事。餘者不能，唯有佛．如來．至真．等正覺，觀三千大千世界，如掌觀珠。知生苦源，究暢其本，捷疾之智，速成

阿羅漢道，隨意所念，而無流滯。

是故，說曰：自識宿命，見天人道，知生苦源，智心永寂。

自知心解脫　脫欲無所著　三明以成就　是謂為梵志

如彼行人知心所念。解脫者、不解脫者、皆悉明知。欲想諸行，永得解脫。所謂三明者，自識宿命、天眼、漏盡。若具足如是行者，名曰梵志。

是故，說曰：自知心解脫，脫欲無所著，三明以成就，是謂為梵志。

自識於宿命　知眾生因緣　如來佛無著　是謂為梵志

是時，如來知無數事，觀眾生性行，一一分明。生者死者，皆悉了知。猶如天雨，普潤世界。

是時，世尊觀生死之類，亦復如是，生者死者，無不觀練。

爾時，世尊與舍利弗，在閑靜室，獨共遊處。

爾時，有人已取命終，處在中陰，精神不移。

佛告舍利弗：汝今觀此中陰中識神，為從何許中來？設復遷轉，為處何所？

是時，舍利弗即入四禪定意，觀此人神，為從何來？設當遷轉，為處何處？

時，舍利弗不知此人，為從何來？為趣何處？

爾時，世尊告舍利弗曰：汝今所見，不及諸佛境界。此神所從來處，此無數世界，非汝神力之所能見。

佛告舍利弗：汝復觀此精神，當生何處？

時，舍利弗復入三昧，而不知精神所湊。

舍利弗即從三昧起，前白佛言：今日入定，遍觀世界，不知神之所湊。

佛告舍利弗：此神今日，復當過一億世界，當生某甲家，姓某字某。如來所見，非是聲聞辟支佛所及知宿命通，唯有如來等正覺得此宿命通。

是故，說曰：自識於宿命，知眾生因緣，如來佛無著，是謂為梵志。

盡斷一切結　亦不有熱惱　如來佛無著　是謂為梵志

諸有眾生，斷一切結使。阿羅漢辟支雖斷結使，由有相似結在。諸佛世尊，

無有相似。是故如來佛，無所著。

是故，說曰：盡斷一切結，亦不有熱惱，如來佛無著，是謂為梵志。

仙人龍中上　大仙最為尊　無數佛沐浴　是謂為梵志

所謂仙人者，得五通道，在群最尊，無有出上。內外清徹，無有眾瑕。仙者，亦名為象，長育形體，獸中最大。執意剛強，能却眾敵。無數沐浴，所謂沐浴者，八解正浴池，去諸塵垢，無有結使。如來舒手，手所及處，塵垢不著，伺察惡人，不得其便。是故，說曰：仙人龍中上，大仙最為尊，無數佛沐浴，是謂為梵志。

所有盡無　渡流無漏　從此越岸　是謂梵志

彼修行人，都越一切諸法，審諦分明，解世所有，悉無所有。所謂流者，流有四名：一名欲流，二名有流，三名無明流，四名見流。渡此四流者，然後乃得無漏之行。

阿羅漢辟支猶尚思惟空無相願，忍煖頂法。雖可思惟有漏俗法，意結所在。或有是時，欲念無漏，先念有漏。是以如來深藏，則有大闕。

如來大聖，繫意禪定，從有至無。於無漏法觀，未始有闕。得諸總持，強記不忘。十力、四無畏、大慈大悲、三無礙道，及神足行，是謂如來所修之法。非阿羅漢辟支佛所修之法。

是故，說曰：所有盡無，渡流無漏，從此越岸，是謂梵志。

無禪無說　亦不念惡　禪智清淨　是謂梵志

彼修行人，不念惡禪。夫，入禪之人，無言無說，常思善法。設見罵詈，但守其法。若得味相應禪及中間禪，執意守之，無所嬈惱。能具足此行者故，名為梵志。

是故，說曰：無禪無說，亦不念惡，禪智清淨，是謂梵志。

比丘塚間衣　觀於欲非真　坐樹空閑處　是謂為梵志

塚間衣有四種：一者發家著衣，出家學道。二者檀越施衣，受而守護。三者百納，拾諸遺餘。四者塚間，污穢不淨。

如來初學，發家著衣。觀欲非真，捨六萬夫人，棄轉輪王位。出家學道，在閑靜處，坐樹王下，降伏魔王，破十八億眾。能具此眾德者故，名為梵志。

是故，說曰：比丘塚間衣，觀於欲非真，坐樹空閑處，是謂為梵志。

人無識知　無語無說　體冷無煖　是謂梵志

如來出世，無事不知，無事不包，無語無說者，永除狐疑，不懷猶豫。諸煩惱結使，永盡無餘，逮甘露滅。能具此眾行故，名為梵志。

是故，說曰：人無識知，無語無說，體冷無煖，是謂梵志。

棄捐家居　無家之畏　逮甘露滅　是謂梵志

所以居家者，安處人民，得自生活。身者，眾結之屋室。是以聖人，教人離家，在於閑靜，求甘露滅。能具如是眾德者，故曰梵志。

是故，說曰：棄捐家居，無家之畏，逮甘露滅，是謂梵志。

斷絕世事　口無粗言　八道審諦　是謂梵志

如來世尊，光相炳著。初轉法輪，八萬諸天及二王人、梵志七人，摩竭國王并沙萬二千人。摩竭國界石室之中，釋提桓因萬二千天子。拘尸那竭國，最後度須拔。

佛滅度後，當有阿羅漢出世名曰優波掘，於其中間，濟度眾生，不可稱計。演說八道，無礙之法。

是故，說曰：斷絕世事，口無粗言，八道審諦，是謂梵志。

遠逝獨遊　隱藏無形　難降能降　是謂梵志

如彼行人，興無涯之想、散無邊之念。身形在此，心在海表。人欲觀意，知其形狀者，甚為難剋。心意流馳，彈指之頃，過數千萬億江河山表。

是故，說曰：遠逝獨遊。

復有問者：心有十大地法，心為十大。何以故說「遠逝獨遊」乎？

報曰：心者，恒逐因緣，隨前任行。當心在色聲，爾時無有香味細滑法。當心在香，爾時無有色味細滑法。心在味，無色香細滑法。心在細滑，爾時無色聲香味法。心在法，無上五事。當在色時，心為法本。猶如王行，羽儀賓從，無不備有。但以王為名。此亦如是，心造因緣，十法備有，但不受名。

亦如飛鳥，飛行空中，依其六翮。然，但以鳥為名。

此亦如是，心之無形，亦無窠窟，非是世人肉眼所見。

依止五陰，陰散則離，非有形質。心之難化，猶木鑽鋼。

是以聖人遺教後生：欲降伏心者，晨用百藥，中用百藥，暮用百藥，空無相願，止觀滅盡，用療心病，使得除愈。能具此者，故曰梵志。

是故，說曰：遠逝獨遊，隱藏無形，難降能降，是謂梵志。

無色不可見　此亦不可見　解知此句者　念則有所由

覺知結使盡　是世最梵志

無色不可見，何者？心也？夫，心興患，與身招殃。猶若象馬，剛強懽　戾不調。有目之士，加於捶杖，使知楚痛，然後調良。人心為患，牽致地獄餓鬼畜生。雖得為人，處在卑賤，顏色醜陋，為人所嫉。

是故，說曰：無色不可見。

諸佛世尊，所以出世者，正欲降此弊惡之心。諸佛世尊，慈愍一切，弘慈普蓋，靡所不照，雖處於世，無所染著。

是故，說曰：此亦不可見。解知此句者，念則有所由。覺知結使盡，是世最梵志。

斷生死河　能忍超度　自覺出塹　是謂梵志

如彼行人，為五欲所繫，流轉生死之河。要須大聖指授權宜，從此岸得至彼岸。如來降形，非事不豫，要接有緣，後乃滅度。

塹者，憍慢之塹。能度此塹，不為憍慢所繫。能具此者，故名為梵志。

是故，說曰：斷生死河，能忍超度，自覺出塹，是謂梵志。

當求截流渡　梵志無有欲　內自觀諸情　是謂為梵志

能知如是者　乃復為梵志

如彼行人，不斷愛流四駛四淵者，進趣於道，不亦難乎！如河暴溢，必有所傷。梵志貪欲，死趣惡道。是以如來誡以除貪，與說欲本，污穢不淨，當斷諸邪，使不流馳。能具此眾行者，故名為梵志。

是故，說曰：當求截流渡，梵志無有欲，內自觀諸情，是謂為梵志。能知如是者，乃名為梵志。

先去其母　王及二臣　盡勝境界　是謂梵志

愛心流馳，以為源本。無漏意識，能去斯病，使盡無餘。

王者，我慢也。二臣，戒盜、身見。盡勝境界者，一切諸結使。能去眾結之患，故曰為梵志。

是故，說曰：先去其母，王及二臣，盡勝境界，是謂梵志。

不捶梵志　不放梵志　咄捶梵志　放者亦咄

所謂梵志者，得阿羅漢道，不得以手拳刀杖加彼真人。

不放梵志者。此是真人，恒當供養衣被服飯食床臥具病瘦醫藥，四事供養，令不減少。

咄捶梵志，行惡之人。放者亦咄，復是惡人。不留供養飲食、床臥具、病瘦醫藥。能具此行故，名為梵志。

是故，說曰：不捶梵志，不放梵志，咄捶梵志，放者亦咄。

諸有知深法　不問老以少　審諦守戒信　猶祀火梵志

昔，佛在世周旋教化。時，諸比丘不廣多聞。

爾時，世尊便作是念：今諸比丘，多有懈怠，意不精勤。

復自觀察當來過去三世之事，知當來世，當有比丘，嫉妒恚癡，不順道教，

便興誹謗，損如來法，輕慢於師，亦復不敬說法之人。是以世尊觀察後世遺法中間，恐有老少共相上下尊卑不別。老恃耆艾，少恃聰叡。

老者自陳：「吾所目覩，非卿所知。汝今所見，如螢火虫。」

少者自陳：「老頓闇鹵，情喪心塞，知何可歸？」

如來教曰：「當自守戒，猶若事火梵志五處燃火，晝夜承事，不失時節，香花繒綵，事事供養。」

是故，說曰：諸有知深法，不問老以少，審諦守戒信，猶祀火梵志，歸命人中尊，亦如事火神。

諸有知深法　等覺之所說　審諦守戒信　猶祀火梵志

如來出現，億千萬劫，時時乃出。遭賢遇聖，實不可得。人能守戒，信不失儀，如祀火梵志。

昔，佛在世誡諸比丘：「自今以後，不得誦習外書外道異學所誦習者。何以

故？彼所陳說，非真正義，亦復不是至道之本。」

是故，說曰：諸有知深法，等覺之所說，審諦守戒信，猶祀火梵志，真誠歸命佛。

於己法在外　梵志為最上　一切諸有漏　皆盡皆無餘
或復觀於痛　皆盡皆無餘　或復觀合會　皆盡皆無餘
或復觀因緣　皆盡皆無餘

於己法在外者，彼修行人，觀了一切眾法，無事不關，無事不知。

猶若梵志，知天文地理星宿災變，皆悉觀了。

一切諸漏，皆盡無餘。觀諸苦痛，若好若醜，皆歸於盡。

觀其合會，必有離別因緣。暫有，亦復歸滅。

猶若內法本　梵志為在表　若使共床褥　如彼婆鉤盧

所謂內法者，四諦真如，一一分別，不失次緒。梵志於內，則謂為表。

是故，說曰：猶若內法本，梵志為在表。

此婆鉤盧比丘出家以來，未曾與人說四句之義。正使與共同坐，不聞說其正法。從生至老八十一鉢和藍，未曾畜沙彌弟子及餘使人。若為人鮮潔，託志虛無，繫意玄寂。

是故，說曰：若使共床褥，如彼婆鉤盧。

猶如內法　梵志在表　知生知老　轉當至死

所謂內法者，不誑惑人，一向而無傾，一向而無邪。唯有如來能越此境界，以盡其生，更不受有，如實知之。

是故，說曰：猶若內法，梵志在表，知生知老，轉當至死。

日照於晝　月照於夜　甲兵照軍　禪照道人

佛出天下　照一切冥

當日天子初出之時，放億百千萬光明，使星宿月光，無復光明。若復日沒之

時，月及星宿，皆共競明，俱有所照，其明不同。猶若大將之士，兩敵相向，揚威奮武，決戰勝負，震赫精刃，鍾鼓雷鳴。禪定之人，移山飛岳，海水揚塵，手捫日月。有此神力，不自稱譽。方此諸人，雖有此德，不及如來。

佛出世間，眾相具足，放大光明，靡所不照。光明所及，晝夜不絕。其見光者，聾盲瘖瘂，拷掠苦痛，自然休息。

是故，說曰：如日照於晝，月照於夜。甲兵照軍，禪照道人。佛出天下，照一切冥。

梵志無有是　有憂無憂念　如如意所轉　彼彼滅狐疑

意著於殊妙之法，見樂不以為喜，見憂不以為慼。如如意所轉，恒自念善。彼彼自滅惡，得習聖諦，分別諸使。

是故，說曰：梵志無有是，有憂無憂念，如如意所轉，彼彼滅狐疑。

出生諸深法　梵志習入禪　能解狐疑網　身知其苦痛

如來等正覺初成佛時，七日之中，禪定正受，思惟十二因緣。一一分別，知起知滅。

爾時，如來即從三昧起，而說斯偈：

出生諸深法　梵志習入禪　能解狐疑網　身知其苦痛

如我所習，積行所致。今日成等正覺，實而不虛。

梵志習入禪，去諸惡法，悉壞狐疑網。於諸深法，得無礙智。所念自在，深知苦際。深知因緣合數之法，權詐非實。

略誦其要：當觀因緣法，復當觀盡法。一切諸法，皆由合數。一切諸法，皆由於痛。當知盡滅，不造有漏。

出生諸深法　梵志習入禪　遍照一切世　猶日在虛空

法能成人，非法不就，晝夜思惟，不去胸懷。身口意行，不妄有犯。能成就如此法，便能照一切法。以己所得，盡施眾生。猶若明日，處在虛空，普有所

照。其有覩者，莫不蒙光。

是故，說曰：出生諸深法，梵志習入禪，遍照一切世，猶日在虛空。

出生諸深法　梵志習入禪　能却魔眾敵　如佛脫眾垢

如來成等正覺，具足三十七道品之法。身口意行，與無漏相應。降伏魔怨，進却時宜。如來等正覺，脫一切結使。

出曜經

受持及讀誦　讚歎並宣說　福慧俱增長　災障悉消除　現眷咸安康　先親得超昇　見聞與隨喜　皆共成佛道

修心
智行

妙法寺　香港新界屯門藍地青山公路18號　mfbm.hk